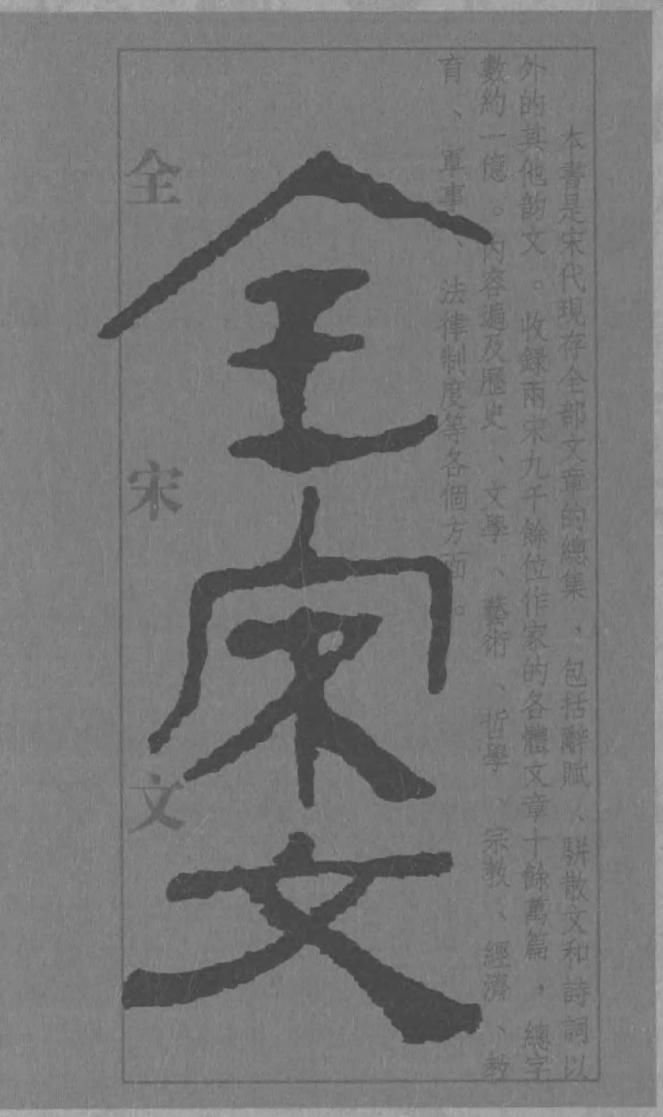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四二册



第二四二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五四〇二

李結

治田三議……一

乞權借左藏南庫會子趁時收糴奏……二

言利州紹興監兵匠揀放等事奏……三

刁駿

横浦心傳録跋……四

耿秉

乞除放臨安府新城縣虚增進際税額奏……五

乞賜新城許遠廟廟額奏……六

乞廣德軍支糶鎮江府椿管米奏……六

措置丹徒丹陽兩縣賑糶事奏……七

乞減二浙板帳錢奏……八

乞令户部取撥本年殿步司馬草錢奏……八

乞所修玉牒與日曆同日進呈奏……九

乞除豁宜興縣預借折帛錢奏……九九
乞移文降付皇后事迹奏……九九
乞祠事三獻官各異其人奏……一〇〇
乞令館職重行分撰祠祭祝文奏……一〇〇
論國家利病劄子……一〇一
郊祭禮樂事奏……一一一
謝除轉運副使表……一一二
淳熙刊史記跋……一一二
鎮江府諭學文……一一三
元日訓勵諸生文……一一四
太府寺廳壁記……一一四
翟　畋
龍筋廟碑跋……一一六
張伯垓
劾沈詵奏……一一七
漕河修閘記……一一七

張敵萬
乞追復張憲元官奏……一九
全宋文卷五四〇三
張掄
乞復置池州鴈叉稅務監官奏……二〇
禪宗頌古聯珠序……二一
大慧禪師年譜序……二一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二二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户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二三
結蓮社普勸文……三六
全宋文卷五四〇四
邵驥
崧菴集跋……三八
衢州開化三達尊祠記……四〇
何恪

送余端明序……四一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四二
跋黄槐卿題太平樓樂府……四三
西園記……四四
永新縣修學記……四六
仰山廟記……四七
訥齋記……四九
隱齋記……五〇
祭竈齋記……五一
宜齋記……五二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五三
孝子顔氏碑銘……五四
全宋文卷五四〇五
趙　璩
乞許趨赴闕庭賀登大寶奏……五六
乞將恩平郡王指揮依舊施行奏……五七

乞土秀進秩奏……五七
乞將行司宗丞職事令宮教兼權奏……五七
乞懲戒士穆奏……五八
乞許赴闕慶壽陪祠奏……五八
明堂大禮乞許詣闕奏……五九
陳請身後諸事奏……五九
乞差南班宗室趁赴諸陵行事申狀……六〇
乞拘收西南兩外司宗室任滿之人備廟祀行事申狀……六一
趙彦逾
乞責令諸路州軍興修水利不得苟簡奏……六二
乞督責守臣安集流民奏……六三
六合縣寨屋不需便行起蓋奏……六三
乞將襄陽見括出田收租奏……六四
乞蠲免彭州支移赴綿州稅米一年奏……六四
乞於永思陵之西安建至尊壽皇聖帝神穴奏……六三
黎州買馬數額奏……六五

講詩卒業乞宣付史館奏……六六
乞編纂東宮規鑑奏……六八
重修朝宗石磶記……六八
祭周文忠公文……七〇
唐　光
桂林膏澤祠碑……七一
卞　圜
劉賓客嘉話録跋……七二
全宋文卷五四〇六
倪　朴　一
環堵賦　并序……七四
擬上高宗皇帝書……七六
全宋文卷五四〇七
倪　朴　二
上太守鄭敷文書……八八
上太守周侍郎書……九〇

筠州投雷教授書……九二
投高安呂宰書……九三
答章子定書……九五
與陳同甫上舍書……九五
投翟憲新田利害劄子……九六
上楊推官書……九七
筠州上楊教授書……九八
書唐史諸傳……九九
觀音院鐘刻辯……一〇一
全宋文卷五四〇八
薛　高
祭薛士龍文……一〇三
趙磻老
開漕河事奏……一〇四
太上皇帝御書禮記五篇補入石經奏……一〇五
孝肅包公奏議跋……一〇五

盧州府新學碑……一〇六
沈　揆
續修今上皇帝會要奏……一〇八
論科場命題之弊奏……一〇八
進呈太宗御書秘閣字等劄子……一〇九
摹勒名賢墨蹟上石劄子……一一〇
進呈秘書省所修十年會要劄子……一一〇
小畜集序……一一〇
題蘭亭書卷後……一一一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一一二
書歐公所得蘭亭……一一三
題家藏蘭亭定武楔帖……一一三
再題家藏蘭亭定武楔帖……一一四
書蘭亭考見聞……一一五
校刊顔氏家訓跋……一一五
府學古鼎記……一一六

曾季貍
讀許右丞哀辭……一一七
李殿撰浩行狀……一一八
章　深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一一九
樊仁遠
別立武學生員陞補校定法奏……一二〇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一二〇
全宋文卷五四〇九
鄭伯英
祭呂祖謙文……一二三
祭薛士龍文……一二五
黄　杲
湖北常平司槧本漢書跋……一二七
黄　謙
謝修撰師稷祠記……一二八

黄夷則
謝監司薦舉啓……一二九
賀程提刑啓……一三〇
郫縣善應廟記……一三〇
曾口縣君子泉銘……一三二
黄　概
澹山巖題名……一三三
范端杲
明復軒箴……一三四
許克昌
劾胡銓等奏……一三五
華亭縣修學記……一三五
華亭縣浚河治閘記……一三六
全宋文卷五四一〇
鄭汝諧
措置諸縣民户税錢奏……一三九

乞結絶官員公案奏……一四〇
洪适覆謚議……一四一
易翼傳序……一四一
易翼傳又序……一四二
論語意原序……一四三
建常平倉記……一四四
永濟橋記……一四五
易瓦記……一四五
蘇　諤
浄土禪寺新塑羅漢記……一四七
蕭鷓巴
乞撥賜秀州崇德縣官田奏……一四九
葉之望
賀韓守啓……一五〇
韓　玉
乞添置軍器所監造官員數奏……一五一

乞淮南置場或差官收買黄牛角等物料奏……一五一
乞軍器所更添置官二員奏……一五二
上郊祀得雨止之瑞乞付史館奏……一五三
湯尹才傷寒解惑論跋……一五四
呂正己
乞百司占破舟船即關本司修整選換奏……一五四
乞不許諸處占差騰淺鐵頭船奏……一五五
全宋文卷五四一一
高文虎　一
禁僞學詔……一五五
孝宗徽號議……一五六
憲聖慈烈皇后謚議……一五九
蘭亭考序……一六一
蘭亭博議叙……一六二
太學登科記……一六三
工部郎官題名記……一六四

御書紫薇閣記……一六五
放生池德生堂記……一六六
御書摛文堂記……一六八
重建中津橋記……一六九
全宋文卷五四一二
高文虎　二
世功保蜀忠德碑……一七二
全宋文卷五四一三
周　燔
九江周易序……一八五
靖節先生祠堂記……一八七
王　材
武學補試事狀……一八九
王齊興
鄂州謝到任表……一九〇
考古齋記跋……一九一

書張待制使虜遺事……一九一
薛元鼎
相視太湖水利狀……一九二
秀州財賦事狀……一九三
上湯相陳情啓……一九三
謝茶馬提舉薦舉啓……一九五
簡樂堂記　並銘……一九六
余　閎
仙居創學糧記……一九七
重修學記……一九七
趙彦秬
錢俶王以其地來歸説……一九九
重建漏澤園記……一九九
胡　偉
吴郡陽山靈濟廟碑……二〇一

詹儀之
乞戒飭兩廣監司守令通行鹽鈔奏……二〇四
開具見行鹽鈔奏……二〇五
請興復白皮鹽場奏……二〇五
上廣東西兩路賣鹽歲額奏……二〇六
乞廣東西兩路鹽鈔以十五萬籮爲額免收通貨錢奏……二〇六
廣南西路解發經總制錢事奏……二〇七
謝奬諭敕書表……二〇七
薦故常熟簿詹傚之劄子……二〇八
修社壇記……二〇九
吏部郎官廳題名記……二一〇
疊綵山題名……二一一
隱山北牖洞題名……二一一
還珠洞題名……二一二
雉山題名……二一二
彈子巖題名……二一三

虞山題名……二一三
龍隱巖題名……二一四
隱山題名　一……二一四
隱山題名　二……二一五
水月洞題名……二一五
向　潛
東巖題名……二一六
向　瀠
乞洪景盧作臨湖閣記書略……二一六
程資忠
書簡　一……二一七
書簡　二……二一八
徐與喬
書簡　一……二一八
書簡　二……二一九
書簡　三……二二〇

戴之邵
差注海康遂溪兩縣并於官衙上帶主管河渠公事奏 …… 二二一
秦　建
岳州吕仙亭記 …… 二二一
秦世輔
本司軍多闕額奏 …… 二二三
成肅謝皇后
乞寢罷本閤御厨奏 …… 二二四
乞裁減親屬恩澤人數奏 …… 二二四
全宋文卷五四一五
林　外　一
賀梁丞相啓 …… 二二五
賀張丞相啓 …… 二二六
賀張同知啓 …… 二二七
賀王大諫啓 …… 二二八
賀沈帥加待制啓 …… 二二八

賀陳丞相判本州啓……二二九
賀史丞相除少傅啓……二三〇
賀史丞相起復啓……二三一
賀鄭僉樞兼參政啓……二三二
賀鄧帥啓……二三二
賀王總領啓……二三三
賀提舶使啓……二三四
賀鄭提舉啓……二三四
賀西外趙知宗啓……二三五
賀張守啓……二三六
賀李宰啓……二三六

全宋文卷五四一六

林　外　二

賀顏中書除直院啓……二三八
賀張右史啓……二三九
賀吏部劉尚書啓……二四〇

賀楊國録啓……二四一
賀王提刑啓……二四一
賀人發舉啓　一……二四三
賀人發舉啓　二……二四三
賀人及第啓　一……二四四
賀人及第啓　二……二四四
賀太守正啓……二四四
賀通判正啓　一……二四五
賀通判正啓　二……二四六
賀宰相冬啓……二四六
賀太守冬啓……二四七
謝帥臣薦舉啓　一……二四八
謝帥臣薦舉啓　二……二四九
謝升上舍啓　一……二五〇
謝升上舍啓　二……二五一

全宋文卷五四一七

林　外　三

叙事謝帥臣啓……二五二
叙事謝沈帥啓……二五三
赴任上太守啓……二五四
赴任上通判啓……二五五
赴任上知録啓……二五六
赴任與寄居簿啓……二五六
赴任上鄰宰啓……二五七
赴任上判官啓……二五七
赴任與簿啓……二五八
赴任與尉啓　一……二五九
赴任與尉啓　二……二五九
簿與交代啓……二六〇
上安撫丞相啓……二六〇
上漕使啓……二六一
贄見太守啓……二六二

回縣學職事啓……一六三
回鄭秘校啓……一六三
回程監倉啓……一六四
通待制辛帥啓……一六四
全宋文卷五四一八
林　外　四
通史都大啓……一六六
通徐倉使啓……一六七
通韓府判啓……一六七
通交代王運管啓……一六八
迎户部陸侍郎狀……一六九
上太守小簡　一……一六九
上太守小簡　二……一七〇
上提刑小簡　一……一七一
上提刑小簡　二……一七一
祈雨疏……一七二

爲父少傅祈安設醮青詞……二七二
爲衆禳災設醮青詞……二七三
赴任保安青詞……二七三
爲母禱病設醮青詞……二七四
祈雨設醮青詞……二七四
爲衆祈禳設醮青詞……二七五
禱病設醮青詞……二七五
聖節道場疏……二七六
會慶節啓建道場疏……二七六
天申節啓建道場疏……二七七

全宋文卷五四一九

徐　傅

紹熙甲寅免和糴記……二七八

沈　瀛

集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二八一

林　鎬

明師勝地論跋……二八三
傅　麟
經史閣記……二八四
傅　淇
言浙西水利事奏……二八五
陳壩斗門記……二八六
吴　燠
楊萬里等除檢詳告詞……二八七
乞省冗吏冗兵奏……二八八
錢之望
乞於千秋澗置斗門奏……二八九
賑濟賑糶楚州事奏……二八九
條三邊戰守事宜奏……二九一
乞許將私錢及破缺錢糴米奏……二九二
乞賑糶揚州奏……二九二
劾馬定遠失職奏……二九三

乞加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廟號奏……二九三
麋師旦
富陽建新橋記……二九五
李　開
飛烏樓賦……二九六
全宋文卷五四二〇
王厚之
遞鋪事奏……二九八
乞根究稽察遞角官周細作弊申狀……三〇〇
諸家藏蘭亭叙帖跋……三〇一
長興施氏蘭亭叙帖跋……三〇一
定武蘭亭帖跋……三〇一
高續古本蘭亭帖跋……三〇二
徐仁叔藏樂毅論帖跋……三〇二
書石鼓文後……三〇三
書詛楚文後……三〇五

韓彦直
論度牒之蠹奏……三〇六
賑濟襄陽府奏……三〇七
措置襄陽守禦增戍郢州奏……三〇七
揀選軍兵屯戍湖南奏……三〇七
乞荆楚帥臣依舊身居鄂渚遥領荆襄奏……三〇八
之官違期事奏……三〇八
請賜家廟祭器奏……三〇九
橘録序……三〇九
吕氏春秋序……三一〇
袁　樞
乞革豪民占田之弊奏……三一一
乞將余琢改授差遣奏……三一二
乞戒偏黨之心奏……三一二
論兩淮形勢奏……三一三
再論朋黨之患奏……三一三

萬石橋記……三一三
全宋文卷五四二一
黄　銖
題冲虚居士詞……三一六
祭劉忠肅公珙文……三一七
林大中
六曹寺監情弊當據事理輕重處置奏……三一九
論事多中出奏……三一九
太學待補不當徑罷奏……三二〇
科舉委保嚴禁僞冒奏……三二〇
劾胡興祖關正孫黄直中狀……三二一
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奏……三二一
論趙善蒙狀……三二二
論廟祀失禮之弊奏……三二二
論進退人才當觀大體奏……三二二
論讎耻之念不可忘奏……三二三

論知静江陳賈不宜入奏奏……三一三
乞仍舊以江東荆襄帥臣領制置奏……三一三
乞留彭龜年經筵奏……三一四
韓侂胄當與彭龜年同去奏……三一四
乞旌表譏切韓侂胄以得罪者奏……三一五
秋暑未艾帖……三一五
八月初帖……三一六
謝雨文……三一七
宋若水
乞倚閣及免解江州等處夏税錢米奏……三一八
劉珙謚議……三一八
葛郛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三二一
宇文亮臣
資中北巖題名……三二一
李斂

祭陸九淵文……三三二
湯　衡
于湖詞序……三三三
全宋文卷五四二二
孫介宗
鴻慶居士集後序……三三五
澹山巖題名……三三六
張宗元
乞令諸路保明每年收糴米斛實數奏……三三七
乞糧斛沿流下卸隨宜轉般奏……三三八
乞令諸路裝發米斛赴行在奏……三三八
乞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奏……三三九
李　東
泰州人户請佃荒田事奏……三三九
熊　飛
乞選招鋪兵依祖制奏……三四〇

乞修葺瓜洲真州水閘奏……三四一
留春巖題名……三四一
毛日新
了明篇序……三四二
傅伯益
乞諸路銓試定日鑰院奏……三四二
吴博古
乞許大理寺官赴部合議刑名奏……三四四
審計院廳壁記……三四五
審計院題名記……三四六
游夢協
武舉省額奏……三四七
常百祥
李龍遷祠記……三四八
崔　紱
乞條法外事件免送大理寺奏……三五一

盧　棠
涪州石魚題名……三五二
刻西崖文公墨妙記……三五二
張　昭
乞録用狀……三五三
張麟之
韻鏡序……三五四
韻鏡序作……三五四
全宋文卷五四二三
張泉甫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三五六
章才邵
論辰州邊防奏……三五七
蕭德藻
重修英列廟記……三五八
吴五百……三六〇

葉秀實
仙居縣登科題名記……三六一
周夢若
謝太學發解啓……三六二
仙巖元寶觀記……三六三
立義橋記……三六四
周蒙
題米元章道林詩帖……三六六
楊皓
製造明堂牌申狀……三六七
員琪
興州差發官兵前去荆南出戍事奏……三六八
昌永
乞通理今任奏……三六九
石龍庵記……三六九
呂大猷

乞以時支給告捕盜賊賞錢奏……三七一
蒼玉洞題名……三七一
單夔
乞行下州縣不得阻滯客商販茶奏……三七二
湖州納絹太重奏……三七二
酒庫事奏……三七三
帶賣積鹽事奏……三七四
乞增淮西改官之數奏……三七四
乞釋奠文宣王在京爲大祀州縣爲中祀奏……三七五
乞許緣邊久住士人應舉奏……三七五
紀異……三七六
夔州州學留題……三七六

全宋文卷五四二四

王道
古文龍虎經註疏序……三七七
古文龍虎經註疏後序……三七九

王公衮
條具豐儲倉合行事件奏……三八一
鄭　興
護法論序……三八三
程宏圖
上高宗請罷和議決意用兵書……三八五
大魁光齋記……三九〇
大理寺題名記……三九一
全宋文卷五四二五
向士偉
乞兩淮民户增墾田止輸舊税奏……三九二
乞添造倉厫奏……三九三
秦　琪
荆南軍馬更休事奏……三九三
望荆南七軍移屯襄陽照應邊面奏……三九四
請增築襄陽砲臺慢道等奏……三九四

借撥犒設錢事奏……三九五
李　木
進日曆崔敦詩轉奉議郎制……三九六
日曆成書周必大轉中大夫制……三九七
東宮講禮記徹章周必大轉大中大夫制……三九七
進會要施師點等轉官制……三九八
望責理檢之實奏……三九八
乞戒敕諸處急速關報合入記注事件奏……三九九
言造人户納税憑由奏……三九九
李師堯
乞轉行遥郡一官奏……四〇〇
釋崇嶽
示譙寺丞回庵居士……四〇一
題梁光遠居士法語後……四〇二
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四〇三
釋迦出山相贊……四〇三

無量壽佛贊……四〇三
觀音贊……四〇四
九祖贊……四〇四
維摩贊……四〇四
達磨贊……四〇四
龐居士贊……四〇五
臨濟贊……四〇五
金華聖者贊……四〇五
大巔和尚贊……四〇六
應庵師祖贊……四〇六
密庵先師贊……四〇七
芝山智默長老請贊密庵先師……四〇七
能仁光睦長老畫師頂相請贊……四〇八
雲居善開長老請贊……四〇八
道巖首座請贊……四〇八
師肇首座請贊……四〇八

師警維那請贊……四〇九
希璉書記請贊……四〇九
大成藏主請贊……四〇九
文蔚侍者請贊……四〇九
惠文伯居士請贊……四〇九

全宋文卷五四二六

趙善俊

江西副運使到任謝表……四一一
請罷屯田奏……四一一
乞移廬州軍庫于建康奏……四一二
乞依舊召募萬弩手奏……四一二
乞借撥常平錢米賑給流民奏……四一三
乞許官司分撥包占田畝與流民歸正人奏……四一三
乞募鄉兵保孤姥二山奏……四一四
乞令馬世忠充廬州焦湖巡檢奏……四一四
乞罷分兵屯田奏……四一五

具兩淮民兵借補官資及軍器賞格奏……四一六
乞賑濟鄂州災民奏……四一七
鄂州糴米事奏……四一七
措置收捕盜賊奏……四一八
官銜去左右字奏……四一九
乞一路通裁月樁錢額奏……四二〇
蠲減和買折變等事奏……四二〇
郭　棣
統制官遇宣押失禮乞從殿前司約束奏……四二一
釋德潛
刊大慧禪師語録題記……四二一
朱　儋
乞經總制錢仍舊專委通判奏……四二二
江東圩田事奏……四二三
魏欽緒
乞嚴越訴之法奏……四二四

譚次山
休寧知縣題名碑……四二五
釋居静
毗盧禪院刻捨田施主忌晨記……四二六
姚　榘
乞配隸之卒免配靖州奏……四二七
支降靖州歲計錢事奏……四二八
高　衙
雲頂山摩崖題名……四二八
王光祖
廣南提舉到任謝表……四二九
石鼓州學燕新進士題名……四三〇
李知先
活人書括自序……四三一
陳世昌
自撰墓銘……四三二

全宋文卷五四二七

滕　琛
湖北人户開荒田事奏……四三三
王　徠
石洞記……四三四
南湖記……四三六
王　徹
奏開五浦狀……四三七
王　樞
重建譙門記……四三九
沈端節
乞於官告院別置告身綾紙庫奏……四四一
蘭亭序跋……四四一
天慶觀記……四四二
趙不愚
主簿廳記……四四三

米居純
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四四五
余允文
尊孟辨自序……四四六
尊孟續辨自序……四四七
楊興宗
有宋宗室平江府都監墓誌銘……四四八
李　綸
淳熙臨漳志序……四五一
西園記……四五三
沈　杞
乞許令廉州自置科舉奏……四五四
田世卿
請修和州壕塹奏……四五四
那移綱馬住程之地奏……四五五
集韻跋……四五五

全宋文卷五四〇二

李　結

李結，乾道中監行在都進奏院，七年提舉兩浙西路常平鹽茶公事。淳熙間嘗知常州，坐事放罷。紹熙元年，除湖北轉運副使，以言者劾其刻剥民間，寢罷新命，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五九、四三之三七、七三之三，《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

治田三議　乾道六年十二月

蘇、湖、常、秀所産爲兩浙之最，自紹興十三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積水不決之故，以爲積水既去，低田自熟。第以工役浩繁，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利便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郊亶議云：古人使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非專爲決積水。若堤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

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浚之地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前功盡棄。爲今之務，莫若專務治田。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隨地多寡，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此農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兩邊田岸，立定丈尺，衆户相與併力，官司督以必成。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浚塘浦，積土自多，而又塘闊水深，易以流泄。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所謂敦本之義也。

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同段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非因饑歉難以募民興役，非因時不可。《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一三（第五册第四九四一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姑蘇志》卷一二，《吴中水利全書》卷一三，《吴中水利通志》卷九，《三吴水考》卷一四，雍正《江南通志》卷六四。

乞權借左藏南庫會子趁時收糴奏　乾道七年十月

奉旨：令禮部給降到度牒一百八十道及左藏南庫支到會子一十四萬八千貫，付本司收糴米八萬八千二十餘石。除已州委主管司法、縣委縣丞收糴椿管，契勘目分正係米斛收糴之際〔一〕，若候變到度牒價錢，竊慮失時。乞先次於左藏南庫支借會子七萬二千貫，付本司趁時收糴。所有度牒令所屬旋行

轉變，拘收錢會，發納左藏南庫。《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三七（第四册第三二九二頁）。

〔一〕目分：疑有誤字。

言利州紹興監兵匠揀放等事奏　紹熙二年二月

利州紹興監見管工匠一百八十七人，除招刺到監兵子弟及舊收刺軍匠三十六人外，其餘皆是諸處配到貸命之人，晝則重役，夜則鑊鋌，無有出期。乞下鑄錢司日後遇有配到人兵，將在監執役年遠者逐旋填替，發還元本州軍。内癃老疾病，與詳元放停。若筋力尚壯，情理凶惡者，與在州羈管。兼本監軍匠最係重役，而衣糧未能裹足，乞各除舊請外，更與添支米二斗。《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七六（第四册第三三六一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刁駿

刁駿，字仲殷，早年師事張九成，淳熙初爲黄巖丞。見本書所收跋及于恕《横浦心傳録序》（《皕宋樓藏書志》卷四〇）。

橫浦心傳録跋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術之見於訓註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心傳先聖之道，真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奥義，率皆剖決無餘，以啓迪聾瞽之言，世蓋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厠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爲小人之歸者，寔有自來。惟子稱兄穎脱不羣，議論耿耿，獨出衆人之上。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説。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爲恨。予負丞黄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巖，寔先生之甥。頃嘗擔簦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録》，如精金美玉，粲然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瞶、蕩滌茅塞者多矣。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予今日，安敢泯其傳耶？雖然，昔揚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卒如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久者，顧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鏤板，置之縣庠，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

亦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巖丞刁駿敬書集後。《百宋樓藏書志》卷四〇。（祝尚書校點）。

耿秉

耿秉，字直之，江陰（今江蘇江陰）人。紹興三十年進士。乾道中知新城縣，淳熙間歷知廣德軍、鎮江府，爲兩浙轉運副使、轉運使。紹熙初入爲宗正少卿、太常卿。累官兵部郎中兼給事中，終煥章閣待制。著有《春秋傳》、《五代會史》等。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九、食貨六八之八〇、食貨六八之八二、食貨七〇之五八、職官二〇之四五、禮一四之一、禮二七之七，《嘉定鎮江志》卷一五，《南宋館閣續録》卷七、九。

乞除放臨安府新城縣虛增進際税額奏

乾道二年六月

新城縣田畝，舊緣錢氏以進際爲名，虛增進際税額太重。每田十畝虛增六畝，計每畝納絹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畝虛增八畝，計每畝納絹四尺八寸二分。此之謂正税。其它又有和買紬絹，每田一畝計二尺四寸，陸地一畝計三尺六寸。又有折科小麥，夏秋兩科役錢，總計一畝納税兩千。人户赍出天聖、皇祐間典賣契書，分明開説所典賣田産實量畝步若干，虛增進際畝步若干，及經

界打量，乃見虛增之數太多，失於陳乞除放。照得逐鄉印板稅，則總計本縣合放之數，水田産絹一千六百八十疋有奇，苗米二千八百一十六石有奇；桑田紬絹二千二百九十二疋有奇。乞與除放。《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五八（第七册第六三九九頁）。

乞賜新城許遠廟額奏　乾道中

遠乃許敬宗曾孫，而敬宗傳爲杭州新城縣人。今去縣一里塔山有廟，乞賜廟額。《方輿紀勝》卷二。

乞廣德軍支糶鎮江府椿管米奏

去歲旱傷，賴朝廷賑救。今去秋成之日猶遠，欲於鎮江府椿管陳次米内支二萬石出糶。《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〇（第七册第六二九三頁）。

措置丹徒丹陽兩縣賑糶事奏〔一〕

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被旨同共措置鎮江府丹徒、丹陽縣賑糶事，臣等今措置於提舉司取撥義倉米三千七百二十六石六

斗，令本府照先來散給次第，接續更行賑濟兩月，庶可接新，不致人户闕食。欲那撥官錢收糴新米，依市價出糴，一則可以抑定米價，二則中下之家皆可收糴。詢訪鄉民，皆稱利便。提舉司令撥錢一萬貫文付鎮江府，同本府那移錢，委官於比近豐熟處糴米四萬石，從本府分給兩縣，只依原價出糴。若其米出糴通快，拘收價錢循環作本收糴〔二〕，將來委是可以接濟鄉民食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二（第七册第六二九四頁）。

〔一〕此奏與浙西提舉劉穎同上。

〔二〕收糴：據文意當爲「收糴」。

乞減二浙板帳錢奏

淳熙十六年正月五日〔一〕

二浙近在日邊，疾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間雍容爲政。今百里之寄，銓曹見缺，至無人願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産，不及其卑幼。亡僧絶户，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産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税；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

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長；檢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匳具。今年之税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産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税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偏舉，亦不能偏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别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爲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文獻通考》卷一九。

〔一〕淳熙：原作「嘉定」。此奏乃爲兩浙運判時上，當在淳熙間，因改。

乞令户部取撥本年殿步司馬草錢奏　淳熙十六年正月六日

去歲科降殿步司馬草錢計二十七萬七百餘貫，已承指揮令户部科撥本年月椿經總制錢，自六月止，九月分作三限發納應副，今後準此。所有淳熙十六年分合科錢數，乞令户部依年限窠名取撥，從本司先次一面拘催，庶幾可以照限辦集。《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九（第六册第五五四六頁）。

乞所修玉牒與日曆同日進呈奏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所恭修到至尊壽皇聖帝玉牒，係自乾道九年接續起修，至淳熙九年，計一十年，并已成書。欲候日曆進書日，許令一就同日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四（第三册第二八四二頁）。

乞除豁宜興縣預借折帛錢奏　淳熙十六年

宜興縣預借今年明年折帛錢共三萬一千二百餘貫，望與除豁。《文獻通考》卷五。

乞移文降付皇后事迹奏　紹熙元年三月十六日

本所見編修今上皇帝玉牒、會要，皇后家世三代名御，并始生年月日時、行第及符瑞、初封并節次加封年月日等事迹，照應編修。欲乞朝廷劄下本所，移文本殿提舉、承受官逐一取降付所。《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五（第三册第二八四三頁）。

乞祠事三獻官各異其人奏　紹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祀事以敬爲主，每祭必用三獻。以一獻爲未足則再獻，以再獻爲未足則又獻，示誠敬之有加，過三則瀆矣。初獻以甲充，亞獻必別以乙充，終獻則別以丙充。各先期齋戒，以達其一時之敬，與神明交，庶或饗之。竊見祠祭行事官自受誓戒之後，或有疾故，則以次官兼攝。如初獻有故，乃以亞獻兼攝初獻；如亞、終獻有故，則以一攝二。適奠爵於神之前者此人，再奠爵於神之前者又此人，慢瀆孰甚焉！乞今後三獻官如有疾故，則於押樂、奉禮、捧俎等官內選擇，以足獻官之員，庶幾三獻各異其人，不至慢瀆。其獻官之外有闕，自從舊例兼攝。《宋會要輯稿》禮二七之七（第二册第一〇一四頁）。又見同書禮一四之一一三（第一册第六四三頁）。

乞令館職重行分撰祠祭祝文奏　紹熙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竊見祠祭祝文，自紹興年間撰製，一向不曾改易，其間亦有不可用於今日者。乞委館職重行分撰。《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三（第一册第六三八頁）。

論國家利病劄子

紹熙二年九月三日

臣至愚極陋，識見淺短，十旬之間，三蒙宣引，在微臣可謂榮遇。臣聞臣下之望人君，如在天上，夢寐所不能到，一瞻龍顏，人以爲榮。陛下度越常規，宣召從臣，不問權官，雖旬休佳節庚暑，皆不廢宣引。陛下之於群臣，可謂無負矣。如臣等輩，乃不能吐一奇謀，陳一長策，以助陛下大有爲之志，臣等有負於陛下，臣則有罪。《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三四（第二册第一九六六頁）。

郊祭禮樂事奏

紹熙二年十一月

致敬鬼神，以禮樂爲本，樂欲其備，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虛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廩，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加賞勸。其緣託權要、送名充數者，嚴戢絶之。

大禮前期，皇帝朝饗太廟，別廟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詣行事。今既親詣室祼，

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相協，宜命有司更製。《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謝除轉運副使表

拜命起家，甫朝祥於東魯；疏恩乘傳，再日睹於長安。委寄益隆，報塞難稱。中謝。伏念臣愚不適用，拙無所長。識至淺而惟知勿欺，學甚疏而所期不負。一行作吏，三十年奔走之勞；屢試罔功，十二任勳庸何有。方素韠下釋之始，辱皇華再遣之榮。精神不逮於七載之前，覺馬齒之加長；神觀未復於踰月之後，知鼠技之易窮。深慙衰朽之資，曷副劇繁之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邁文發政，以堯治民。萬國欲得其歡心，蓋天子之孝也；四海務形于廣愛，雖聖人莫加焉。常思天下之澄清，必重關中之根本。操心慮患，爰有取于孤臣；察俗觀風，俾復還于舊觀。臣敢不明目張膽，竭力一心。舉廉刺貪，不憚煩於政教；興利除害，將熟復以條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下。

淳熙刊史記跋　淳熙八年八月

淳熙丙申，郡守張介仲刊太史公書于郡齋，凡褚少孫所續悉削去，尊正史也。學者謂非全書，懷不滿意，且病其訛舛。越二年，趙山甫守郡，取所削別刊爲一帙，示不敢專，而觀者復以卷第不相

入，覽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棄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奪而正之，如是其難！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並，孰若附之其旁，則小大較然，不其愈尊乎？別以所續，從其卷第而附入之，兩存其板，俾學者自擇焉。其訛謬重脱，因爲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畢工。澄江耿秉直之謹書。《晁宋樓藏書志》卷一八。

鎮江府諭學文

學校之設，非以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故羣其類而習其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何如而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鑑，驗之今以究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堂高弟，猶勤勤問仁問知，問孝問政，問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而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敝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而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染，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升堂而講，以質諸生之所疑；命題而試，以察諸生之所蘊。勵之以修潔之行，勉之以有用之學，此教官訓導之職也〔一〕。《至順鎮江志》卷三。又見《嘉定鎮江志》卷一〇。

〔一〕《嘉定鎮江志》此句作「庶幾仰副聖天子作人之意」。

元日訓勵諸生文

習鄉尚齒行於元日，何也？意者曰：歲律又新，吾儕之齒益長矣。以去歲而視前歲，德差進否？業稍修否？若猶未也，寧不惜歲月之虛度？入則事父兄，出則事長上，去歲之所以行者，隱之於心，如有未至，則自今以往，安可復以去歲之所以事之者事之乎？三綱五常之訓，非吾儕踐履，尚誰望耶？彊學將以待問，幼學期於壯行。一歲之間，所得於經訓而有所悟入者何語？所蘊於胸中而期以施設者何事？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毋虛過後生之日，而駸駸於不足畏之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念去歲，其不省之日多矣，可不戒哉！《至順鎮江志》卷三。又見《嘉定鎮江志》卷一〇。

太府寺廳壁記

《周官》三百六十名，存於今而職不異者，太府一官耳。周制，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設屬若是其衆，非以其事繁而職重歟，故鄭氏謂爲「主治藏之長」。秦、漢迄隋，併置不常。上下千載，何寂寂咸無可紀也。豈出内之吝，僅云有司，他非所及耶？抑卓偉之才偶不相直耶？若曰士

舉不逮古，則焉敢厚誣。獨唐開元中楊宗禮任職二十年，有公清之譽。性特詳密，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無不精麗。吾猶憾焉，以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國初省部寺官惟以寄禄，寺則光禄、太常、宗正、衛尉、司農、大理，或以卿，或以監，或以丞，各寓一階，別設主判之官以典事。惟太府則否，其職撥入三司諸按，故主判之任罕置。逮元豐釐正，中更多故，歲久莫詳。高宗中興，駐蹕臨安，任職者始可以歲月考。史祺孫爲題壁記，實首以紹興四年，然長貳丞簿區分各記，或繁或稀，題續不齊，僉欲易爲編年。秉承乏伯臣，比修玉牒，恭睹壽皇聖帝理財之訓，有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爲之者舒，用之者疾，財計安得不匱？」大哉王言，深知民生之不易，用度之宜節。秉謂司府之官，尤不可不知此。適兹兼官少列，舉聖謨以語同僚，謹識於題名之首。其續刻則有鄭湜爲之記。紹熙改元正月丙辰朔，耿秉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六，《淵鑑類函》卷九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翟畋

翟畋，丹陽（今江蘇丹陽）人，耆年子。淳熙初爲帥府丞。淳熙中知楚州。六年，以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見翟耆年《翟汝文埋銘》（《忠惠集》附録），《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四，《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

龍筋廟碑跋　淳熙二年七月

畋謬丞帥府，將及二載，護使客往反，凡十拜祠下。其碑刻之所傳，蔑有存者。偶家藏元章真跡，著偉節足以律人者，已不敢私，謹摹刻置於郡丞官舍，使後世有考焉。淳熙乙未七月既望，虔亭翟畋題。乙巳十月廿二日，書于玉峰景德寺僧舍。《珊瑚木難》卷七。（祝尚書校點）

張伯垓

張伯垓，字德象，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間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都監進奏院，出知嘉州。紹熙間知徽州。慶元中爲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紹興府、提點兩浙刑獄。嘉定中歷吏部侍郎、吏部尚書。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七〇、禮四九之八二、職官六之七二、職官七二之四九、選舉二一之二、選舉二二之六，《南宋館閣續録》卷九，《嘉泰會稽志》卷二，《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五。

劾沈詵奏　慶元三年正月

詵居傲自尊，每聽吏言爲之緩急。任情自用，郎宦無所容其喙。《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二（第五册第四〇二七頁）。

漕河修閘記　嘉泰二年十一月

水莫大於海，而江實次之。源發於岷，澎湃奔放，萬里東注，儀真實當其下流。至是與海相爲吐吞，駭波洪瀾，洶湧尤甚。不爲之防，則襄原野，漂室廬，農桑之業盡廢，其爲害甚巨。古嘗築堰以捍水怒，然遇有旱乾水溢，江不能注之河，河不能泄之江，復病其窒而不通。乾興中，陶侯鑑始去堰而置閘焉，於是江河相入，舟楫無阻，人皆以爲利。閘，木爲之，閱歲久，日以朽腐。潮漲於外，頹決罔測；水瀦於内，走泄弗留。補罅苴漏，從事一切，不暇爲遠慮。槜李張侯頴作丞茲郡，目其敝而歎無其力，賫志久之。慶元六年，分符戾止，顧而嘉曰：「吾其遂所欲爲乎！」鎮撫之暇，經理錢穀，損略燕饋，罷不急而吝所出，郡計以饒。期年政成，發帑庾之羨而經營之。謂不如石之壽，乃鑿他山之堅，悉更其舊。磨礲之初，鏗然一聲；砌之餘，蒼然一色。二柱特起，渴虹倒吸；兩岸夾

扶，勁翮旁舒。無峽之險，有塘之崇。波不可齧，囊不可攻。其功利視昔夐乎不同矣。門之廣二丈，高丈有六尺。復爲腰閘，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規模高廣，大略如之。始於嘉泰九月〔一〕，成於明年孟冬。縻緡錢三萬有奇，不匄費於朝，不加斂於民。屹然砥立，恍如地設。縉紳行都者，具能言石閘之狀。張侯貽箋致圖，屬伯垓記之。余謂天下之事，有因有革，因革之際，利害隨之。大抵利多生於因，害多生於革。是舉也，以堅易腐，以新易固，以可久易苟且，於革之中不失其爲因，是可記也。侯學通世務，一再典州，所居可紀。有政事以足財用，舉惠心以及民物。今且代矣，其功名當與是閘並傳不朽云。嘉泰二年十一月記。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一六，光緒十六年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嘉泰」下疑脱「元年」二字。

張敵萬

張敵萬，閬州（今四川閬中）人，岳飛部將張憲子。乾道初憲復官，詔補承信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七一。

乞追復張憲元官奏　乾道元年十一月

當建炎、紹興間，憲從岳飛與金人戰，屢立奇功。中坐飛事身死。今飛已蒙朝廷褒恤，録及子孫，惟憲尚掛罪籍。乞援飛例追復元官，給還恩數。

（祝尚書校點）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七一（第五册第四一三一頁）。

全宋文卷五四〇三

張　掄

張掄，字才甫，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瓊王趙仲儡婿。紹興間累官爲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知閤門事，屢奉使赴金。淳熙間爲寧武軍承宣使，淳熙末知池州。自號浄樂居士、蓮社居士，有《蓮社詞》一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四、一七四、一八五、一九〇、一九二，《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五，《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南宋書》卷六三及本書所收文署銜。

乞復置池州鴈叉稅務監官奏　乾道九年

紹聖五年畫降指揮，將池口稅務移在鴈叉，專收大江過稅。至紹興五年立額，每歲約趁官錢一十八萬餘貫。經七十五年，并無商旅訴詞。張松更不契勘池口已有住稅，便作無稅申請，併鴈叉於池口，纔二年半，比較鴈叉所收稅錢虧近二十萬緡。乞依舊復置鴈叉監官，專一收趁。《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五（第六册第五一一〇頁）。

禪宗頌古聯珠序〔一〕　淳熙六年十一月

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囑伽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逮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説而説，然機緣偈頌，前後寖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因禪悦餘暇，裒集采摭，由佛世尊以至古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目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毗盧藏内，全收衆珍；旃檀林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鋟木流通，豈曰小補。以予夙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爲序引。不獲固辭。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十一月序。

〔一〕題後原署：「寧武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功郡開國侯張掄撰。」

大慧禪師年譜序　淳熙十年四月

禪人祖詠編《大慧禪師年譜》，敬菴黄汝霖以其先世入大慧室，求余爲序。余曰：雲駛月運，舟

行岸移。編年雲也，舟也，月與岸又在學人高著□大慧之名震天駭地，道傳其徒，徧滿天下，不待余序而後彰。余聞大慧嫡孫安永頌曰：「何處覓行蹤，大地無寸土。」敬以是題諸編年首。淳熙癸卯四月望日，蓮社居士張掄序。《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又見《大慧普覺禪師語録》卷一。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乾道二年

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所謂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陀，梵語也，此翻爲無量。以其壽命無量、光明無量故，又曰無量壽，又曰無量光。始亨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曲盡華好。地皆黄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現希有事，善導衆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即此一念，清浄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説，刻勵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惟念，亦既有年。闔門長少，靡不從化。乃闢弊廬，廬東偏鑿池種蓮，倣慧遠結社之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過。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涓良日，即烏戍普静之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倡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爲茲社，距今閲數百禩，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率湮没無聞，卒與草木同腐。臣獨何幸，今乃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

洒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爲賜。雲章奎畫，自天而下，光氣昭倬，焜耀萬目。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臣既拜手登受，竊惟陛下臨御三紀，兼愛南北，仁及草木，德及昆蟲，則似佛之普度一切；昭昭大明，如日之中，無所不照，則似佛之光明無量。功成定治，付託聖子，夷睹大寶，蹇裳去之，則又似佛之超然獨覺、悟心證聖也。至若春臺壽域，亘八紘而無垠，鼓舞之神民，由之而不知，蓋與極樂國土曾無間然。以是管窺，聖心佛心，惟一非二。豈阿彌陀佛他心道眼洞觀無礙，知炎祚之中否，憫群生之失寧，故現帝王身，以應運濟世乎？不然，何與佛合契乃如此也？是則佛壽無量，聖壽亦無有量，居然可知。臣曩侍寵錫，又出非常，不獨傳示雲林，以侈千一之遇，使天下後世，凡獲瞻仰，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爲饒益詎可量已！謹刊諸金石，用對敭丕顯之休命。乾道二年月日，均州防禦使、充兩浙西路副都總管、秀州駐劄臣張掄謹記。《樂邦文類》卷三。又見《烏青文獻》卷九，光緒《桐鄉縣志》卷二四。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户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淳熙五年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野氏，贈楚國夫人。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贈太師、魏國公。祖妣折氏，贈韓國夫人。

父永奇，故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鄜州軍州事兼管内安撫使，贈太師、陳國公，謚忠壯。妣蒙氏，贈越國夫人。

公諱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先名世輔，太上皇帝改賜今名寵嘉之。其先唐諸公子也，世遠譜不存。由唐至五季，逮我國朝，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地扼邊衝，有横山之險，瞰平夏部曲。祖孫相承，長雄其鄉。自公先世，每以恩信得士，士樂爲用。其俗勇鷙果敢，視騎射戰鬬猶食飲之常，攻克守固，號爲鄜延形勝之障。公尤爲雄偉不常者。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倜儻有遠略，忠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藉門蔭耶？」建炎二年，王公庶經略鄜延，時忠壯統領本路軍馬。聞金人已入寇，王公然請行。獲間者十餘人，問得其情，殺之，梟二級以獻。王公壯其勇，爲上功，補初品官，由是漢番寖知名。屬盜蠭起，忠壯輒命公爲先鋒，所向無不殄滅，民恃以安。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戎入寇，公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僞齊僭號，素聞公父子材勇，將大用，冀爲己輔；兀术尤多公才。而公父子每念我宋臣也，二百年世襲禄秩，及此淪陷，乃爲彼用耶，未嘗不感憤流涕，待之雖厚，終不屑意。一日，忠壯因飲醉與劉麟爭，語數侵之，且及老豫，曰：「吾昔日與爾比肩事宋，不因多故，爾何得至此？今遽以皇子見陵耶？」衆爲之懼。已而勸其謝過，終不少屈。麟方務收人心，外示能容，中實銜之，陰有圖矣。會齊廢，獲免。戊午歲，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蜀，將距渭水，共爲恢復之舉。乃遣使臣白彦忠、黄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吴公玠，

冀出兵外應。西元帥撒里曷者，虜酋之親弟也，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移疾不往。撒里曷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欲以掩公。至則踞坐廳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里曷作色誚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里曷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謀迎北狩之還。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皋、拓跋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五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憩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里曷謂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絶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里曷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里曷聽命惟謹，次第折箭，且曰：「或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里曷，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里曷歸朝，值洛水汎溢，無舟，不得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

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强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即飭五路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少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眥，恨不即死以復。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内，屬楊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讎。楊惻然，翌日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我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野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鋭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譟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者金冠鐵面具，晝若鬼物，故號野叉。少選，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馳，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叉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叉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野叉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悦，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爲復讎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數爲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

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郡人安堵。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説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强，但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鄜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内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説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同時領衆歸朝。太上皇帝賜對便殿，玉音奬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錫賚，恩意甚渥，即授公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方年三十，實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盟，兀术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於柘皐，兀术大敗。公軍追至孔城，奪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强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參政錢公端禮、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勛、郡守蕭公振日爲棋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閑廢色。時巖壑朱公敦儒亦居是邦，羣公每有勝致，朱必

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歲餘，改選鋒統制。殿帥楊和王存中奏太上曰：「以李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太上然之，陞選鋒都統制，賜田六十頃。辛巳歲，逆亮犯順。秋八月，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十月四日，公領趙康年、曹高麥、韋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人洲，首剗其鋒，乘勝掩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淝，又携張師顔馬司精銳，由安豐花靨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户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淝，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公允文參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雍公曰：「朝廷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亮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黄旗，中張黄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爲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皋、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賈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船于是退

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烟燄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撒里曷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絶江，陣于和之城下。賊出迎戰，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韋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岀峨，巨艦舳艫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僞詔，遣校尉張千秋挈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絶其冀望。」雍公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置憲典。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虚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以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得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絶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爲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今上皇帝登極，公陛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奬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巖。會都督張魏公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司馬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

邵宏淵爲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僞都統蕭錡領兵拒戰於陡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横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三千泊僞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壁。公入城撫定，令軍中無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朝廷本圖拯遺民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無不南向稽顙感泣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輩爲虜脅耳，願歸朝者立黄旗下，當補授官資；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决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蒲察徒穆、久安、李千户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虜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顔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軍？萬一摇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

仰遵聖訓，復故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吴温館伴。甲辰，公軍傅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虚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齎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内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邵宏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前此，都督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禀，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僞元帥勃撒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實者見之，爲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爲王師所敗，其

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爲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遥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爲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服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爲然。辛亥遲明，親援枹鼓，激厲士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勃撒退却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夏，摇扇於清涼猶且畏熱，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摇，無鬬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世雄，陽爲虜刼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櫐木矢石，積尸齊羊馬墻，壕水盡赤。敵既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既扇于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我追兵耳。姑留二日觀之。」于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敕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

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體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倡言惑動士卒，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衷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强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户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户、百人長及正軍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户、柳葉千户，城内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于是軍聲大震，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内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幣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内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師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于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乾道改元，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兩錫白金六萬兩、絹三千匹、綿一萬兩。尋復隨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輦下。六年，再除侍衛馬步軍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輦下。六年，再除侍衛馬司。一日，對策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録前功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屯建康。九年春，引病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碩。閱五年，上思之，淳熙四年十

月，詔以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遣中使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時給真俸，俾葺居第，又出内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替也。無何，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實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户，贈典有加，官其後七人，命臨安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陰縣承務鄉秦望山之原，福國夫人周氏祔焉。公初娶福國夫人；再醮趙氏，和政郡夫人；繼室以王氏，信安郡夫人。子男十六人：師政，武經郎；師道，武翼郎，皆戰没。師雄，武功大夫、閤門祗候；師廉，終武功大夫；師閔，武功大夫、閤門祗候、充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師文，武功大夫、東南第四將；師顔，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師孟，終武功郎；師正，武略大夫、充紹興府兵馬鈐轄；師武，忠訓郎；師説，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師旦，秉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師直，忠訓郎；師禹，保義郎；師英，未仕。女六人：長嘗適武功大夫焦顯祖，伉儷不協，今歸寧；次適武義大夫韋世昌；次適秉義郎、閤門祗候王瓚；次適修武郎、新差充京畿第二將趙鼐；次適承節郎孔居義；次爲尼，餘在室。孫男十人：諤、讜、誼、訢、詢、詵、謙、諫、議、諿。諤與詢、議皆承節郎。餘孫男女二十餘人，尚幼。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爲戲，不捨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頷于地，後騎争以戈斃之。公之

用兵，奇計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而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私汝。」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果毅英發，以名節自期。公雖不喜文飾，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亹亹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未嘗學書，而筆力自然遒勁，蓋其心畫也。疏財重義，親舊部曲間，葬死字孤，一無靳色，至有官之者。聞人疾病，若痛在己，命醫求藥，汲汲恐不及，賴以全活者甚衆。都統吴公錫與公同寮殿巖，吴約以女爲公子婦。比吴死，其家遭寇，流落江西，不敢冀復婚約。公備聘幣，具貲賚，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豈以生死貴賤異吾心哉！」故楊和王多公勇於義，待遇餽給特異於衆。及楊王薨，公感其知己，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軍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爲奏請以年勞理磨勘轉秩，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資任，自公啓也。又諸路州軍有貸命卒配役于軍者，皆悍勇可用。日繫鐵索，夜囚土牢，死而後已。公愍之，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隨材分隸行間，在安豐咸死戰立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進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斥不以罪，或忠而獲譴者，雖千里必追贖之，且爲直其事。見一善必稱奬，如自己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及待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隨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之士有乏絶者，必賑之，無所悋惜。且曰：「吾爲國家養之，以備一朝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知其用不足，嘗賜田以周之。平時與人談論，無非愛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及之。薨背之後，家無餘資。公氣雄萬夫，與故郡王韓公世

忠同鄉里，韓每以豪勇服人。公累世將家，駐兵陝右，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冕旒。人謂義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寬厚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謙，故秩視槐鼎，生榮没哀，子孫詵詵，復盛一門，亦天有以報之也。方靖康之難，腰金曳紫、保寵固位，或北面犬豕、助桀吠堯者有之，而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天日。及敗兀术於柘皋，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暴白於世矣。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屬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葬且有日，諸孤俾狀其行事，將請謚于太常，揭碑于神道，以圖不朽，而傳無窮。以掄同朝之久，知公爲詳，故不果辭，敬爲次第其實，以告太史氏。謹狀。淳熙五年八月日，寧武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張掄狀。《琬琰集删存》卷三。又見《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二四。

結蓮社普勸文

如是我聞西方有佛，名阿彌陀，一名無量光，一名無量壽。又有觀音、勢至二菩薩，助佛揚化，

皆以大願力，濟度諸衆生。其國以七寶莊嚴，清浄自然，無諸雜穢，故名浄土。其人皆蓮華化生，壽命無量，衣食受用，隨念而至，更無諸苦，亦無輪轉，故又名極樂世界。以此返觀，我等見今所受之身，所處之世，較彼國土，浄穢壽量，苦樂生死，豈止天地之相遠耶！而昧者不知，或知而不信，自作障礙，顛倒執迷，不思解脱，捨此生彼，豈不哀哉！故我今者勸諸有緣，結此蓮社，假使難知難辨，猶當勉力精勤。況佛號甚易持，浄土甚易往，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是之捷徑，但能輟清晨俛仰之暇，遂可爲永劫不壞之資。是則用力甚微，而收功乃無有盡，衆生亦何苦自棄而不爲乎？噫，夢幻非真，壽夭難保，呼吸之頃，即是來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時不悟，佛如衆生何！願深念於無常，勿徒貽於後悔。浄樂居士張掄勸緣。《樂邦文類》卷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四

邵　驥

邵驥（一一三〇——一一九三），字德稱，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隆興府豐城尉。歷知衢州開化縣，大理寺丞，知大宗正丞，權尚書都堂郎官，出知南安軍。轉大宗正丞，再出知南安軍。紹熙四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三十卷。見魏了翁《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崧菴集跋　淳熙七年

文，妙物也，以變，故奇。煙雲杳靄之有無，江濤出没之荒忽，魚鳥飛潛之下上，晦冥朝暮，姿態呈豁，愈變而愈無窮，茲亦奇已，而文之爲物，實與之俱。爰自鴻荒以還，厥裁不一。畫焉而神，疇焉而章，筆焉而信，歌詠焉而莊，皆以自然之天，錯綜經緯，而萬物之變形焉。非特不能不爲之，亦莫之爲而爲者也。然則文之由來尚矣。世去古遠，人不克聖，而物之精華不可以終秘。梁臺之

《選》，吴興之《粹》，蟬嫣舄奕，代有作者，燦然珠琲之溢目，泠然笙簫之入耳也。源派雖殊，終會于一。至於枚別諸家，銖考殿最，若十指然，其短長洪纖卒不可得齊。豈人之有能否，抑其習有工拙與。建安七子，時有所取。李杜文章，羣兒謗焉，要以其全者責之，故難也。雖然，不更三聖，無以見集成之大；不歷三變，無以知一出於正者之爲粹。然我朝當五季之横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絶，坤維摧陷。廓清之功，與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梶其駕使勿馳也。於是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爲之導流揚波，而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列聖相承，重熙累盛。先正李公淑以文章伯，爲時宗主，高文大册，煉石五色，天下謂之邯鄲家雲。來礽昆世，載其德不墜。至崧庵，乃復以其餘力游戲翰墨之場，輩行推高，表表愈偉，而其富且特出者，最見於古律詩。淳淡典雅，一唱三嘆，如「融怡帝鄉日，浩蕩天街春」，則鎬京繼代之作也；「相逢便論心，已別更回首」，則伐木故舊之感也；「還將太古意，一洗萬境寂」，真足以見其文之不苟作，如杜子美「穿花」、「點水」等句，姑將置之，不肯一吐。其自序以《三百篇》爲家傳之懿，決非貌得之。端公既標識其次，而綴語編末，不鄙命予。予爲述文章之妙，雖《選》、《粹》所集，少有得其全者，獨我朝之盛，幾焉耳矣。每歎前輩之於家學，守之彌謹，如羲獻書，如班馬氏史，如專門名家經，如世將用兵行師法，其率履不越蓋如此。端公方以盛名頡頏斯世，每一語出，意外驚人，是能其家者。今將恢壯圖，挽洪流，鋪張潤色，以復我祖宗之舊，而挈之唐虞三代之上，斯文之責，實於此乎在。時宋淳熙庚子，東陽邵驥跋。《崧庵集》卷末。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衢州開化三達尊祠記

三達尊，德、齒、爵具焉，而以名祠，隆敬也。凡有道德可師法者，通得祀焉，蓋學政也。大夫士爵有列於朝，齒有貴於鄉，世世相望，皆以名德，則其游居字牧之地，亦相與奉之，以爲名教主，曰：「此吾鄉邑先生也。」於是堂焉，貌焉，若有見乎其位者，所以象其威儀恂慄，人不能忘之意。有一於此，應祀典矣。開化爲衢文邑，其山川環秀，風俗醇雅，人皆樂之。卒章曰篤不忘〔一〕。爾後邑之士皆稽首再拜，成禮而去，并書而鑱諸石。康熙《衢州府志》卷六，光緒八年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句不可通，文意亦不連貫，蓋此文有所删略，文有脱漏。

何恪

何恪，字茂恭，號南湖，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恢弟。紹興三十年第進士，授吉州永新簿，遷徽州録事參軍，未赴。撰《恢復二十策》詣闕進之，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有《南湖集》二十卷。見《敬鄉録》卷一〇，《金華賢達傳》卷八，《金華先民傳》卷七等。

送余端明序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于苛刻，儒者以遲鈍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治蔑如也。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匈奴，致中國之凋弊，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輩時名爲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猶不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爲吉水，邑鉅事夥，吏賕俗獷，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鉤距之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爲邑者氣象。雖比更二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强壯蜂起，而公屹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悦之，而亦自知之。因剡章共薦于朝，得倅長沙。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爲嗟咨涕洟，相與祠於學宮，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于其去之日，去而人共喜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爲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

梗概云。《敬鄉録》卷一〇。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歎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者耳。至寶横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驚其元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怪世之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毁於異己。夫其所以毁之者，豈真不知而毁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己，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毁也。彼忌我異己而毁我，不相爲謀；然又有實不悦己而謬焉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顧以汙己，此皆所謂不足以知己者。夫既不足以知己，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落而難合也。鄒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蜚刺天，則公道迴翔甚矣。然守乃侍御王公，于今號爲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所亟稱許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僞得而私予也，乃獨與公深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爲同舍生，又爲同年進士，故相知，初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蓋侍御之同舍同年豈惟爲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間，上下偪于簿與尉；然肯爲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爲非其地。僕與公有婣雅相好，

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來，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爲兒女感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耳。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下，則侍御不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爲我一出此序。《敬鄉録》卷一〇。

跋黄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詘，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己，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笫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蘗，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彘不食其餘矣，則詘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黄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鬻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脱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黄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阨，苟未至於死，迨今其名日甚矣。予則未敢以爲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敬鄉録》卷一〇。

西園記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贏十五里，少南有湖隄孔道曰南湖。四山墻立，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山秀拔可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頗夷而多土，宜果蔬葩。繞以藩垣紫荆，截水爲限，曰西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峰叠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芰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剌，助爲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煙開斂，時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雪月爲宜。其東有亭曰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横爽，以南嶺横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碱而登，有屋四楹，爲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櫺檻，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幾百株，皆合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林中，嵌空奇怪。由石罅環行，磐姗而上，僅七十丈至絶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圍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脱，心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杉亭，椽楹皆杉木而不斲。徑二十步有栢亭，悉栢爲之，其郁烈不歇。二亭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

來於喬木修篁之外。亘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亘溪皆薝蔔。約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堂前闢地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中。環池皆取草木之宜，陰者樹之，幽邃閎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萃蔓之所見，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少折而上，有亭巋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遥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黄、葛仙之峰俱在望焉。餘青並墻，逶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絶八十丈奇。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崖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豔，綺綰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猶循塗墮湖中，深然有聲。前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花卉，每種不過三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遠。堂外地數十畝，其平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塢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爲臺而屋其上。前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西園中之勝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絶湖抵南山。循湖而隄，遥見隔岸，臺榭參差，出没於松竹之末。隄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略約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至其麓，有枯梅二雜立積莽中，下有兩怪石如卧虎。又數步，則石坎昌陽封其限堮。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巢蔽其前楹，有木之前枝以見，水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數皆和，猿聲鶴唳，以助悽惋。自是南則翳塞斗峭，絶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隱者也，未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

有爲，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倘徉於兩峰之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爲吾真有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鼈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爲家，而視其官家爲傳舍，一日去官，則遑遑無所之，而患失之心重。若余之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自爲太平計。苟得是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摭其凡，而輒爲之記。《敬鄉録》卷一〇。

永新縣修學記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棟桴蠹撓將壓，丸腐墍落，成夷甃闕，象貌默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熟視逡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逮濮陽馬侯淙來，一日祗謁廟下，顧瞻，喟然歎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爲簿書錢穀倥傯，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諗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遊者，且導吾後人焉。苟學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令君之責，亦吾屬之差。」於是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争出力，刳木陶瓦，鑿石輦土。既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爲屋五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廬列肆舍，兩翼庖湢庫庾，各以序爲。繪象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秋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禮。禮成，以長少立堂上下，簿南湖何恪揖

而進曰：「諸君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兩漢盛際，亦不過建學於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吏之良。唐常定三等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借不幸出僻絶貪陋之鄉，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甲令，薄海内外，俱立學宫，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畢置教官諭長□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爲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如昔人者何耶〔一〕？殆又病在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行也亦不苟；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今之學者類如學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在學諸君知學之幸，而無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之敦明昭代興學之至意，與今抗顔之言，及諸君所自處者爲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記。」不獲辭，其記後日戊寅也。《敬鄉録》卷一〇。

〔一〕如：原作「知」，據文意改。

仰山廟記　乾道二年六月

江西之俗，禨鬼病，却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禬是信，不愛費，死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

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頹祠僵像，無一堠地無之。至若廟教闃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爲無怍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永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歷唐五季，廟食不絶。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爲八字王，廟殿額「孚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承永無窮已〔一〕，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行焉，守道自信，諱怪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里有角山之陰，巒阜拱揖環繞，若爲翼衛，形勢靈傑，且爲神之所降依，因鑿爲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妥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像貌祠器，咸中法程。經始於隆興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是父老合辭以請於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既爲記其始卒，且依楚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石。記在乾道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獺潭之湄，神之靈兮無不之。禾中委兮山中峙，專樓神兮山之趾。壽宮突兀兮靈旗旖旎，氓要神兮下隨。神去來兮風馬，龜堵田兮蔓石閣之下。視泯虔兮戾止，奚瞻彼兮釋此。驅癘疫兮時雨暘，投鉤鍛兮耕桑。侑洞簫兮奠清酤，亘千禩兮福茲土。《敬鄉録》卷一〇。

〔一〕承永：疑當作「承承」。

訥齋記

乾道二年四月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於，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爲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嗇人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温樹，周仁之不視秘戲，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爲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强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爲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强矯於彼，而不悟顧耿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蓋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爲通訥之説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爲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璡，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敬鄉録》卷一〇。又見《金華文統》卷三。

全宋文卷五四〇四　何　恪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蘊藉，有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寮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爲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翛然一室，閉門却掃，頗自適也。今歸，即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爲我記之？」余笑曰：「才譾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矍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裳，巖棲穴處，山衣藿食，猿狖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爲隱。凡能移世族日所馳騖，以爲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爲隱名如晉人。或隱于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爲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懟痛，想華亭之唳鶴者蓋傷于見晚。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託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于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盛年一出爲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干進，則不墜侯之門户矣，于名齋亦一助也。侯頷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

矣。」余因書以授之。《敬鄉録》卷一〇。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句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卑阨，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新爲吉之支邑，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今行都幾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絶，氣習固陋甚。不特室廬爲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阨老腐，抑固其勢也。以予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智能據津要者逐，耽華屋之念不存，踰壯四上，而卒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宜得也。然予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襆被就于廩，單特孑立，至所託之廬復蠹撓將壓，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予固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蘧廬，因即聽事之西偏汛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圮覆漏，去壁而窗，使之虚明。縱横纔丈餘，書數千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以爲退食之地。休吏即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恬然忘其爲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好、高明之觀者哉！標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學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爲此事偶與吾説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躁、

懟、苟三者類非君子所由也。余因鐫諸石以自警云。《敬鄉録》卷一〇。

宜齋記

子何子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弈，宜適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楮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爲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爲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于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財、推財争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箕相煎之謂，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黄卷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不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方其孩提嬉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啼，真若骨肉自然莫可間；一旦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飪，橐私儲，所争纔錐刀，手足爲仇敵。至有限閾不踰，連甍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者陰擠而竊幸。嗚呼，此固禽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移于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曰等之，竊有意焉。因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

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敬鄉録》卷一〇。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乾道二年十二月

永新非壯邑，簿非熱官，即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爲誰。予既因其陋而麤加葺焉，使麤可居，且謻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蓋始于予，俾繼予者嗣書不絶。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嫩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令》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薄假之禄，使習于爲吏爾。然既去更數千百年之遠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嫩惡終不可泯也。簿又何如也。治故有其數楹，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恪記。《敬鄉録》卷一〇。

〔一〕千：疑爲「十」字之誤。

孝子顔氏碑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顔孝子之墓，曰：「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其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塋地，繚以崇墉，石壯其址，甓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檟數十百株，表「顔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予曰：「子枌榆也，爲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殖，則顔氏墟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狃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爲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崇載轀輬，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出分羹語；后失母道，不哀其子。逮太宗時號爲黎民純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鉏，誶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於習俗，親葬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咮吻爲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或曰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於孝子故。邑睨他縣，曾無一姦民譁亂雀蒲，繄孝子立其閑也。且自古至富貴人，丘壠雖錮南山，徹九原，亡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巋然獨存，佳令君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

能博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予既爲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由漢迄今千餘春，錮銅斲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顔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堁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爲之長者教益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敬鄉録》卷一〇。又見《南宋文録録》卷二四，《金華文徵》卷五。（以上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五

趙　璩

趙璩（一一三〇——一一八八），字潤夫，初名伯玖，宗室子彦子。七歲時除和州防禦使，尋拜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紹興十五年，加檢校少保，封恩平郡王。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孝宗即位，特授少保，改静江軍節度使，尋省紹興府宗正事，改判西外宗正司。淳熙中，除少傅。高宗崩，奔赴得疾，踰年而卒，年五十九，追封信王。見《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傳》三。

乞許趨赴闕庭賀登大寶奏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七日

臣庸懦之迹，濫掌宗籍，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嗣登大寶，鼓舞依戀之情，實倍等夷。臣爰自幼歲，日侍燕私之密，仰荷睿眷之隆。今身雖在外，而心未嘗不在陛下之側。惓惓之誠，欲趨赴闕庭，少陪鴛鷺之列，頓首陳賀，兼有本司職事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時暫前去，庶得瞻望天顔，少慰臣下之心。《中興禮書》卷一七九。

乞將恩平郡王指揮依舊施行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

昨除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指揮内依舊恩平郡王，止是請給恩數依士儀例，其恩平郡王前後已得指揮，即無衝改。緣主管所更不照應，將元差人兵官吏等並皆裁減。乞將恩平郡王前後已得指揮依舊施行，并昨已得指揮，依禄格支歲給錢，仍乞改昨歲賜錢。《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四（第一册第一四八頁）。

乞士秀進秩奏　乾道二年六月

士秀服勤儒學，恪遵禮度，閨門孝友，終始如一。月俸常患不給，而安於分義。近屬之賢，實鮮其比。欲望特與進秩一等，以爲宗室之勸。《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七（第一册第一五〇頁）。

乞將行司宗丞職事令宫教兼權奏　乾道二年十一月

紹興府大宗正行司昨差宗丞一員，財用一員，宫教二員。近裁減宗丞、宫教各一員，以本司財用

兼充宗丞職事。竊緣主管宗室財用，係專一檢察□書。應南班宗室行司官吏請給，係屬本司所隸，若令財用兼充宗丞職事，委有妨嫌。欲乞將行司宗丞職事令宮教兼權。《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四〇（第三册第二八四〇頁）。

乞懲戒士穆奏　乾道二年十二月

士穆丁憂祥除，不遵指揮回司，尚留福州，恣行兇暴，若不懲戒，切恐其餘南班遞相視效，難以鈐束。乞將士穆先次降官，令所在州郡差使臣兵級管押赴司，以爲宗屬欺上慢下之戒。《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六（第一册第一四九頁）。

乞許赴闕慶壽陪祠奏　乾道三年九月

臣遠去日邊，三更歲籥，思君戀國，操志益堅。茲者恭睹皇帝陛下節届聖誕，而又禮講郊天，臣所幸職總宗盟，戚預近屬，況此稽山之郡，密邇神州之都。臣目斷星郵，魂馳象闕，豈止傾步千里，一夕九昇。兼臣有本司職事，欲得奏陳。伏望聖慈許臣隨祝壽之班，復朝玉陛，厠陪祠之列，再面天姿。《中興禮書》卷二五。又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八（第一册第一五〇頁）。

明堂大禮乞許詣闕奏　淳熙六年七月

臣茲者恭睹詔音，謹行明堂大禮，實爲朝廷甚盛之典。況惟會慶聖節，甫届昌期，臣子之情，曷勝忭蹈〔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許臣循例恭詣闕庭，陪三獻之儀，進萬年之酒。臣無任殞越俟命之至。《中興禮書》卷七一。

〔一〕蹈：原作「踏」，據文意改。

陳請身後諸事奏　淳熙十五年八月

臣身歿之後，孤幼狼籍，若不奏陳，實爲抱恨。今開具如右：一、妻秦魏國夫人王氏，見請請給生日時服等，乞依元降指揮，依舊於紹興府總制錢内支給。一、男師瀰、師潞候服闋日，特與放行本身請給。一、長孫乞與賜名補官。一、見居第宅，昨蒙賜臣居止，今臣身後，恐子孫別無居止去處，乞賜臣家，永爲子孫己業。遇有損壞，令紹興府計料應副修葺。一、長女安福縣主夫承議郎張宗尹，乞特與差浙西安撫司幹官差遣。一、將來踏逐到墳寺，乞行蠲免稅賦，仍賜寺額。《宋會要輯稿補編》

第一六頁。

乞差南班宗室趁赴諸陵行事申狀

乾道五年

伏睹諸陵欑宮并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安奉〔一〕，並差紹興府，春秋二仲薦獻欑宮及四仲月，差三獻官詣濮安懿王園廟祠堂；并寒食、十月朔朝拜諸陵行事，或非泛差官，皆係差南班宗室。今來廟祀，南班除士豢、士秀、士穆伏蒙擢用外，止有士程、士石二員，雖降到紹興三十二年聖旨指揮「如遇闕官行事，許通差袒免親」，然袒免親外官室宗，往注授他州軍差遣，不差紹興府居住。設有可差之人，臨期或有病患，實無可那容差撥。今有南班宗室士豢差知外司任滿，已差士穆交替，竊恐士豢不即歸司，委是闕官。欲望發遣士豢前來本司依舊居住，趁赴諸班行事，如違，奏劾。仍許令行司如遇闕官無可差撥，乞依行司輪差南班前去行在體例，却差行在南班宗室通輪赴紹興府諸陵行事。伏乞朝廷敷奏施行。《中興禮書》卷一六五。

〔一〕睹：原作「都」，據文意改。

乞拘收西南兩外司宗室任滿之人備廟祀行事申狀　乾道六年

契勘本司合差南班宗室荐獻諸陵欑宮并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春秋二仲荐獻欑宮，及四仲月差三獻官詣濮安懿王園廟祠堂，并寒食、十月朔朝拜諸陵及輪差赴太廟等處行事。緣本司見管南班宗室除病廢外，止有二員，委是闕官，輪差不行。遂降到乾道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指揮，本司南班宗室士豢外司任滿，欲望發遣前來本司，依舊居住，趁赴諸班行事。續准當年十月十八日敕，士豢差提舉台州崇道觀，餘依九月二十七日已降指揮。本司已行拘收士豢歸司居住。續據士豢申，承准省劄，備坐指揮，爲年老多病，依士衍例任便居住，尋訪醫藥。今契勘本司即目見管南班兩員，委是稀少，雖有指揮，許與行在南班宗室通差行事，臨期有病患之人，亦是差撥不前。今欲乞自今後西南兩外司宗室任滿之人，許令本司拘收歸司，輪差行事，不得擅便在外，托病陳乞宮觀，尋訪醫藥，如違，許從奏劾。或遇實有病患，有妨拜跪之人，候歸司日，許從本司勒令醫官看驗指實，保明具奏，與免諸般行事。

《中興禮書》卷一六五。（以上尹波校點）

趙彦逾

趙彦逾（一一三〇——一二〇七），字德老，宗室，居於鄞（今浙江寧波）。紹興三十年進士。隆興元年任象山主簿。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後除户部侍郎、工部尚書。光宗疾，與趙汝愚等策立寧宗。慶元元年再入川，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定策勳累遷資政殿大學士。三年，爲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嘉泰四年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次年除宮觀。開禧三年卒，年七十八。累贈太師、吉國公。見《寶慶四明志》卷一、九、一〇，《景定建康志》卷一，《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四。

乞責令諸路州軍興修水利不得苟簡奏　淳熙三年二月

諸處興修陂塘，施工開掘，緣無限制，多是苟簡。望責之監司，命諸州軍，如興修水利，陂塘、河溝，不以廣狹，隨其地形，並限深一二丈，具畢工月日申奏。不測遣使合核，而加賞罰。《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五（第六册第五九三六頁）。

乞督責守臣安集流民奏　淳熙九年九月

和州無爲軍渡口有江浙等處流移人頗多，已行下所指州縣，踏逐寺觀及空閑屋宇安存〔一〕，量給口食賑濟外，緣本路今歲亦係旱傷去處，方賑救不暇，竊慮冬深，流民益衆，州縣不能贍給，乞督責逐州守臣務加安集，毋令流徙。《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一（第七册第六二九四頁）。

〔一〕踏：原作「路」，據文意改。「踏逐」，宋人常語，謂踏勘也。

六合縣寨屋不需便行起蓋奏　淳熙十一年八月

本司委官前去相驗得目今見屯官兵不多，若以便行起蓋，亦是空閑未用，又致損壞，枉費工物。乞將來有添屯官兵，令步軍司預行關報，本司即行蓋造。《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六（第七册第六八六七頁）。

乞將襄陽見括出田收租奏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

近委襄陽通判朱佾躬親詣木渠下審實，取見民户共實管田九百一十四頃二十三畝有奇，契據分書税苗户帖，内田共一百八十一頃三十九畝有奇，包占共田七百三十二頃八十三畝有奇。奉旨，令將包占田畝同共相度，合作如何措置聞奏。契勘前項包占田緣人户開耕年深，久施工力，若一槩起納二税，竊慮因此增添差役、諸色科敷，吏緣爲姦，民受其弊。況本路極邊土曠，民力未裕，開耕鹵莽，計一歲一畝所收，以高下相乘除，不過六七斗。今乞將見括出田每一畝夏收麥租三升，秋收粳粟三升，每畝歲收六升，一歲共收租子四千三百九十七石有奇。夏秋兩料，撥隸屯田，拘收椿管。所收租視古什一之法，取民有制，亦爲優裕。異時民力富足，耕墾如法，增收租子，可以此類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八（第五册第四八九三頁）。

乞蠲免彭州支移赴綿州税米一年奏　淳熙十四年五月

每年兑買成都府路彭、漢、綿州、石泉軍秋料省税米二萬餘石。支移赴綿州應副支遣所屯將兵。内彭州每歲計四千九百六十四石有畸，緣彭州去緣州地里最遠，兼本州更有支移赴威、茂州管下五城

寨遠倉軍糧八十餘石〔一〕，每年百姓遠輸，往返勞弊。本所昨自淳熙四年爲頭，措置委官，就綿州置場糴買，應副不闕。嘗具奏，乞將彭州淳熙四年秋料合支移赴綿州稅米權住一年，如日後準此措置不闕，即乞永遠蠲免，庶幾民力稍蘇。已奉旨依奏。臣照得綿州贍軍倉則日所管收糴到軍糧，可以應副今年分支遣不闕。所有彭州淳熙十四年秋料合支移赴綿州稅米，乞更與蠲免一年。《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七（第六册第五五四五頁）。

〔一〕八十：疑有誤。

乞於永思陵之西安建至尊壽皇聖帝神穴奏

紹熙五年

判太史局荆大聲等相視神穴，合在永思之西。緣其地土肉淺薄，雖民有獻者，又皆窄狹，與國音相妨。乞於永思之西，向南近上安建。《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二五（第二册第一三三二頁）。又見同書禮三〇之一〇（第二册第一一一〇頁）。

黎州買馬數額奏　慶元二年

紹熙元年至五年，黎州買過良細馬數，照得四年所買一千一十四匹，在五年之中最爲酌中數目，欲令本州依額收買。《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四（第八册第七一七一頁）。

講詩卒業乞宣付史館奏〔一〕　嘉定元年三月十一日〔二〕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鋭情經術，退朝暇豫，再御邇英，隆冬祁寒，曾弗少怠，多聞建事之效，固已度越前王矣。迨兹更化，又令權寢他經，專一以《詩》進説，尤見聖心急於究聞三百五篇大義。温顔訪逮，命之坐講，章句雖多，垂聽不倦，遂卒金華之業。宣召宰輔，同豫榮觀，甚休甚威。臣等猥以末學，獲備講讀之職，無所發明，積懷愧懼。竊惟三代而下，人主號爲尊尚儒術，莫如漢之武帝，唐之太宗。武帝表章六經，然好大喜功，失於多欲；太宗嚴訪儒生，然内多慙德，人得以議。誠未有如陛下始終惟一，篤學而力行者也。夫《詩》之美刺，關繫治忽，文、武王業之所由興，幽、厲王業之所由替〔三〕，與夫持盈撥亂、治内治外之規模，不可爲後世法〔四〕。陛下深明六藝，夫豈效經生學士區區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蓋欲本之修身，刑之齊家，極於美教化，移風俗，是以施爲注措，莫不有

得於《詩》。敬畏天戒，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遵守成憲，則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下武》繼文，于以盡其孝；《行葦》忠厚，于以廣其仁。夙夜敬止，于以致其勤；奉養有節，于以示其儉。不諫亦入，則從善爲甚速；見晛曰消，則去邪爲甚易。戒政多如雨，則威福自己；懲巧言如流，則聽斷惟精。險詖私謁不行於宮庭，《關雎》之美著焉；振振信厚皆顯於公族，《麟趾》之化行焉。誅鉏元凶，所以懲尹氏之專於秉國；登進耆舊，所以藉老成之重於典刑。《棫樸》能官，而髦士休宜；《菁莪》樂育，而英才並出。至若有常立武，而得衛中國之道；不隕厥問，而得御夷狄之術。勞來還定，而鰥寡不失其所；叙情閔勞，而將士咸樂爲用。凡此大政數十，雖陛下天資高明，動與理合，然實稽古典學之力也。蓋《詩》進講始于陛下登極之初，紹熙五年甲寅八月〔五〕，終于嘉定改元戊辰三月。日就月將，緝熙光明，陛下既得之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抑臣等願陛下加之意焉。臣等遭逢明時，親睹盛美，若不能備述始末，登載簡策，傳示萬世，則爲有罪。謹具劄子奏聞，伏望聖慈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二八（第三册第二三〇二頁）。

〔一〕此劄子係與樓鑰等合上。

〔二〕嘉定元年：按《寶慶四明志》卷九《趙彦逾傳》云：「開禧三年薨，年七十八。」注云：「本家未發到行狀，今用壙志修入。」而此奏及下篇均在嘉定中，疑《四明志》誤。《宋史》卷二四七本傳云：「嘉定間，乞祠以歸，尋卒。」當是。

〔三〕王：原誤「主」，據上句改。

〔四〕「不」字疑誤。

〔五〕紹熙：原誤「紹興」，據文意改。

乞編纂東宮規鑑奏　嘉定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乞令東宮講讀官每日講讀之餘，將古今歷代帝王治亂事迹，編成一書。分十門，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法祖宗，四曰聖孝，五曰用賢能，六曰遠小人，七曰勤儉，八曰聽言，九曰明賞罰，十曰謹邊防。實以歷代已行之事，每事釋其下，以《東宮規鑑》爲名。《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四四（第三册第二五五六頁）。

重修朝宗石磧記　隆興元年四月

象之爲邑，環海東山，爲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頃畝彌望，是謂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民所利病。溝塍錯列，匯爲大渠，磧其南，以時啓閉焉。初，磧之作，散鏹萬緡，率數歲一修，耗緡亦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熟視圮漏餘十年，莫敢出口。予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乃簿之責，譁而告曰：「今不修潦，降潮溢土石，將潰于海。」予不獲已，行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纖悉必斂

于民，規畫支費，柄于胥史里豪。予曰：「嘻。」乃躬舍磧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厥二月既望，越八日，畚鍤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暨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岸石舊皆斧形，外密中虛，射漏在是；今盡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隤岸，水不能衝決也。磧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磧内外植松椿數千，殺湍怒也。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饋一飲，官爲出傭；役用保伍，食利而樂從者，番休各一日。垂賞以別勤墮，犒肉以相筋力，罅不入錐，隙不迸滴，雖曰繕修，實重創也。磧成，紐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稻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于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圮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予曰：「吾邑視此磧爲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之不爲，懼不足於財，重民之擾也。今而後廼知躬其事與委於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胥徒幸磧小隳，隱其實用，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且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予曰：「唯。」遂書之，而詳其實于碑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主簿趙彦逾記。《乾道四明圖經》卷一〇。又見《四明文獻考》卷一二六，民國《象山縣志》卷三二。

祭周文忠公文

邦有老成，則有典刑，人心世變，所恃以寧。堂堂我公，今代耆德，民之蓍龜，國之柱石。微言既絶，斯文幾墜，唐虞二《典》，非公疇嗣。王佐不生，相業無傳，淳熙至治，實公仔肩。鑾坡有録，聲動九區，遠而夷狄，知有大蘇。平園花木，既秀而野，微而走卒，猶誦司馬。位列三孤，年幾八衮，優游考終，公亦何戚。輟瓜之奠，憩棠之思，天乎何心，忍不慭遺。彦逾屬者交訊，喜公尚康，爲日幾何，于今則亡。浙東江西，相望千里，遣奠寓哀，有淚如水。《文忠集·附録》卷一。（以上尹波校點）

唐　光

唐光，全州（治今廣西全州）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乾道間爲鳳山簿，後爲陽朔令。見所撰《桂林膏澤祠碑》，雍正《廣西通志》卷七〇。

桂林膏澤祠碑　乾道八年

環邑皆山也，峭拔惟膏澤峰，峰之下有祠焉。祠之建立與神之姓氏莫得其詳，詢諸耆舊，鄙俚無稽。然廟貌儼然，水旱疾疫，禱之必應，謂神不正直不信也。意者神據山川之勝而赫厥靈歟？異時閣使陶公、商翁官於茲，知之且悉，峰之得名自陶始。嘗曰天欲雨，則是峰油然作雲，宜有神主之。既名其峰，又爲之詩：「石壁含天澤，南山第一重。旱時先出雨，陰穴必藏龍。」嗚呼盡之矣！乾道庚寅冬，余自鳳山簿來攝是邑，明年夏旱，屢禱屢應，念無以答神貺，顧祠宇敝甚，撤而新之。祠成，余以檄試士臨賀，以不得書顛末爲恨。又明年秋，方伯以吏民安余之政，俾再來攝，是書之不可已也，故摭商翁之詩以證，俾來者勿牽耆舊鄙俚之言爲不足信，而怠其所奉也。商翁在慶曆間以詩名，數百篇盛傳於世，而《膏澤峰》居其一。今神托是峰，詩名聞於天下後世，顧不偉歟？（《粵西文載》卷三七。又見民國《陽朔縣志》卷三。黃錦君校點）

卞　圜

卞圜，字子東（一作子車），泰州海陵（今江蘇泰州）人，僑居明州象山（今浙江象山）。於書無所不

讀，入太學有聲，人號卞夫子。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乾道中知昌化縣，後授揚州通判。著有《論語大意》二十卷。見《寶慶四明志》卷一〇，《咸淳臨安志》卷五六，《萬姓統譜》卷一〇二。

劉賓客嘉話録跋

右韋絢所録《劉賓客嘉話》，《新唐書》采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録。圜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于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謹書。《劉賓客嘉話録》卷末。（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六

倪　朴　一

倪朴（樸），字文卿，婺州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居於石陵村，因號石陵。嘗應進士舉。紹興末，爲萬言書擬上高宗而不果。爲人好使氣，年四十七猶未娶，時人鮮有知之者，獨鄭伯熊、陳亮極稱之。後爲里人所搆，徙置筠州，會赦得還，槁餓以死。著有《輿地會元志》四十卷、《鑑轍録》五卷。謝翱編其集爲《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元時尚存七卷，後佚。見宋濂《倪石陵傳》（《倪石陵書》卷首），《金華賢達傳》卷八。

今本《倪石陵書》一卷，係明嘉靖年間毛鳳韶所輯，録文十一篇。今以傅增湘校訂李氏宜秋館本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續金華叢書所録胡宗楙校本（簡稱胡本）。另輯得佚文二篇，合編爲二卷。

環堵賦 并序

昔太史公當漢武東封，而恥不得與于從事；韓昌黎讀周公《儀禮》，而恨不得見其揖遜。蓋太平縟禮，非常盛事，固英豪特達之人生平所欲身見而親目之也。方今合丘澤之大祀，振虞周之墜典，則夫從事揖遜，今其時矣。乃不得厠迹于駿奔之列，執事于俎豆之間，則其所耻所恨，殆有甚于二子焉。作《環堵賦》以自喻。其辭曰：

會稽之北，浙江之隅，有先生焉，環堵而居，因以爲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沉静玄默，晏如也。好讀揚雄《甘泉賦》，口歌心詠，手舞足蹈，自謂古今至樂不外于此。俄而有樂遊公子造焉，席定，環堵先生舉手大言曰：「僕聞公子好遊，際天極地，靡所不至，得無樂乎？」公子曰：「然。吾南遊吴、楚，東遊齊、魯，北遊燕、趙，西遊秦、蜀，至樂不可際。」先生曰：「願無詳，請問其略。」公子曰：「吾登山川之嶮巇，窮崖谷之猥僻，觀巨浸之奔騰，睹巒峰之峭壁，瞷帝王之遺踪，探英雄之舊迹。」先生曰：「吁，子無言！是職分之所掌，輿地志之所記，班、張之所嘗賦，左太冲之所嘗擬，吾目雖未睹，固已稔聞而厭道于口耳矣。吾之所樂異于子。」公子曰：「先生所樂，得非揚雄氏之賦乎？」曰：「然。」公子曰：「樂慕其爲人歟，抑樂其賦之組麗歟？」先生曰：「吾聞禮俗之盛，車騎之美，意公子之聞見未有若是之美也。」樂遊公子哆爾笑曰：「是古非今，賤目貴耳，

是俗儒之陋，腐儒之見耳。子獨不見聖天子郊祀之禮乎？」環堵先生曰：「其禮何如也？願爲我詳之，吾將避席以聽。」公子曰：「喏。吾之入帝都也，絲竹啾嘈，旌旗旖旎，神而聽之，若作若止，睜而望之，若伏若起，固已驚神飛魄，震心動耳，足蹶而不敢躊躇，目瞑而不敢睥睨。及至近關，則羽衛森嚴，鐵衣炳燿，總總林林，充衢填要，爛燦映目，輝光燦燎，雲羅霧塞，巒橫巃嵸焉。蚩尤之倫，夏育之友，旁嘑叱咤，啗呀哮吼。狎孟育以前奮，襲飛廉而輕走，彎天狼以翼羽，佩干將而輝斗。繼而五輅鳴鸞，九旗交錯，鈌鍥玎玲，縹緲綽約。繪三辰于華旗，耀乾文之景燦。張翠鳳以委蛇，舒朱纓而錯落。扶招搖以飄颺，映火龍而昭灼。六龍雲步，萬騎星陳，轟轟軫軫，軋軋轔轔。轆轤轇轕，連蹇逡巡。簫管嘲嗟，金鼓鏗鍧。矻碌砰磕，隱隱砰砰，喧嘖天地，震虩雷霆。帝乃登靈輿，升玉輅。蓐收按轡，羲和司馭，朱雀前驅，玄冥後護，雨師清塵，風伯掃路。聞者抃舞，觀者竦懼。既屆靈址，千官景從，太常樂舉，戛戛鼕鼕。碧殿飛漢，翠幕凌空。是夕也，六合澄霽，萬象昭宣。百神受職，千靈表虔。瑞氣氤氳，非霧非烟。崔巍崒嵂，髣髴連延。繽繽紛紛，繚繞迴旋。祥光煥炳，屬地連天。公卿士庶，靡不具瞻。於是四方羣牧，執玉獻帛。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將將濟濟，閶閶穆穆。皇心祇載，謁款殊庭，告類上帝，至于百靈。升降損益，倣古依經。精禋交暢，潛通冥冥。樂奏黃鍾，牲用薦栗。鬱鬯既灌，其香苾苾。神用薦祉，和氣充塞。樂備九奏，禮行斯畢，天子乃命有司回法駕，轉朱輪，暢天浸，波無垠。百嘉函潤，萬宇陶春，汪濊滲漉，無遐不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若夫汾陰后土之士，甘泉泰畤之神，或離或合，或僞或真，徒誇車旐之美，謾崇臺館

之珍，曷若我國家舉行盛禮，爰咨爰詢，鴻儒故老，一，徧羣靈而克禋，起漢唐而遠紹，參三五以爲倫。之空言，説非經之詭譎，慕叔世之故事，而不觀聖朝之大禮，一何鄙歟！」環堵先生屏氣蹇踖，竦肩鞠躬，喟然而謝曰：「僕南浦之庸叟，東野之鄙人，不聞公子之言，幾汩没以沉淪。僕雖不幸，請隨後塵。」《金華文徵》卷一，明刊本。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爲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賊虜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五，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强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强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敵，衆寡不鬬，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强，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强弱、小大、衆寡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强，胡爲而喪？苻堅舉百萬之衆，胡爲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强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强敵易，滅弱敵難。向使嬴秦不并天下，而獨據崤關之險，劉項雖强，能夷而滅之乎？向使苻堅不有中國，

而雄據夷狄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强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于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苻堅之智力百倍于東晉，而謝玄以八千步卒挫之。況今之醜虜，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勢力萬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爲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易者此也。虜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絶，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强壯之夫，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于犯我，而隙先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不係於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聞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鬬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者禮義之教，一旦强而夷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爲被髮左衽，大者必不願爲夷狄之臣，小者必不願爲夷狄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我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于天下而固結于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爲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爲天所棄也，是宜

中原之民未厭于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五也。虜不可以不滅，其説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夷狄之剥斂於我久矣，三軍怒夷狄之陵侮于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夷虜，而在蕭墻之内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强而夷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胥而爲夷矣。胥而爲夷，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德化，今爲夷狄所據者，亦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虜之知，則亦無復懷望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虜所可幸其少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説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强。彼得以乘前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虜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虜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虜雖有意於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屯守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令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疾電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黄河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

也。何者？虜自講和以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强陵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我嘗趨于和，彼則不虞於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爲，出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賊之策一也。彼如大衆已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賊後，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下定矣。蓋虜以吾都吴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將必聚于東南，其西北必虚。故吾荆、襄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動，賊勢必分，而我勢專，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吴、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蓋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爲吴所襲取，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吴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牽綴賊勢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衆擣其虚而潰其内，此滅虜之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虚兩淮之地以待之。虜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虜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醜虜，非蜀兵不可，何

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所慮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于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于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强，而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爲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算西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召募豪智，潛爲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將，委以便宜，候賊虜之衆舉皆南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洛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弘農河洛以爲之聲援。若此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虜之策所以尤恃乎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預言，在於臨敵制變，子言毋乃謬乎？」臣應之曰：不可預言者兵之勢也，可預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知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於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三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絶楚糧道，而西會于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則以爲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手，若合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於內，其能若是之神乎？然則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强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

澇，蝗蟲大作，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淫雨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放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絶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爲。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哉！臣伏睹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爲侈靡，不樂游翫，不興宫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爲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爲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清宇宙，一旦爲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爲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勳業炳天地，精忠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充積于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患不息也。臣又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勳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説而痛怒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勳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爲人也，然卜之人心，則知浚之爲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違其望而逆其心，是逆天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却行而求前也。且陛下所爲無不善，當大有爲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佑而助之，而反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警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故將岳飛之封爵，禄其子孫，以申其冤抑之氣；詔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狂虜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説也。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爲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欲築壇而拜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御之也。臣恐輕躁妄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于敵矣，此立將之説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説，又在所先也。昔晉將取吴，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無備，順流乘虚，直造金陵，若行于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强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見，因其使命求釁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于江、鄂、兩淮之間，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以戰；守而不知分合之變，則亦不可以守。吴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右，而不知爲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爲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劉、項擊其内；元濟知據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

一合，而後爲變，不唯用於一陣之間爲然也。散而守，合而攻，進而鬬，退而處，皆不離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右，右不及救左，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爲之聲援，爲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于維揚〔一〕；沿江諸屯，則總率于建業〔二〕；上流委命于夏口，沿漢聽令于襄陽。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裏相維，縱横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吾前，吾攻其後。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意。使吾之守敵，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寔不分，地雖遠而寔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爲策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于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彊不在于衆，而在于精，不在于精，而在于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鬬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豪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爲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效。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黥涅，優爲之制，號爲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風采可畏愛于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淆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鬬。大者貪功業，小者慕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爲聲援，氣必百倍，勢益壯而

兵益强，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强兵之策〔三〕，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卒，皆已抽發于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令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爲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衆，其聲望必雄，藏奸匿盜，爲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于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爲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設，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爲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警，州縣長官臨時部統而用之，孰敢爲變哉？不然，適足爲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多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者，以前强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雄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藉藉，咸妄謂陛下爲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强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爲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爲親征之舉，以號于民，然後徐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内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從。」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況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則理財之説，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説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墾闢。而今敵釁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堠有警，則貧民不可輕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車，借商緡，則臣不忍爲桑弘羊、韋賓都，割剥天下，以斂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自足也，蓋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于民而聚于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于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則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無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于横賦暴斂以害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憚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亦天之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説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固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于耀虚文，糜用度，然後爲得之。古者掃地而祭，不以爲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浮文虚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且如一青城之費，用繒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娱悦耳目之具，此豈齋戒交神之義？至于三軍之賞賚，百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爲者哉？是以三年一行，諸道漕運勞于會計，州縣官吏罷于督責。文符之往來，胥徒之窘迫，急于星火。令曰大禮年分，稍違者刑而不恕。上催下迫，蠶繅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秋禾未熟而有輸粟不時之罪。承諸催科之徒〔四〕，杖責不辭于體，枷鉗不離于項。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備圜丘，立明堂，殺牲備禮，以奉祖考，以禋上帝，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鑑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

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爲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淪没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于陛下者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于祭祀。惟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可無者當具，其餘一切減罷。停横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帑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于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己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于數世，小者榮及于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爲陛下言之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實〔五〕，要在時其用以省費之説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階尺土而取天下；楚憨羣策，故雖得天下而身敗于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絶人之見，然其所言，皆合於天下之公心而當于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爲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爲冒進不根之言而黜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爲喻，臣非土木，豈固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于此，僥倖于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敢忠義之心感發于内，不能自已，言出於心而不自知也。夫知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妄于慮，況事勢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于聽，況有爲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臣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倪石陵書》。又見《敬鄉

錄》卷六，《金華文徵》卷一三，《金華徵獻略》卷一〇。

〔一〕維揚：原作「睢陽」，據胡本改。

〔二〕率：原無，據胡本補。

〔三〕「兵」字下原有「者」字，據胡本删。

〔四〕諸：胡本作「結」。

〔五〕實：胡本作「術」。

全宋文卷五四〇七

倪　朴二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於殽。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淆黽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殽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殽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淆黽可以藏姦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阻險阨塞、户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急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南西北之不知，遠近阻險之不識，當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册，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辯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

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洨於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圍羽垓下〔一〕，釋者曰：「沛洨，聚邑名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洨於今爲何邑。於是遍求地志之書，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閔斯文之缺，遂歷考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案辨者，俾皆繩焉，會歸之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伐會盟之地，古基遺跡〔二〕，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自成一家〔三〕，幾三十萬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之學者大抵急於利禄而專務於時文〔四〕，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人之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夔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曆，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爲工、爲樂、爲曆、爲御、爲射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朴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録。去年冬，曾携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朴與同父皆荆溪門下生也，將价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吕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疏繆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没而無傳也。朴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廣餘丈，了然可觀。就館潘氏，其主翁好

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庶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倪石陵書》。又見《敬鄉録》卷六，《金華文徵》卷一五。

〔一〕：書：原無，據胡本及《金華文徵》補。

〔二〕古：原脱，據右引補。

〔三〕自：原脱，據右引補。

〔四〕之：原無，據右引補。

上太守周侍郎書

諱葵，號荆溪先生。

妖淫不作，天威不震，則乾坤廓清，萬象虚徹。雲無事於飛揚，龍無事於變化，風無事於鼓動，雨無事於蕩滌，以至雷電霹靂莫不潛藏隱伏，寂然自處於無用之地。及夫萬空之中，威怒一震，則噓而爲雲，神而爲龍，扇而爲風，零而爲雨，合而爲雷電，震而爲霹靂，莫不翕然集會，不約而自號，不召而自感，是孰使之然哉？氣有自然之相感，物有自然之相動耳。側聞國家興問罪之師，舉弔民之役，將以掃清河洛，殄滅夷虜，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莫不鼓勵奮發，爭欲吐奇謀，賈餘勇，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助天誅，亦其忠義之氣有以使之然也。朴雖不才，託處化鈞之下，亦其忠義之氣有以陶鎔鼓鑄，爲日滋久，其所成就，實不肯自後於人，不惟前古之興亡得失有所知曉，而凡今日攻守成敗

之勢，未嘗不深計而熟究之也。惟其自負如此，是以聞邊堠之警，聽戎師之捷，慷慨感激，不能帖帖坐於筆硯間，思欲吐奇賈勇，以伸平日之志。然朝廷無先容之人，將幕無葭莩之援，胸中雖有知識，無由而自進。伏惟閣下挺經濟之才，負天下之望，而來臨父母之邦，孜孜汲汲，禮賢下士，思有以副吾君寄託之重，此朴所以尅心聳慕，有望於閣下。而閣下憂國之心，正在於得人以濟國家之急，必不遽然而忘，截然而忽也。然朴爲人貌陋口訥，不學爲佞介以自處，足未嘗一邇於公卿之門，名未嘗一譽於衆人之口，一旦以片言隻字卒然扣閣下之門，望閣下振而起之，使之得以赴雲龍風雨、雷電霹靂之會，夫豈狂也哉？誠知依歸有在矣。夫騏驥長鳴於伯樂之前，知伯樂有以識其才也；盧狗哀號於韓國之側，知韓國有以昭其能也。朴今鳴於閣下之庭者，亦知閣下必有以識其才，昭其能耳。閣下其信耶，則朴無事於云云也；苟未信焉，宜引而進之，置之下座，問焉以考其實，策焉以驗其智，然後從而進退之，則朴也雖死於無用之地，與草木俱腐，無憾矣。鄉者虜釁始萌，朴嘗逆料其情而策其勢，爲萬言書，將獻諸朝，天門九重，困於無資地，無階上達。以今日事勢觀之，大抵與朴鄉之所言實相應。併録其副以獻，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智愚之辨。景望〔一〕。《倪石陵書》。又見《金華文徵》卷一五。

〔一〕「景望」下原注：「以下疑闕。」

筠州投雷教授書

昔人嘗論山川磅礴蜿蜒，扶輿鬱積之氣，其間精英之所鍾，神靈之所稟，不有異物，必有異人。是故申甫自嶽降，揚雄、王褒炳江漢之靈，不可誣也。蓋自周轍之東，聖賢之生，多出於齊魯之邦。而漢之興，淮、泗、汝、潁間，則英雄豪傑之所窟宅也。世祖中興，所賴以成功業者二十八將，而南陽、潁川二郡實居天下之大半。雖曰帝鄉故人，而其功烈皆能以才力自致，似非有以私之也。蓋天地自然之氣數，其生人物，各自有時，無所偏徇。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於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爲天下倡，而後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斲喪萎薾之餘習斬焉不存，而後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爲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啓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爲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氣象。南豐曾夫子以辭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窮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餘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數，江西蓋多士矣。自時厥後，奇才異秀，橫翔截出，表表自著者，固不絕于時。然求其磊磊落落如前數公者，殆不可多得。今者閣下迺能以辭章魁天下，而還章甫青氈之舊，文名赫奕，聳動四方之觀聽，以繼江西前輩諸名流之後。夫賢者間世而生，譬猶景星鳳凰，千百歲而一出，非世之所常有，目之所常見。是

故見者注目而爭睹，聞者傾耳而樂聽，惟恐其後於人也。朴，婺之儒也，聞閣下之名舊矣。今雖以罪拘于此，豈不能彊顏一見，以快披雲之睹乎？夫出玉關，度葱嶺，涉大夏之西，去中國萬餘里，乃不能登崑崙，窮河源，則其還也，鄉人有問其所謂崑崙、河源者，將何辭以對？今朴會蒙恩，東歸有日矣。婺之士大夫，設以筠陽巨儒雷廣文爲問，而云不知，可乎？聞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求一見，是不敬也。不智，愚也；不敬，傲也。愚且傲，人將棄之，朴也於是乎畏。《倪石陵書》。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三。

投高安呂宰書

公道之不明，縉紳大夫之過也。幸而有公議者在，以公心之所存也。人心之公，天理也。人欲可以勝天理，而不可以滅天理也。閣下宰高安，治爲天下最，綸言之褒，宜在所先。而諸司之薦章猶未來上，公道之不明也。然闔境之內，稱道閣下不容口者，豈非公議猶在，公心之所存乎？夫人之情，徇之則喜，拂之則怒，與之則悅，奪之則怨。譽之至也，必吾有以恩之；毀之來也，必吾有以沮之。今也拂之不吾怒，沮之不吾毀，方歌之詠之，惟恐其去之而不留也。俚語有之：「羊羹雖美，衆口難調。」蓋好惡之情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間，猶有怨恨長短之言，而況百里之廣，編户之衆，土俗之繁。其間强而肆者，頑而狡者，傲而有所恃者，不知其幾也！好惡不同，則是非亦異，至難合

也。然若遠若近，若貴若賤，若大若小，萬口藉藉，稱美德政，舉無異辭，不知閣下何自而得此哉？朝廷雖遠，耳目甚明，以閣下之才之美，而政聲若此。闔邑士庶列上其事，奔走於郡守、監司之庭數矣。昔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乃獨明其不然，而且與之遊，是豈孟子私之哉？公論定於賢者之心，毀譽不足以亂之也。朴爲人直道而行，不能委曲隨順，取媚於人，故多爲鄉曲所怪。然而自以爲是，而不恤人之我非也。惟其自守若此，故嫉之者衆而非之者力。閣下乃能獨照其心而明其無甚可罪者，有曲直之辨，得無以吾孟子之心爲心哉？抑嘗以《論語·鄉黨》一篇反覆詳味，見聖人處鄉曲，何其慮之深而情之至耶？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漢史言大將軍恂恂如鄙人，則恂恂如者，孔子蓋以鄙夫自處，不敢以大儒之實誇耀鄉曲也。曰「似不能言者」，蓋以椎魯自牧，不敢以賢知之名先鄉曲也。當是時，知其爲聖人者亦多矣，而鄉曲之人且猶未之知也。惟達巷黨人知其爲博學而已，其他則曰「彼東家丘」，曰「鄹人之子」，皆見輕之辭也。夫聖人之善處鄉曲且然，況其下者乎？雖然，聖人之心固自若也，如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如此而已矣。《論語》二十之中，此語凡三四見，豈聖人諄諄特以此自警耶？學者當求聖人用心處，固守而力行之，夫遑恤乎人之是非而毀譽之不公哉！魯男善學柳下惠，朴亦願持是説以報閣下。《倪石陵書》。

答章子定書

自君錫處一別，恐露踪跡，反爲累，遂不敢復相見。洎再往，而子定已行矣。自後乏便，就館村下，竟不知音耗。得書乃知事竟潛，喜不自勝。且審來歸侍下，神明仗持，起居康勝，爲慰。朴株守，無足爲朋友言者。科舉在邇，凡前日之事，一切汎掃，弗留胸次，鋭然宜以志業自勵，用冀亨奮，是祝是望。外承惠貺，此何爲者耶？凡患難相援，乃吾人之常耳。苟志於利，則何往而不可爲者耶？茲非所以待我也。朴讀史，見秦、漢間尚俠者，事雖可喜，然皆不出於正，故君子鄙之。如子定之事甚無辜，一時間未有所指，邂逅相與定之耳，何力之有？何不相悉，一至於此！謹用回納，又恐不吾照，就其中與留鞁一端，以釋左右之疑，千萬情亮。別有一書，煩與附達龍川陳上舍，欲取舊所撰《輿地志》。其書聞尚留徐察判先生處，以未相識，不敢遽拜徐丈書，講次，煩道姓名爲幸。餘遲他日面究。《倪石陵書》。

與陳同甫上舍書

同甫足下：往歲承復書過爲見畏之語，似非情實，非所望於朋友也。近者鄭、吕二公相繼云亡，

前輩風流幾掃地矣。今之世以文章名天下，爲時輩所推許者，足下一人而已。宜更自勵，使道德日進，爲小子後生之矜式，以紹鄭、吕二公後，是所願望。朋友尚忠，不宜佞，唯足下察之。《倪石陵書》。

投翰憲新田利害劄子

朴聞作法於凉，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共惟國家自祖宗以來，輕賦薄斂，經常之外，一毫不敢妄取於民，蓋所以結斯民之心，爲億萬斯年深根固本不拔之計，德至渥也。間有額外之斂，皆州縣奉行之吏率意而爲。民多敝而上不知，此正代天子耳目，務求民瘼而去之者之所渴聞而欲見之者也。浦江居山僻間，地狹而人衆，一寸之土，墾闢無遺。粤自乾道中，因漕司行天下榜示，應州縣有陂湖圩岸及開掘土山爲田，不曾納税，白收苗利者，今經所屬自陳。縣官承風，欲邀賞於朝，輒嚴榜賞，令民户自經界後，將桑園陸地開變爲田者，限半月自陳，其有隱瞞去處，不問多寡，許人告；保正副不糾，與産户並科，賞錢三百貫。浦江民醇而畏法，即時首陳，毫釐不敢隱。《倪石陵書》。

上楊推官書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僭越裁書，再拜獻于推官學士閣下。事有幸有不幸，凡非其己之所自取而橫罹之者，皆其不幸者也。人有不幸，而得非其罪，仁人君子實痛傷之。苟不察其有幸不幸而例惡之，是重其不幸也。仁人君子以恕待物，其肯重人以不幸乎？公治長在縲紲之中，吾夫子不惟明其罪，而又以其子妻之；鄒陽以讒下吏，陽從獄中上書以自明，梁孝王立出之，而又席爲上客。古人之用心蓋如是。古道不振久矣，側聞閣下存復古之心，而可以古道告也。朴之罪蓋所謂不幸者也，言之則最爲可傷。不惟可傷，而實可痛也。夫犯于有司，麗于法則曰罪，罪之輕重視所犯。朴之得此，不知所犯者何事？去年春，緣本户産去税存，經本縣陳乞，爲豪户樓益恭者買産不肯受税耳，初無可罪之事也。彼樓益恭者，乘縣宰於朴有讒巧之隙，乃妄糾朴自紹興年間抵淳熙五年經官司舊事，曰某年倪朴有某罪，某年倪朴某論某人，文飾虚詞，以駭觀聽。其髣髴象似而略有根據者，皆門户事，已經官結絶矣，而非其所當告者。設誠有之，事在淳熙五年以前，更數赦矣，於今復有何罪，而遂至於此乎？兹朴所以爲不幸也，兹朴所以爲可傷而可痛也！使朴近日妄有詞訴干涉縣道，累其舊事以爲罪則亦所甘心。今緣理税而得罪，若此使人痛入骨髓，銜冤飲恨，無所控愬。犯由具在，其造端，其情犯，其歲月，可按而知也。朴嘗讀史，見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坐李陵事腐之蠶室，

其言傷感痛切，至今千餘載，讀之使人爲之流涕。今朴飾固陋之辭，欲自明其不幸耶，則事經朝廷，而罪已受矣；欲自傷自痛，隱忍而不言耶，則閣下安知其實無可罪！今幸沐洪恩，而爲法吏所沮，不得釋，是又不幸之不幸也。不能自已，具詞經州，事委清聽指定。仰惟閣下按其本末，深察其無事，比附輕重，平心指定，俾得隨例承恩，放還鄉井，無使重罹於不幸也。《倪石陵書》。

筠州上楊教授書

自有用之學不傳，而後文日益浮，俗日益薄，人材政治益不如古也。漢自武帝用董仲舒之策，開太學，置明師，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公孫弘、倪寬等皆以明經位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時士之明經者，雖隨時趨向，各自名家，然其始也，皆承師而問焉，故其學有宗。其仕於時，皆推其所學而施之政。仲舒明《春秋》，策於庭，則以《春秋》對，仕于王國，則以《春秋》治其國。其律己，其事君，見于行事者，皆《春秋》也。張湯爲廷尉，用經生倪寬等爲讞曹，以處決天下之疑奏。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當時決大獄，議大政，九卿皆傅經以對，而爲政者以經術飾吏事。漢之所定禮儀，必藏于理官，蓋謂禮以止刑，而清源正本之論實存也。經明《禹貢》者，使行河，以知脉絡源流故也。然則漢儒之明經，是豈徒爲區區之章句，講無用之空文而已哉？故漢之文號爲近古，而漢之人才與治，三代而下獨爲盛。蓋士爲有用之學，其效固宜至於此也。自漢之東，此道不傳。蓋

至隋王通講學河、汾，其著書立言，誠拳拳有意于復古也，而遭非其時。于後房、杜輩遇太宗將興三代之治，而不能揚師之道，講封建，復井田，以明古制，因陋就寡，而唐之治亦卒止於唐，其勢然也。國朝程伊川、胡文定始能發明聖人之宗旨，恢闡古風，以開天下之耳目，至今學者知宗聖人而爲有用之學。今閣下講論訓授，以前輩爲法，必欲諸生爲有用之學，使異時皆爲實才，不徒浮於文，以干利禄爲也。聖人在上，道之行也有日矣。推明聖道而施之用，非閣下其誰歸耶？朴抵此，于諸生間得閣下之用心者，推而廣之，因用以爲贄，而復獻閣下，惟閣下進之。《金華文徵》卷一五。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御史崔衆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因其不爲禮，即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崔衆，私恨也，非權也。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蹙田悦，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尚矣。至於以私忿而交惡於李抱真，暗於機會而許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兵當巨盜，燧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

予始讀《顔真卿傳》，見其棄平原事，嘗竊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

肅宗以辭色折程名振〔一〕，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爲法。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裴延齡事貶爲太子賓客，時城居諫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夫吴通玄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禄，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效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吏，當不減於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於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黄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

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黄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獨有取于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甫而逐張説，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

韓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今考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喜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于時哉！《倪石陵書》。又見《敬鄉録》卷六，《金華文徵》卷一〇。

〔一〕名：原作「元」，據胡本及《新唐書》卷一一一《程名振傳》、《敬鄉録》、《金華文徵》改。

觀音院鐘刻辯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云〔一〕，聞吴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

猶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也。今按，婺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禀，故改號焉，非擅也。官繫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於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一〕，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於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辯。《倪石陵書》。又見《金華文徵》卷九。（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云：原脱，據胡本及《金華文徵》補。

〔二〕及：原作「天」，據庫本、胡本及《金華文徵》改。

全宋文卷五四〇八

薛　高

薛高，字寧仲，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季宣族兄。任連城簿，棄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家有讀書樓，郡守樓鑰爲之記。見《萬姓統譜》卷一一八。

祭薛士龍文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己知。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爲。凡此四語，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驟至五馬。殊不驕人，姁姁儒者。德修于己，翕然丕應。有不遠復，密受以正。神鋮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道實我師。摻別游宦，寤寐心馳。閒致安問，真情寓詩。尚覬顯用，行其所學。爲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雖慰拳拳。應酬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愬于天！比喪兄母，復悼惠連。

罹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静，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光宗祖。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溘然朝露，孰不嘆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瘉，來告斯文，慟哭流雨。《浪語集》卷三五附録，永嘉叢書本。（楊世文校點）

趙碩老

趙碩老，字渭卿（一作渭師），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居吴江（今江蘇吴江）。以婦翁歐陽懋恩澤補官。紹興三十年任寶應縣主簿。以書狀官隨范成大使金，擢右正言。乾道八年知楚州，九年，由户部員外郎除直秘閣知廬州。淳熙二年爲兩浙轉運副使，三年知臨安府，四年除秘閣修撰，權工部侍郎，五年罷，饒州居住。有《拙庵詞》一卷（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二一、選舉三四之二九、食貨六四之三四、方域一六之三四，《咸淳臨安志》卷四八，《姑蘇志》卷五一。

開漕河事奏　淳熙二年

臨安府長安閘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未曾開浚。除兩岸人户自出力開濬外，勢須添人併工開濬，約用錢一萬五百餘貫，本司管認應副外，合支米二千三百六十二石五斗，乞于朝廷椿管米内給

降。《宋會要輯稿》方域一六之三四（第八册第七五九二頁）。又見《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

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牐板，聽舟楫往還爲便。《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二。

太上皇帝御書禮記五篇補入石經奏

淳熙四年五月

得旨，就太學建造光堯太上皇帝御書石經閣。將欲就緒，其見在石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太上皇帝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得舊本，重行模勒，欲補禮經之闕。《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三（第三册第二二八〇頁）。

孝肅包公奏議跋

淳熙元年五月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閒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烝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於東序，懼其書

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霅川吴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脱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磻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淳熙元年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磻老敬書其後。《包拯集編年校補》附録，黄山書社一九八九年版。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五。

廬州府新學碑

淳熙元年

乾道癸巳夏五月，磻老假守山陽郡歸，冒恩爲尚書郎。會兩淮復分帥，上命行淮西事、合肥郡，引辭便殿。上宣諭淮帥：「比更民不堪命，往其奉揚安静之風，餘應在所後。」磻老受命疾馳，以七月上澣到郡，謁先聖先師於學。敗屋幾椽，揭榜爲位，贊者揖拜其下。月朔上丁，行釋奠禮，視器陳益陋，升降幾無爲容。退，合郡寮暨學之師生，問廢置狀。咸曰：「郡自唐會昌廟學鼎盛，迄紹興、隆興，一再壞於戎馬。後帥以迂闊不益武備，固弗爲，欲爲而弗久者，亦不竟。若有待焉！」磻老曰：「嘻，有是乎！昔晉士蔿以禮樂慈愛爲戰之器，先儒謂使民遜事樂利，愛親哀懼，而後可用。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戰必以克，二者非學不能。故齊小白驟興，以兵摟諸侯。魯僖公趨舍獨異，及考服淮夷之詩，頌其能修泮宫，聖人亦與其無事能

養，勝表而繫之。然則非武備乎？矧天子以安靜屬我，我其爲廬父兄修明其政，刷固陋之恥。」衆雖拱立聽命，顧郡政不常，公私弊於取予，必罷斥無益，更服儒儉。乃濟爰齊，量出入，持以堅忍，歷一時而後吏卒有常俸，始日夜營度。嗣歲改元淳熙，虜騎橫至，喜亂之説將已動摇邊情，士大夫亦不根持論。天子明見萬里，疇昔之訓，常在定民志以消姦慝，此其時也。乃下令禁妄議邊者。即日鳩材庀工，分命鼓率，一切主辦於官，而民不知。以二月癸亥經始，七月庚子告成，計爲屋四十九楹。垣墉外峻，堂殿屹立，階序門屏，齋厨庖湢，罔不具備。中嚴象貌，配從祭陳如典禮，他亦稱是。又取邦之先烈馬忠肅、包孝肅二公像祀於翼室，揭示所當學，俾君子砥礪，愛身以有待，養身以有爲，小人動化安生，固本知教，而願死其上。戎馬之跡，蓋將削於吾國矣。磻老不學，闇於治體，上過聽，俾臨其民，方一時譸張爲幻，輒違俗如此，不自意卒媮今日之安。凡民幸益見信，似未爲甚迂闊也。異時易以賢帥，增益所不能，文德遠暢，銷患於未萌，然後知吾先聖之道，與天地元氣相磅礴，曲成萬物而不遺。磻老汲汲於廟學，實本明天子安靜之訓，庶幾乎其不朽也！邦人既願紀歲月，遂書以爲新學記云。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一七，光緒十一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沈　揆

沈揆，字虞卿，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淳熙六年，以朝奉郎知嘉興，人號儒者

之政。九年除秘書少監。十四年爲秘閣修撰、江東運判。紹熙元年，中大夫、知寧國府。二年知蘇州。四年除司農卿，權吏部侍郎。七年，以朝奉大夫知台州。官至禮部侍郎。著有《野堂集》。見《中興館閣續録》卷七，《赤城志》卷九，《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五。

續修今上皇帝會要奏　淳熙十三年十二月

續修今上皇帝會要，自淳熙元年正月修，至淳熙十年十二月已進呈了畢。所有已後年分當接續起修，合要内外官司淳熙十一年以後應申請畫降被受聖旨指揮并逐處聖旨簿參照編類。其應干合行事件〔一〕，並合依前後編修會要已得指揮施行。今自淳熙十一年正月一日起修，依例合行開局。《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四（第三册第二七七六頁）。

〔一〕「合」下原衍一「合」字，據文意删。

論科場命題之弊奏　淳熙十六年

六經自有大旨，坦明平正，不容穿鑿，關題既摘經語，必須大旨相近。今秋，諸郡解試，有《書》義題，用「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者。據此題目，判然

二事，略不附近，豈可相關？謬妄如斯，傳者嗤笑。此則關題之弊。有《易》義題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當止矣，而試官復摘下文「君子以成德爲行」。相連爲題，據此一句，其義自連下文。若止已上四句爲題，有何不可？此則命題好異之弊。《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之二一（第五册第四二四一頁）。

進呈太宗御書秘閣字等劄子

淳熙十一年七月

恭覽《國史》及《國朝會要》，太宗皇帝淳化三年八月秘閣成，從秘書監李至之請，嘗御製御書秘閣贊序及篆額刊於石，又嘗飛白秘閣額以賜之。碑本流傳人間，宜有存者。撰等訪尋未獲。淳熙九年，知福州趙汝愚得飛白「秘閣」二字碑本於州治止戈堂，知寧國府陳騤得御製御書贊序碑本於昭亭山，各送上本省。撰等恐一時蒐采未足以傳久遠，復摹諸石，近已畢工，合行進呈。兼本省非得旨刊皇朝祖宗御書，即係前項簽黄降出者，雖已繳進，緣未曾分列卷第，今已釐爲十卷，亦合再行進呈。其太宗皇帝御書飛白「秘閣」字、御製御書秘閣贊序共二軸，及皇朝祖宗御書十卷，並已裝潢了畢，作二匣襆，申都省繳進。《南宋館閣續録》卷三。

摹勒名賢墨蹟上石劄子

淳熙十二年三月

檢準淳熙八年三月遵依聖旨指揮，將累朝御書摹勒上石已行繳進外，今再開具歷代名賢墨蹟名件，欲乞摹勒上石，有旨從之。十三年七月畢工，裝褫四本，申都省繳進。《南宋館閣續録》卷三。

進呈秘書省所修十年會要劄子

紹興十三年十月

照會本省昨恭奉聖旨指揮，接續編修今上皇帝會要。今自淳熙元年正月至淳熙十年十二月修纂已成。伏睹淳熙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國史院奏請，乞將本院所修列傳，俟《玉牒》、《會要》奏書日同時上進。奉聖旨依。今來史院所修列傳已成書，見乞擇日投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本省所修十年會要依已降指揮同時進呈。《南宋館閣續録》卷四。

小畜集序

內翰王公以文章道義被遇太宗皇帝，視草北門，代言西掖，眷接優隆，聲望最重，咸謂咫尺黃閣

矣。偶坐事左遷。咸平初來於齊安，在郡政化孚洽，容與暇景，作竹樓、無愠齋、睡足軒以玩意。邦人沐浴恩惠，爲繪像立祠。東坡居士嘗親拜其下。歷歲滋久，經涉兵盜，無一存者。風範歇絶，音徽眇然，良可太息。平生撰著極富，有手編文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其文簡易醇質，得古作者之體。往往好事得之者珍秘不傳，以故人多未見。虞卿假守於此，追訪舊址，躊躇指慨，想見其人。思欲以次興葺，而鈍拙無能，數過不瞻，輒且先其大者。因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八本更加點勘，鳩工鏤板，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學者共之。紹興丁卯皇上祀紫壇之明年六月庚申，歷陽沈虞卿書。《小畜集》卷首。

題蘭亭書卷後

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修程萬里，犯暑馳驅，而歸橐有此，亦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吴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裝爲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慨然，因書於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題。《蘭亭續考》卷一。又見嘉慶《嘉興縣志》卷三一。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

右《蘭亭修禊叙》，劉餗《嘉話》云：「《蘭亭叙》，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搨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中，搨十本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温韜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樻刻本極多，而獨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慶曆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廼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携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此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未劖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延之平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卷三一。

携李沈揆題。《蘭亭續考》卷一。又見嘉慶《嘉興縣志》

書歐公所得蘭亭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正月十日，書於姑蘇郡齋。《蘭亭續考》卷一。又見嘉慶《嘉興縣志》卷三一。

題家藏蘭亭定武禊帖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絶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沈虞卿題。《蘭亭續考》卷一。又見嘉慶《嘉興縣志》卷三一。

再題家藏蘭亭定武禊帖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真刻無疑。沈虞卿再題。《蘭亭續考》卷一。又見嘉慶《嘉興縣志》卷三一。

書蘭亭考見聞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爲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閒，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説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合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曆中，宋景文爲定帥。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始携石去。其長子留贋本於郡，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爲驗。」令升之説如此，顧與何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聞二説於後，期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蘭亭考》卷六。

校刊顔氏家訓跋

顔黄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閒，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窽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經」；馬牝曰「騲」，牡曰「騭」，而誤作「驛駱」。至以「吴趨」爲「吴越」，「桓山」爲「恒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宫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劓」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别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以竢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顔氏家訓》附録，知不足齋叢書本。

府學古鼎記

鬲，鼎屬也。凡銘稱父乙、父丁、父己皆商器。《鐘鼎帖》及趙明誠《金石録》皆云此商末周初器，其説是矣。重和戊戌歲，知安州安持圖上孝感縣民賈卿田中所獲六器，此鬲在焉。中更亂離，莫知存亡。紹興中，嚴私鑄之禁，故家藏器悉上送官，遂歸秀之公帑。乾道己丑，守徐蕆子禮嘗出以相示，器已穿蝕，「寶」下一字頗漫滅，而銅色紺潤，形制醇古，殊可愛。去年冬，因語前使君郎中陳侯，呼吏問器安在，則猶無恙也，相與摩挲嘆玩久之。侯曰：「此非藏器之所。」命寘諸學宫，使學者目見三代之器，稍考識其讀，以知古人制器崇禮之意。嘉興令黄度文叔因請摹勒于石，于此可以觀二君之政矣。光緒《嘉興府志》卷八六，光緒四年刻本。（以上沈治宏校點）

曾季貍

曾季貍，字裘父，號艇齋，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曾鞏之弟宰之曾孫。少從吕本中、徐俯遊，又與朱熹、張栻遊。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著有《艇齋雜著》一卷、《艇齋詩話》一卷（存）。見《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二二，《宋元學案》卷三六，《宋史翼》卷三六。

讀許右丞哀辭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腕。於時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卹，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辭》一篇，備言死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辭，則返若己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己之義。微許公之辭，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著是辭，未敢誦言於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録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辭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録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鏤諸石，子盍爲我識之？」季貍矍然驚曰：「是辭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辭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爲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六年九月甲子。《陳修撰文集》卷八。又見《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八，《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集》卷七。

李殿撰浩行狀

李浩公字德遠，爲廣南西路帥。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浩也。」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溉田甚廣，歲頗湮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領羈縻安平州，蠻酋恃險，凶橫聚兵，謀爲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受約束。《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七。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六九，《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四。

孝宗即位，以太常承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爲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增補秘笈新書》卷五。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三三，《翰苑新書》前集卷二一。（以上王曉波校點）

章　深

章深，號蒙齋居士，乾道間人。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章深，歸安（今浙江湖州）人，乾道二年登進士第。當即此人。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　乾道六年九月

雲谷老師妙齡訪道方外，足跡遍浙江東西諸山，窮幽遐瓌詭之觀。心空倦遊，歸卧于吴興之金斗山且十七年。宜于山水飫聞而厭見，況紙墨所幻，顧何足道。舒城李生爲師作《瀟湘横看》，愛之，俾予評。余謂昔人見斷墻而知畫，斷墻非所以爲畫，而心適與畫會耳。故畫無工拙，要在會心處。披此軸，飄然起塵外之想，亦有足佳。然畫之佳否尚不議，而師一丘一壑，胸次有不凡者，箇中活句却請諸人别爲拈出。乾道庚寅重陽，蒙齋居士章深題。《石渠寶笈》卷四四。（黄錦君校點）

樊仁遠

樊仁遠，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紹興三十年武舉第一，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官武學博士、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知郴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九、崇儒三之四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四，《萬曆郴州志》卷二，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一四九。

別立武學生員陞補校定法奏　淳熙元年

武學生以一百三十人爲額，自紹興二十七年國子祭酒楊椿申請以外舍生歲終預校定，次年公試合格，不分等第，盡行據闕陞補，遂至每榜陞補少至七八人，多至十四五人。至乾道五年國子司業程大昌病其濫進者多，申請以外舍生赴公試有校定人入上等者補入，中下等者候將來再試，入中等者聽補。又立格太嚴，兩年公試僅陞補一名。至乾道七年，國子祭酒芮燁乞依舊行楊椿所立之法，當年補至十五人，復有濫進之弊。乞將前後申請斟酌中制，別立陞補校定法。《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四〇（第三册第二二二七頁）。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淳熙三年十月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曾祖孝先，字純臣；祖君彦，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爲鄉里儒先。方熙寧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爲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爲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

金革，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爲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于枸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于秦穆公之于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爲余發也。」于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白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説，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丘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之急，甚己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綈纊，客無以家者爲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槥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爲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爲贛曹掾，他日，樂崆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于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爲閣，因坡爲囿，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于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

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亹亹嚮于成就，鄉人慕傚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録，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丘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却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齎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静，内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覲、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爲「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于贛，獲拜居士于堂上，奉從容焉。今聞窀穸，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淳熙三年十月□日，奉議郎、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獨醒雜志》附録，知不足齋叢書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九

鄭伯英

鄭伯英（一一三〇——一一九二），字景元，號歸愚翁，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授從事郎，官秀州判官。性剛介，以親老丐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紹熙三年卒，年六十三。伯英與兄伯熊齊名，人稱大鄭公、小鄭公。有《歸愚翁集》。見《水心文集》卷二一《鄭景元墓誌銘》，《宋元學案》卷三二，《宋史翼》卷一三。

祭呂祖謙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一日甲子，文林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鄭伯英，謹以薄奠，致祭于參議直閣郎中呂公年兄之靈。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何暇爲天下慟哉！惟我先兄克自立於一世，顧瞻四海，儔類無幾。寥寥南軒，神交心契，玩其遺編，三復興喟。蓋嘗指而告予曰：「人謂斯人有志於功名者非也，是有本有原，其道甚粹。」建安巖巖，曰有晦庵。山川發靈，其道甚嚴。

顧合并之日鮮，徒致意於飛緘。至於志同道同，爲僚又同，相從久而相與之隆者，則惟曰東萊公。固嘗論之：君之於人，迹若簡絶，而情僞淑慝，纖悉必照。其於事也，曾不芥蒂，而變故起伏，獨能得其會通。蓋極書之博，而執理之要，用力至到，故靡不昭融。是其道甚廣，而人徒指爲章句之雄者，非也。吾聞呂氏世修相業，代有宗工。使吾見斯人之止也，將能參酌大申公之大，推廣小申公之懿，庶幾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嗚呼！家庭之言，明明在耳，孰謂此道終窮？於此七月丁丑，自天降凶。摧肝裂膽，忍死有行。道遇晦庵，唁我以情。謂吾兄已矣，所可爲者，唯當叙述其事，以益昭其垂世之名。行見東萊，其遂議所以銘。嗚呼！此固吾當哀祈瀝懇於君，而亦君之任也。孰謂輛車過門〔一〕，而已相從於九京者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尚何暇爲天下慟哉！匍匐入哭，載念其私。悠悠四海，君實我知。謂材匪難，不用匪易。謂我困窮，知有命義。又謂君舉，大好景元，所可疵病，病在有言。我領此意，刻骨銘肌。悠悠四海，今誰及斯？嗚呼哀哉！吾何暇爲天下慟哉！日月不居，我將奉吾兄之襄事，而君亦且窀穸矣。柰之何其遂至此極也！因風寓誠，吾不知涕泗之填臆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東萊吕太史文集》附録卷二。

〔一〕輛車：疑當作「輛車」。

祭薛士龍文〔一〕

嗚呼哀哉！我之知公，越自少年，有友王子，數謂予言：《五代史記》，公謂簡略，綴拾舊聞，期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弱冠，有志史筆，予用駭嘆。辛巳之役，如風振籥，大將鼓旗，亦既前却。公令武昌，屹然不移，以義訓民，曰死守之。大江有靈，俾君不試，堅壁睢陽，公實有志。我益壯公，恨未識面，亦恨斯世，知公者鮮。屬予塵第，獲交常路。尺書渠渠，亦莫予顧。歲在甲申，公歸里居，始獲從公，公始我知。日探所有，莫見其止，如以罌杓，斟彼大水。乃知昔者，得公之膚，古有成人，緊公之徒。聖賢不作，道喪文弊，問學事功，歧而爲二。事功維何？惟材與力。問學維何？書癡傳癖。學不適用，用者無學，爲己爲人，在在乖錯。公之探討，專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及人。公之初召，訪我嘉興；公之再入，遇我宣城。凡公有言，我得預聞，上劘君德，下糾世紛。匪亟匪徐，不詭不迂，斷如五穀，可以療飢。子曰有聞，將理兩淮，將畀公郡，爾其往哉！公曰其然，當辟置我，我曰從公，夫豈不可。儻公作牧，式殿大邦。臂指諸郡，庶成厥功。若曰專城，旁非己助，豈惟掣肘，將敗乃事。縱公有材，能整其旅，小敵之堅，竟亦何補？既而聞公，將命行邊，雖曰有旨，招集屯田。公所經見，罔不歸告，欺誑亡實，情狀斯暴。出守苕霅，民匱財殫，席不暇暖，畢以上聞。帝實謂子，知無不爲，如彼側目，惡觸其機。奉祠之章，旬月十至，帝不庸釋，姑俾須次。

公之來歸，謂我時難，瓜時俯及，當力丐閑。嗚呼哀哉！辰浹不見，忽謂疾革，亟往撫摩，僅餘微息。瞠目視我，欲語不能，反席之頃，失我良朋。嗚呼哀哉！公之絶慾，亦既十載，罹此短折，無乃刑制。周子千里，嗟我以書，謂觀吾徒，貌狀多癯。潭潭其居，廣顙豐頷，時則使然，在公何憾！我每念公，音容具存，望之凜凜，即之粹温。縱論今古，衮衮忘疲，旁及制度，援筆而圖。雖則云爾，匪曰公長，公之員員，諸葛、子房。治官訓農，理財練兵，厥有成筭，亶其可行。我日冀公，大竟設施，勉策駘鈍，與公馳驅。今其已矣，屬之何人？運斤成風，袖手莫陳。公之大節，亦既炳炳，特書大書，合垂久永。我獨有見，謂當少須，匪曰畏禍，道有卷舒。鹽梅之適，不惟其同，公尚有知，我將折衷。修奠矢辭，我匪我後，硯墨屢乾，悲哽莫就。遣車在門，有慟爲誰？上爲天下，下爲己私。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浪語集》卷三五。（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文前原署：「文林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鄭伯英。」

黄　杲

黄杲，字升卿，閩縣（今福建福州）人，黄榦弟，亦從朱熹遊。紹興三十年第進士。淳熙初爲從事郎、荆湖北路提刑司檢法官，終宣教郎。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雍正《福建通志》卷三四及所撰《湖北常平司槧本漢書跋》。

湖北常平司槧本漢書跋　淳熙二年六月

右，孟堅所書二百二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具焉。柳柳州嘗評其文云：「商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溢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抑至言虖！湖北外臺嘗鏤諸板，歲月寖深，字畫漫漶，且詿誤脱落，背理害文，學者病焉。外府丞姑蘇梅公爲部刺史，自公之暇，顧謂杲輩讎而正之。於是集諸校本參訂非是，凡改竄者數百字，泯滅則復書。郡太守番陽張公以治辦稱，寔尸厥事，迺庀工修鋟爲成書。時淳熙之二載季夏十日，憲幕三山黄杲升卿、宜興沈綸季言叙〔一〕。《皕宋樓藏書志》卷一八。又見《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劉琳校點）

〔一〕其後尚有校正銜名五行，云：「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刑獄司檢法官黄杲校正。朝請大夫、知常德軍府事、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梅世昌。」

黄　謙

黄謙，字德柄，邵武軍光澤（今福建光澤）人。曾遊朱熹、吕祖謙之門，爲高弟。見嘉靖《邵武府志》

卷一三，《宋元學案》卷七三。

謝修撰師稷祠記

民之德於其上，相與爲祠事之，久而不替，此報德之意也。今集英殿修撰致仕謝公以提點刑獄奉使鄉部，慨然以守法除弊、利人澤物爲己任。閩之上郡，科鹽之弊最苦，於是按法令禁之。先是軍興時，令民輸鐵葉以供用，其後率以爲常，公亟奏免。五年，秩滿奏事，因上鹽利害，壽皇感動，復畀悉罷行之。又吾郡秋苗有非法之征，前此既減以漕事，而以直秘閣寵其行。公再至部，凡鹽之利害，兩綱以助用，而加賦卒得不復，此皆公之盡職免，後以經費不足，將復之。公特請於朝，俾歲增運鹽以惠民愛物，豈有意念及民之德我乎？公既致爲臣而歸，德望清重，邦人知所矜式，獨其所以致無窮之思者則猶若未盡焉。大乾遠近七團之民事惠應神甚備神向者由故知縣事張文懿公題詩，而靈益耀，文懿在時，鄉人德而祠之廟中；今公來歸，嘗誦神之德於郡，祈加封神之父、母、子若婦，郡上之朝，皆施行如章，而神用益著，宜與文懿相爲終始。乃肖像祀公於右。民國《重修邵武縣志》卷二四，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劉琳校點）

黄夷則

黄夷則，字夷甫，永康軍導江（今四川都江堰市東南）人。在孝宗世。見所撰《郫縣善應廟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書前撰人姓氏。

謝監司薦舉啓

昔揚子雲被嘲「老不曉事」，燭之武自謂「壯不如人」。退惟一己之間，實兼兩人之短。故規行矩步，窮且不回；身後人先，困而莫悟。勉從下策，出效微官。聚糧有三月之勤，發軔輕千里之遠。流離半世，奔走四方。竭來大江之南，屬在使麾之下。實曰天幸，豈曰人謀。恭惟某官一朝偉人，四海令望。楩楠杞梓，凜凜隆棟之姿；鐘磬笙鏞，肅肅清廟之器。而乃謙冲自牧，略去威儀。忠厚有餘，曲敦風誼。念廐馬雖老，猶思芻秣之恩；轍魚將枯，欲借霑濡之潤。豈緣名勢，特出奬憐。髣髴古人，遭逢今日。居然感激，實倍常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賀程提刑啓

伏審中膺明命，出總祥刑。凡在庇庥，舉深抃幸。恭惟某官性質敏達，襟韻粹和。以適時之周才，旁通於事物；以盡性之道學，兼總於憲章。明辨絶倫，直清不撓。隽不疑之經濟，名重公卿；于定國之仁心，澤施孫子。暫紆九列，來惠一方。行當踐歷於世官，何止顯揚於淑問。某方塵州序，最近使華。念久企於光塵，乃今諧於教載。其爲驩頌，更倍等夷。《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清抄一百五十卷本。

郫縣善應廟記　乾道六年

乾道四年五月，左承議郎王君倬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晁公武之辟，知郫縣事。是歲蜀旱，郫四郊之土裂而不合，實者秕，植者僵，秧者死。君憂見顔色，視事之日走郡祀，無應者。聞諸父老曰：「有浮屠氏之宫曰金僊，唐之靈澤寺，慈姥池龍娑竭羅王者故居也，以公精神禱之，或者其應乎。」公即衣冠，率僚吏，燎薤執板告。念起而雲旋，烟升而雨澍，百里内外，溝澮皆盈。君却蓋而返，民擁君馬首，手加額，喜至泣下。歲用有年。或議徹故祠新之，君方究求民瘼，蠲省浮令，兢

兢亹亹，未皇也。明年又旱，鄉大夫士若民相顧邑落，大作佛事塔廟，蓋凡古所謂求雨之術者既用矣。公作而言曰：「鄉吾與爾有事於金仙之龍而應，今旱勢如此，爾將焉之？吾嘗讀忠文張公記，滋茂池龍娑竭羅者，登仙龍也，以慈爲心，以慈爲行，宅幽深隱，不爲物先，迫而後應，其得道者。意如何？」民曰：「大夫，吾父母也，吾敢不唯父母命。」君走祠下，民鬨然嚴旂旛、奏鐘鼓、錯諷唄從君，且飭壇宇、奉像設，安置之，如君旨。雨霈然下者三日。君愀然曰：「今凡再禱而再應，率不旋踵。令不令，豈宜有此？民輸其誠，神聽其聰，吾將何以稱之？視民媿矣。」明日，鄉大夫士之賢者謁君，且言：「大夫爲政，未幾而成，士力學，農力田，工商安其業，顧俗無悍驕，吏亡猾姦矣。龍之靈抑知君之爲。夫有德焉不報，非民也，固願新龍之祠，求公一言諾。」君曰：「是德爾民者，而報之宜，予何辭？」唯唯退，合財力爲之。楹以枚計者若干，廣袤以丈尋計者若干。幽深壹家，可宅可隱。將以明年七月大作樂落成，走行李寶山下謁記於導江黃夷則，且訂疑焉。夷則曰：予讀忠文公記僧供備之事〔一〕，異矣。予聞娑竭羅龍者，鹹海龍也。江、河、淮、濟，是惟四瀆，大川三百，小川三千，合焉而一之，是爲海。今環郵之地不滿百里，而金仙之湫視海當不啻合勺〔二〕，顧安焉不以爲小，何也？豈得道者合散無常，潛飛以時，乘雲氣，御陰陽，得於《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故能不大瀛渤，不隘杯水，莫迎其首，孰尾其後。彼超忽變化者，宜優於此矣，尚何疑？惟滋茂之山，考之《登真》書，一曰慈姥，在益西南四百里。有靈藥可以已疾，山無毒害，猶慈姥焉，故曰母。訪諸秩祀，廟號「善應」而已，佗未之聞也。今蜀人曰「善應夫人」，而忠文公之記亦曰封

爲「善應夫人」者，抑第弗深考耳。廟故有像，王服而坐祀，即所謂娑竭羅者。今當以廟像爲正，而名其祠曰「善應」，或者其庶幾耶？予固未之必也。王君字令修，雙流人，所至以豈弟慈祥得其民，再禱雨而應也。或問故，君曰：「天地惟無心焉，一於誠而已。至人亦惟無心焉，一於誠而已。人苟惟無心而返於誠，是之謂以一合一，天地可參也，而況於鬼神乎？況於人乎？吾非能然也，聞之師然也，而吾信之。」縣故有便齋，君至，字之以「敬簡」。嘗曰：「使今南面之君子皆敬以自持，簡以行之，如仲弓父之言以爲治，何有哉！」已而喟然。然則君之心尚槩見於此夫。乾道六年記。《成都文類》卷三三。

〔一〕供備：原作「供事」，據清抄本改。

〔二〕啻：原作「適」，據右引改。

〔三〕不可不：下「不」字原無，據文意補。

曾口縣君子泉銘〔一〕

有洌者泉，達於東南。寂然象蒙〔二〕，其流無窮。於暑而凉，於冬而温。豈其矯耶，有變者存。

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八，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又見《蜀中廣記》卷二五。（以上劉琳校點）

〔一〕按此銘撰人原題作「宋黄彝則」，疑即黄夷則，姑録於此。

〔二〕寂然象蒙：《蜀中廣記》作「浩然天中」。

黄　概

黄概，字器之，建寧府甌寧（今福建建甌）人。湖南轉運判官洧長子。乾道初爲文林郎、監文思院門。見《朱文公文集》卷九三《轉運判官黄公墓碣銘》，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

澹山巖題名　乾道九年四月

武夷黄概器之，乾道九年隨侍父以計事行郡來遊。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三。（劉琳校點）

范端杲

范端杲，字元章，號楊溪，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浚從子。與兄端臣同學於浚。官太學正。有文集數卷，久佚，惟明人輯得其詩文數篇附於《香溪集》後。見《范楊溪先生遺文序》（四部叢刊續編本

《范香溪先生文集》附録），《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四。

明復軒箴

予姪友龍讀書尚志，以「明復」命其軒，予聞而喜，畀之以箴曰：

於皇上帝，降衷于民。民具受之，其本也真。彼昏罔覺，如荒斯屯。本真一落，日奔以淪。惟古聖哲，道修於身。爰立爾極，後學持循。（《范楊溪先生遺文》，四部叢刊續編本《范香溪先生文集》附。（劉琳校點）

許克昌

許克昌，字紹祖，一字上達，開封府襄邑（今河南睢縣）人，僑居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二名，除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乾道六年權通判建康府，除秘書郎。七年除右正言。見《南宋館閣録》卷七，《宋史全文》卷二五上，《萬姓統譜》卷七六。

劾胡銓等奏　乾道七年六月

日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爲京局，以侵盜官錢擒付棘寺，盡償所盜，鐫官放罷。李發頃爲靖州，迫於七十，輒自申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冒關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耻，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人皆胡銓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爲從官，奉詔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之罪。《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〇。又見《宋史全文》卷二五下。

華亭縣修學記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華亭負海通江，有魚鹽稻蟹之饒，多富商大賈，俗以浮侈相高，不能力本業。然衣冠之盛亦爲江浙諸縣之最，雖細家中人衣食纔足，則喜教子弟以讀書爲士。四方之俊歷聘而來，受業者雲集其中，秀民才士往往起家爲達官，由是競勸於學。居官者不必以擊斷鷙猛爲治，可以禮義馴服也。往時長吏媮爲一切，以軍旅期會爲急，應辦調發，鋭於集事，上下如束濕，馴雅之風少衰。紹興己卯，長興周侯極來宰是邦，下車問風俗，則曰固無所用斤斧也。乃尊儒生，禮賢隽，一以文治之，先教後罰，故習盡革，邑以無事。顧瞻學宮，垣墻圮漏，弗穢不除，經師倚席不講，弟子散在黨巷，則喟然曰：

「吾邑多君子，而學弊若此，顧何以稱父兄之樂育，陸南者，俾長諸生而會計焉。籍贍學之田，獲隱没之租，度廩給之餘，悉取充費。市材具，募傭工，正欹傾，補罅漏，築夷圮，易朽蠹，耡荒類，達堙塞。墁堊丹臒，廊廡修潔，庭户明煥。邑人鄭君濬復捐私帑設門戟，翼以欄楯。而夫子之宫儀制始備，廟貌尊嚴，過者肅容。克昌惟老佛之教以崇飾塔廟爲植福之本，而富家巨室傾貲以助其靡。今吾儒不然，其宫室有數，其械器有等，不傷民財，有補於世；而爲吾徒者反不能尊其書，衛其道。視庠序荒涼，學徒解散，爲吏者則以力不暇給爲託，而不知崇儒尚賢爲從政之良策也。今周侯尊吾道，不鄙夷其民，而鄭君欣然附從，真可使異端退聽，儒術增氣。然則周侯之于民，鄭君之於子弟，可謂得爲宰爲父兄之道矣。庚辰季冬朔，左承事郎、新差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許克昌譔。康熙《松江府志》卷一九，康熙二年刻本。

華亭縣浚河治閘記

乾道二年十二月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於治道。日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乃震乃肅，丕應傒志，奔走率職，智不敢閟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罔不從欲。以能大宅天命，照彰光堯之盛烈，羣生雍雍焉。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畝澮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閼，雨少過涯則泛濫瀰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

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饑者。迺博謀於庭曰：「惟雨暘之不時，予敢不懋於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寧無人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攘水所居以爲田，則雖以鄰爲壑而不恤。既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盍盡覈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固有之，然不可悉鑿也，寧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湖，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今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强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順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適能挽潮爲害；閘湖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旁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閒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集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梪姦，說以使人，不可廋匿，檢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浚河自斡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墅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

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助運致之工，總其數概七倍於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之。今四州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扑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爲我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之，班固志焉，於今盪耳。且也今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一椽之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災而懼，食不甘味，寢不奠枕，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迄此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管絃，垂汗青。倘太史氏又以爲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細，故恪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於關中之二渠，垂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爲歌五章以遺斯民，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歡愉之情，用發揚聖德，亦使知自今農爲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圖功之孔艱，嗣美績於無窮，修治於未壞，時浚而勿壅，尚屬諸來者。其詞曰：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寨茭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恭，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曷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施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許克昌記。《至元嘉禾志》卷二〇。又見《紹熙云間志》卷下，《南宋文録録》卷一一，《吴中水利全書》卷二四，《水利通志》卷一六。（以上黄錦君校點）

鄭汝諧

鄭汝諧，字舜舉，號東谷居士，處州青田（今浙江青田）人。紹興時中教官科，淳熙中歷知盱眙軍、信州，召爲考工員外郎。十四年，除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光宗朝歷大理少卿、宗正少卿，除右文殿修撰、知池州。官終徽猷閣待制、吏部侍郎。著有《易翼傳》二卷（存）、《論語意源》四卷（存）、《東谷集》。見樓鑰《攻媿集》卷三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宋史》卷四一〇《沈煥傳》、卷四三六《陳亮傳》，《宋詩紀事》卷四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八。

措置諸縣民户税錢奏

淳熙十二年三月

前知袁州宜春縣許及之陳述户長之弊，今逐路州軍條陳經久利便、鄉俗所宜申尚書省。臣今措置，將諸縣民户税錢仍舊分作三等：上等專差保正副，中等充夏税户長，下等充秋苗户長。如及之所謂六不可催者，寄産詭名者，産去税存者，遞年拒頑者，遠鄉武斷者，病無次丁者，逃移而户□存者。皆已革

去，逃絶户税，並行倚閣。本州自與承認上三等并官户之税，官中自催，不許入户長甲帳，創立詭名，並令鄉司并户長歸併。拒頑不納税者，許令户長申舉，别行追納。户長所催者，止是下二等户之税，必無代輸之患。貧狹鄉分税錢不多，止差保正、都副，並不差夏秋户長，只從本縣出給由子，開具人户，合納税物，令鄉司分俵，許人户自作三限送納。敢違省限者，却行追治。《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四（第七册第六四〇七頁）。

乞結絶官員公案奏　淳熙十四年三月

吏部注擬、磨勘、陞改等事，並須截會刑寺有無過犯。緣大理寺人吏前後沿襲批報，至有將二十年前罪犯作未結絶見作公案在寺者，亦許將公罪笞作不見得該與不該取旨者。甚至於一州有失出入之罪不問，官員已滿罷、已未到任，並作有一犯者，遂致吏部不敢放行，間有官員留滯數年，無所控告。照得淳熙九年大理卿潘景珪申請，乞將日前未結絶公案照明堂赦恩並行結絶，已奉旨依奏。今來本寺更不用此一項指揮，仍舊將經歷年深罪犯批報，乞下大理寺照潘景珪元請，將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以前官員所犯，量其公私輕重，日下並行結絶，批報吏部施行，庶免留滯官員注擬、磨勘、陞改。《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九（第三册第二六一九頁）。

洪适覆謚議

故忠宣洪公某，以不辱命，羈留虜庭，一旦握節來歸，忠義之聲暴白於天下。卒爲時相所忌，擯棄嶺外，識者冤之。是生三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蓋天以是豐其報也。丞相大觀文某，生而俊邁，未弱冠，已爲名公之所稱賞。兄弟相踵，俱中宏博之選，洪氏家學，遂名一世，接武華貫，亦相先後。公獨蚤結主知，致位宰輔，惜其用不甚久，其所抱負不能見之大施設、大勳業，然平日所居之官，其略可睹。外而佐州典藩、持節總餉，無非裕國便民之事；內而論思獻納、建議揆策，亦皆關國家之大體。其詳載於行實，而太常亦舉其凡申言之。茲不復云云。以「文惠」易名，蓋摭其實也，于義爲稱。（《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一三（第二册第一六六八頁）。

易翼傳序

古今傳《易》者多矣，至河南程氏，始屏諸家艱深之說，而析之以明白簡易之理。一時學者知所師承，如瞽者之明，如聵者之聰，如倀倀於冥塗者識其所趨。猗與盛哉！汝諧伏讀其書，而遡其所得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學者不得此理，而謂得三聖之心，皆妄也。何者？《易》精微之書

也，然聖人所以仁天下來世者，欲其皆可知，皆可從，至其精微者，則存乎人之自得爾，非以其艱深者而眩其入也。世之傳《易》者，實不得乎精微之旨，慮其凡近之易忽也，乃委之於象數儻恍之中，而立於不可詰知之地。援怪以爲艱，指迂以爲深，幸其一説之合，則其所不合者挽而傅致之。學者駭其然而求其入也，疲心刓精，以志於得；既得之，於道無補也，於聖人仁天下之心無與也。蓋舉體而遺用則非體，徇微而廢顯則非微。汝諧每念聖人之經，得程氏而始昭昭於天下，不敢以他説亂之，慮其雜也；不敢以己見先之，慮其偏也。信之篤，故其思深；思之深，故或因程氏而有得者。夫信之足矣，因之而有得，何也？誠然之理，取則於吾心，心之所安者信之，其所未安者疑之；疑斯辯，辯斯明矣。謂其爲程氏而亦信其所未安者，命之曰欺，非心學也。乃以程氏之説疏於經之左。程氏有所未及，與及之而未明，凡可傅以己意者，則題以爲「翼傳」。私竊識之，非敢並駕其説也。其在《睽》曰：「君子以同而異。」同異之相形也，猶水火之相滅而相成也；同而不異，則喪其所以爲同矣。此書非立異於程氏也，祇以爲同也。古括鄭汝諧序。《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二。

易翼傳又序

余始作翼傳，以程氏之説繫於經之下，而以翼傳繫於程氏之下，部帙太繁。今於諸卦盡用程氏傳

者，題曰「從程氏」；其附以翼傳者，曰「餘從程氏」，所以尊河南之學，而示無去取之義也。《易翼傳》卷首。又見《經義考》卷三四，光緒《青田縣志》卷一二。

論語意原序

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爲之説，不亦贅乎？」余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横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我心以求其得，是謂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余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既繼以己説，復附以諸公之説。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當而已。雖然，余豈敢自以爲當哉，尚賴同志者有以教告之。東谷鄭汝諧序。《論語意原》卷首，武英殿聚珍版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六。

建常平倉記

淳熙八年四月

國朝熙寧中，整齊百度，諸道始建使者董常平事。金穀之凡最，悉于使者而聽焉。擅出入者，論之如律。守臣以無能專輒，故眡常平之儲幾若外廩，有弗給，則私識諸籍，冒禁貤用。否則一切置諸意慮之外，米腐弗易，室傾弗支，諉曰：「憲文具在，是有所失費，使者不吾理也，何所取償焉？」苟幸歲月無他譴苛，以引去則已。汝諧假守都梁，甫眡事，則訪常平倉所在，吏以圮告，其儲蓋附于省倉云。閱其數，虧于籍者餘二千斛，詰之，則曰：「耗於姦蠹，非一日之積。前使者行部，嘗督過，三移鞫於旁郡。有司務爲謾，獄成，迫以虛數聞。」即日露其狀于使者，悉寘於罪。乃即倉之故基而經營之。夷高增庳，陶瓦伐木，爲屋十有二楹，峙于東西。下版以却濕，旁垣以防穿，中爲公廨，以棲官吏。役始於庚子之八月，訖於十有一月，費弗亟集以病役夫也。楚俗無良材，工習簡陋，雖今程督稍異舊制，不能保其久而不圮也，姑紀其略，以詔來者嗣葺其廢云。淳熙八年四月，括蒼鄭汝諧記。《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七。

永濟橋記

慶元二年十一月

青田爲邑，介於川谷之間，西北隅有橋，曰濟寧，未數歲即圮。令尹黃君由己蒞官之始，一日過余，曰：「橋據往來之衝，壞久勿葺，民病於涉，利無急於是。縣窘於用，不敢取諸民，姑即舊，以木扶持之，可乎？」予曰：「不爲則已，爲則必以石。雖艱於始，能永其利。鄉人素嗇於施，試爲出數語，且捐金以爲率。」黃君即集士夫而觴之，合席無難色，有捐錢五萬者，其次或三萬，或二萬；轉率士夫之鄉居者，數亦如之。合所得，幾百萬。鄉官趙希愷、劉陟首任其事，於是諏日度地，補空增卑。始於慶元二年之七月，閱四朔而告成。邑士請予識其顛末，遂記其略。黃君易其名曰「永濟」，其意又可嘉也。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八。

易瓦記

慶元三年

由栝蒼而東，翼以兩山，貫以一水。陸行則嶔崎巉絶，綿亘不斷，穿崖爲徑，僅可投足；舟行則巨石峭立，驚湍奔放，折旋之頃，稍失顧視，則有破碎覆溺之患。如是一百五十里，始得稍稍平曠之地，是爲青田縣。縣之四環亦山也，民多濱溪結屋，覆以茅茨。溪之下流，委注江海，江風飄發無

時，火災間作，居民病之。歲在戊子，范公成大守是邦，余移書道其事，請出郡帑之餘，造瓦易茅，以蘇民禍。范諾之，俄以召去。樓公璩繼其後，欲以四千緡成范之約。適國子監檄余赴官，他無肯任責者，其議遂格。自是三十年，余宦游不暇里居，每念此事，未嘗不盡於懷也。三十年間，無一歲不火，或一歲而再火，民力日瘁，民俗日陋，茅茨之居，至是十幾七八。火之始熾，未盡一室，而茅燼飛颺，搏空而下，四面之火環合而起，操器提水欲事沃滅者，眙愕無所措。漏下數刻，燎餘之室無幾矣。居者懍懍，苟幸朝夕之安，殆不知有生之樂也。今太守趙公善堅才全而賢，始至，訪民之疾苦，皆罷行之。摩撫羸瘵，政化日洽，補漏葺罅，財用日裕。余亦得請居閑，因自喜曰：「三十年落落之志，其登濟於斯乎？」爰露前懇，公無靳色。縣有征木之入，歲率歸郡，郡給以資其用，令尹黃由己總其施行之略。余命鄉官毛當時、邑士潘碩司其出納，董凡役事。二子於義甚勇，徧走里巷，携尋度以計民居之廣狹，而籍其用瓦之數，且號之曰：「貧者給之，富者而自易之。」榱桷楹栿之朽腐撓弱者，次第新之。民悦以聽，罔敢違拒。乃於溪之南北擇便地而陶焉。藉鄉縣之匠，以次就役，日給傭金。買薪於販鬻之家，傚工於游閑之夫，無一毫擾吾民也。以慶元二年六月始事，至次年九月訖工。蕞爾井邑，斬然一新。甍宇相屬，櫛比鱗合，沿流下上，明潔可觀，東西行者，歎昔未有。是役也，郡用錢百萬有奇，縣佐以十之一，費不甚夥，而利則甚溥。以邑令措畫究心，與士夫相其成者衆也。而捐地以爲埴；趙希愷、毛竑又相先後，隨事以宣其勞。於是相率有請曰：「事之肇始爲難，繼之而不壞者爲尤難，公之成此事亦勤矣。繼自今以往，有

所改創者，以瓦不以茅，違者禁之。嚴保伍，具器用，謹修火政，以備叵測。是二者，皆宰邑之責，可無語以詔之乎？」余曰：「此宜書也。」遂書之。（以上王曉波校點）光緒《青田縣志》卷一四，光緒二年刻本。

蘇　諤

蘇諤，字伯昌，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蘇轍曾孫。家於婺州。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辦主管文字，歷知柳州、邵州、韶州。除寧國司馬。淳熙元年改明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以直顯謨閣爲湖南運副。淳熙七年由明州長史除大理少卿，太府卿。又任江東運副、江西提刑。後奉祠，卒。有《拙齋集》。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二二、四八之三，《敬鄉録》卷七。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六年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淨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偉岸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殊勝事，獨未曾有。贊歎既已，有問於衆：「是諸尊者或在中土，或在異域，山椒水巖窮絶之境，辛苦學道，成此果位。天人恭敬，龍鬼贊慕，鳥獸降伏，奉寶布金，摘花獻果，皆得

證發無上善心。今我所睹諸相，特以人力斲木爲體，水土成塗，體具膚全，加被五采。或現禪定，偏袒趺坐；或現炷香，支頤默然；或擎盂水，與大龍王同清凉趣；或伏猛虎，使自消滅，狼戾怖畏。工以巧心，幻出諸相，而我何爲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況復瓣香能爲感通數千萬里，於刹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顛倒，無有是處。」有答於衆：「是善男子，心目内外，妄作分別。今我與汝心從何來？姓字甲乙，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今世，不知幾身復幾姓字。建立宫宇，撞鐘布座，妓樂歌舞，作大快樂。如彼昆蟲螻蟻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謂大奇異，謂大神怪。今汝所説，亦復如是。耳目可接，汝信不疑；所不可接，便謂顛倒。瀕海有山，其名天台，石橋梯空，方丈在焉，下臨無地。仰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奇特，不可名狀。於信向人不作斯事，於闡提惑偏示顯海。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如鍾谷，法身圓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汝心燈；彼甌中花，是汝心花。心無有二，法亦如是，以心感心，本來一故，云何區別肉身、土偶！惟心惟法，偏滿虚空，墻壁瓦礫，皆具佛道。」聞者再拜，慚愧失辭，答者一笑，退入於衆。長老真惠大師請記歲月，眉山蘇諤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諤午日書。《敬鄉録》卷七。又見《金華文徵》卷五。（尹波校點）

蕭鷓巴

蕭鷓巴，契丹招討。紹興三十二年十月降宋，十一月，封忠州團練使。乾道元年起復，爲拱衛大夫、

邕州觀察使、御前馬軍統制。五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紹熙二年任郊祀大禮行宮使。官至岳陽軍節度使，檢校少傅。卒，贈太尉，謚榮順。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二六、禮五八之九一、儀制一〇之三七、儀制一〇之三八，《宋史》卷三三《孝宗紀》一。

乞撥賜秀州崇德縣官田奏

乾道二年二月十五日

先蒙聖恩，於揚州管界摽撥到田二十頃，緣爲路程遥遠，今踏逐到秀州崇德縣官田二十頃，乞行撥賜。《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五二（第六册第五八九九頁）。（尹波校點）

葉之望

葉之望，字子周，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鹽官令。見萬曆《黄巖縣志》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賀韓守啓

黼座疏恩，朱幡出鎮。輟元侯之千乘，布温詔之十行。人望翕歸，王靈甚渥。竊以閩邦勝壤，建水上游，自昔揚州之故區，上直星紀之分野。江山如畫，列武夷之洞天；地望最雄，控東甌之襟帶。密邇九重之行殿，宛同三輔之陪京。自非五百年名世之流，曷稱二千石惟良之選！恭惟判府左司直閣智周物表，道覺民先。吏部文章，擅二百年之聲價；荆州風采，過一萬户之侯封。傳家獨擅于典刑，入仕早符于際遇。險夷歷試，中外踐更。旋躋宰屬之榮，繼寓秘圖之直。持札簪筆，盍處禁嚴？擁纛建牙，暫司屏翰。蓋聖朝之重外，本守臣之得人。先聲初下于斗南，和氣頓回于閩嶠。京師蒙福，已觀郭伋之行；朝廷深知，即慶弱翁之召。某劍津賤士，錦里負丞。慕義何啻于十年，庇身幸佐于百里。槐松對植，敢驚除水之鳴；荆棘雖微，亦冀慶雲之覆。恢台應候，景物漸舒。仰旌旆之載途，擁休祥而來舍。胸懷所蘊，筆舌難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楊世文校點）

韓　玉

韓玉，本北人，隆興初挈家自金投宋。乾道二年添差通判隆興府。勒停，送柳州羈管。五年添差袁州

通判。六年爲右承務郎、軍器少監，兼權兵部郎官。七年兼提點御前軍器所。淳熙初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工詞，嘗與康與之、辛棄疾相唱和，今存《東浦詞》一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一六、七一之八，《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五、卷三八七《汪應辰傳》，《全宋詞》第三册第二〇五五頁。

乞添置軍器所監造官員數奏

乾道六年八月二十日

軍器所舊來監造官六員，受給監門官各二員，節次省罷，今止有監造、受給監官各一員。緣本所兵匠僅四千人，見造軍器數多，乞添置監造官二員，提轄、受給監門官各一員，文武通差。《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二〇（第三册第二七三一頁）。

乞淮南置場或差官收買黃牛角等物料奏

乾道六年九月六日

今來見行打造三色鐵甲，數目浩瀚，又製造一石力手射弓，合用黃牛角并黃牛皮等物料。竊見淮南路一帶州軍正係出産去處，乞自行置場，或差官收買。仍乞支降會子，每一十萬貫爲一料。《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二〇（第三册第二七三一頁）。

乞軍器所更添置官二員奏　乾道六年九月十一日

契勘軍器所除監造官已蒙朝廷添置二員外，乞更添置提轄、受給監門官各一員。《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二〇（第三册第二七三一頁）。

上郊祀得雨止之瑞乞付史館奏　乾道六年十月

奉差點檢巡視郊祀大禮一行儀仗。於今月四日自酉點已來巡仗，天忽作雨。比及禁門，皇帝於太廟行事之時，雨歇雲霽，星辰滿空。至五日皇帝宿壇，是夜於嘉會門西通衢中巡仗，初鼓後嘉會門裏外注雨大作；回至郊壇，左右百步內無雨；及回嘉會門外本直，其雨五鼓方止。此可見皇帝聖聽昭格，上帝垂享。玉幸忝朝路，親睹其事，不敢不言。謹直書其略，欲望敷奏，頒付史館，紀此一時之盛，以傳無窮。《中興禮書》卷四三。

湯尹才傷寒解惑論跋　淳熙九年四月

漢張仲景著治傷寒一書，極爲詳備，議論精審，處方至當，後之醫家據是説以治療，萬不失一。華陀謂此書可以活人，信不謬矣。噫！今之世所庸醫不究古聖賢所論陰陽虛實治狀，不明脉理，不識病證，以意測度，妄投湯劑，殺人者多。余得此論，□一儒者潛心醫術，自仲景以下，集諸家之善，表而出之，名曰《解惑論》，俾醫者不失於謬誤，病者不至於横夭，其傷寒治法之要妙，又盡善矣。余惜是書世所未見，故鋟本用廣其傳。此論豈止解惑，乃治傷寒之指南也。淳熙壬寅孟夏望日，韓玉書。《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首卷，武昌醫學館叢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二，《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六，《宋以前醫籍考》第六六〇頁。（以上楊世文校點）

吕正己

吕正己，乾道五年爲兩浙路轉運判官，除直秘閣。六年爲賀金國正旦使。七年代晁公武知揚州。淳熙二年爲兩浙運副，以與運使吕搢相攻訐，并放罷。四年知鎮江府，以獄囚逃逸，降一官。五年爲浙西提刑，以閨門醜聞放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二四、職官七二之一二、職官七二之一七、職官七二之二

二、選舉三四之二一，《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乞百司占破舟船即關本司修整選換奏　乾道五年五月十六日

行在百司等處，見占本司座船，並不承受差使，往往要鬧處艤泊，私醞沽賣，酒氣薰蒸，日漸損壞。却經由所占官司陳乞，於本司船指名對換，如此則依倚昨過壞官船之人〔一〕，常得遂志，委實非宜。欲自今應百司占破舟船，如實損動，即關本司檢計修整。或不堪乘，則發元船并梢工以憑選換。庶機懲勸小人愛惜舟楫〔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二三（第六册第五六六五頁）。

〔一〕昨：疑當作「作」。

〔二〕愛：原作「受」，據文意改。

乞不許諸處占差騰淺鐵頭船奏　乾道五年八月十五日

應辦人使或遇運河淺澀，從前不曾措置輕快舟船。今打造騰淺、鐵頭等船共一百艘，竊慮諸處官司或妄指占，乞旨不許諸處占差，庶幾不至乏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二三（第六册第五六六五頁）。

（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一一

高文虎 一

高文虎，字炳如，一云字炳儒，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閎從子。紹興三十年進士。累遷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徽宗玉牒》。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除中書舍人兼祭酒，遷兵部侍郎，拜翰林學士兼侍讀，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康府。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宫。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凡言性命道德皆絀之。後以臺臣言奪職，卒。著作今存《蓼花洲閑録》一卷。見《宋史》卷三九四本傳。

禁僞學詔 慶元四年五月己酉

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兹，弗迪厥

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一二大臣與夫侍從言路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無忽！《兩朝綱目備要》卷五。又見《宋史》卷三九四《高文虎傳》，《南宋書》卷四九，《宋元通鑑》卷九三，《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四。

孝宗徽號議　慶元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聞備道全美者，上聖之成能，有德必名者，盛帝之高致。道造乎妙，德臻乎隆，極天地之際蟠，同日月之常久。崇深閎奥，莫探其原；廣大精微，靡殫其蘊。然而史臯皇王之叙，典垂勛華之稱者，詎非美以事昭、名以象示歟？然則奮景炎，摛鴻鑠，振芳烈，彰緝熙，黼藻形容，鋪張揚厲，寫之琬琰而有補，被之金石而無窮。兹揭謚尊名，表功勒號所繇作也。況乎纘堯之緒，廣文之聲，父子一時，基業萬世。思所以宣華闡秘，騰茂揚翹，使光明顯休，沕潏曼羨，彌測而彌遠，益傳而益新，蔑于簡編，炳然潤色。屬我皇上敷賁大猷，苞舉至公，率籲衆志，言颺而天人合，謀飭而上下孚。皇帝欽明而文思，濬哲而温恭，剛健充于日新，智勇

全乎天錫，識照範圍而不以察，行該倫制而不自矜。巍巍乎，蕩蕩乎，固已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粤稽藝祖，肇造皇家，傳位于昆，弗私其子。仁流義衍，慶發祥鍾，啓佑後人，詒孫燕翼。挺生睿質，與祖同符。洪惟高宗，灼見天命，中奮宸斷，丕建帝儲，蚤禮慶基，光系大統。天地社稷，罔不懌寧，華夏山川，罔不依戴。炎圖赫奕，寶系延洪。而歸尊慈闈，業業致孝；厲精治道，兢兢靡遑。功業所就之言軼乎漢祖，付託得人之善邁乎唐宗，鉅宋之休，其盛矣乎！伊昔書契，斷自典謨，德始乎明，孝崇乎大者，特虞舜耳。維祖御極，奉親盡道，繼志而述事，遵制而揚功，視舜益隆焉。畏天有訓，敬天有圖，水旱攸聞，憂懼儆戒，而乾坤清謐，躔象澄輝，陰陽序調，年穀豐美，非察天之寶歟？承顏順志，侍膳問安〔一〕，寶册荐登，慶觴屢舉，而勇於退處，永言孝思，典章禮儀，冠絶隆古，非事親之篤歟？磨厲人才，親加臨遣，歷治中外，蒐舉事庸，而郎陟郡勞，臺登縣蹟，武優轉級，職待有勳，非亮功之命歟？深詔使軺，申飭守令，損租減稅，發廩貸民，而表廉律贓，去苛禁暴，户增地闢，邇悦遠來，非厚生之效歟？遹觀天謀，深念邦本，其明謨遠略，英度忱機，鋭於有爲，勤于自治，皇威之所震叠，聖慮之所圖回，籠絡羣材，鞭策斯世，如恐不及者。悼三川之遐阻，痛中原之羶腥，霧掃飈清，犁庭擣亢，帝意固有在矣。醜虜畏怛，使介順恭，平國書之儀，殺歲幣之目。功烈盛大，祚祐鞏安。於戲偉哉！聖既濟於高明，學既典於終始，而謙虚退託，益廣訪詢，黽勉勤勞，復詳論繹，非訓典不道，惟藝略是親。闢御延和，而日近臣鄰；宿直玉堂，而夜咨儒雅。校文輯史，考傳詁經。每躬斷之至繁，亦研覃而不懈。故述作之制，則製贊以美孝德之盛，

作賦以闡造化之工，歌詩以發恢規之雄，述論以飭用人之道。旨義渾噩，表裏六經。筆法之妙，則明堂以嚴宗祀之恭，經閣以崇奎章之奉，賜書以懋進士之訓，詩篇以侈臣工之榮。鉤珥照回，超冠八法，皇靈恢于漸被，人文著乎化成。至若御館弗親，聲色弗御，聽朝日昃，覽書宵分，其勤至矣。服有澣濯〔一〕，飾無金翠，庭絶横賜，府流羨緡，其儉彰矣。旌別文武，洞料事幾，權輿兵謀，周知險阨，其明遠矣。任用臺諫，奬厲忠規，遏斥僞浮，屏絶私黨，其斷精矣。若乃臨策貢士，命舉賢良，東觀閲書，西雍講禮，足以宣其文；甄拔將校，砥練師屯，細柳按軍，射殿閲士，足以鬯其武；圜丘展禋，合宫配祀，太室獻祼，原廟薦新，足以廣其誠；祗承文母，日事東朝，親奉旨甘，躬致定省，足以殫其愛。至于篤親睦族，尚仁也；念舊重老，尚義也；被禮協樂，尚儀也；蒐文崇藝，尚教也。臨御滋久，聽治益精，人間區分，事皆隨決。精神所運，群臣莫望于清光；念慮所關，至計迫存於恢復。是以任用之際，每期于事功；訓飭之嚴，必經於邊備。政歸綜核，下亡具文，躋世于晏雍，措國於康乂。二十八年之間，規摹之登閎，樞機之周密，紀綱制度肅其叙，聲明文物昭其華，足以增光祖宗，垂業億嗣。及乎治既成矣，效既豐矣，終堅奉親之志，立决與子之圖。頤燕大安，虞侍長樂；親舉神器，授之重明。天錫昌祺，神效康祉，尊榮曼壽，福禄燕寧。方當玩志希夷，游心冲漠，侍瑶池之樂，賦静齋之安，而乘雲莫留，終天罔及。賴威靈之如在，暨仁澤之方深，侈于繼承，自我烈祖。倚歟赫哉！勳德淵茂，不能盡宣，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夫系唐纘堯，本交百世，是紹統也；下武繼文，父作子述，是同道也；以舜禪禹，始終至孝，是冠德也；武宣信威，天聲煇赫，是昭功也。光被

四表，照臨百官，明之謂也；道育萬物，聰冠群倫，聖之謂也。合「哲文神武成孝」之號，蠡洲大美，繪飾景光，參稽輿謀，揆勺憲典，質之天地，薦之廟宮，垂之千萬祀，用章孝廟之休烈洪業，與宋無極。請上徽號曰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八七（第二冊第一五二七頁）。

〔一〕膳：原作「善」，據文意改。

〔二〕澣：原作「瀚」，據文意改。澣，洗濯也。

憲聖慈烈皇后謚議　慶元四年正月三日

臣聞周家肇造，施祉子孫，齊媚嗣徽，貽謀燕翼。于時聿來胥宇，自澨及岐，實惟太姜，艱難經始。然而閟母儀於四世，擁聖禮於三朝，則莫之聞也。漢室重興，系隆基統，性仁躬儉，甄貶振炎，于時征伐將兵，徙涓旋浴，實惟光烈，勤勞叶圖。然而侈尊養於九齡，衍號榮於七册，則莫之見也。維天眷顧宋德，維宋迓續天休。端瑞坤元，於赫景運。立憲垂則，再造有家。秉惠著慈，丕佑累聖。功成德盛，不能盡宣，巍巍乎，煌煌乎，弗可及已！緊欲篤追遠之志，煥賁崇之彝，則謚以彰功，名以賓實，誠邦家之景鑠，古今之豐規，允屬明時，發揚大美，天人協契，咸在茲歟。恭惟大行太皇太

后淑哲而聰文，儉恭而仁聖，德足以配乾之運，明足以儷日之常。言動雍容，肅然法度，威容端穆，鬱有禮儀。昔者神羊告符，絳煇貫室，灼知帝意，垂羨皇圖。蓋自高宗規恢復古，則啓贊謨斷，同義艱難。航海之初，扈兵失軌，后擐戎服，射中數人，悉就梟擒，事克康濟。舛難迄靖，内政畢修，祗奉慈寧，日精寢膳，藥皆親餌，帶鮮釋衣。言婉計周，進賢是勸，誠明慮遠，贊巽惟先。頤懌大庭，全享曼壽。亦粤孝宗，禮膺寶祚，夙勤保養，特著恩仁。助決高皇，親傳神器。天日之表，慈訓所形，黄屋非心，並安至養。甘旨必奉，燕虞必躬，芙蓉幸游，大安侍宴，四歲瑶册，歲介玉巵。退處重華，密拱長樂，事親之篤，邃昔所無。至于上皇，祇承畀付，參定文命，光授神孫，夤事層闈，疊隆顯號，時則有慈福之稱。逮我聖上遹駿巽謨，飭御簾帷，備勤擁立，曾孫有慶，天下以寧，時則有光佑之號。若乃大練澣服，斥翠賤璣，《葛覃》之儉也；選采嬪媛，登御掖闈，《關雎》之風也；開寤淵衷，援據前古，《鷄鳴》之戒也；閔勞臣下，甄別勛勤，《卷耳》之義也。而又研繹詩雅，基化二《南》，璿聞邃深，榜以賢志；誠誦《通鑑》，陳戒后家，耽樂典文，寶畫銀鉤，儷美堯翰；凝神澹薄，咀味道真，鳳篆龍編，日虔僊籍，其志崇矣！故輔治南内凡三十年，婦順宣明，陰教敷邕，承祀宗廟，潔共粢盛。助篤求才，政銷私謁，而内治彰。優游東朝三十有五年，天貺叢臻，人心驩贊，養有聖子，禪有重孫，慶衍祥流，禮明物盛，而全福備。方當綿萬年之歷，來五日之儀，行地無疆，挈宋罔極，遽興厭世，不返乘風。漢殿深沉，迴閟含飴之樂；母池杳渺，空傳飛鶴之迎。然而嗇用廣儲，豫裁陵役，却藥輟進，務全護醫，若德與仁，亦至矣乎！

仰聖上之懷思，期恩慈之報稱，中禁舉爲脊之制，外庭從易月之宜。廼詔司存，飭豐恤典，媲垂簾而質謚，即因山而圖陵，有以見維則之繩、謹終之厚矣。竊觀世有后德，莫如聖朝。若章獻明肅，則擁佑仁皇，同決幾政；若慈聖光獻，則援立英宗，傳序神廟；若宣仁聖烈，則決策泰陵，臨朝九載；若欽聖獻肅，則預立哲后，宅勤帘帷；若昭慈聖獻，則基命中興，載定宗社。至於贊堯禪舜，以武繼文，戮力一心，垂模四世，時維太后，視前增輝。輯懋飭終之經，肇閎易名之義，宜鋪張而揚厲，俾碩大而光明。謹按謚法：聖能法天曰憲，通達先知曰聖，視民如子曰慈，安民有功曰烈。夫叶扶炎正，共致泰平，苞偃干戈，黼黻禮樂，非憲之大歟？蚤贊巽禫，申衍孫謀，允玩冲虛，躬享康祉，非聖之至歟？備嘗艱險，翬成至功，涵澤深長，躋民仁壽，非慈之盛歟？基圖有永，宗廟再安，肅擁重闈，本支百世，非烈之偉歟？嗚呼！道大者莫容管窺，德隆者尤難藻繪。伊欲合典文而齊久，被金石以宣聲，庸建塗山之勳，式昭媧石之造，俯欽明命，恭獻芻辭。闡澤號文，受成廟祏，于以昌億祀之慶，于以婿在天之靈。大行太皇太后請謚曰憲聖慈烈皇后。臣謹議。《宋會要輯稿》禮三四之三一（第二册第一二九六頁）。

蘭亭考序　嘉定元年十二月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修竹閒，訪問王、謝遺躅，但見壑巖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

《修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棋硯閒，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携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爲侍中尚書，不拜，擢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度宇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茲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蘭亭考》卷首。

蘭亭博議叙

開禧元年十二月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修竹閒，訪問王、謝諸人遺躅，但見壑流巖秀、雲物興蔚而已。既而於屋東得鄰士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閒。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携《博議》見過，予驚且歎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其識宇度量，似非江左諸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

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復云。獨愛我澤卿續燈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略，苞舉藝文，編該緗素，殫極丘墳之意。因以此叙《博議》，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蘭亭續考》卷一。

太學登科記

慶元三年二月

高宗皇帝受天葆命，系隆我宋，乾旋雷動，駐蹕東南。維建隆肇基，八聖綿統，凡所以儲大器業，振勵豪英，昌乎登用，盛乎維持者，率根之庠校，精于教育。首詔行在所興太學，選師儒，置弟子員，旋飭鑾輿，謁先聖，幸兩齋，御崇化堂，命學官講《周易·泰》卦，于是天下學者靡然向風。明聖相承，授受一道，關諸訓迪，誠有加焉。昔者建武中，天下人心戴漢，思有以濟大業而系堯緒者，皆以爲投戈講藝，臨雍授經之自。本朝之盛，視漢東都何愧，而東都士多至人三萬，范曄所傳若岑晊、何顒、符融、井丹、服虔、高彪、梁鴻、孔僖以下僅十餘人，記録之闕繫乎體者如此。由紹興以來五六十年，士之入太學以萬計，而擢科第者千有七百八十六人，如雲如川，方興未艾。勿有刊勒，以詔來者，寧止如漢史氏闕然莫訂，抑何以表章列聖廣延衆俊，興建太平之明驗大效？乃倣蜀左右生故事，爲《太學登科記》。此國子録吴君仁傑之志也。文虎以二年元日蒙聖恩拜少司成，越二十五日，詔參詳南宫。時預典貢舉以下奉詔，若曰：「期得器識渾厚、議論正平之士，副異時公卿大夫

選。惟賴協意悉心，精加衡鑑，網羅實才，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文虎竊自思念，學校之養士，科舉之得人，與立國之道表裏經緯，至于刊諸聖謨，形之戒飭，則士亦盍自省矣？蓋國家閒暇，廣於緝熙，時方艱難，勇于經濟，此學之所由興，而士當侈于歸美。故荒嬉精勤之戒，韓愈以誨諸生；以公滅私之言，《周官》以告多士。今位乎監學，隸于齋舍者，相與守此，則題名之作，豈特美人才衆多而已？《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凡我有志，尚其勉之。慶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咸淳臨安志》卷一一，道光刻本。

工部郎官題名記

慶元四年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駐蹕錢塘，百司庶府，咸復承平之舊，廣延材畯，輯圖治功。歷孝廟、上皇至於今上，蓋六七十年矣，維持憑藉，又當傳之無窮。官以人修，績因謀建，化成黼黻，政如玉金，炳炳麟麟，靡不雲舉。中臺六部，統二十四曹，禁橐蟬聯，省闥星煥，盛一時人物之選，書姓氏，志歲月，將以攷聖朝登用之效。獨起部郎壁記迄今闕然。同庚辰進士莫君若晦學行有聲，又以郡治最，擢在茲選，乃集前所居者悉彙次焉。與諸曹並本部尚書錢公象祖、侍郎趙公師巽嘉君之志，而侍郎方兼順天府，又爲植珉撰直以成之。昔黃香熟臺閣之舊，崔琳嫻朝廷之儀，皆足以諏訂闕遺，昭垂憲躅，推而上之，斷國論、謀王體可也。故《周官》之訓以典常而作師，《大雅》之詩幸典刑之尚有。然則

自古建事立業，貽法後世，未有無所稽據而可以率意固陋爲之。輒誦所聞，敢告來者。慶元四年七月十二日。《咸淳臨安志》卷五。

御書紫薇閣記

慶元五年正月

臣恭惟皇帝陛下堯之聰思，舜之濬文，禹之儉勤，湯之齊聖，文王之純亦不已，成王之學有緝熙。祇遹慈謨，紹履否祚，而繩武遵憲，動法祖宗。考圖表經，篤嚮儒學，兢兢業業，汲汲皇皇，用以迪淵謀而新睿德。聖能攸縱，文治並昭，九功所經，萬化所穆，天以澄著，地以謐寧，日月之容，舟車之暨，仁陶義衍，遠服邇安。至于登崇畯良，甄區賢否，以正天下，以清朝廷。而臣奮繇單寒，身際熙盛，擢寘薇掖，晉陪金華，數蒙渥恩，無以稱塞。每惟絲綸之地，綱紀是司，雖曰肅號令、處要密，夙所推榮，迨其辨幾微、詔予奪，關繫亦重。若稽仁祖，顧惠省垣，揭名紫薇，申錫奎篆，所以浹寵靈而播馨烈者，甚盛美也。自炎正再興，聿嚴掌制，然舊觀未復，有當迪聞。乃八月癸巳，詳援典彝，冒陳講殿，祈頒宸畫，增耀前規。天度惟深，臣言是格。越九月甲寅，御書「紫薇閣」三字下賜小臣。臣拜手稽首，對揚王休。鳳翥龍盤，經緯河洛，星鉤日珥，闡握乾坤。六書之工，八法之奧，凡高宗傳之孝廟，孝廟授之慈皇，至是偉健端閎，精微廣大，參備衆體，允集大成。乃以十月戊辰虔奉奎文，妥揭華扁。旋乞明指，俾登汗青，用詔顯榮，光示萬世，制曰可。省户有禁，詞臣迭

居，一旦天光焜耀，慶雲葩郁，如在上帝羣玉之府，如游太微三光之庭。于以振元祐文治之華，于以奮紹興規恢之業，猗歟偉哉！臣竊聞剛健中正，天之德也，自强不息，君之德也，故學聚問辨，義炳乎《乾》。又聞柔來剛上，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之文也，故化成政明，象垂于《賁》。今陛下軌範帝訓，股肱勳賢，日昃不遑，運天之德，而黼黻王猷，金玉王度，勉强行道，闡人之文，下濟而光，彩藻藩飾。維時西掖涵沐洪暉，況于天地山川乎！況于人民萬物乎！由是充之，自力行始。臣恭以藻翰，被之翠珉，故述其愚，附著于下，昭侈上賜，與下缺云。慶元五年正月十四日。《咸淳臨安志》卷四。

放生池德生堂記

慶元五年

皇帝踐阼之五年，乾坤清夷，瀛宇寧謐，施仁霈澤，損賦薄刑，所以養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厲精圖政，綜賢經能，功亮績熙，小大咸舉。乃睠駐蹕，實維錢塘，命尹神皋，聿嚴厥選。權尚書工部侍郎臣師囊以材學猷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董察劭農，振兵束吏，至于簿書期會，金穀鉏箘，以及郊丘之共、宫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目，肅肅具叙。兹表治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囊嘗奏曰：「臣仰稽聖代襲唐舊，因即杭西湖爲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所請也。西湖利害難弛者五，放生之舊蓋居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

士，知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適廣至恩，化育所覃，罟弋有禁。淳熙慶壽，申飭淵謨，蕃殖既昌，福應攸侈。方當奉三宮之康福，綿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益介多祉。顧今穹碑混于草莽，條禁隳于姦豪，甚非奉寬大、勤首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謹隄防，籞囿宮林，禁當並飭，富强挾貴，法所必行。庶迪帝心，用蕃國本。」制曰可。于是相攸度阯，近接城闉，左介石函，右通涵碧，作亭五楹。前有軒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賜，又作亭三楹，俯納湖浸，祝網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内儷山址，舊刻新銘所峙也。植以華表，垂之嘉名。奉詢畫者，錢唐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歡聲，盤薄無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兹始。猗歟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寬仁，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車所至，滲漉亭育，潤澤豐美，况于萬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曆以興；澤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師巽誠能推廣旨意，形于告猷，迄俾恩流，與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繫以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聖神。維天曰生，皇矣旻旻。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明聖，膺圖闡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圖回，是憲是遵。慈薰惠洽，廣莫齋淪。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謂昔有池，西湖之津。羅罳所窺，防禁弗申。廣上之德，封奏諄諄。皇帝曰嘻，汝其作新。用侈福澤，壽予君親。師巽稽首，惟恭惟寅。勒石湖阯，作亭湖濱。露囊金監，率時縉紳。與厥耆老，戾

止轔轔。鳶飛魚躍，整翰膏鱗。天育海涵，贅取蕃蘖。凡百都人，揉姦化醇。欽上之惠，捐罟棄緡。仁民之心，愛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頌皇帝，德冠羣倫。奉承三宮，八千歲椿。子孫繩繩，子孫振振〔一〕。《咸淳臨安志》卷三三。又見《四朝聞見録》卷五，《六藝之一録》卷九四。

〔一〕子孫：《六藝之一録》作「螽斯」。

御書摛文堂記

慶元六年正月

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文英濬，卓冠百王，孝儉恭勤，超越千古。璣玉瑁翠之奉弗玩弗親，聲色燕曼之娛是屏是遠，惟思延尚儒雅，博考藝文，汲汲皇皇，如恐弗及。聽朝日昃，兩臨講帷；宮庭清閒，常御翰墨。是以帝學時敏，造乎高明，聖筆文成，斆乎精妙，誠皇王之極摯，書契之罕聞也。臣猥以謭才，待罪翰苑，略無美報，可稱渥恩。惟是直廬，密接清禁，若初肇祉，爰在中興，歲月寖遷，區宇滋圮，非所以奉宸畫、輯儒紳也。臣進讀邇英，冒塵潤聽，願加新闢，式侈眷私。聖度優容，臣言隨格。於是外而京守，内而典司，祇承詔音，遄力營創，咸繹上意，遹圖厥功。中矗崇基，載登奎榜，旁連翬舍，迭處詞臣。扃廡區分，圖籍彪列，靖深廠奥，眙昔逾閎。悉惟元勳，力贊英斷，肆應隆旨，仍名玉堂，親灑宸毫，增寵禁直。乃十一月，以「摛文堂」三字下賜小臣。昭回之光，照映天

地，婉結之妙，經麗辰星，皇乎韙哉！臣切以列聖繼承，惠遇多士，明謨述作，振迪斯文。粤自太宗，首賜飛白，至於高廟，復被奎鉤，今又天輝下臨，寶翰洊錫。皇文帝藻，叠矩而重規；河圖洛書，交燭而並耀。允謂千載之曠逢，一時之丕鑠矣。初，玉堂爲西漢殿名，與清涼、宣温、金華、麒麟列於未央宫旁，分嚴扃以居待詔，所謂玉堂之直，翼奉嘗歷是選。淳化宸翰，蓋取諸此。紹興初，以避英宗廟諱，只榜以二字，然臣下止息之地，不當以前代殿名，聖朝寶札揭之，周麟之蓋嘗叙此。兹乃濬發睿思，垂灑翰題，上以昭尊祖之休，下以彰待士之寵，其睠無忌師道被鸞蚪之賜，至德處俊蒙棫翼之褒，參諸顯榮，萬萬莫擬。臣嘗聞堯以文思而運帝德，舜以文明而協帝華。夏之歷年，祇于文命；周之過歷，郁乎有文。然則帝王相傳，以文建治也尚矣。皇帝陛下若稽古訓，左右賢規，訂制而辨儀，披圖而諏律，文之經也。黼黻大猷，金玉百度，德修而遠格，仁洽而政醇，文之教也。皇化之盛，炳炳麟麟，增光祖宗，潤色鴻業，貽謀燕翼，其繇是而推焉。臣弗佞，虔奉寶墨，被之翠珉，

《咸淳臨安志》卷二。

重建中津橋記

上即位之明年六月，武夷周君曄自大理正行臨海郡守事，既一年。其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木，江海爲立，輒齧岸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浸淫，害於秋稼。郡之田事既弗登，城東南偏有舟梁以登

濟者，悉與濤浪入於海。時天子抑畏勤卹，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水旱奏者，發粟捐緡錢，委長吏阜安之，而臨海郡其一。君既奉詔議賑貸，而川涂弗續，行者益病。有言天台山谷間木之仆於風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戴若水、户曹趙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鐲金繩筏舟五十，橋爲節二十有五。祠廬徹屋撤其頹者，守僧校兵汰其久施者，皆眙昔有加。易欄爲桓，舟設柁楫，貫木爲筏，維纜以柱，則又創謀制，良可衛悠遠。役興於十月，百三十有五日而梁成。爲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於工者八千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救民者，懼不克支，君當蝕弊之日、艱蹙之餘，公私蓄積可痛，饑甿拱手祈命，羣情瞀瞀，獨能以仁厚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迄和裕，宣著上德，歸報於天子。又能不剥於下，民罔聞知，植大惠利，寓以康卹，用利我台人，厥庸爲尤大。然古者治輿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爲縣五，而天台、僊居限以巖嶺，少漁鹽，舟泝兩谿而下者，率尚貿遷。比歲始謀橋，實規截舟以事征剥，意靡在民，今所謂啓橋錢者是也。夫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後啓，檢匿煽虐，歲月未艾，是豈善政哉！誠能悉捐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損益，而惠無窮已也。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既不能伸其言，後於此乃及述橋之再，猶覬其言之聽也。乃酌民辭而詩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饑，於以對天。凡百郡縣，孰保畜之。顧彼海邦，繄君來儀之。適是濤颶，君不遑處，圖厥奠濟。孰穡靡實，孰艱難蹙，孰甿靡食，未知旨蓄。孰以川梗，梁仆於潮，舟流水礙，委命寸篙。廩之阜之，戮力富之；楫之翼之，輿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父母於君，怙恃君惠，余亦順理，毋事令刑。君飭津橋，湜湜流水，後有闔郭，前有山趾。君與民

遊，其旂韡韡。君戾津橋，賓掾靜樂。陸有擔屩，川有檣櫂。好歌以誦，其旂翿翿。君在津梁，君諏民害。君暨掾賓，敷利與愛。僝功不揚，民用詠載。而邦人，歸美帝家。《赤城集》卷一三。（以上黄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一二

高文虎二

世功保蜀忠德碑

慶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殿前副都指揮使臣曦奏事殿中，泣而言曰：「臣祖父璘際遇高宗皇帝中興，陳力西陲，賴國威靈，克保全蜀。孝宗皇帝親灑奎翰賜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先臣挺獲事三朝，備宣忠力。歲在辛巳，逆虜渝盟，瓦亭、德順至於治平、東山、鞏城之勳，頻有戰捷，虜卒畏遁，蜀賴以安。而提兵中外，世守西邊者三十餘載，不幸奄棄明世，五年於茲。今隧碑未立，懼無以宣焯前美，敢百拜昧死請。」上感懷祖烈，□□□慈訓，維時際會之臣，思極褒表。迺顧謂曦曰：「惟汝父爲國勳臣，固當有以旌寵之。」既取禁暴定衆、布德執義之謚旨曰「武穆」，又親御翰墨，以「世功保蜀忠德」名其碑，而詔臣文虎曰：「汝以西掖直北門，其爲之銘。」臣拜手奉詔。仰維高宗皇帝以明謨赳斷、大略雄材，受命於天，中興復古，總攬文武，信威百夷。四方英豪以忠義奮，酬功申

誓，帶礪山河，如高祖白馬之盟。孝宗皇帝以聖武聰文、神謀勇智，膺堯之禪，付託得人，内修外攘，志在殄虜，元勳宿將，駕馭有經，激節厲忠，天下風動，如孝宣麒閣之象。太上皇帝以廣淵濬哲、睿德英圖嗣纘慶基，增光燕冀，上策至治，居安思危，選將訓兵，以飭遠備，植模垂範，砥礪方來，如明帝雲臺之登。公時於是或以忠勇而建勳，或以智謀而廣略，或以精慮而植墓，凡所著宣，可傳攸久。故其克敵騁謀，用繼迺父，勳勞事業，並耀一時，非世功之大歟！保境籌邊，兵弭民靖，惠愛仁和，洽於坤維，非保蜀之至歟！抗誠厲衷，報國衛上，篤有大節，侈於君親，非忠德之全歟！皇帝當饋以思，拊髀以歎，光灑奎畫，揭之豐碑，以一門父子之功，被兩朝褒表之異，眙諸勳門特盛矣。臣按太尉、定江軍節度使、累贈太師、衛國公、謚武穆吴公挺，字仲烈，德順隴干人也。曾大父遂追封楚國公，累贈太師；大父宸追封魯國公，累贈太師。父璘，太傅、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贈太師，謚武順；妣王氏，吴國夫人；劉氏，慶國夫人。慶國夫人所生也。王守武階日，生於守舍。始生日，目光炯然，顧瞻如成人。長不好嬉弄，舉止凝重，王奇之，曰：「是兒必能紹吾家勳業者。」就學，通《左氏春秋》，至征伐會盟，究極其旨。倜儻尚氣節，有大志。以蔭補忠訓郎。年十七，慨然以功名奮，迺從軍，爲後部準備將。稍遷中部第一將，提振軍馬。會有詔選發西兵，公奉檄部送闕下，高宗召對便殿，問西邊形勢、兵力與夫戰守之宜，且及二父勳業。公儀度整華，言論激烈，占對如響。高宗驚喜，顧左右曰：「真名將家兒！」即日超授右武郎，改差浙西路兵馬都監，賜金帶。明年，扈帶禁庭，復以金束帶賜之。公妙年以材略辯智，克世其家，

起至遠方，一見寤合，驟膺顯拔，由是名聲益彰，無不羨吳氏人門之盛者。旋以解帶恩轉右武大夫，特差利州路兵馬鈐轄，以便定省。未幾，易利州東路御前前軍同統制，繼移西路前軍。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盛兵渭上，信武順王以四川宣撫使總三路兵討之，將以公攝興州。公固請曰：「所願自試軍前，乘時以建功業。」王壯之，即以爲中軍統制，俾出師經略秦中。初，王師克復秦州，虜大酋合喜孛堇與戰，我叛將張中彥引兵欲爭據之。宣撫司檄公偕知文州向起深入探賊，至治平寨遇虜，與戰破之。已而南市城賊來援，戰至暮未決。公眙虜氣惰，語向曰：「是可以奇取也。」迺以裨校領所部牙兵直據城門，衆皆莫喻，且懼力不敵。公曰：「汝第往，無慮，事或不捷，吾與若俱死。」衆感泣，皆殊死戰。公率背嵬騎盡易黃幟，繞出賊後，乘高衝之。虜譁曰：「黃旗軍至矣！」皆錯迕驚亂。進兵襲之，遂大敗，橫屍蔽野，俘馘甚衆，獲僞宣武將軍安寧，斬阿烏孛堇、蕭千户二級。上功幕府，公推功其下，士益以此多公。宣撫司引嫌，亦乞不第賞。朝廷知公異勳，擢榮州刺史，旋拜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三十二年，公被檄同都統制姚仲率東西兩路兵攻德順城，金人左都監擁師由張義堡駐摧沙，會平涼援兵亦至，大酋合喜繼遣萬户背奴孛堇等益精甲來，至鳳翔與之合。賊怙衆自驕，仲營六盤，公獨率兵趨瓦亭，虜望公陳軍肅整，鎧甲戈鋌耀日，氣已奪，號我軍曰天兵。公冒矢石，摧鋒陷堅，士皆奮死力。虜窘不支，盡捨騎，操短兵鬬。公麾別將旁出，悉奪其馬，虜大奔潰。我師追北，蹀血三十餘里，斬馘萬計，軍裝器仗，委棄山積，及生縛千户耶律九斤孛堇，他戎酋二百三十七人。當是時，虜幾隻輪不返，公威名大震。秦隴捷書聞，上嘉歎再三。虜懲前衂，將益兵求勝，悉趨

德順，會信武順王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來視師，預據要爲壁，力治夾河戰地，處我師於利，而致敵於不利也。遲一日，虜援兵果大至，合城中兵皆集，未明，布滿山谷，彌望不絶。公先以數百騎嘗虜，虜馳之不爲動，徐餒虜致所治戰地。賊鼓震天，公率騎士乘利摧堅，莫不一當十，虜折北窮蹙，遠走壁。翌日，將出師，而虜不敢動。是時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已窮矣，一夕遁去。時降帥有覘者曰：「吾自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吴公可爲神矣。」德順既復，市不易肆，公功尤多。鞏州圍久不下，公以選行諸將，或曰鞏城小而堅，恐有備難下，盍先其易者？公曰：「人臣趨事赴功，寧擇難易？況去國遠鬬，豈問城之堅脆耶！今日之事，視吾旗所向。」即日引兵至城下，按視所攻，皆以西北隅陂陀可攻。公曰：「西北雖低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況以少衆分攻堅城，城可得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盡徙攻具，齊集東南隅。公談笑應變，創爲攻具，發奇中巧，自出新意。不二日，樓櫓俱盡，且遣問其酋，酋皆懷猜，無固志。有雷千户者，飛苛祈降，夜半率其徒數十人，見公羅拜。公與語，明示大信，示以不疑。黎明城破，公入城撫定，人安堵如故，全活不可勝計。虜酋王千户雅不與雷協，以女真千人劫萬户，斬西門而遁。公諜知之，先期設伏，盡殲之城下。以功特除正任團練使，制有曰：「陷陣攻城，何止一月而三捷；酬庸錫爵，殆將終歲而九遷。」皆書實也。録瓦亭功，爲鄜州防禦使。六月，孝宗皇帝受内禪，信武順王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王度虜志在德順，至自河池。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顔悉烈等兵十餘萬，列陣拒我三日。有酋先引數十騎睥睨東山，王遣公領精騎邀擊之。虜棄曳走壁下，恥不勝，復盡鋭索戰。公麾擊，自旦至

晡，虜大敗退，入壁自守，不敢輕動。悍酋豁豁萬户領兵自鳳翔來援，既旦，率萬騎猖獗城下，意自持其氣，而用之無餘，彼竭我盈，破之必矣。」乃溢。公語諸將曰：「戰以氣爲主，虜遠來銳甚，不偃旗卧鼓，士皆休息，諸將請戰，不答。日既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若將率兵趨其營者。虜大駭，亟走壁，襲擊之，虜又敗。公將以輕兵挑虜戰，以奇兵擣其虚，令列陣城下調虜，虜益閉守。王遣公移軍築堡東山。時雨雪大寒，烈膚地凍，不可施畚臿，則燒土而攻之。公躬役先士卒，連夜堡成，而虜兵大合，極力争之，殺傷虜兵幾半，卒不可得，乃遁去。王還秦州，留公與諸將守。虜自失三路形勝，糧道梗難，雖合喜親提河南、陝西兵，而屢敗屢北，未嘗少得志。又東山據其衝，北嶺實其背，三路糗峙士馬皆我有。虜日憤恨，盛修攻具，規古轀輼車之制，作大車，下虚上覆，載以四卑輪，内蔽卒五十人。横錯大木，蒙以革，中穴天井，四維植竿，施巨綆爲網禦矢石，號憨皮袋，填隍而進，自謂無以破之。諸將失色，公曰：「是特易與耳。」掄三大木，蒙以銅鐵，名曰將軍柱，中道而植之。車至，礙不得前，亟發機石磔之，車中虜皆斃。虜憤甚力，欲害柱摧毁，百計不能壞，人皆服公智巧。公暴露久，一日疾頗劇，咸謀以公歸。公聞矍然起，曰：「吾父子受國重恩，日夜思所報；况堅敵在前，死吾分耳，敢爲身謀乎？復有言者斬。」翌日，病良愈，公振軍深入，介西北二虜間。惟與士卒同甘苦，凡故壤藩民以牛酒饋饟者，悉以食下，而又勞存之不輟，士略無惰志。上以公功績顯異，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依前中軍統制。公春秋二十五歲，戰多累勳，自致高華，人不以爲幸。朝廷用和議，西師解嚴。乾道元年，信武順王入覲行

在所，安撫司乞以公權知興州，又自奏免熙河路安撫使，詔特陞本軍都統制。三年，王西還，以太傅宣威四川，遣公奏事闕廷。孝宗以公久事兵間，多勳勞，撫勞特寵，又問今日所以待虜之策。公敷奏詳悉，志概激切，至漏下十餘刻。大略以爲寓戰於和，益修武備，無忘滅虜。上深然之。即日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中道聞信武順王薨，銜哀星奔，毁頓骨立，詔起復充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知金州、兼均房開達州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抗章力辭，優詔不允。時方防秋，公不敢重上憂顧，單騎引道，即之官次，且上章乞終制。未幾，易利州東路總管，興元府駐劄，復力伸前請。上從之。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依前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昌軍承宣使。初，時相建議置神武中軍一軍，以五千人爲籍，選江上諸軍子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不黥涅，不隸三衙，壹以屬御前，上以公爲都統制統之。公力陳其不可，且謂不當輕變祖宗軍制。上不樂，公曰：「臣不敢愛死，與其它日誤國事，伏鈇鉞，與今日拂聖意，死均也。」上徐曰：「卿試思之，爲朕條奏。」翌日入對選德殿，公條其如前，詔寢其事。旋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公既深達戎政，迺大剗宿弊，□將分以刊冗蠹，程伎能以區惰勤，嚴檢汰之條，申私占之令，紀明律修，軍中悦服。公燕見從容，嘗力言兩淮地勢綿袤，爲備固不一，然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勢弱，此言兵者流所深講也。宜擇形勢，修城池，儲糗糧，如諸葛亮所立圍守者，不過數處，皆以重兵據之，憑藉險阻，撫背扼吭，我固有以制敵。虜萬一送死，攻則不克，越我而南又不敢，我乘其弊，以全力破之，鮮不濟矣。又密奏軍中事宜不一，上皆嘉納。八年，武昌謀帥，上以其地爲今重鎮，問公：「欲輟卿一行，可乎？」公即日奉

命。缺十九字蠹弊百出，剔垢鋤荒，如治步軍司時。凡冒請芻秣，貿易取贏，私置榷酤，一切□□，發奸摘伏，略無容貸，悉以聞於上。降詔奬諭，有曰：「卿自膺重任，更革宿弊，杜絶私託，竭忠盡誠。」又曰：「其益懋勉，毋恤浮言。」上又軫念西陲，謂非公莫可付者，一日詔曰：「卿在荆鄂，軍□□□，廉潔自持，朕甚嘉之，今除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依前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其分朕西顧之憂。」又賜公宸翰曰：「卿廉潔自持，臨事不苟，屢爲軍帥，蒞政嚴明。已降麻制，除卿定江軍節度使，所以表著公正，率勵四方。」是歲淳熙改元也。公奉詔感涕，以爲天子知之，可謂明見萬里矣。至武興，□□隳弊，十倍武昌，窮日之力，一一釐治之。族屬在籍者，奏徙別路，避親嫌；部曲嘗薄禮於公者，置不復問。人服其公而安之。西邊地控全秦，平原淺卑，風埃千里，實騎兵用長之利。信武順王時以金繒誘致疊宕諸羌，使之耕牧並塞之田，自是益置互市於宕昌，故多得奇駿，辛巳之戰，西路騎兵甲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始奏絶軍中互市，聽其給撥，故所得皆下駟，數輒不充。公歎曰：「馬者兵之用也，吾寧罷去，不忍一旦誤國重事。」即條奏利害，以謂軍中市馬，行之三十餘年，有騎兵精强之聲，而無歲額侵損之害，不宜更變。今軍□給□非昨時比，祈許歲市匹五百，庶其可振。時孝宗銳精内治，□遠燭微，惟恐弗及，旨從中出，特許市七百匹。西陲騎軍於是復盛。簽書樞密院事沈復使蜀，朝廷以公威略謀慮，倚以爲重，命參贊軍事。公曰：「吾以都統制居幕府，得無嫌乎？」累辭不獲命，視事一日，即還軍，人以公爲知體。復亦尋罷。缺五字始，武興所部五軍合選鋒一軍凡六，就餉分屯，繚繞以千里，而勢不能棉屬〔一〕，幕府出奏，報輒暮月；又

伍籍將校，衆寡不齊。公列其事，乞釐爲一軍，因其將校卒乘，均而析之，使無相遠。自邊頭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曰摧鋒，曰選鋒，曰策選鋒，曰遊奕。而武興所駐爲前軍，爲中軍；自是而西至巴西，則爲左、右、後軍。各□□屯上，易新號，不費一鎡，不易一兵，□巒旌旗，先後相望，轅門號令，朝出而夕達矣。上俞其請。蓋公精思絶人，慮深畫遠，皆以爲無窮計也。四年，公入覲，中道除兼知興州，仍趨詣闕。既對，悉以西邊便宜爲上歷言之，如進人材，繩貪墨，繕原堡，除□器，□□□，廣營田，治强盜，旌死節，凡此之類，累至百牘。上覽奏嘉歎，無不行者。除利州西路安撫使，辭，不許。陛辭之日，所以委注之意尤諄諄也。公洊更重寄，聲望益重，偉然爲時虎臣。及是，盡領信武順王舊職，人以曹武惠、武穆、王武康、武恭方之。還武興，益思所以報上者。皂郊堡爲蜀捍蔽，距虜境三里，辛巳間，虜力攻□□。和好既成，疆吏懼虜啓□，□□弗及。公於暇時密加營度，爲□□□四萬二千有畸，時補治之。常率戍兵趣成之合水寨，爲堡者二，聲勢相接；又掘地得泉，爲井者十有四。金湯之固，足以瞰秦壤而護蜀門，雖李允則暗拓雄州北城，不是過也。文州夷數擾塞，多殺掠人民，朝廷時時規畫，然利於□市，不尚□□，夷情□□，畔伏不常。公曰：「蕞爾夷不足顧□軍惟□□曲水民兵□器甲弓刀，彼習熟其地，且健捷，便於捕逐。又其鄉邑自知捍護，夷且戢矣。」又乞增階州踏白軍二百人更戍，從之。公外申威仁，旁□明信，夷守條斂束，毋敢侵境，自是邊方肅然靖乂。黑山兩界人素悍忮，無所臣□□力□，歲小不登，而□□依嘯山谷間，民不得寧者。東□□忠政缺六字簡之□，皆擁衆立麾幟，私建官稱。公設方略招捕，皆刺爲勝兵，否則誅之。

故環、洮、岷、畏公威名，無一人敢盜者。公撙裁用度，大治戎器，冶鐵取材，日以富羨。爲之殳予戈盾、弓矢甲冑、韔韇麾旗，至於鉦鼓、氈裳、毛幷、跗注、鈎膺之屬。而屋料儲□，時久積如丘山，迺度地□畝於東西山之□兩□，深沉有缺六字護典□惟謹。觀者悚然，歎公之志常在乎虜，宿兵以來所創見也。十年冬，上以公整軍護塞有勞，進公檢校少保。時公子曦以忠謹侍天子左右，至是令齎宸翰褒諭以告，及金器香茶□□。明□，成州、西和歲大祲，公缺五字賑民，□檄二州原爲備，亟以缺八字所能論請諸朝。計司發所在軍儲以□。公選擇能吏，指授方策，分道拯救，全活者不資計。十二年春，丁慶國夫人憂，公委節去，護葬同谷。詔起復，上表請終喪；上以近防秋，優詔不允，不得已還軍。每對□寮曰：「挺不幸□失怙恃，今未死，□一心報國耳。」聞者缺十六字略。既行之，未嘗自以爲言，世尤稱其忠悃。蜀有宿師，諸郡士卒廩賜，官糴其三之一，睨其費之高下給之，名曰折估。於是有潼川、興元府、興、成、階、西和、閬、綿、劍及其他州總一十七等之賈是疇，隨所屯地出入相爲乘除，士亦安之。歲久移屯，而軍□之□不易，其舊吏得高缺十六字無所訴。公久知其弊，至是爲之釐正，哀多益寡，立爲中制。上大悦，令樞府傳旨，有曰：「茲事衆久病之，議者多以爲言，而未得其策。今閱來奏，損多益寡，均使酌中，上無費財，下有定數，非憂國卹士，□能如此？」即降缺六字皆得其平。公所施缺五字到缺十二字和議久，軍中自一命以上歲益凋落。迺詔内外諸軍射射鐵簾，許補轉官資。公曰：「爵禄勵世之具，今操强中堅，較之冒矢石争一旦之命，萬不侔。」盡窒倖路，精求實能，人不可以冒得。太上皇帝龍飛，熟公□□如禮□□，降御札曰：「卿世□忠

勞，任缺十九字卒乘，輯睦軍政，邊防無不修飭。凡所倚重，如古長城。它日功名之會，豈惟勳在王室，亦增前人之光，恨無官酬卿耳。」旋降制授太尉，加井賦真食，遣官賜告，又頒御札，以公忠勞稔聞，克紹家世，□□進□□切缺八字府缺二十三字積不治。公曰：「葺蠹壞，綴斷爛，雖督之，無益也。」迺大裒工飭材，悉創新之。朝廷方命公下諸郡督治，即上奏分給之六州，無苛擾之煩，而武備以飭。詔以璽書褒寵。公馭軍雖嚴，紀律不可犯，獨察其有□馭缺八字貧窶缺五字惻然爲缺十九字降諸軍，時其緩急假貸之，毋得取贏。上從之。於是富民不敢以重息要士卒矣，軍中賴之。興爲郡，介嘉陵大江，江納東北谷二水。紹熙二年秋七月，霖雨，江大溢，湍怒洶湧，合二谷水匯爲一。夜漏半，水注城中，民廬缺八字分遣史缺三字拯民，民缺十九字居之，水降，井邑盡壞，公爲置場，聚材瓦，賤售以紓民，業定而受其償，貧不能者裨之。未幾，而畢復舊觀。先是，公知水之終爲民害也，作二堤西捍城，東捍武庫。堤成，復慮水勢洄激下順政，又躬溯其源委，築長堤一百三十丈缺八字是□□□怒□而州缺十九字乎。又民屋廬據山蟻聚，往往葺茅居之，易致火。公始誘民易以陶瓦，又疏其衢巷之隘者，亦無火災。武興之民家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焉。公雖居無事，日爲有事之備，每念高祖用蜀以成豐功，先主用之垂成輒敗，缺四字與不□之分也。會有□□□備邊急務缺二十字爲言，詔公同結保明來上。結去官，朝廷以命楊輔，而公條奏其事愈悉。朝廷即日施行，令倉廩相望，糗糧備足，蓋自公發之。四年春，公感疾，上章丐祠甚力，至夏疾寢作，猶治事不少□。疾革，無一言及家□。以六月□□薨於州□之缺二十字市。訃聞，天子震悼，特贈少保，賻銀絹各千、錢五百萬。薨之前一日，

口授幕客草遺表，無非憂國愛君，備邊養民，殄殲戎虜之策。以曦武貴，累贈太師、衛國公。公天資雋異，標望峻整，器度智謀，淵深嶽峙，莫缺八字於□□□□□而獨缺二十一字之，其將校有以文學材術稱者，皆屈己以接之，小官賤吏與之均禮。平居酬應，端恪少怠。雖席貴顯、據重權，公事有檄他司者，必躬自裁定，著名細如芒，惟謹。先王舊部曲拜於庭者，輒下避之；及犯法，亦誅治無少貸。缺三十六字州興利除缺九字省絶糾率，有古賢牧之行。故其紀律精明，號令嚴肅，士有固志，人無怨心，足以宣國威靈，申守備禦者必言西師。至於固守封陲，申戢寇警，西南萬里雞犬相聞，畀之缺四十字著□□德順□氣已懾。朝廷既從和議，父子奉詔旋軍，功沮垂成，識者爲之深太息於斯也。孝宗以英謀遠慮圖回斯世，未嘗一日忘中原，故歲時遣□問，恩光缺三十九字自以事及王，亦以吳氏有子矣。孝宗嘗命郭昇問事於王，王因奏：「臣第五子挺忠智可任。」孝宗亦嘗曰：「吳挺是朕千百人中親選出者。」則公之才可見矣。屬虜守盟，無以究公缺四十字詔之曰：「軍政剗弊，備形奏陳，每嘆究心，宿慮周□。」又詔之曰：「總戎滋久，罄竭忠勞，師律整暇，軍聲甚振。」又曰：「持己甚廉，治軍有法。」又曰：「蒞政嚴明，臨事不苟。」至謂「自被選□，不負拔擢」。缺四十一字問數千里，而祇惕勤勞，如在軒陛。每入覲上所，孝宗必俾侍禁中，待之如家人；及其去國，常問賚不絶。公亦感勵圖報，職思其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以孝宗尤缺二十八字帶者累月。及歸葬，過青泥坂，塗淖陷脛，公扶畀上下，肩足皆胝，路人瞻望欷歔。娶李氏，右武大夫輝之女，令德淑行，爲時閫範，封永嘉郡夫人，追贈衛國夫人，先公二十四年歿。子五人：旰，朝奉郎、直秘閣，缺十六字揮缺六字緋魚

袋、□知□州。□已降旨爲口今次。晛，從義郎、閤門祗候；晫，成忠郎。孫男一人，孫女一人。臣既書其事，竊嘗觀諸周《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美其子之克紹迺父也。又嘗觀諸唐雅曰：「皇曰咨懋，□□父缺十□字山，維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美其父之能有是子也。嗚呼！中興以來，元勳宿將，威□□風雲而依日月，書竹帛而銘旗常者，前後相望。若迺父子濟美功業，一門如周《詩》、唐雅所云者，唯吳氏耳。昔曦以父資侍公入覲，孝宗顧謂公曰：「卿子能鞍馬乎？缺十四字敢不閑。即召對便殿，命馳射禁廷。上大喜，遂易武階，拔寘環衛，自是久侍邃近，備承恩渥。今又以材能智略受知天子，峻列嚴陛，光前文人。三世四朝，提國兵柄，是□吳氏光顯，亦維我國家缺八字宜下缺多字銘曰：

皇矣上帝，享宋之仁。二百中天，其命維新。天曆所歸，既作之君。人謀咸贊，又生此臣。如虎嘯風，如龍溶雲。於赫厥宗，帝王有真。明謀雄斷，炎正載炘。總攬文武，掃靖妖氛。至於功業，父子一門。再世保蜀，三世總軍。忠德茂盛，人莫能倫。亦惟吳氏，獨勳而勤。曰武順王，允武且洵。瞻我皇靈，聲震隴岷。王克有嗣，忠勇不羣。濟時艱難，父子奮身。自虜背盟，渭上揉紛。公獨摧堅，六騎迭陳。虜目黃幟，懾退縮逡。我大破之，暴尸如焚。虜憤且恥，拏兵燥瞋。再攻德順，進兵瓦亭。列陳釿釿，霍然驚麏。兩兵交鋒，始且及曛。我又破之，縛酋斬獯。鞏州之圍，以威束信。飛符夜降，如火自焚。一月三捷，見於褒綸。孝宗受禪，以武濟文。眷公勳力，有禮有恩。蠢蠢狂虜，意不克馴。來窺東山，囊括而吞。我又破之，喋血川淪。虜失

險要，志挫莫振。大作戰車，如轀如軺。我用排木，銅鐵韜幩。犁彼軌涂，輕軼亂奔。虜大驚駭，曰公如神。我又破之，返無隻輪。虜卒震讋，和議乃申。公時振旅，内外董屯。至太上皇，繼御帝宸。亦惟禮遇，錫向日勳。公以忠義，公訓所薰。勇於爲國，報時君親。扼兵以律，裕士於貧。甘苦必同，糗給必均。惟水之害，民墊是瀕。公獨障之，挈之沈淵。惟歲之饑，民死相因。公獨全之，置之晏忻。民之懷愛，士樂撫循。有備無患，不忘宵晨。宕昌馬政，有駱有騮。皐郊堡禦，有城有闉。雖其兵械，鐵石角筋。其太除戎，螽午彪分。高宗孝宗，賜見大昕。至太上皇，惟訓之遵。當其造朝，訪問咨詢。公奏方略，有懷必伸。宸翰之光，金玉之珍。三官所資，寵極縉紳。致位左棘，福禄蓁蓁。遽奪英武，孰問昊旻。皇上踐祚，慨思忠純。緬瞻儀型，流聲垂芬。繄公有子，王亦有孫。方提禁旅，肅於階軒。維公垂烈，世濟父勳。惟公障蜀，保綏厥民。曰忠曰德，光於前人。宣猷焯美，被之堅珉。奎畫昭回，光麗三辰。錫以節惠，猶瑋繼彬。公雖既往，英氣懍存。子孝而忠，武文孔贇。訏兹銘詞，鎮彼西坤。荷千萬年，宋德沄沄。

《隴右金石録》宋下。又見宣統《甘肅新通志》卷九二。（此篇王智勇校點）

〔一〕棉屬：疑誤。

全宋文卷五四一三

周　燔

周燔，字彦誠，江州德化（今江西九江）人。著有《儀禮詳解》十七卷、《六經音義》十三卷。又曾自改更《古易》次序，與諸家之説不同。見《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厚齋易學》卷四七，《玉海》卷三六。

九江周易序

《易》有經有傳。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經也。仲尼之彖、象，傳也。其卦，則文王之所重也。伏羲始作八卦，即自重之，謂文王重之爲六十四，非也。三代皆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與今《周易》卦名相同，則夏、商以前已有重卦，無可疑矣。仲尼將聖也，其言宜爲經而謂之傳，何也？以其訓釋經旨，故謂之傳。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即《彖》、《象》、《文言》等是也。」又王弼《易》

卷首尚題「乾傳」、「泰傳」之名。陸德明謂是夫子「十翼」。以傳述爲義，則經之與傳不可不分；若合而言之，同謂之經可也。古文《易》、《書》，經自經，傳自傳，各分卷帙，不相參入。後人取《彖》《象》散入卦爻之下，使相附近，欲學者易曉。而今之《易》經傳相配，自鄭康成、王弼始；亦如引《書》序各冠其篇首，自孔安國始；取《詩》序冠於篇什，自毛公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自杜預始；取其便於解經而已。惜乎先儒分之失其次序，列卦象於「彖曰」之後，而在六爻之前，上無所承，下無所據。六十四卦皆有此誤。諸卦「象曰」有七：其一爲卦象，其六爲爻象。而《坤》稱「象曰」者八，獨《乾》卦稱「象曰」者一。首尾錯亂，全與他卦不同。以「彖曰」承「無首吉」之下，則「元亨」爲爻辭所隔矣。以「潛龍勿用」承「自强不息」之下，則卦爻二象合爲一矣。分「潛龍勿用」於「動而有悔」之後，則小象與前爻不得相屬矣。分「乾元者始而亨」於「乃見天則」之後，則《文言》於前段不得相屬矣。由卦辭多義又深微，故差失次序比他卦爲甚。蓋不知仲尼之意，因世次爲先後，讚以天象，不可易也。卦自伏羲之所畫也，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彖》，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爻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以爻象，如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本卦之下，在《彖》之前。今進卦象於前，而後《彖》次之，爻象又次之，《文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荅之辭，最次于後。諸卦之爻象，皆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於是經傳始各得其歸趣矣。伏羲畫卦，初無語言文

字。億載之後，文王、周公得以繫其辭，不失伏羲之本旨者，有象存焉。故《易》之道本不可以言辭傳；以言辭傳《易》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慮後世浸遠，學者失其傳而不能有所入也。若三聖不措一辭，則六十四卦殆爲虛設，當委棄廢絶不復見矣。故知學《易》觀象爲本，而博之以文，演之以數，於是《易》道幾無餘蘊。乃非特《彖》《象》失其次序，又諸儒從前皆誤以九六爲陰陽，以七八爲夏、商《易》，並於總論言之詳矣。今將《易》傳凡彖、象、文言曰等比經，皆低一字，使學者知其爲傳，非有高下之意也。若爲之註解，則將經傳連文，而疏注解於其下，不害其爲尊聖人也。又《説卦》卷首「昔者」兩段差誤在此，今已附入。《繫辭》上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爲《説卦》首章，欲見聖人專説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焉。《繫辭》分章小有差者，亦隨而正之，庶幾於聖人之道有小補云。九江周燔序。《古周易》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靖節先生祠堂記

先生柴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托於酒而逃焉，將以晦其迹。時釋氏遠公方與諸賢爲蓮社棲遯之遊，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爲置杯酒，公乃去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述》曰：「慨想《黄庭》，願比稷契。」知有志堯舜其君而不遇，寧得錢送酒家，淋漓頭上巾。方其頹然散髮，醉眠溪上石，月潔風清，虎馴鶴唳。瞬息千古，

物我兩忘，彼高人逸士，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量，巍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予求其心而不可得，因以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餅粟而食，敗絮自擁，使其愛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籃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當有愁嘆忿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達，發於中和，淡而實美，幽而不怨，若未嘗履憂患之途，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性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辭，以跋高躅。雖有超世邁軼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蓋先生之心浩然遊乎八極之表，視死生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爲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怨生；龔勝、董膏之譏，未免瑕累。其高識先見，絶人遠矣。是歲，本道安撫吴公給事與漕使任公寶文、曹公敷文，志同議協，將以振發感激素節，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稱，無以表儀四方，垂耀千載。於是捐費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潘公聞而義之，願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君侃之實蒞厥事。度材宏規，悉增其舊。役不淹時，民不告病，而輪奐聿新，光臨衢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爲之像貌，因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授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過於曩時。既勤且備，其敖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歆慕既久，義不敢辭，庶幾發潛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懷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蟠記〔一〕。《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以上沈治宏校點）

〔一〕「蟠」當爲「燔」之誤，諸書均作「周燔」。

王　材

王材，乾道間進士。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三七。

武學補試事狀

乾道五年四月

伏睹乾道元年重修貢舉令，武舉補試並不曾該載。昨來司業申請，紹興初建立武學，少有士人就試，所以權將下省人填闕。今來就補試人甚衆，在學生徒有待闕者，乞令武舉下省人與待補生同試。比聞武舉下省人徑就赴朝廷陳請撥入學〔一〕。且文武二學事體一同，豈武學無補而太學有補？太學既以下省人及舊舉人方許就試，而武學特以下省人徑撥入學，理實未當。又況祖宗法，武學補試本待外舍人至，揭榜日先將外舍生盡撥入學，方許舊舉人參，而舊舉人亦不許就私試爭校定，未有只撥舊舉，不許外人補試之理〔二〕。且太學補試士人泛濫，動以萬數，朝廷欲革其弊，遂許下省與舊舉人應試。若武舉士人僅有數百〔三〕，非文舉之比，自合與舊舉人一例收試。若恐太濫，則已前曾比試中人，自弓馬程文凡二中選，可與舊舉人同試。《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三七（第三册第二二二六頁）。（李文澤校點）

〔一〕朝：原作「乾」，據文意改。

〔二〕外人：據上文，疑當作「外舍人」。

〔三〕武：原作「或」，據文意改。

王齊輿

王齊輿，字之孟，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淳熙中爲承事郎、知崇安縣事，韓元吉薦于朝。後歷知鄂州、提點東川刑獄、大理少卿，致仕。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九，《嘉定赤城志》卷三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鄂州謝到任表

久汙朝蹟，未殫下走之勞；旋錫州麾，仍付上游之寄。俶裝而問川陸，涓日以見吏民。臣中謝。伏念臣自起田廬，早游庠序。沐高宗教養之久，嘗與鄉書；應紹興科目之求，乃膺官使。自尉而令，由倅以州，入掌告身，進聯書局。察器用之良窳，知廩粟之盈虛，乃丐外庸，更叨煩使。釋耰鋤而漫仕，幾三十年；懷印章而迅征，爲二千石。望長安之遠日，嘆鄂渚之緒風。矧此故都，乃今重地。舟

車輻輳，聚商賈之貪廉；貔虎雲屯，處軍民之雜襲。不有剸裁之具，恐非牧御之長。曾謂譾才，可當隆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懷兆姓，器使羣工。謂臣歷州縣之官，偶無乏事；知臣諳江湖之俗，或可分憂。雖幺麽自揣其非堪，而聖明欲令其姑試。若爲稱塞，采積懼憂。臣敢不仰體鴻私，痛鞭駑下。欲美化行江漢之域，豈由彈壓而能使；庶民安田里之居，尚有撫摩而已。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考古齋記跋

三山陳日華頃司臬事廣東，於治所闢室，摭制書語榜以「攷古」，蓋有深意。隽不疑援蒯聵出奔，以決妄男子之罪；何承天舉驚乘輿馬事，以脱鄢陵吏之死；倪寬用古義決疑，陳寵附經典議獄。臬事至重，是可無所本，而率意輕舉？古靈先生一代人物，動稽往昔，其學足以謀王體，斷國論。公即其後，循源涉流，奚止於折獄緩刑而已！《三台文獻録》卷一三。

書張待制使虜遺事

靖康遭變，擇人使不測之虜，士大夫畏縮，往往托故免去，而張公待制奮不顧身，慷慨有請。壯

哉此行！非激於忠、憤於氣不能也。嗟乎！等死耳，天特以死全公美名，故令抗節，竟歿身于虜。覽其遺事，亦足以激懦夫之志。《三台文獻録》卷一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薛元鼎

薛元鼎，字叔雲，興化軍興化（今福建莆田西北）人。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累遷國子監丞，權户部左曹員外郎，除秘書丞，遷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淳熙元年兼權國子司業。補外，除提舉浙西常平。召除户部左曹郎中，改户部尚左郎官。尋除起居郎，遷起居舍人兼太子左諭德，權給事中，卒。見《中興館閣録》卷七，《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〇、職官七之三〇、食貨二八之三、食貨七〇之一五一，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八一。

相視太湖水利狀

淳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太湖之水，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不能勝，並湖數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間，浚五大浦，茜注、下張、七了、白茅、許浦。以殺其勢，爲數州之利，比年並皆湮塞。前任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户以漸開濬，獨許浦正是泄水去處，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湛乞用兵開掘，因與守

臣不協，遂已。臣竊見許浦至梅里約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般運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四（第六册第五九三五頁）。又見《吴中水利通志》卷一三。

秀州財賦事狀

淳熙四年

本州財賦，從來不曾將上供窠名依實分隸，祇是改易州用名色，先次椿辦，然後分隸上供，以致難以稽考。乞委户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幹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分隸上州，用實合得之數分立項目椿辦支撥，不得改正名色，互換侵用，及别置文歷等類。仍從户部委轉運司差官，每半年一次，取係都歷點檢，如有虚支妄用，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五九（第六册第五八〇二頁）。

上湯相陳情啓

士爲知己者用，大賢何所不容。物不得平則鳴，唯善能舉其類。伏念某頃在丙辰之歲，仰當太上之朝，金人再進于淮南，鐵馬大陳于江上。值南渡奔波之後，屬東還蹈海之餘。侍衛單寒，而無君子之軍；轉餉空虚，而乏小人之食。乘輿既駕，會宣王政事之甫修；干戚攸陳，過漢官威儀之未復。百

揆急從于舜狩，六蜚暫駐于吴門。民情已危，國是未定。或贊親征之役，遂云罔有敵于我師；争陳善勝之機，自謂不以患遺君父。惟時上宰，專彼長謀。既召公不悦于周公，豈晁氏獨安于劉氏？效畎畝愛君之意，奮草茅言事之忠。顧易俎代庖，惟一相自喻；然跳丸解難，欲二人同心。海宇安靖，如平、勃之交讙；邊塵不驚，緩文武之一怒。留陽城而伏闕，泣賈誼以上書。事不果回，身其能免！衣冠有此，第喜憂國之蕭公；鼎鑊在前，豈忍愛身于臨賀。命輕一葉，恩重萬鈞。止從會稽聽讀之行，旋被長安釋歸之命。采堅素志，未報明時。逮後來當路之臣，惡昔在登門之黨。投蛾火内，匪自揆量；見蟹水中，其如惴恐。偶預省闈之羣試，中遭鄉里之一夫，謂易名猶慕于相如，宜伏罪坐連于賤子。狀乃事于都省，指網疏投北之人；下其文于曲臺，使路絶圖南之便。野芹雖美，誰將獻御以成癡；仙鼠弗虚，自擬升天而復墜。已侵尋于白髮，久流落于滄洲，所以爲貧，未能免俗。看人一第，了無拾芥之勞；閲歲三星，反作覆焦之夢。所幸泥塗之辱，未衰湖海之豪。好在目光，猶可射牛背之上；依然髀肉，非無事馬蹄之間。一座盡傾，何言小異；十手所指，敢愧前修！是用布其腹心，亦云適此機會。藏器已久，恐有力者負之；按劍弗疑，非無因而前也。恭惟某官才高三傑，道合四聰。擅燕公之大筆，而定社稷有功；躬博陸之小心，而酌古今能斷。兩朝注意，迭居二相之尊；萬里折衝，盡護諸軍之衆。入齊魯侯之壽母，出稱漢代之忠臣。共慶明良之逢，大膺重叠之賞。福不虚應，澤當遠施。有一言可以興邦，其上策莫如自治。今日之事幸而集，諒無忘善後之圖；中興之業誠惟艱，願永懋自先之贊。有如愚陋，何恥貧賤。必諸大夫皆曰賢，然後用之，終不起倖門之望；雖明天子在

上，可出仕矣，亦少示翰場之興。以素荷夫慈憐，姑少陳于困躓。清霜在候，愛日回春，倍蘄茵鼎之調，悉慰神綏之祝。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二〇。

謝茶馬提舉薦舉啓

青衫從事，初無一日之長；華衮薦章，遽辱五雲之妙。捫心知愧，洗骨篆恩。竊以事君莫大于以人，爲士最難于知己。呼廉作溷，伯夷與盜跖同科；以贋亂真，虎賁有中郎之像。故相者舉肥而驥足空老，鄉人衒璞而鼠腊稱珍。然誰終混于常流，政自未逢于哲鑑。能舉善類，莫如巨公。如某者藝圃朽株，化爐頑鑛。半生清苦，功名屢嘆于悠悠；萬事朱愚，歲月復嗟于冉冉。笑華顛之欲盡，喜壯志之未衰。鴻雁從游，持節未忘于昨夢；茱萸偏插，對床已負于初期。心如谷黍以長寒，身與塘蒲而共晚。甘爲世棄，寧有己知！豈大賢何所弗容，宜衆人之所不識。季布百金之諾，誰爲蟠本之先容；劉公一紙之書，不待祥金之自躍。夫何僥倖，有此遇逢。茲蓋恭值某官德宇邃深，量陂凝遠。流錢地上，洊揚原隰之華；轉粟關中，方慶風雲之會。何尚煩于遠使，欲均布于寬恩。會空冀北之馬羣，肯借江南之鷹爪。旋奉甘泉之嚴召，入爲建武之名臣。凡有寸長，不忘甄録，致如鼠技，亦玷鶚書。某敢不荷德如山，持心若水。謂西柄有酒漿之挹，慚負虚名；于東隅責桑榆之收，誓酬素志。《宋四六選》卷一八。

簡樂堂記　並銘

輦轂之下，雜八方人物，鉏觭訟牒，抵讋相分，最號爲難理。理不得其要，則漫漶弗分，其究爲煩擾，故於帥每難其人。乾道辛卯，東宮以民事判南衙，如太虛一聲，人自怙懼；如半天一照，毫髮無所逃。既而爲堂於設廳之背，時出而從容其閒，若無事可理，而畿甸熙熙，盡在春風和氣中矣。蓋嘗奏疏自期，有「訟簡刑清，百姓和樂」語，不二年既效。又二年，胡與可承乏府事，迺采其語以名堂，仍請大書而榜之。銀鉤爛然，上肖奎文，下飾天邑，填以增重，示將來法焉。元鼎執經，備數宮僚，宜爲紀其實。且銘之曰：浩穰繁劇，情僞百出。雖有智者，莫窮日力。惟是此心，應以虛一。鏡照媸妍，繩分曲直。物晦必明，事虛必實，姦伏自梶，不在發擿。事往心閒，庭空人寂。故雖至勞，而常至逸。允以前星，行之昨日。至今塗巷，懽聲盈溢。惟簡則樂，此理不易。昭揭茲堂，以垂千億。與可自詭，得於今式。於是并書之。《咸淳臨安志》卷五二。（以上楊世文校點）

余閎

余閎，乾道中以左迪功郎爲台州仙居縣尉兼主簿。

仙居創學糧記

乾道六年二月

仙居縣學蓋基於皇祐初密學陳公襄也。繼政賢令，因而增賁，士風益盛。不幸中更有□其隸籍之人，□□□□取其田而鬻之，學遂廢。歲一星終，三衢留公立賢宰是邑，起廢作新，首以學廩不足經慮。時閣學知事吳公芾守當塗，聞其議，率先助三百緡，衆迺翕從，專以廣膏腴。然經營孔艱，視曩日□□□之一□□□民田記諸籍，使後人以意會不敢鬻，庶幾乎存羊之意。學成，既有以誌其事□□□者，□樂□□□□惡得没其美，爰鑱諸石，以俟續廣之來者。乾道六年二月十有一日，左迪功郎、台州仙居縣尉兼主簿、主管學事余閎記。義陽汪武書。延陵吳浚篆額。光緒《仙居志》卷二一，光緒二十年活字本。

重修學記

乾道六年六月

邑有學，古也。古者黨庠術序之制明，由鄉舉里選者，皆德行道藝之士。春秋時，鄉校猶存，鄭人欲毀，子産不可。當時有「教我子弟」之歌，後世有「我思古人」之頌，皆取其得風化之權輿。然因其未毀，不若作新於既毀；存之以議執政，不若人樂於作新。以今揆古，而爲古人所難，非主張吾

道疇克爾？仙居在丹丘爲勝地，皇祐初，陳公襄宰是邑，首創學宫，勸之以文，人始知教。歷時茲久，隳於丘墟。宰三衢留公立賢下車謁廟，悽悵久之，於是計徒籌材，命邑之士夫王居中、郭晞宗董其役。先廟後學，葺兩楹，繪從祀，講道之堂屹於中，肆業之舍翼於左右。宿直有廬，職掌有位，皆倣舊制而廣之。下至庖爨器用，靡不畢具。不糜官，不病民。功告成，視學廩則闕如，乃合鄉之賢巨室議。時閣學吴公芾守當塗，聞之，助三百緡爲之倡，衆遂翕從，專以廣膏腴；不足，復闢閑田，日費之資，咸有經理。乃遴學職，舍生員，嚴教育之式，學者肅然歆慕。初，學興在戊子，會秋試計偕，及明年春，登第者俱甲於他邑，父老皆謂有所自。噫！學興而風俗美，人莫見其學之功；學廢而人不知教，然後知學之有益於風化。吾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人人有貴於己者患無以淑之。今夏絃春誦，言言秩秩乎其中，風動百里，孰非忠信之士？致君澤民，要當不負吾聖人語，豈止於取科第！異時人歸功於學，尚何遜焉。乾道六年六月記。光緒《仙居志》卷六。（以上王曉波校點）

趙彦秬

趙彦秬，字周錫，宗室，寓居東陽（今浙江東陽）。師事吕祖謙。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中進士，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精《春秋左氏傳》，有《春秋左氏發微》、《虜使問答》、《征西隨筆》。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六《竹友齋記》，《金華賢達傳》卷九。

錢俶王以其地來歸説

錢俶王之來朝，太祖來之也。來而歸地，天歸之也。惟其來之，是以歸之，何也？太祖末年，王嘗來朝，太祖備極隆禮，推誠厚待，且封羣臣乞留章疏，令其密觀。王是以不疑，而復來朝也。假有疑焉，則必不復來。而但盛修貢獻，踰於常額。遷延半載之間，至明年有事西北，出兵輸餉爲應援，太宗必不即加兵於吴越，加兵於吴越，則兵力分而契丹將議其後。迨太宗晏駕，真宗嗣位，遼釁方張，兵力不遑南及，則可少延國祚。乃計不及此，而復來朝者，由太祖待之以禮也，故曰太祖來之也。不疑太祖之留，而復來朝，蓋亦有天意焉，故曰天歸之也。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五，道光十二年刻本。

重建漏澤園記

慶元二年正月

東陽縣西五六里，故有漏澤園，其建創之始，無有碑誌，固不可以詳考，而耳目之所聞見，則一二十年以來仕於此邦者，蓋未嘗略經意。闕然樊墻，草莫適爲主。斧斤之所樵蘇，牛羊之所踐履，終風凍雨，骸骨纍然，過者莫不爲之酸鼻。故邑人之葬送無歸者，寧從浮屠氏舉而棄之火化，而莫肯於是

殯焉。是豈國家立法之本意哉！贛川曾棠召南爲丞於此，一日餞客道周，適過其旁，慨然念之，因舉其常平之贏羨，聞於部使者，慮材鳩工，爲墻三百二十有一堵。又於其中建屋三間，外立門屏，命道家者流居其下，以司啓閉。凡用錢二十三萬有奇。經始於乙卯之季冬，訖事於丙辰之孟春。危墻周匝，屋室翼然，鋤畚不侵，薪牧有禁，使死者無暴露之虞，而生者蔑霜露之感。顧其爲惠，豈不爲甚溥哉！予前年解官歸，其冬與次年春，邑之貧民頗有菜色，至夏而疾疫大起。曾公捐拾常平之縻費，又以己之俸餘，佐之賑施，至於再三，用錢無慮數千百緡。俾餓者獲飽，而病者獲起，其爲事蓋前此所未有也。是豈特邑人得其惠，其或有識者於此觀政焉，則亦當在所感矣。昔熙寧立法之初，命州縣之常平領於倅貳，而路別置使者，是蓋欲因其所有以利之，如堯舜之不廢困窮。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之意耳。當時州縣徒知主於斂散，固以失其本旨，而況於後來哉！然則曾公之舉，其亦有合於熙寧之遺意歟！予自省事，即諸老先生之門，見其商確治體，論人物，則以爲渡江以後，惟茶山文清曾公與東萊呂紫微名德出處略同，後之欲觀中原文獻源流者，當於是乎攷。今曾公乃文清之季孫也，以其家學而發於政事，其有所自矣。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此蓋三歎焉。慶元二年正月日記。道光《東陽縣志》卷九。（以上尹波校點）

胡　偉

胡偉，字元邁，新安（今河南新安）人，寓吴中，舜申子。有《宫詞集句》，見《玉照新志》卷四，《宋詩紀事》卷六二。

吴郡陽山靈濟廟碑

中吴，古澤國也。當春之季，陰晴多不常，鄉民以是卜白龍之歸。問其所以爲白龍，則生有定日，而母有姓氏。塑土刻木，繪縑圖楮，皆有其像者往往而是。歲三月十八日，城之内外遠近，崇信士女畢集於城西三十里陽山之澄照寺，設伊蒲供，唄大梵音，鼓樂祭賽，村疃成市。蓋寺之前有二廟焉，祀龍母於東，祀龍於西。瓣香炬蠟，醵酒進羞者，更出迭入，及暮而罷，恒以爲常，謂之龍生日。耆老相傳曰，東晉隆安中，有繆氏家於是山三峰之下。其女始笄，因出，歸途日暮，天欲作雨，忽遇白衣老人詢姓名居所，願假館避雨。迨旦而前語，竟遽失老人所在。今謂之龍塘，即此地也。已而有娠，父母惡而逐之，乞食於鄰。踰年今日産一肉塊，見者駭愕，棄之水中。忽焉塊破，化爲白龍，蜿蜒母前，若有所告者。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雨交作，人面莫相睹。良久開霽，則見白

龍夭矯於山椒。俄頃還復産所，視母已死，乃飛騰而去。自是馮巫以求立祠，且言所産白龍已廟食長沙，於是鄉民建龍母廟於山巔。每歲是日，龍必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然生寒，四山烟雨乍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長身尋丈，隱顯於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伏於母之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昔廬山僧祖照嘗述其本源於壁間矣。廟宇則自國初繇山巔一遷於山南之魯巷，熙寧丙辰再遷於今所而定。建炎中，主寺僧覺明禪師又葺今祠宇而新之。乃廟號靈濟，則紹興己卯四月，帥漕以祈雨有應，聞於朝而賜也。夫人曰顯應，則乾道戊子二月郡太守姚公憲奏乞以封也。佛殿之西有仙泉者，始於後唐天成二年，中有鱗物時見。紹興壬戌夏，大旱，郡丞楊公撫帥兩縣，令禱於此。甫蒻香，鱗物遽出，大雨傾注，闔境沾足。此皆龍之顯應也。錫山唐大受歲作倡修，是日闔寺連狀供，郡人沈鎡主調瀹湯茗以待四方來客。紹興癸未三月，龍歸有期，大受請伐石以紀其事，故誦斯言於新安胡偉，俾叙其顛末。偉曰：此固所願也。偉聞之，歲在庚辰三月三日，客有艤舟南徐者，忽白衣老人來附舟云，吾至自長沙，欲省吾親之蘇之陽山，願以金十緡爲僦直，而先酬其半。舟師從之。辰巳間解維，至夜僅行數十里。老人怒其緩，自爲操舟，舟師因困卧。遲明，蹴之使興，舟已近山矣。山距南徐三百六十里，一夕而至。老人翩然登岸，徐步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顧龍母帳前，僦舟半直在焉。既而雷雨大作，舟師問寺僧，始知爲龍歸，乃撤餘直飯僧而去。偉嘗書之《漫云録》中。長沙廟食誕辰省母，至此益驗矣。然考之圖史往牒，惜未有傳。竊惟古先聖王立祭祀之典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

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況龍之爲神，噓氣成雲，上下於天，百穀生成，繫乎水旱，而龍實陰主其機。豢龍、御龍，古有命氏，尤莫近乎人也。黎流而遭亂童，神遇而産隆準，涇陽報繫木之義，中元助落鵞之文，函方獻於真人，睡法傳於處士。一理感通，無有異殊。吴人敬事龍之母子，非一朝夕，凡郡之水旱，無禱不應。祠宇敕書固已垂當時而昭後世，前日是否、明晦之跡，遑恤其他。勒諸堅珉，必有丘隴泉澗秘怪百靈通肹蠁於幽明之間，亦將默爲呵護，與此山長久矣。乃爲迎享送神詩，遺諸鄉民，俾歌以祀焉。命踞湖詹焜書以正體，題以古文，而併刻之。其辭曰：春花落兮春服成，雨霏霏兮烟冥冥。秧鍼緑兮蛙部鳴，風蕭瑟兮林有秋聲。縞爲旌兮素爲葆，山之顛兮雲之杪。雷車轟兮雷光掃，龍將歸兮非莫即早。簫管沸兮鼙鼓喧，肴羞芯芬兮酒醴潔蠲。肹蠁通兮精意傳，嚴薦享兮屬袂摩肩。歲有常兮應期至，人與神兮情何異。嬰兒慕兮綵衣戲，母子樂兮融融洩洩。吴沃壤兮千里平，勤稼穡兮勞農甿。曰雨曰暘兮神有靈，願垂陰相兮應其誠。眴息萬里兮姑少憩，酌獻盡禮兮期終遐惠。年登穀熟兮益虔祀事，自今以始兮千斯秋而萬斯歲。胡偉撰。《吴都文粹》續集卷一二。又見《長洲藝文志》卷三，《滸墅關志》卷一六，乾隆《長洲縣志》卷三三，道光《蘇州府志》卷三四。（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一四

詹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嚴州遂安（今浙江淳安西南）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中家居，從張栻、呂祖謙問學。淳熙初知信州，時朱熹、呂祖謙在鵝湖，往復問辯無虛日。二年知静江府，歷帥廣東，入爲起居郎。十年除吏部侍郎，再知静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十六年，以鹽法事謫袁州。光宗即位，許自便，既歸而卒。著有《奏議》二卷、《淳熙經筵日進故事》一卷、《淳熙東宫日納故事》一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三二、六二之二四，《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宋史》卷二〇三、二〇八，《宋元學案》卷七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粵西金石略》卷九。

乞戒飭兩廣監司守令通行鹽鈔奏　淳熙十年正月

乞特明詔戒飭兩路監司守令，使知通行客鈔，專一裕民，各宜協心體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

開具行鹽鈔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

今詳議静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

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般販，措置自有次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續文獻通考》卷二三。

請興復白皮鹽場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

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請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般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上廣東西兩路賣鹽歲額奏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

奉旨相度廣東西鹽事併爲一司，委是經久利便。其兩路賣鹽，乞通以一十六萬五千籮爲歲額，廣東九萬五千籮，廣西七萬籮。《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五（第六册第五二九一頁）。

乞廣東西兩路鹽鈔以十五萬籮爲額免收通貨錢奏　淳熙十三年九月

兩路鹽鈔舊雖以十八萬籮爲額，止是虛名。累年招賣，不及十三四萬籮。近準指揮，以一十六萬五千籮爲額。併司之初，務在責實，若不及，今以實申陳，圖爲經久之計，將來決是趁辦不及。乞且以十五萬籮爲額，候三數年間，見得增虧，却旋次增額。庶幾經久可行。昨來兩路通行客鈔，東鹽入西路者，每籮收通貨錢七百文，內客人請西路鈔改揭請。東鹽入西路界，亦納通貨錢七百文。今既併司，不當更分東西路。所有上項通貨錢，乞特與免收，以便商販。《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五（第六册第五二九一頁）。又見《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下五。

廣南西路解發經總制錢事奏　淳熙十五年八月

乞將本路諸州遞年合解行在及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以三分爲率，許用一分會子，二分金銀解發。《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五（第七册第六一五二頁）。

謝奬諭敕書表　淳熙十一年十月

臣儀之待罪桂林，以淳熙十年季秋到官。十二月癸酉，安化蠻蒙光漸等寇宜州境，掠省民，殺吏卒。臣遣騎諭以禍福，蠻狃勝跳躍，莫可告語。臣於是決意進討，調發諸項軍馬，以本路鈐轄沙世堅節制之，檄提點刑獄熊飛督捕。正月，官兵既集。辛丑、甲寅兩戰大捷，賊始震驚奔潰，然猶懲往轍，且疑且阻。臣推廣聖訓，載飭軍吏，退舍堅壁，開其自新之路。迺二月癸未，光漸等果詣軍門納款乞降，給田輸賦，比附内屬。臣既平定，即日旋師，具以戰功等差奏。八月癸未得旨，將佐以下若死事陣傷，咸被醲賞，視前有加。越翼日甲申，詔學士院降敕書奬諭。命下之日，歡聲動地。臣仰惟皇帝陛下睿算無遺，神武不殺，道德之威，憺乎中外。蠢茲蠻獠，敢犯邊陲，皆臣制閫亡狀，豈敢逃刑？陛下洪福如天，既赦其過，又錫之璽書，訓詞温厚，雲漢昭回，此希闊之典，非下臣之所宜蒙。

臣踼踖拜賜，感懼交集。吏民聚觀，嘆息罕見。臣竊伏念昔夫子作《春秋》，一字之褒，榮踰華衮，蓋聖人筆削，名器所繫，其重如此。今陛下所以假寵於臣，曾不小吝，豈無指哉？在《易·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説者謂：「在師中吉，以其承天之寵任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陛下之意，得非欲藉臣愚以爲天下勸乎？《詩》亦有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臣雖不敏，敢不玩《易》誦《詩》，以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敬鐫金石，垂示久遠，以爲子子孫孫家藏之寶云。淳熙十有一年冬十月乙丑，朝請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静江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臣詹儀之拜手稽首。乾隆《遂安縣志》卷一〇，光緒十六年唐濟活字本。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三一。

薦故常熟簿詹傚之劄子

淳熙十年七月

儀之不避僭越之誅，輒有誠悃，上瀆鈞聽。伏念儀之有同胞弟傚之，少年叨魁薦，有俊聲，三舉姑竊一第。初任平江常熟簿，留心職事，諸司交薦，關陞授吉之永豐令。到官月餘，不服水土，力丐尋醫以歸，郡守留之不得，非有所規避也。今赴部參選。儀之惟舍弟早失怙恃，立志好學，同居四十年，飽諳世故，其才可用。年已踰五十，蹭蹬選調，寸進之難，甚於登天。而儀之亦老矣，屬此遠

別，心甚念之，妄意仰干造化，欲望矜憐，特賜陶鑄一京局差遣，俾遂改秩，實戴生成之恩。仰恃知遇，輒犯不韙，下情不勝惶懼。儀之臨行，作此紙授舍弟，令渠將來到都下進干典謁，又不敢繁叙寒温。伏惟薰慈，特垂鈞察。右謹具申呈大丞相鈞座。七月某日，朝散大夫、充集英殿修譔、新知静江軍府事詹儀之劄子。康熙《常熟縣志》卷二五，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修社壇記

淳熙八年九月

昔人語爲宰，以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先民人後社稷，以見二者俱重，而其序不可易。爲宰者先民後神，固有次第，而治民事神，又自吾身始。蓋縣身以及民，由民以及神，本末相貫，初無二理。故身正而民治，民治而神立，于以修祠壇，嚴祀典，廼其所也。淳熙庚子冬，陳君來宰常熟。其始至也，胥吏眙然，案牘紛然，民情薾然，色色頹弊，待我糾剔，窮日之力，猶恐不迨，何暇及他事。然而陳君不然，區處數月，皆有條理，民且就蘇。陳君曰：「事無不可爲，在人耳。」次年夏，淫雨不止，農畝告病，以謂開闔之權，神實司之。顧典祀之重，莫若社稷，今其壇壝不葺，門宇不全，神且皇顧，民將焉福？於是輟經費，僦工徒，督治之。不旬日間，圮壞者以固，欹折者以整，圬墁堙闕者以飾，旋旋然一還舊觀。人心忻快，以爲不圖復見此。以是知邑薦有所寓，祈報有所歸，其厚于神，乃所以庇于民也。然而陳君縣身以及民，縣民以及神，誠得設施之本，知先後之叙者也。予

稔聞盛舉，嘉陳君之政，表裏兼濟，自有次第，未易以淺淺窺測，用紀其實，以詔將來，俾得稽考云。是歲秋九月二日，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詹儀之記。寶祐《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又見康熙《常熟縣志》卷一三，《海虞文徵》卷六。

吏部郎官廳題名記

淳熙八年十一月

郎官分曹治庶事，以佐其長。而吏部居六曹之首，掌銓選、封勳、考課之政令，蓋周制天官之屬也。秦漢而下，因革不同，至光武時，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國朝因唐制，以文武分左右銓，曰尚左、尚右、侍左、侍右、司封、司勳、考功，凡七司，郎中、員外郎分治之。異時妙簡尚書郎，多采時望，黜陟予奪，參以公議，不專任法。故事治而職舉。今天子總核名實，尤遴其選，非嘗更治郡者不除。除目下，必俟奏對稱旨，乃得視事。其所以擢任之意甚厚，居是官者，可不思有以稱明詔乎？夫銓曹人才，通塞所繫，而法令纖悉，雖老吏有不能盡曉。士大夫一旦從事於其間，亦可謂難矣。雖然，法所以布大信，固不可不守，而事之可否，則有理存焉。天下之理一而已，誠能智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用今之法，申古之義，使所居官大，斯之謂稱職，可不勉哉！郎官聽舊闕題名，渡江以來，文牘散逸，名氏歲月漫不可考。自隆興爲始，第其先後，勒之石以補闕典。同舍郎以予嘗聯事，請記其首，固辭不獲，乃爲之書，庶幾它日有所考評云。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長至日。《咸淳臨安

志》卷五。

疊綵山題名　淳熙五年二月

淳熙戊戌春分日，桐廬詹儀之體仁與僚屬來遊。王稑登叟、王俊仲琮、周邦弼直卿、鄭鄖夢授。

《粵西金石略》卷九。

隱山北牖洞題名　淳熙五年

招隱亭中，詹體仁約廖繼能飲酒落之。水光山色，隱映萬狀，畢陳於尊俎之間。遂登北牖洞，捫崖剔蘚，得唐刺史李渤寶曆間題名，蓋西湖最勝處也。回視題扁與石間留字，有懷張敬夫，矯首飛鴻，爲之滿引，並以所書「招隱」二大字鑱諸石云。淳熙戊戌閏月下澣。《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桂林石刻》。

還珠洞題名　淳熙十一年二月

淳熙十有一年春二月己巳，桐廬詹儀之體仁以休沐，招其屬譚惟寅、滕瑱、鄧元、鄧升卿、馬承規遊疊綵巖，啜茗於越亭，還觀癸水，三酌水亭之上。興未已，改席還珠洞，歡洽。因念昔遊會稽，觀巖壑之勝，得句曰：「目力到處皆新詩。」句雖警，篇未竟也，舉以屬客，俾各對景賦詩，日莫乃還。《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光緒《臨桂縣志》卷六，《桂林石刻》。

雉山題名〔一〕　淳熙十一年五月

肥鄉胡彥温以職事約東提鹽會議蒼梧，桐廬詹體仁招三山熊景瞻飲餞於雉山之禊亭。雨餘，江山如洗，樽俎無復暑氣。檢校陳迹，一別蓋六年矣。縱步巖厂，景物尤勝，勸酬歡甚，豈偶來還勝於特來耶？淳熙十有一年夏五月甲寅。《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一，《桂林石刻》。

〔一〕原作「胡彥温題名」。今按詹儀之淳熙二年知静江府，淳熙五年有題名，距此蓋六年。《題名》言「一別蓋六年」，則當爲儀之所題。

彈子巖題名　淳熙十二年正月

桐廬詹體仁、三山林亳隅遊龍隱、曾公、棲霞、彈子諸巖洞，天霽氣和，徜徉終日。第憲車行郡，不得同此樂也。淳熙乙巳正月中澣。《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二，光緒《臨桂縣志》卷八，《桂林石刻》。

虞山題名　淳熙十二年九月

淳熙乙巳九月廿有九日大閱。前一夕，雨，會朝開霽，旗幟明，介馬盛，弩力勁，皆新創也。士練有素，各以技呈，實一時壯觀。桐廬詹體仁以明日招三山熊景瞻、林亳隅出郊，歷韶音洞，登釣臺。天氣增爽，言宴清適，差可人意。屬景瞻有移節江東之命，舉酒相屬，又使人不能無悵然。《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四，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光緒《臨桂縣志》卷七，《桂林石刻》。

龍隱巖題名　淳熙十三年十月

淳熙十三年冬十月己亥，桐廬詹儀之、開封王寅祖、姑蘇孫紹遠，職事之餘，來遊龍隱巖。是日大風，重裘不暖，俯仰久之，毛骨爲聳。《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二，光緒《臨桂縣志》卷九，《桂林石刻》。

隱山題名　一　淳熙十四年二月

桐廬詹儀之以寒食休務，約郡丞陳昭嗣、李晉、帥屬周瓌、滕瑱、唐庭堅、葉子義、郡文學陳邕，蚤飯榕溪閣，觀青帶甘棠新橋，歷覽西湖六洞之勝。心。分韻賦詩，薄暮而返。淳熙十四年二月戊子。時膏雨初霽，風日融怡，流峙動植，觸目會志》卷二二三，光緒《臨桂縣志》卷四，《桂林石刻》。《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三，嘉慶《廣西通

隱山題名　二　淳熙十四年七月

淳熙丁未七月下澣，詹體仁、王仲寅、孫稽仲觀稼城西，小酌招隱亭，亭蓋體仁將漕時所建。俯仰十年，感慨賦詩，迫暮乃還。《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三，光緒《臨桂縣志》卷四，《桂林石刻》。

水月洞題名　淳熙十五年五月

桐廬詹儀之以淳熙戊申四月辛巳，同臨賀別駕涂四友、新欽陽守陳昭嗣、前桂林郡文學陳邕泛舟訪水月洞，登訾家洲。時亭榭一新，江山改觀，懷古攬勝，觴詠忘歸。後一月辛酉，約幕屬陳邕、唐庭堅、雷霆、憲屬陳東、漕屬黃奕、余俁、劉三錫來尋盟。《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金石續編》卷一八，光緒《臨桂縣志》卷六，《桂林石刻》。（以上吳洪澤校點）

向潛

向潛，字伯明，乾道間知蓬溪縣。見道光《蓬溪縣志》卷六。

全宋文卷五四一四　詹儀之　向潛

東巖題名　乾道六年七月

邑宰向潛伯明，暇日拉尉公何伶和叔、酒正趙遵訓子襲，爲龍山之遊。自鷲臺歷至道萬竹，憩于東巖。登臨久之，薄莫乃還。適雨後新凉，頓覺秋意。弟漅伯清，男士望、士埼、士問、士仰，孫男公度侍行。乾道庚寅七月上澣日也，故書。道光《蓬溪縣志》卷六，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又見光緒《潼川府志》卷二，民國《潼南縣志》卷二。（吴洪澤校點）

向　瀛

向瀛，字巨源，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卜居南昌。與洪邁爲友。能詩，嘗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稿》。見《容齋三筆》卷一〇，《宋詩紀事》卷四五。

乞洪景廬作臨湖閣記書略

自某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頫大明鏡，荷花十里，炤景徹日。晨霏夕靄，開闔而摩

盪；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山橫長，蜿蟺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環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傑閣，崇而爲丈者四，去一以爲從，益一以爲橫，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爲湖，山之所以爲山，次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門。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樹，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者，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修眉橫遠，可玩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猶夷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南昌文徵》卷二三，民國二十四年刊本。（吴洪澤校點）

程資忠

程資忠，高宗、孝宗時人，累官右從事郎、充淮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

書簡一

資忠啓：孟春猶寒，恭惟判府都運中大先生台候動止萬福。資忠即日蒙恩，謹具啓起居。不宣。謹啓。正月日，門生、右從事郎、充淮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程資忠。判府都運中大先生台座。謹空。《宋人佚簡》卷三。

書簡　二

資忠啓：不審邇辰寢餗何似？伏乞上爲台重，資忠下情無任祝頌之至。門生、右從事郎、充淮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程資忠。《宋人佚簡》卷三。（以上吴洪澤校點）

徐與鬲

徐與鬲，累官右從事郎，特改差高郵軍司理參軍。

書簡　一

門生右從事郎、特改差高郵軍司理參軍徐與鬲。右，與鬲啓：伏以繡衣之貴，雙旌持節，咸欣竹馬之迎。謂即有非常之除，故未爲率爾之賀。又何久也，安敢怠焉。伏念與鬲負米寒生，絜瓶小智，笑屠龍而難用，媿畫虎之無成。傷轉喉觸諱之窮，乏炙手可熱之助。孤蹤變徙，端如霜蒂之飄零；當路相逢，半是秋風之瀟索。獨蒙與點，曲賜□□。□□□□之榮，俾脱初階之冗。恩歸有地，幸實自

天。茲蓋伏遇恩府判府中大先生直諒剛方，高明鎮靜。黃堂布政，一新慈惠之風；鈐閤養恬，坐格醇熙之俗。指當年之澄按，侯之再至〔一〕。出如綸而出如綍，安能久居此乎；用作霖而用作舟，斯拱而俟之耳。與卣忝爲門下士，未拜賢史君，濡毫聊見於賀誠，綴語復伸於謝臆。餘膏所燭，當分□□□□；蒙霧而行，又履不知之潤。其惟頌詠，罔罄敷陳。謹專人捧啓，恭詣堦墀，祇候陳獻。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備。與卣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啓。十二月日，門生、右從事郎、特改差高郵軍司理參軍徐與卣上恩府判府中大先生台座。謹空。《宋人佚簡》卷二。

〔一〕此句前當有闕文。

書簡 二

與卣啓：季冬極寒，恭惟恩府判府中大先生台候動止萬福。與卣即日蒙恩，謹具啓。十二月日，門生、右從事郎、特改差高郵軍司理參軍徐與卣上恩府判府中大先生台座。謹空。《宋人佚簡》卷二。

書簡　三

與喬啓：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乞上爲廟朝倍保崇重，與喬下情無任祝頌之至。門生、右從事郎、特改差高郵軍司理參軍徐與喬啓。《宋人佚簡》卷二。（以上吴洪澤校點）

戴之邵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安福（今江西吉安西北）人。少家貧好學，倜儻有豪氣。紹興末，吴珙招充忠義破敵統制，之邵遂率所募千餘人入西京，修葺諸陵，創置永安軍，收復鄭、密等州，屢戰屢勝，以兵糧不繼而歸。高宗授以右承務郎。隆興間擢知均州，乾道中知雷州。有惠政。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將漕荆襄，卒。見《夷堅志》甲卷八，曹勛《松隱集》卷八，《宋史全文》卷二四下，《明一統志》卷五六，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六，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九。

差注海康遂溪兩縣并於官銜上帶主管河渠公事奏　乾道六年閏五月

管下瀕海土薄，地雜泥沙，東北接連，有大塘一所，臣於農隙雇募夫丁併力開築。竊慮歲久，官司不能相繼增修，旋致堰塞。今後差注本州海康、遂溪兩縣，并令於官銜上帶主管河渠公事，任滿，有無增修損壞，批上印紙。《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一一二（第五册第四九四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一八（第六册第五九三三頁）。（吴洪澤校點）

秦　建

秦建，湖州（今浙江湖州）人。乾道中權知岳州軍州事，見隆慶《岳州府志》卷三及所撰《岳州吕仙亭記》。

岳州吕仙亭記

純陽妙道真人吕公，三入岳陽，傳于詩話：「木精識仙過，袖蛇飛洞庭。」逮今城南祠宇幽邃，

稱松手植，直幹蒼然，遊方學道者雲集其下。湖南安撫使李公忠勇，膺長城之寄，被召過郡，虔致款謁，欽詠高風。嗟棟宇之卑陋，乃捐俸錢，期以崇葺。建承乏守，明年命巴陵宰鄭埙以帥所捐金及郡所給再鳩工木，相戒不擾，輪奐一新。邦人説之，益謹香火。或謂真人朝遊百粤，暮達蒼梧，雖瓊樓玉宇，視如草芥，豈茲數椽可邀鶴駕耶？然而此邦之西，重湖千里，君山點翠于其中，無異十洲三島，竊意神仙之所樂遊者。真人至吴興之東林，沈氏延之盡禮，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爲收書。」又自圖其像于佛寺之壁，歷歲滋久，薜荔青葱，環像而秀，獨露仙貌，片葉不侵，咸以爲異，遊者競觀。東林距余居纔百里，自少景慕。洎來此邦，復遇真跡。顧無仙風道骨可冀傳授？所幸際會，故輒書之。隆慶《岳州府志》卷七，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曾棗莊校點）

秦世輔

秦世輔，乾道六年升正將，紹熙二年爲環衛官，開禧初爲興元都統。嘉定二年以掊尅太過，軍情怨憤，追三官，送郴州居住。見《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四五、職官三三之四、七四之三三，《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

本司軍多闕額奏　開禧元年

本司軍多闕額，紹興之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立額二萬七千，今二萬五千四百。差戍、官占實萬一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人僅六百二十七。請從本司酌紹興額招刺。《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四。（曾棗莊校點）

成肅謝皇后

謝皇后（？——一二〇七），孝宗后。本謝寧女，幼孤，鞠於翟氏，遂冒姓焉。長歸孝宗。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封咸安郡夫人，三十二年進封婉容，隆興二年封貴妃，淳熙三年立爲皇后，復謝氏姓。紹熙元年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爲皇太后，加號惠慈。寧宗嘉泰二年十二月上尊號壽聖慈佑太皇太后。開禧三年五月卒，謚成肅，攢附于永阜陵。見《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七、儀制一二之八，《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

乞寢罷本閤御厨奏　淳熙三年十月十日

御厨見供本閤内膳，雖有常儀，載在有司，妾自揣過分，安敢叨逾？傷生害性，尤所弗忍。欲權行寢罷，上以廣陛下好生恭儉之德，下以遂妾知分廉退之心。《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二二（第一册第二四四頁）。

乞裁減親屬恩澤人數奏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親屬恩澤，依格二十五人，因臣僚奏請，裁減七人外，尚餘一十八人。而妾親屬至鮮，欲更賜裁減。《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二三（第一册第二四四頁）。（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一五

林　外　一

林外，字豈塵，號克齋，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遊太學，紹興三十年第進士。仕至興化令。詞翰瀟爽，談謔不羈，飲酒無算。著有《嬾窠類稿》。見《齊東野語》卷一三，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宋人佚事彙編》卷一六。

賀梁丞相啓

伏審渙號楓宸，奮庸槐位。惟龍首八十而五得，得黄扉衣鉢之傳；今鳳曆二百有餘，爲清源桑梓之盛。傾朝歆艷，載路游揚。本遠業之攸先，實中興之所係。竊以黄帝得六相，各有使以爲之治；成周建三公，不必備而惟其人。我皇朝舊制則襲隋、唐僕射之名，聖天子更化而復秦、漢丞相之號。緊稱謂之鼎正，在注想之深勤。房、杜之能斷善謀，惟深知而相濟；姚、宋之守文應變，斯爲治以同歸。聿圖承助之賢，協運燮調之化。載颺新命，式慰具瞻。恭惟某官道得正傳，天畀大任。褒然爲首，洋

洋晁、董、公孫之言；懋哉惟時，濟濟稷、契、皋陶之選。方爰立而置諸右，於當今所舍其誰。履富貴之途，而素所行；處功名之地，以藏諸用。聳巖石，節彼南山之望；列布衣，儐然上衮之榮。對安輿而起居，復見回班之禮；扣閽門而關白，坐聞宜禄之呼。故事一新，師言胥慶。某側聆異數，喜溢叢衿，雖溝渠無望於青雲，然奴隸皆知其白日。俸禄給於衣食，將不忘數年封侯自見之恩；冠劍拂於塵埃，敢竊效三日待公奉酬之詠。其爲欣抃，曷既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張丞相啓

欽膺宸册，進陟台衡。聳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爲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渙汗惟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傅野之霖，以蘇厥旱；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鴟閣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沉厚有謀，蓋惟恐東山之老。況關中賴蕭何而鎮撫，於天下繫裴度之重輕。當乘君子大有爲之時，能辦羣臣不可及之事。歷中書二十四考，其在於今；復兩河三百餘州，可立而待。某跂聆顯命，喜集重衿。以青天白日而知其清明，惟春風夏雨而出於造化，依炎州而羈迹，望光範以馳情。相印命珪，雖阻桃林之賀；雕戈錫盾，願賡淮蔡之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張同知啓

寵膺策制，擢貳樞庭。國之將興，眷直臣之在位；人惟求舊，登元老以壯猷。四方傳聞，九鼎增重。恭惟某官擎天柱石，許國蓍龜。吾道以爲指南，斯文之所寄命。備更天下之故，自結人主之知。頃登要津，即契真宰。會公孫方貴用事，故長孺不得久留。挺寒松之姿，而晚操彌堅；馥秋蘭之馨，而久幽不改。惟睿后闢簡賢之路，而清朝無嫉能之臣。起我公齟齬未合之中，攄士夫鬱結不平之氣。謂東宮之位宜早定，尚何待周昌之爭；以累朝之君不欲言，遂固有魏驀之請。雖咫尺被黈旒之寵，然毫釐輕軒冕之榮。丹墀暫綴於咨諏，琳館旋便於閒燕。屬重明之麗正，圖耆德以弼諧。首煩留鑰之司，遽下詔環之賜。運機軸於九重密贊，坐帷幄而萬里折衝。外朝衣冠，睹絲綸而相賀；窮途鱗甲，先匕箸以自驚。亟登泰階兩兩之符，大慰維石巖巖之望。某身縻遠嶠，迹託洪鈞。聆成命之載揚，知中興之可俟。德尊黃髮，當遂策尚父元勳；身伴赤松，未許學留侯故事。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

賀王大諫啓

光膺宸綍，進陟諫垣。聖天子樂在於得賢，士大夫喜聞而增氣。郵音遠播，公論交騰。恭惟某官德博而聲宏，道方而事實。傳周、孔、孟軻之學，蓋已探其精微；負晁、董、公孫之材，將大見其施設。惟丹宸廣忠嘉之路，而清朝杜非枉之門，謂其出羣公之先，擢之置七人之上。柳公權因筆以諫，發於其心；仲山甫補衮之功，應之以手。進有益於上譽，眷深締於皇情。富貴本乎自期，功業爲之益著。某側聞成命，欣倍常情。大厦初成，燕雀紛紛而來賀；東風自巧，桃李脉脉以何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

賀沈帥加待制啓

伏審渙命端宸，陞班華秘。承流宣化，雖可爲大丈夫之榮；增秩晉階，亦庶幾古循吏之賞。郵音遐播，輿議允公。恭惟安撫待制遠識際天，宏材緯世，文章古人所不到，事業今日之未聞。蟫蛸早結于深知，華要薦揚于膴仕。方朝廷匪輕于外任，故岳牧專用于詞人。張子高之相膠東，先嚴賞罰；龔少卿之治渤海，毋問鉤鋤。勸農蠶於下車之初，戮鯨鯢于安瀾之日。青海無聞于傳箭，潢池不見其弄

兵。坐收堂上之奇，誰是舟中之敵。美歸士東征之勞，寬聖君南顧之憂。燕寢香凝，豈繼止戈之詠；江城緑秀，何慚賣劍之風。課政最以上聞，疏寵恩而中出。八郡喧騰於輿頌，九重願借其高名。人皆有草木之知，孰不爲燕雀之賀？某夙蒙剪拂，厚見周稱，適欣躍之耳聞，竟游揚而心喜。三十年門墻已遠，未嘗聞故人之情；二千里道路且長，不能從賀客之後。願爲紙筆之間，敢布腹心之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又見《清源文獻》卷九。

賀陳丞相判本州啓

辭寵宰庭，保釐藩服。布衣而置上衮，兹仕宦之至榮；晝錦而歸故鄉，迺富貴之極致。傾朝歡艷，載路洊揚。恭惟某官器碩而量宏，道方而事實，絶體貌于簪紱之上，會精神于廉陛之間。霖雨作而大旱已蘇，舟楫用而洪源久濟。畫像麒麟閣，當後人咸知其名；奪我鳳凰池，想中書不作此語。蓋當軸久戒于滿假，故責章願解于繁機。能不伐而莫與之争，位既崇而必求其止。明天子勉從厥志，士大夫皆屈此行。且丞相乞歸，猶未許韋賢之請；以本州相授，庶少償嘉謨之功。雖朝廷有繫於重輕，然聖意欲均其勞逸。輟鈞衡之任而暫臨都會，釋梁棟之材而姑借蕃宣。爰載歌我徒我御之云歸，豈特若某水某丘之可指。于周而保南土，因是謝人而遄行；在晉則居東山，當爲蒼生而復起。某跂聆顯册，喜溢叢衿。自惟嶺海之孤蹤，曾是坯窶之舊物。朱門畫戟，未能曳賀客之裾；黄閣清風，願再入

翹材之館。其于歡頌，曷以名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

賀史丞相除少傅啓

大廷揚緯，亞保陟班。堯舜典謨之篇，傳信式昭於帝範；韋平父子之懿，疏榮亟踐於世官。體貌隆崇，見聞闓懌。竊謂琴瑟必改絃乃鼓，顧更化之宜先；璠璵由琢器而成，念作經之尤重。惟慶曆大臣嘗條陳於救弊，而元祐正史亦訂正於辨誣。矧偉績之兼全，宜徽章之特異。恭惟某官精忠天稟，粹學家傳。器量渾深，色不形於喜愠；規模廣大，身獨佩於安危。曩儀禁近之聯，已袖轉旋之手。首除元惡，遂柄繁機。蒐獵羣英，路廣開於衆正；燮調元氣，年遄格於屢豐。內振朝綱，外恢邊瑣。觀化慰山東之老，信威清淮北之氛。爰贊決於清衷，肆綿休於元嗣。積勳庸其甚茂，避榮寵而不居。眷言係日之成書，實刊琬琰；彼乃貪天而載僞，幾變丹青。提綱資筆削之公，芟穢著燕貽之實。方爾寶儲之奉，載加華渥之頒。秩以貳公，式是百辟。垂萬世至公之軌，遷累年不拜之官。文丕顯、武丕承，啓佑益彰於有典；周拜前、魯拜後，登躋即踵於維垣。諒何官之可酬，惟與國而無極。某欣聆麻制，屬領花城。緬惟翹館之多才，莫陪旅賀；曾是化鈞之一物，尚冀陶成。《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史丞相起復啓

渙發制綸，寵還宰枋。改絃而圖善治，夙資輔弼之良；虛席以俟來歸，益副倚毘之助。天人闓懌，朝野尊依。竊謂有萬之幾，職先論相；在三之義，孝可移忠。故大臣以體國爲心，自前代有奪情之典。載稽往哲，莫著本朝。若開國之元勳，與中興之名輔，屬當多故，適阻私艱，類皆遭變以從權，遂克建功而造業。自更新於萬化，實倚重於一賢。雖云底效於小康，固有欲爲而未究。惟武丁得傅説，命朝夕啓乃心；使太祖無玄齡，如左右失其手。宜膺圖任，盡越拘攣。恭惟某官天稟精忠，家傳粹學。遭時遇主，周旋筆橐之聯；徇國忘軀，揚厲旂常之績。振皇綱於弛墮，奠神器於阽危。内則翼元良以正萬邦，外則續懽盟而成五利。肆由兩地，亟踐中台。方寄任於濟川，俄茹情於陟屺，深切凝旒之眷，式遄賜第之歸。備咨訪於燕閒，意猶未廣；正儀刑於衮職，民具爾瞻。使名均總於鴻樞，師表推高於鶴禁。事崇業鉅，任重責專。方將乘盛際於風雲，勵有爲之日月，抑羣枉而開衆正，建大政以興太平。兼曾、閔之所無，顯名永世；撝韋、平之未至，繼踵維垣。某迹雖逖於崇墉，心焉依於大造。劃聆大號，倍激私衷。播物無私，倘備賦形之數；奉羹有感，更希錫類之仁。《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賀鄭僉樞兼參政啓

顯播制綸，擢登樞筦。冠七人而論事，夙簡上心；合二柄以圖庸，兼陪大政。國勢增重，僉言允諧。竊以稷、契之言謂忠，實並五臣之列；王、魏之諫以直，亦崇參預之名。矧惟聖朝，丕廣言路。當慶曆、元祐之盛際，尤奬爭臣；若名公、碩輔之相望，多由此選。肆疇雅望，克輩前修。某官人物六館之英，議論諸老之右。清標範俗，炯圭璧之無瑕；厚德鎮浮，載華嶽而不重。早由最課，爰寘周行。搢紳誦言，不作諫官必作御史；當路器賞，謂有聖君斯有賢臣。果明目於柏臺，遄告猷於蒲省。密勿金華之侍，儀刑紫橐之班。柱後惠文，初不專於糾折；陳前仁義，惟克盡於箴規。宜膺錫命之三，庸陟本兵之貳。運帷籌而決勝，豈惟折千里之衝；熙帝載以奮庸，行即處百僚之長。某比傳顯册，屬逖崇墉。卧疾漳濱，愧尺緘之獨後；運奇堂上，倘寸畫之兼收。《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賀鄧帥啓

伏審旂幢遠邁，原隰有光；幕府新開，絡繹交賀。阻下當塗之拜，趣修記室之書。恭惟某官愿樸而淵冲，直方而開大。高堅之尚，得於卓爾；剛大之器，養其浩然。故平生學術之自期，皆今日仕宦

之張本。拒撑犂孤塗單于之命，嘗聞未應爲鴈警之詩；宣繡衣將斧直指之威，亦有安復問狐狸之語。去惡如去草，而勿使能植；牧人猶牧羊，而無令敗羣。政適其中，課居其最。席使君厭東湖之樂，鄭尚書承南海之流。方歌業業以徂齊，爰喜番番而入謝。姓名初記於廳壁，謳歌競發於江城。龍户集、馬人來，事皆知其殊異；研匣封、印文合，生將見於高春。酌貪泉之水而清性不渝，躬扶胥之祠而丹衷益謹。去蚌復還於合浦，沉犀可記於石門。釋逋緡不啻二萬錢，通夷舶何止四十柁。五羊化石，再傳仙人持德之祥；兩鹿夾車，當協宰相畫車之兆。即徯歸朝之疾，詎容遮道之留？某遭幸自天，蒙恩有地，遠莫陪於賀客，喜益得于吾賢。矧獨憐駑蹇之蹤，將有事奔走之役。戍瓜可往，行李尚遲。酷類溧陽之酸寒，誰説樊川之顛頴。徒想其凝清香而森畫戟，猶冀其泛緑水以依紅蓮。一時得人，願在保平從事之列；他年遺愛，請陳譚璹司草之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

賀王總領啓

祇奉宸音，總司國計。郎位叶東宫之應，使星符西益之占。驛書競傳，士論稱美。恭惟某官氣岸高雅，宇量粹融。平生以富貴自期，吏事以經術爲飾。漢閨通籍，名已重于縉紳諸公之間；楚嶠觀風，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方上計臺之最，俄分版使之權。萃六路之課而歸于有司，會九年之儲而按其大數。厥今所尤重者，于公蓋優爲之。聚金穀幾一百州，咄嗟可以必辦；屯貔貅數十萬衆，餽餉

爲之有餘。倚觀報政之成，即徯回朝之疾。某近聞除目，忻得吾賢。川途相遼，不能隨賀客之後；紙筆爲問，姑少叙故人之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賀提舶使啓

榮膺紫渥，寵耀皇猷。華屬中都，疏用度之源；職修外府，幹貿遷之利。慶傳賓驛，喜自郵音。恭惟某官山川炳靈，日月垂譽，蘊淵乎似道之質，得浩然養氣之方。檄筆謀謨，舊泛儉蓮之緑水；寢香門戟，坐臨韓木之清風。載褒治行之優，遂被光華之遣。矧嶺表去中州而遠，惟司舶有南庫之名。金貝綺罽，咸萃于中；珠玉象犀，不勝其數。馬節使嘗兼其使，迺新作饗軍之堂；孔祭酒欲示其情，遂首罷鬻貨之讌。在今日尤重此選，俾我公屈爲是行。牛酒以獻者將滿于途，梯航而至者欲藏于市。衆心所頌，拭目惟新。某傾來海瀕，獲謁麾下，辱待以過客之禮，幸望夫君子之儀。茲何際會之多，又備奔走之役。姓名若問，誰爲顛頡之言；紙墨有情，敢致起居之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賀鄭提舉啓　同年

氈榜聯名，長記帝鄉之日月；驛軺望拜，甘隨宦路之埃塵。倘富貴之無忘，亦夤緣之有自。恭惟

提舉郎中古人蘊藉，當代老成。文章自得于菁華，度量莫窺於涯埃。屢試蕃宣之命，洊揚華要之途。方瞻郎宿之高輝，復喜使星之東指。辭漢廷而出帳，涉胥水以張旜。幹山海以足國財，咄嗟可辦；省風俗而遵王制，寬厚有餘。豈坐席之久温，宜賜環之趨召。某青衫末吏，黄甲故人。姓名長借其齒牙，道義深銘于肺腑。雖尺書久廢，未嘗忘一日之間；而樽酒相從，豈意在十年之後。矧輶車之初下，在飛驛以攸聞。適杜門正養于沉疴，然撫枕不覺而大喜，手疾未嫻于竿牘，體殘徒望於羽旌。尚蘄龐德之有容，不以私憂而獲譴。猶懼問遲留之狀，故歷陳繾綣之情。且桑梓必恭，願事大夫之賢者；雖江山之遠，將求長者而見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賀西外趙知宗啓

大君有命，中放寵渥之新；碩輔司宗，無越耆英之舊。方屬籍視儀之始，亦侯邦借潤之初。恭惟某官胄出神明，學通今古。論議冠諸宗室，夙擅白眉；老成尚有典刑，今推黄耇。燕閒雖暇，涵養益休。鴻寶之方自奇，謫仙之詩無敵。矧年高而德邵，且屬近而行尊。典周室之宗盟，宜荐司于麟趾；爲劉氏之祭酒，佇入對于龍光。某正爾依仁，欣焉聞命。敢謂别裾之未久，遽蒙染翰以相先。一日有似于三秋，悵阻置杯之教；兩地匪遥于千里，幸分鄰燭之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秘笈新書》卷六，《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啓隽類函》卷一四。

賀張守啓

伏審宸庭賦命，侯甸頒符。厭承明禁直之聯，冠章善清官之選。朝士莫不相賀，國人亦皆曰賢。恭惟吏部待制行歸楷模，智遠龜筮，韞玉粹金相之器，蜚筆精墨妙之聲。隆注想于冕旒，聳觀瞻于簪紱。諫垣密勿，茂揚謇諤之風；禁臺春容，益勵公忠之節。惟國家共理以良吏，故岳牧特用以詞人。矧赤城本今古之福庭，在於越爲東南之佳郡。如公有幾人者，是行若登仙然。伏想朱門畫戟之餘風，用訪流水落花之舊跡。且雲龍久契，固未忘北闕之心；而風月相逢，庶不負南樓之興。雖五馬乃人生之貴，然雙鹿本公位之祥。豈鈐齋久對于高春，宜鋒車早聞于趣召。某從遊積素，潦倒自慚。方著刺史之近除，選得吾賢而大喜。望戟枝而睇遠，想旆影以心搖。桃李無言，自有成蹊之慕；燕雀雖賤，亦知賀厦之情。苟富貴未必相忘，則故舊亦所不棄。其于欣頌，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四。

賀李宰啓

桑梓相鄰，未嘗有一日之雅；草木同味，將共事三載之間。嗟幸會之何多，慰平生之所願。恭惟

判縣中大儼碩有立，超邁不羣。當從諸公，衮衮臺省之榮；肯隨俗吏，區區州縣之職。以治蒲、治鄭、治單父，皆試其才；而曰宰、曰尹、曰大夫，豈輕所任？矧番禺號爲劇邑，于東南實倚名藩。自皇祐以來，隸籍凡三萬户；由肅政而後，莅官者二十人。星行已及于一周，雷震不聞于百里。吏懷狙狡而頑悍滋甚，民雜蠻洞而馴治愈難。必須藉我公明斷之能，然後革累年積習之弊。蓋盤根可別利器，在熟路宜駕輕車。雙鳧正羨於喬仙，一鶚當隨於禰薦。某牽絲云始，爲吏徒勞。幸君子之肯來，與邑人而咸喜。且仇覽枳棘，烏敢忘棲鳳之稱；而子游絃歌，當與聞割雞之笑。其爲欣抃，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全宋文卷五四一六

林　外二

賀顏中書除直院啓〔一〕

瞻華蓋紫垣之象，森若麗天；誦玉堂青瑣之文，昭然揭日。此豈無心於門宇，固嘗驤首於閭閻。迷途分隔於青冥，枯枿自偏於和氣。帝城遼絶，不敢寄魚鴻之書；詔墨便蕃，無由伸燕雀之賀。茲僭馳於尺牘，輒首贊於寸誠。某官名聲重於朝廷，言語妙于天下。摘髭異級，冠億萬之生徒；振翮亨衢，際半千之休運。璧水聽晨招之誨，青藜觀夜照之書。共期鳳沼於十年，俄息天池於六月。趣上江圻之節，來陪宣室之釐。錦窠復擅於望郎，玉鏤尤高於少列。惟禁林之寓直，異時多屬於邇聯；而詞掖之陞華，故事類由於承攝。有若蚩英而騰茂，是宜超授以直除。綰黄麻紫誥之榮，俱優兩制；紬金匱石室之蘊，襲作一經。舉天下能事，乃獨兼而施之；凡在廷諸公，莫有出其右者。衆心所屬，大用可期。天路肇開，接武賢關之相；地靈夙著，增光盛事之圖。某藐是駑庸，偶同臭味。以初心之向

慕，方拭目於清明。短翅棲遲，知鶡鵬之有量；神丹點化，倘雞犬之同升。《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秘笈新書》卷七，《啓隽類函》卷三五。

〔一〕按此篇《秘笈新書》、《啓隽類函》題作《賀李待制啓》。

賀張右史啓

出綍中宸，記言右陛。久專譔録，映太乙之青藜；晉直邃嚴，侍玉皇之香案。班儀益峻，邦典增華。竊惟簡册之所傳，實兆起居之有注。設官之始，昔分掌於動言；纂事則同，間常歸之著作。載筆今聯於侍從，問津多出於承明。某官學際天人，文追盤誥。金門射策，收漢殿之甲科；石室紬書，徧唐家之四部。有若熙明之盛典，尤多翰墨之隽功。果擢侍於丹墀，益纘功於青簡。立螭頭號二史，是惟天子之近臣；起柱下位三公，自有君家之故事。某遠聆吉語，倍切懽情。人於同年亦有情，夙荷眷知之舊；士別三日當刮眼，更祈眄睞之新。《翰苑新書》續集卷四。又見《啓隽類函》卷三五。

賀吏部劉尚書啓

簡在宸衷，擢司銓部。文昌之爲八座，均列職於中臺；天官之首六卿，實晉班於太宰。搢紳相慶，流品可清。某官人物一代之英，論議諸老之右。淵源正學，則以孔、孟爲折衷；慷慨大節，則非堯舜不陳前。粤從策步於雲霄，久已垂名於宇宙。驅車而西度邛阪，意自許昔爲孝子今爲忠臣；奉詔而東過洛都，人皆謂不作諫官必作御史。果登霜臺之六察，遄長天子之七臣。申儆官邪，茂明國是。復勸露門之講，合峻甘泉之班。咨若予工，作帝之喉舌；兼司祈父，爲王之爪牙。繙經依咫尺之天，積望在彌縫之地。維今四選，實昔三銓。仕版莫盛於此時，孰當任責；治人何有於弊法，亡以易公。抑賢業歷試而益張，豈上意驟用之不可。觀泰階之接武，無非啓事之山公；佇揆路之持衡，復見佐時之伊尹。某切聆除目，倍喜常情，猥將指於閩中，莫賀成於宇下。望尚書之履於星辰之上，煜煜其光；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惓惓有請。《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啓隽類函》卷三八，《八代四六全書》卷八。

賀楊國録啓〔一〕

晝承三接，晨誨諸生。帝問嚴安恨見之晚，士仰李渤快睹之先。斯文有光，吾黨增氣。欽惟昭代，截若彝章，至於拔擢茂異之倫，則必度越尋常之外。然而由選曹而登文石，此事罕傳；拔外官而議璧流，近今間見。天其或者，道將行歟。朝暮取一人焉，而羣遂空；東北歸二老者，而子焉往。亶惟盛事，卓掩前聞。某官負三十年之文聲，振一二邦之教鐸。數虞庠之人物，疇若老成；盡漢廷之公卿，皆出薦口。建白果登於華貫，明揚立至於要津。某逖奉除音，喜逾常等。陪細雨簷花之酌，豈能忘情；記瑣牕紅藥之詞，今近乎識。《翰苑新書》續集卷九。又見《秘笈新書》卷六，《啓隽類函》卷八四，《八代四六全書》卷九。

〔一〕楊國録：《秘笈新書》、《啓隽類函》作「楊祭酒」。

賀王提刑啓

伏審恩疏天闕，榮總星臺。老成人惟舊之求，士大夫不勝其喜。言非私佞，賀與衆同。竊謂朝廷

以外任而匪輕，監司於它官而尤重，雖本夫省覽風俗而後命，又專以提點刑獄而爲名。若聽斷則存至公之心，而欽恤不過有司之事。至於郡邑之政，必考其優劣；與夫小大之吏，當察其賢庸。孰爲是孰爲非，某可賞某可罰。無爲姑息，徒欲希寬厚之名；當示威嚴，然後稱刺舉之職。惟東廣總十四州之版籍，於南蠻通數萬里之梯航。金貝綺罽之鮮華，珠香象犀之磊落。小人藉此以行賂，汗吏見之而循財。度嶺以來仕，皆有五瘴之患；引泉而飲貪，遂成千金之懷。居幕邑者每專其權，司庫務者咸濟所欲。其間鬻獄撓法，而罪猶貸免；亦有倚勢作威，而政以賄求。自謂耳目可掩，而無所見聞；各以肺腑相託，而爲之黨與。或剥下以奉上，悉虧官而實私。群胥相煽以爲奸，百姓有冤而無訴。儻至是邦而必聞其政，若聞此事則可知其人。苟非繩三尺之文，烏能絶一方之蠹。誰可任者，公其當之。恭惟提刑敷文司業侍講先生，道高明而尊所聞，氣剛大而養以直。垂令名乎日月之下，得此聲於霄壤之間，凡一時事業之設施，迺平昔詩書之張本。環林圓海，坐觀間席之儀；廣厦細旃，樂聽巍冠之講。香寢重煩於卧護，琳宫旋即於清閒。張留侯未許赤松之遊，謝太傅當爲蒼生而起。雖東府久虚於輔贊，然南方尤望其光華。攬轡而已示澄清，褰帷而欲開視聽。正當豺狼可畏之路，亦在鷹隼方擊之秋。昨日私、今日公，勿謂有蘇章二天之庇；頑夫廉、懦夫立，若皆聞伯夷百世之風。載歌六轡既均之詩，惟恐有二節以走之召。某自惟小子，辱在門人，自嘗聞灑掃應對之言，今獲備奔走指呼之役。寸長尺短，將受品藻特達之知；十幅八行，耻作尋常好佞之語。矧官況自安於冷落，奈俗情猶笑其欿嵌。愧獨無李翺書記之才，恨未遇侯文督郵之命。詎肯學「豈有漏網」之對，當首獻「無令敗羣」之

辭。負弩矢之驅，且將陪縣令之後；操几杖以往，遂行從長者之謀。欣抃良深，敷陳罔既。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

賀人發舉啓 一

程度既中，無患有司之不公；簡擇甚精，已見羣儒之相賀。蓋十室之必有忠信，故三年而賓興賢能。豈徒爲槐花舉子之忙，當默應柳汁神君之夢。第恩子，誰云浪者之亦爲官；累月笞兒，將見老翁之不量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人發舉啓 二

三年取士，選試官得鴻生；一鳴驚人，興吾宗必有子。想其含英咀華，而自得其趣；故其操觚濡墨，而盡寫所長。雖儒林枝葉之相傳，亦泮水淵源之所自。莆陽有識，姓亦在徐鄭之間；黎嶺題詩，名當繼藻蘊之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人及第啓　一

兩家各生子，惟城南能勸其讀書；一門三秀才，故天下皆歆其高第。以古而視，于今則榮。恭惟某官學有新才，文得真訣。以胸中之氣，獨尚而耿耿；而紙上之語，不爲乎區區。詞場敢對于別頭，筆陣肯輸于先手。沙州獨鳥，須嘗占鰲首之題；桂林一枝，今乃下龍鬚之拜。雖黎嶺之姓名偶似，亦莆陽之氣象所鍾。士夫交口以劇談，童稚祝身而願得。一第恩子，幸已見少年之文；累月笞兒，將不量老翁之分。如其喜躍，異乎尋常。兹又得珠璣之投，焉敢無瓊玖之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宋四六選》卷一四。

賀人及第啓　二

子可與娛，舊竊慕衙推之請；身爲勸駕，幸許從計吏之行。旋聞氈榜之姓名，益重鰐溪之人物。恭惟某官文多奇氣，學有古心。獨婆娑乎海水之南，豈棲遲乎衡門之下。鯨波一釣，手引六鼇；雁塔初登，名標千佛。惟五嶺之外無而僅有，故一國之中望以爲榮。造士論官，本司馬、司徒之職；笞兒嫁女，亦老翁、老婦之情。某喜不自勝，賀非敢後。偶未作咫尺之問，遽先辱左右之書。三年驚人，

知毋負賢能之舉；一弟愚子，願勉登仕宦之途。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賀太守正啓

龍躔布朔，正一元于七十二候之初；鳳曆授時，謹五始于三百六旬之首。惟賢人之順履，符泰道之吉亨。恭惟某官道直以方，氣温而厲，播千里循良之政，宣九重寬大之條。薰然和氣以襲人，煖若新陽之煥物。五百年間世，行應君明臣良之期；二千石班春，宜介小往大來之吉。羣情胥慶，萬福攸同。某奔走下僚，栖遲大庇。椒觴薦壽，慙慶謁之未遑；寒谷回春，正吹噓之有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啓隽類函》卷九六，《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六二〇。

賀通判正啓 〔一〕

一歲肇新，氣回仁而温厚；三陽上長，卦交泰而吉亨。時適慶于王春，福益隆於君子。恭惟某官德推世表，道覺民先，宜歸持橐之班，暫屈題輿之任。侯邦千里，既協力以蕃宣；宸誥十行，將蒙恩而陟擢。當元正之届序，宜繁祉之駢臻。某幸屬部封，限居官守，弗獲趨參於台屏，莫緣捧獻於壽

觴。祝頌之深，書言曷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又見《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後甲卷二。

〔一〕此篇與下篇宋刻本、清抄本、四庫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均闕撰人名，唯《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署名「林豈塵」，題作《賀治中正啓》，據收。

賀通判正啓 二〔一〕

日謹孟陬，律占太簇。一氣協乾元之始，三陽同泰道之亨。恭惟某官爲時偉人，受天間氣。名邦貳政，暫分千里之權；急節頒恩，即迓九重之召。當履端之謹始，宜福壽之駢臻。某獲側下僚，仰依大庇。顧官箴之有守，莫遂稱觴；惟竿牘之是修，第深馳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又見《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後甲卷二。

〔一〕賀通判正啓：《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作「賀府判正啓」。

賀宰相冬啓

準瑟聲明，中應清絃之晝；律灰衡仰，初移白琯之春。維時當迎至之期，在禮有履長之賀。恭惟

某官賢德可久，剛道用亨。得出處語默之宜，悟消長往來之理。靜以待陰陽之定，欲滌施變理之功；復其見天地之心，將再宣寅亮之化。姑從五日之樂，茂隨百福之休。某遥望光躔，敬爲善頌。上壽中壽下壽凡三壽，作朋願續於詩人；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秉筆請從於史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又見《清源文獻》卷九。

賀太守冬啓〔一〕

鳳鳴嶰管，肇移緹室之灰；蟾伏蒙淵，初養廣寒之魄。於時而復，以道則亨。恭惟某官政爲吏師，器蘊相業。厚德暖物，真宋廣平所至之陽春；和氣襲人，如趙承季可愛之冬日。維兹三極，茂擁百祥。某遥望光符，敬伸輿誦。五日從樂，獲睹迎至之儀；萬福來求，敢效履長之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七。又見《清源文獻》卷九。

〔一〕此文宋刻本、清抄本、四庫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均闕撰人名，《清源文獻》署名「林外」，據收。

謝帥臣薦舉啓　一

一行作吏，未應絶山吏部之交；千里投公，爰增仕版之光。謝固無私，情豈能已。念慰藉之甚厚，懷喜荷以交并。竊以百粤於嶺海之南，五服曰要荒之外。氣穢已分於庾嶠，質清終變於貪泉。人不畏其四知，仕咸罹其五瘴。橘而化枳，雖云易地之使然；薰之與蕕，豈免同器而俱臭。以道里既遠，則在所可忽；謂耳目弗知，而靡所不爲。方數年以來所習浸乖，自近日以還此風漸革。蓋監司郡守既公其賞罰，故頑夫汙吏猶知其勸懲。然操牘未免於干求，若剡章尤難其取予。往者雖信，而來者不可信；今日爲然，而明日未必然。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曾莫廋其肺腑；揚以言進以德舉以行，然後借之齒牙。苟非有灼見之明，惟恐負失舉之累。伏念某脱身白屋，效力仕途。學術至迂，而難極淹該；政經甚昧，而未諳詳練。顧俗狀塵容之可笑，亦瘴氣蠻煙之堪嗟。錐之處於囊中，烏能脱穎；羅而致之幕下，莫藉爲媒。自甘鷙鳥之羣，誰作騏驥之顧。夫何際會，有此提撕。兹蓋伏遇某官道以心傳，仁爲己任。泰山北斗，而爲世所仰；春風夏雨，則在天有功。樂從珠履之遊，廣借布衣之譽。以河内太守喜聞洛陽年少之才，而水南山人起自東都多士之列，遂令頑鈍，亦豫甄甀。某敢不身檢自將，官箴克謹？雖居乎矮屋之下，在轉之清波之中。愧丈人厚而知丈人真，誠垂静聽；待國士遇而爲國士報，敢負此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四。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八。

謝帥臣薦舉啓　二

獻光範之書，昔阻昌黎之拜；上平原之表，誤蒙北海之知。天借夤緣，人譏造次，雖公舉何私於謝，然此心實感於中。伏惟今天子改乾道之初年，我丞相進皇朝之故事。上元奏詩者，熙陵則爲狹劣難舉之戒；水磴獻利者，真廟則有躁競求進之嫌。蓋以風俗之所本，繫於朝廷；與其士夫之所養，在乎禮義。利禄趨其所欲，此皆庸人鄙士之樂爲；廉恥有所不聞，是何晚生後輩之相習。投章奏記，獻諛貢佞，往往以爲得計；假手爲文，躐等求進，紛紛至於無窮。惟上之人方且熟視而甘其辭，比年以來未有振起而革其弊。嗟乎成委靡敗壞之俗，何以戒馳騖奔競之徒。可致太平，願下大臣明示好惡之詔；其爲切當，側聞聖主特形寵褒之辭。汗簡既書，薦紳可戒。某服膺弗失，勵己益恭。周周仲仲以全其真，矯矯亢亢而窮於智。苟飾心於固陋，何王之門不可曳裾；悟久處於清閒，飲水之子焉能挾炭。漫何檢束，孰是主張。茲蓋伏遇某官芬澤濟時，洪鈞播物，登明選公而巧拙雜進，言揚事舉而愛惡都捐。櫹櫨椳闑，各安所施；芝參桂术，咸備其用。三吐哺三握髮以下白屋，乃得拔千百人之中；一舉手一投足而轉清波，遂可免八九年之笑。顧學術未臻於該博，矧吏事尤乏乎敏明。豈料品題，過爲褒飾。蓋將勉以丹霄之價，故重賜以黃金之言。因舍人見以爲舍人，固難羞灑掃之役；以國士遇而報國士，焉敢望終始之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四。

謝升上舍啓　一

養士莫大乎學，樂從羣彦之遊；論秀以告於王，濫冠中年之選。望踰意表，愧溢顔間。竊以朝廷開官職之場，庠序廣英賢之路。擔簦負笈者以意氣自許，操觚濡墨者以文翰相先。雖布衣或失於好高，然儒冠豈聞於多誤。矧三舍復行而酌熙寧之制，以兩科並習而同元祐之風。謹言動於規矩準繩之中，較得失於毫釐絲髮之際。高下有分於程度，升沈遂隔於雲泥。若德行道藝之可書，皆歲月日時之所考。凡著録者以千計，各負所長；今預選者僅十人，中非爾力。第論孰優而孰否，奚患不公而不明。苟非馳籍甚之名，何以爲褒然之首。如某者少而好賦，長則通經。竊考《周官》之文，歷采漢儒之説，固知其爲一代太平之典，或詆其乃六國陰謀之書，好惡雖有不同，廢興亦隨所尚。惟上方兼崇於六藝，俾學者各守其一家。奈何議制度者每憚其難，以至習句讀者猶病其碎。重念過庭之訓，深興掩卷之嗟。涉獵數萬言，僅可爲羊我氏之學；蹉跎十六載，未能收毛錐子之功。取官徒切於驅羊，獻藝反同於畫虎。悵風塵之到骨，指場屋以驚心。豈期揚粃之在前，未免以竽而濫進。躐等蓋一時之幸，限年猶三尺之拘。揣稱非宜，夤緣有自。茲蓋伏遇某官洪鈞獨運，巖石俱瞻，學爲一代之所宗，智過千人而曰俊。仲舒生漢，伊、吕之聖無以加；如晦佐唐，蕭、曹之勛不足進。鳳皇芝草而皆知其瑞，春風夏雨而有功於人。與其躬吐握以下窮閭，莫不經品題而作佳士。遂令頑朽，亦預甄收。某敢

不勉就範模，益加鞭策，無負平生之壯志，必酬造化之鴻私。藝有一方，愧難入翹材之館；書仍三上，願先登光範之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謝升上舍啓 二

鳳闕疏恩，詎假賢書之薦；虎闈論秀，幸從造士之升，揣己非宜，捫心知愧。竊以朝廷兼兩科而取士，學校闢三舍以養賢。客東魯者射策而來，樂長安者出門而笑。先生館下，皆立聞進學之詞；祭酒堂中，或坐與彈琴之燕。亦有次何蕃之行，豈無説項斯之詩。孰敢荒於嬉而毁於隨，莫不揚以言而進以德。先後著録者幾三千輩，次第收科者已數百人。雖曰師曰友之漸摩，本吾君吾相之教育。矧恩非不次，毋煩貢籍之名；而藝亦可書，尤重中年之選。諒夤緣之所自，豈僥倖之或求。惟其十有所能，然後兩可以得。如某者長無伎倆，笑有嵚崎，辛勤筆墨之生涯，冷落韲鹽之況味。足不知其幾到，目已覺其兩眵。儒冠每嘆於誤身，試席敢矜於兀坐。三戰三北，自慚應敵之無功；一否一優，僅以中程而獲選。復被宸庭之寵，遂登天府之書。限年雖令甲之拘，撫己實私情之幸。此非偶爾，寧不慊然。茲蓋伏遇某官乾坤毓靈，海岳標異，德業推本朝之冠，文章爲當代之師。開館待賢，無公孫弘布被之誚；滿門肅客，何孟嘗君朱履之多。遂令鈍朽之資，亦預品題之數。某敢不益修所學，無負此心。今日知音，正流水高山之際；他年造化，在春風夏雨之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全宋文卷五四一七

林　外　三

叙事謝帥臣啓

愚而自用，愧戇直之非才；訾則無徒，宜謗言之易得。幸出生成之賜，獲逃罪譴之餘。感德難量，撫躬益愧。某天姿朴鈍，人品猥凡。衣冠有負於家傳，組綬幸望於世及。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學縵而安絃，亦在乎熟。世故既疏於練習，仕路寧防於險崎。清濁一分，愛憎兩見。況財穀之重，恐失毫釐；而文書之來，尤急星火。置之不問，帑藏空而責已深；詰之太嚴，捶楚深而怨方起。優柔既恐不振，狡獪當復誰何。且君子之蹈中庸，敢欺闇室；彼小人之無忌憚，公肆浮言。風波但觸於虛舟，萋斐遂成於貝錦。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實則未聞；謂雀無角，謂鼠無牙，誣應未見。於心罔愧，縱目可傷。雖小有言，安得不恐。横逆自至，反而禮反而仁；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此蓋伏遇某官清標瑩玉，雅度渾金，學不止於小品，身蓋兼於數器。峻高嵩嶽，式生申伯之賢；蔽芾甘

棠，來憩召南之國。簡以馭吏，約而待人，惟好惡無所私，故邪正不能惑。一人譽而衆人毀，雖或難明；今日是而明日非，亦惟可教。乃令脱責，得與更新。某敢不刻骨深銘，佩韋自警。過而能改，不爲當今之罪人；善即服膺，庶幾追古之循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叙事謝沈帥啓

事遭非意，幾爲罪釁之由；力與保全，幸出生成之賜。愧深無語，感極難名。某萍梗寒蹤，箕裘末裔。書劍早負所學，軒冕視爲草萊。歷落壯懷，夤緣世禄。泥塗久困，誠欵崎可笑之人；禍患相仍，有悽愴無聊之態。方期寸進，敢後塵趨。解幕篆於國華，分邑符於海澨。賤里黨食貧之計，未免犇馳；守先人平日之言，寧忘清白。到官越歲，莅事惟時，念有民有社之可憂，歎勞力勞心之無補。身其餘幾，奈簿書期會之尤難；吏或爲奸，非耳目聰明之可及。獄疑未蔽，謗語交紛。驚移檄之頻來，飭污名而遽斥。肝腸莫訴，徒指誓於神明；毫髮有欺，尚胡顔於天地。迫於就道，幾不聊生。妻孥相對以悲嗟，朋屬皆爲之歎泣。幸蒙寬借，獲遂生成，胥徒薄正於典刑，屬吏得逃於沙汰。誤小人之言而有隙，昔將陷於非辜；觀君子之過而知仁，今乃蒙於善貸。恩厚若此，人輕謂何。此蓋伏遇某官碩德鎮浮，清風激俗。宣威淮海，曾分西北之憂；易節甌閩，復借東南之望。寬以御物，恕而及人，好惡不狥於私心，予奪盡歸於公議。謂江母失布而罪令尹，咎固有歸；然舍郎持金而意不疑，情

尤可訾。乃令逭責，得保更生。某敢不激厲寸心，隄防末路。丘山仰戴，縱擢髮以難論；溝壑未填，當粉身而圖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赴任上太守啓

風塵奔競，恥爲媚世之容；藻鑑留連，誤作掌徭之請。將有事指呼之役，輒先修咫尺之儀。嘗謂古人仕宦之風流，初無俗吏趨走之況味。單父之堂，鳴琴而下治；山陰之門，垂簾而自閒。艷藻春摛，賦詩桃李之下；清襟泉潔，讀書松竹之林。王夷父之終日清談，夏侯湛之累年多暇。蓋吾儒緣飾之有術，何後世標榜之無人。某也窮歟，吏之愚者。始辭捶楚，聊歎絃歌。雖前輩不可挹其風標，在今日焉肯隨其波浪。陽鱎也鮒魚也，固聞釣法之不同；繭絲乎保障乎，亦知户數之可損。如其敲扑之喧囂，諜訟之倥傯，與夫文墨之紛散，簿領之沉迷，若常苒苒役夫思慮之中，必欲每每決於耳目之際。此一異、此二異、此三異，又安得政迹之可觀；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曾未識賢才之有別。倘公事癡爲可了，然人情老有不堪。苟折腰向小兒而羞，或低頭負野人之愧。上下既難於俛仰，去就曷權其重輕。身局促以何依，足趦趄而未進。誰爲道地，自有恩蒙。茲蓋伏遇判府郎中道安深以逢其原，氣剛大而養以直。青天白日，景星北斗以昭乎譽；融風彩露，慶雲光霓以舒乎文。雍容謁帝之初，醒籍爲郎之久。南來而爛五馬，莫榮乎佩二千石之印章；登庸而萃一門，行見其傳六十年之衣

鉢。想佩刀而自成氣象，顧冠劍而待拂塵埃。惟富貴必無相忘，則貧賤在所不棄。某戍瓜可往，行李有期，請通謁者爵里之書，當從鈴下威儀之後。大而千里，小而百里，當益修屬吏之恭；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豈無望私恩之意。預爲欣躍，曷罄敷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赴任上通判啓

奔走而在風塵，徒爲俛仰；拔擢而宰山澗，初乏才名。將受命於簡書，敢抒懷於竿牘。竊以仕宦因時而爲隱顯，爵禄在人而有重輕。稚川仙材也，爲丹砂而求勾漏之行；淵明達士也，恥斗粟而爲彭澤之去。周顒應鶴書而起，北山未免於移文；王喬化鳧舄而飛，太史徒聞於候影。雖未超乎塵俗之外，亦終歸於吏隱之中。某易智反愚，背巧益拙。嘗觀古人進退之義，益知今日進退之難。桑梓相鄰，願負百里之米；松菊未種，欲爲三徑之資。每自甘名位之卑，懼或遭官長之罵。由天而幸，爲地者誰。茲蓋伏遇某官學博而志宏，才全而能鉅。金百鍊而淬其利，玉三獻而寶其珍。功名必致以自期，富貴鼎來而未艾。以刺史之任姑居其半，而君子之道未究所行。贈佩刀不許其辭，美矣有公輔之望；酌杯水將爲之餞，清故得父老之心。鋒車已見於趣還，別乘豈容於俟駕。某捧檄而喜，辨志以行。烏鵲之飛必有所依，牛馬之走自忘其賤。高天澄澈，當爲雲霧之披；厦屋帡幪，可知風雨之托。矜悰所冀，翰墨難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赴任上知録啓

聲跡相聞，初無一日之雅；面目何在，輒形千里之書。夤緣蓋有自來，寮寀將爲同好。恭惟某官器局夷遠，韵宇宏深。蔚爲皇裔之表儀，姑作外臺之管轄。獄市之寄勿擾，諒能體齊相之懷；州縣之職徒勞，想屢發梁生之歎。一郡之紀綱振舉，六曹之風采聳聞。陽春之召蓋尚於寬和，嚴霜之誅何妨於擊搏。依紅泛緑，眷陪入幕之榮；拖紫紆青，行席折圭之寵。某動輒寔跋，謾何操持。餬口而之四方，失之拙宦；折腰而爲五斗，難以自高。遂盍朋簪，願承教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赴任與寄居簿啓

聊爾宦游，昔所謂吏隱神仙之地；何其多幸，適然居賢者禮義之邦。新奉有期，私悰爲快。恭惟某官墻宇高嶷，波瀾老成。三年之鳴驚人，一第而徒慰子。鯨魚可掣，豈容看翡翠於苕蘭；鷹鸇不同，未免棲鸞鳳於枳棘。即傒乏封之召，宜需瓜戍之期。某墨綬濫汙，青袍誤著。登堂問政，固願聞藥石之言；學道愛人，庶無愧絃歌之戲。其爲欣抃，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赴任上鄰宰啓

桃李成蹊，竊慕絃歌之化；桑麻接軫，將同寮寀之盟。喜非尋常，幸則千萬。恭惟某官學博游夏，文麗卿雲。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取功名如探囊中物。方揚鞭於雲路，聊製錦於江城。王喬之隨鶴翎，想太史候雙鳧之影；龐統之淹驥足，蓋治中非百里之才。暫屈高名，自有佳政。當以十旬而遠至，何待三年而後成。某銅墨該分，簡書深忌。雹能治都昌而化豺虎，僅若落山陽以尹鼫猱。梅早杏遲，雖各藉春風之力；家貧鄰富，豈無望宵燭之光。忻懌既深，敷陳曷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赴任上判官啓

傾蓋如故，曾留五里之亭；盍簪勿疑，辱在十室之邑。矧宗盟之同好，諒宿世之有緣。恭惟某官淵量冲凝，墻宇峻嶷。家學本儒林之傳授，鄉評高汝俗之品題。棠影清風，笑伴黄堂之掾；蓮花緑水，獨榮紅幕之賓。每雍容主論事之籤，豈闊略涉占位之筆。政聲騰達，舉最居先。三年然後有成，雖區區勞州縣之職；諸公唯能引類，當衮衮從臺省之登。某世事茫然，宦情聊爾。老厭長途之奔走，

行依厦屋之帡幪。臭味既同，請結金蘭之好；膏肓有疾，願聞藥石之言。欣忭何多，敷陳曷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又見《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庚集卷二〇，《清源文獻》卷九。

赴任與簿啓〔一〕

拓落一官，雖爲令尹而無喜色；夤緣共事，未見君子而有憂心。敬修咫尺之儀，先致寒暄之問。恭惟某官識度清雅，襟懷曠夷。揚蕤儒學之林，振步宦游之路。至如詣習主簿，或謂其徒者三十年之書；但願識韓荆州，人有所弗羨萬户侯之貴。聲名從此而大，官職可卜其來。姑煩經濟之才，暫試勾稽之任。區區州縣之職，固非爲大賢之容；衮衮臺省之登，當不在諸公之後。某誤分銅墨，聊欲絃歌。將同寮寀之盟，復講詩書之好。鸞鳳而棲枳棘，君豈爲鷹鸇之如；麋鹿以豐庖厨，我未能豺虎之化。願言承教，敢不盡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二。

〔一〕此文《宋四六選》原署名林鑑，誤，當作林外。《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闕其名，今收録於此。

赴任與尉啓　一

閩爲一鄉，夙有桑梓之敬；莆分百里，願同桃李之盟。喜其可知，幸則如此。恭惟某官清襟映俗，懿美軼羣。黨閭高月旦之評，人物想風標之異。富貴可以必致，材業蓋其有餘。來游宦職之場，姑試神仙之吏。空冀北之野，正騏驥長鳴之秋；祝伊闕之灘，應鸂鶒雙飛之瑞。行矣遠到，壯哉自期。某禄以爲親，仕不擇地，適瓜戍之欲往，顧行李之未嚴。少馳單騎之驅，先奉雙魚之問。傾蓋如故，將尋識面之求；同官爲寮，庶結盡心之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赴任與尉啓　二

聲氣相同，久重文章之價；眉宇未見，難忘名利之心。偶有宿緣，將爲新奉。恭惟某官耿介高俗，卓犖徧人。添前字於題名，得盈數於筮仕。暫隨吏隱，聊試仙才，人言屈爲是行，公亦竟非所好。上平原之表，鷙鳥累百而不如；祝伊闕之灘，鸂鶒一雙而自下。路津之據當自百里始，臺省之登可爲諸公期。某文甚乎窮，宦失之拙。歎平生之寡合，幸同類之可求。學而未優，我固有面墻之誚；政而不達，君無爲鄰城之嗤。欣慕既深，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簿與交代啓

聲迹相聞，未嘗半面；朝夕願見，實勞寸心。茲何際會之多，遂有交承之契。恭惟判簿儒林家學，孝友祖風。藹鄉譽於旦評，蜚政聲於仕路。君固自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予亦有言富貴之途皆由此始。以報三年之政，豈容百里之留。某辱在宗盟，獲同鄉曲，何幸牽絲之始，輒爲佩印之交。顧行李之敢遲，恐及瓜而願代。曰未見止，尚期傾蓋以相忘；睨而視之，差喜伐柯之不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上安撫丞相啓

十室之邑可爲之宰，徒愧未能；數仞之墻不得其門，願希與進。矧素被陶鎔之賜，茲復依節制之尊。頂踵知歸，腹心敢布。竊惟莆陽衣冠之藪，乃吾宰相錦繡之鄉。介古今二泉之間，爲東南八郡之最。鼎分三縣，桑梓必致其恭；琴鳴一堂，桃李孰爲之主。睠游泮之下邑，本興國之故城。地僻而俗自安，民淳而情易曉，賦輸可辦，牒訟甚希。黄紬而聽放衙，前輩之留題尚在；青衫而怕奔走，後人之游宦未知。某仕乎爲貧，窮付之命。喜有季路負米之養，追悟毛生捧檄之懷。以粟邑易治于潁陽，

願爲之小；而彭澤幸鄰于栗里，尤便其私。某自有恩蒙，特爲道地。慈蓋伏遇某官名冠宇宙，德格天淵，以儒者之道爲最高，于天下之事不足辦。申伯之宅南國，因是謝人以作庸；安石之居東山，當爲蒼生而復起。百官之富常繫乎進退，一介之賤何憚于馳驅。某敢不敬服常箴，班揚明令？雖于簿領米鹽未能免俗，豈以人民社稷何必讀書。非鞅掌以告勞，將綢繆而結課。即墨無左右之譽，烏敢望齊國萬家之封；武城聞絃歌之聲，安得有尼父前言之戲。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上漕使啓

解綬而歸，去來未能矯俗；上書而自，爲達無取材。何門可登，捷徑安在？恭惟某官道本六學，文成一家。自姬迄孔、顔、孟，授受之實無難其傳；由佛與聃、莊、楊，誕漫之言不干于思。功名許以自致，丈夫用力于當世之所爲；體貌至于有加，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惟相馬不失之瘦，而好龍必致其真，故權衡之下，盡出于公，雖屐履之間，亦得其任。某爲貧而仕，涉世則疏，僅若落山陽以尹鼯猱，焉能治都昌而化豺虎。游宦非侶，豈無羨王喬雙鳧之飛；立朝可觀，又安得平原一鶚之薦。草木幸憐其臭味，桃李猶望于栽培。媿丈人厚知丈人真，試垂靜聽；以國士遇，當國士報，敢負此生。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

贄見太守啓

千騎而在上頭，方請從東諸侯之後；百僚而計下走，竊欲侍大君子之前。顧知己之可伸，敢探懷而有獻。恭惟判府侍郎道識其大者，文出于粹然。聲華赫奕，而制作維新；風度偉明，而文物超異。登孔門七十子，獨顏氏之學其殆庶幾；侍漢庭百餘人，擢公孫之策以爲第一。履仕宦之途以行其志，據功名之地而無甚難。其在今日館閣庠序事業之發揮，是皆平日縈室研席文字之張大。操天下之重，自任其如此，將盡攄經綸有用之材；雖臺中之評，人反以爲傾，夫誰折剛直敢言之氣。蓋其忠鯁舌在而不畏彊禦，彼姦憸膽落而曷肆欺諛。君何厭承明侍從之勞，人咸睠詞人岳牧之用。棠陰屢徙，竹使幾分。不須置水一盂，而清節自高；況有對月兩章，而哲情欵見。開閉有令，乃修于庭户之間；政事無雙，又在乎篇什之外。吴越之風流不減元、白，荆潭之酬唱未許裴、楊。豈晨香暮火，暫伴于清閒；故皂蓋朱幡，復煩于共理。且心之樂不樂，而用，而四海之繫重輕，天子則曰真宰相之器。正轄位頻虚于左右，宜鋒車趨下于東南。某也毫髮無所長，公之牙頰不足置。諸生頌而不敢齒，雖嘗慕太學博士之文；數月徵之以爲才，焉敢望東都温生之禮。屬在桑梓之國，獲游桃李之蹊。苟富貴未必相忘，則貧賤在所不棄。于灑埽應對進退之末，此固小子之所當；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愧無軼材之可作。如其喜躍，得所依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回縣學職事啓

武城而有戲言，安得弦歌之笑；單父而聞鈎道，何煩軒蓋之迎。方爲新樂之知，猥辱華牋之貺。深虞過譽，亦見高懷。顧精學校之勤，行爲場屋之用。冉求使之宰我，慙居弟子之先；趙德可以師君，無愧衙推之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鄭秘校啓

自遠方來，始合有朋之趣；見鄉人喜，少寬去國之思。況我輩罕有相投，若吾子不可多得。識之已恨其晚，欣然欲與之遊。觀其養氣，則平生之耿耿常存；至于論交，則輕薄之紛紛何數。豈一文半字之或吝，以兩紙八行之見遺。明珠雖爲暗投，美玉自有定價。青眼以待佳士，雅在乎一日之間；白首而逢壯夫，情將見於十載之後。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回程監倉啓

京塵眯目，可勝河陽別行客之懷；庾幕棲身，幸有瀟湘逢故人之喜。辱篤年盟之舊，猥蒙雲翰之先。高義凜然，私衷惻若。某官妙參道闔，雄壓文壇，夙傳洛學之源流，俯掇漢科之第一。霜蹄得路，洗凡馬而一空；溟翼垂雲，搏風鵬而直上。僉論早期於遠到，冲襟不厭於卑棲。兵食足於斯，嘗服聖言之旨；會計當而已，何妨委吏之爲。矧控帶於上流，正倚毗於大手。飽貔貅百萬衆，自令列壁之精明；舉筦庫七十家，即被公朝之甄擢。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自屏迹於丘樊，已冥心於造物。詎意起家而贊畫，遂令末路之得朋。退之姑詠於盎糧，敢云騁辯；白也願陪於樽酒，時與論文。《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通待制辛帥啓

疇庸北固，易鎮南昌。棠舍陰濃，頓改江山之舊；松階望峻，載觀戟纛之新。先聲鼎來，闔郡欲舞。顧趨承于秉屬，尤感發于私衷。蓋謂自三光五岳之氣分，嘆英豪其有幾；更四聖百年之治足，慨功業之良難。早聆季子之來歸，衆喜夷吾之復見。使表餌得行其策，則規恢豈俟于今。方期父老之椎

牛，開關持勞；豈謂兒童之竹馬，夾道俟迎。抑九重深軫于此方，乃三錫重勤于老手。恭惟某官蓄雄剛之至德，負卓越之奇才。九卿高惟月之班，四國徧子蓄之績。維是胸中之湖海，飄然與造物者游；發爲筆下之波瀾，殆非食煙火人語。脱略軒裳之表，逍遥巖壑之姿。然而當世望其有爲，吾君引以自近。旋由次對，荐畀輔藩。居中則可寢謀于淮南，捍外則尚何憂于江左。雖咽喉之内地，實襟帶于上流。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儀圖宿望，一敵國豈不隱然？不妨玉節之重臨，佇聽金甌之有命。某低徊一第，遭蹇半生，素亡踰人，矧未更事，猥玷公朝之荐口，重慚計幕之素餐。會逢十乘之啓行，欣托二天之覆露。豈若秦之視越瘠，當不動心；倘如晉之用楚材，或堪爲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啓隽類函》卷六七。

全宋文卷五四一八

林　外　四

通史都大啓

擁騎經塗，辱軫朋簪之舊；剖符疊組，欣依使節之光。雖司存分兩地之遥，然巨庇喜二天之近。敬馳尺牘，先贊寸忱。某官家世象近魁三，人物今稱第一。積慶實綿於錦繡，雅懷不在於綺紈。架上萬牙籤，一讀不再；胸中五色線，小出無前。激昂尤奮於事功，談笑可空於盤錯。自疇庸於貳郡，屢疏寵於十行。實簡清衷，肆臨巨鎮。賢良選用，固將解渤海之佩刀；功績垂成，謂可折東山之屐齒。沮謀者孰，袖手何言。方爲五畝園獨樂之遊，復膺二千石共理之寄。河東吾股肱郡，未遠邦畿；番君得江湖心，已稱理效。矧治鑄莫饒於吴越，而提封幾遍於東南。佇觀地上之錢流，即聽日邊之璽召。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涔名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寮底一官，隨行逐隊；江皐十載，自西徂東。賡《伐木》之詩，夫豈若秦之視越；仰《皇華》之使，或容羅石以致温。

通徐倉使啓

藩屏疇庸，放綍從天而下；庾臺將指，持節被江以東。茲九重引近之有光，且一道平頒之攸賴。風聲戾止，觀聽翕然。某官雙溪擢秀，六館蜚英。煌煌華國之文，科第直俯拾爾；磊磊濟時之略，州縣豈足留之。姓名果徹於凝旒，步武頓開於亨軌。擢由金耀，式是璧流。給札玉臺，織天孫之雲錦；讎書天禄，登道家之蓬萊。屬九虎之啓扉，俄三刀之入夢。淮邦草木，已稔識於威名；江國生靈，慨每罹於乾溢。畀之英簜，被以光華。廩粟腐紅，茲暫司於斂聚；橐荷持紫，佇入侍於邃嚴。某才下亡庸，命奇寡偶。蓮泛莫裨于寸晝，瓜時已上於更書。劃聆濡轡之來，正值俶裝之際。願承約束，棲燕幕以奚安；或假夤緣，登龍門其自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又見《啓隽類函》卷四五。

通韓府判啓

名藩半刺，夙懷仰德之誠；賓幕具員，預有依仁之幸。雖鷃鵬之分異，然草木之味同。輒以寸

誠，寓於尺牘。某官宗城挺秀，隽域蜚英。早奮亨塗九萬里，風斯在下；亟騰最績十二牛，刃若發硎。固嘗被交上公車之章，胡乃屈治中別駕之任。睠言巨鎮，實控上流。綱條全藉於贊裨，談笑可空於盤錯。齊山秋浦，不妨風月平分；漢席夜釐，行即雲霄直上。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污名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十載皇皇，進寸退尺；長江浩浩，自西徂東。退之姑詠於盎糧〔一〕，敢云騁下；白也願陪於尊酒，時與論文。

〔一〕退：原作「造」，據前卷《回程監倉啓》改。

通交代王運管啓

膠庠游息，悵鴻燕之去來；計幕交承，託金蘭於出處。雖未接顏辭之末，已相忘道術之中。揚粃愧前，贅緘敢後。某官望高六館，聲滿中州。學自名家，接河汾之流派；文無餒氣，窺海若之波瀾。走馬舍選，方竊遲之；摘髭科第，直差易爾。固將爲於木鐸，思樂采芹；便合貯之玉堂，最宜視草。胡然廉取，猶此斜飛。姑寄徑於紅蓮緑水之遊，遂增重於東海西山之勝。入幕乃有此士，豈專辰入酉退之勤；搢紳莫不知名，倚觀朝奏暮召之寵。某皇皇半世，矻矻一科，逐步隨行，缺然贅畫，玩時愒日，久矣妨賢。兹不遠於及瓜，冀匪徐於行李。同門同志，敢忘朋友之先賢；孰主孰賓，期結子孫之

〔一〕退：原作「造」，據前卷《回程監倉啓》改。

〔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又見《秘笈新書》卷一〇。

永好。《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三。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

迎户部陸侍郎狀〔一〕

伏審解符邊閫，貳秩省闈。方祇命以造朝，已抗旌而遵道。屬在暄妍之序，諒多跋涉之勤。將獲披承，併紓傾係。其爲忻懌，未易究言。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一〕此篇原闕撰人名，據《永樂大典》收録。

上太守小簡〔一〕

詷候饗寢，敬遵彝儀，具列首牘。比辰歲律崢嶸，冰霜凝厲，諒惟鈐閣優游，神聽民悦，冲襟泰定，戩穀日隆。尚賴仰體睿眷，茵鼎精護，倚需召環，進陟鈞軸。某下情顒禱激切之至。

某久違台範，景慕之誠，非曠朝夕。春中輒貢槧牘，以干記曹。政懼僭率，自貽嚴譴，豈圖謙撝略等夷，貶賜教飭。懷慙聚感，何以云喻。區區守窮，不敢嗣起居之問，以取瀆尊之罪。尚冀慈明洞

達，特賜闊略。行遂瞻拜台躔，下情豈勝欣抃。

某官以良二千石分寄共理，流惠舒化。斯道之行，當先一州而後天下。名節之來，亟躋柄任。中外薦紳所期於文章事業者，此耳。虞鮑雖有故事，而莆陽郡壁記云：「有三台自我州郡始。」某將與邑人見鳳同鳴以賀，然後以得賢爲朝廷天下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太守小簡　二

詗候籤師，敬遵彝式，具瞻右牘。邇辰不審鈞履何似？即日春物融怡，和氣宣暢，恭惟天錫純嘏，神介景福。尚願燕寢密護，鼎餗精調。仰承旒冕倚之重，俯慰簪紱祝頌之誠。

恭惟某官道德正傳，天降大任，布衣而置上衮，晝錦而歸故鄉。暫輟經綸，姑煩藩翰。雖聖意欲均其勞逸，然朝廷有繫乎重輕。佇膺綸綍，寵還機軸，益攄遠業，光贊中興。某當續《烝民》、《崧高》之雅，以歌頌勳德之萬一。

遠瞻巖石，仰跂台躔。竊惟起館開閣，招延賢士，禮貌若在相位。某守縣所拘，末由瞻拜，旂幢以俟進退。下情傾慕，無任激切之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提刑小簡　一

詗候饗寢，敬遵彝式，具列首牘。比辰春事融悦，化日舒遲，不審台用何似。竊惟澄清豐暇，神贊人詠，冲襟泰定，戩穀日隆。尚願仰體宸睠，茵鼎毖護，倚需賜環，進陟鈞軸。下情肫禱激切之至。

某夙望台符，自惟寡昧，無由進侍，光躔朝夕，第勤景仰。兹以試邑，獲隸部封，遂託輝映。職守所拘，尚阻叅覲。遠企熒煌，精爽飛越。

恭以某官雄名蓋代，峻德高古，雖爲禁路羽儀、南宫眉目，文章事業，未及施用。上方以外臺爲重，皇華之遣，政藉諏訪，而埋輪攬轡，姑息威譽，行需走節，趣覿清光。遂膺柄用，以福寰海。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上提刑小簡　二

某羞抗塵容，掌猺山邑。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簿書米鹽，不憚煩碎，百里休戚，首當訪問。至於奉遵科教，頒揚明令，敢不期勉，以承德意。猶懼駑蹇未逮，尚賴寬假轡策，庶幾驅馳竭力，不

至顛隮，以速罪戾。密控慈明，敢蘄宥謦？

某竿牘效知，深虞簡率，上貽嚴遣。晚學寡昧，不敢揚文露志，輒以短啓略叙卑傃。仰瀆高明，戰慄俟罪，敢冀台慈，特賜省覽。

某十六年太學蘆鹽，晚竊一第，今一紀矣。茲以試宰山澗，未免面墻之責。所幸事大君子，敬受警誨，庶幾讀書鳴絃，不爲俗吏之歸。尚蘄清鑑，特與矜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祈雨疏

如惔如焚，正渴雲霓之望；是穮是蓑，久罹旱暵之虞。祈求既竭于忱恂，惠澤未蒙于霑足。敢邀仙馭，來慰民情。況山川有蓄泄之靈，而田畝正徯蘇之望。伏願油然作沛然下，遂成三日以爲霖；陰無伏陽無愆，未聞四月之不雨。庶少寬於吏責，使不失於農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爲父少傅祈安設醮青詞

老稚宦游，每抱滿盈之戒；陰陽代謝，豈無消息之虞。惟冀免災，敢云要福。伏念臣某父某年垂七十，位亞三公。辛勤白屋之起家，黽勉丹衷之報國。幸一門内外，叨廩稍者十餘人；念累歲晨昏，

望江壖在數千里。懼愆尤之倚伏，適星宿之推移，敢因月正之上元，屬值日辰之先甲。謹延道侶，爲叩高真。輒紓醮設之誠，寧有祈禳之意。情惟知止，念欲就閑。伏願大而邊境之安寧，次則親庭之强健。掛冠得請，庶無一簣之虧；問舍有期，永遂全家之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三。

爲衆禳災設醮青詞

臨下有赫，妙造化以難名；求福不回，或至誠之能動。輒輸悃愊，仰瀆高明。伏念臣等試吏未優，受才甚薄。頃緣兩歲，旱禍相仍，爰涉今年，孽殃猶甚。獄訟滋起，怨謗横生。夢寐見於不祥，官吏爲之震恐。今福莫大於無禍，敢恃祈禱；而天雖高而聽卑，庶幾降格。適值先天之節，敬誠淨醮之儀，宣北斗七星之科，慶中元四始之會。伏願叢霄洞鑑，衆真護持，閔兹窮谷之甿，一洗如山之釁。自今以始，鑑陟降之小心；俾熾爾昌，荷生成之大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三。

赴任保安青詞

升斗竊廩，固慙仰給之私；稚耋登途，敢望全安之賜。垂休有自，昭答自宜。伏念臣得禄代耕，闔門就食。從遠方襁負之至，賴洪造帡幪之安。天高而聽甚卑，允諧虔禱；物薄而可用重，式答龐

恩。嚴潔祠宮，敷揚科記，俯殫方寸，上達圓穹。蘄降格於三清，錫康寧於百福。獲遂養親之願，益奉怡顏；更堅報國之忠，自求多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三。

爲母禱病設醮青詞

天道難諶，莫測高明之妙；母氏聖善，或庸疾痛之呻。輒露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少孤多蹇，偏恃焉依，僅忝一官之微，方詣三釜之養。而母妾張氏比緣往臘，偶跌殘軀，迨今延七八月之間，而脉有五六至之數。往來寒熱，喘急浮虛。雖藥石以交攻，矧桑榆之已暮。念下堂而傷足，行或使之；惟反本以呼天，勢莫急此。適值旁於本命，用嚴按於真科。伏願何禍不消，勿藥有喜。百拜手以爲壽，固人子之至情；一跬步而不忘〔一〕，仰真功之密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四。

〔一〕「不」下原衍「敢」字，據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四删。

祈雨設醮青詞

農心閔雨，深懷失業之憂；吏職承流，敢殫責躬之請。俯輸愊悃，仰瀆高明。伏念蕞爾莆城，瀕

乎海嶠，地狹半涵於瘠鹵，人稠惟事於耕耘，倘田疇之不收，則溝壑之立至。梅蒸失潤，秧插已枯。嗽嗽既嘆於如焚，慄慄實深於若撻。謹延真馭，敬集靈場。豈能出力以爲人，且務齋心而謝過。伏願乾坤降鑑，畢月爭輝。雨澤應期，願解龜文之坼；秋成在望，可占魚夢之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四。

爲衆祈禳設醮青詞

天所助者順，豈禍福之無門；民至愚而神，幸皈依之有路。俯伸危悃，仰瀆穹蒼。伏念臣螻蟻微軀，香火共社。雖出作入息，罔有不敬；然仰事俯育，非無少慙。式憑玉匱之書，上叩金門之聽。伏願連甍比屋，潛消無妄之災；白叟黃童，共獲大有之慶。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三。

禱病設醮青詞

禍淫福善，於昭天鑑之明；視履考祥，莫非己求之自。敢殫誠赤，上達員清。伏念臣樸學罔庸，頹齡侵逼。昨自留都而瀝請，獲歸故里以養安。荷君上之大恩，未知稱塞；取朝廷之公器，已極叨渝。繇盈溢之生災，果陰陽之致寇。食衰恃粥，曾何尚飯之能；足不良行，且有既微之腫。望扶持全

安之賜，歸包含偏覆之仁。是用薰祓忱衷，歸投洪造。伏望三清昭格，列聖溥臨，虧除愆尤，敷賜祉福。疾遄有喜，庶幾勿藥以遂瘳；老無能爲，更冀及年而得謝。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四。

聖節道場疏

四月維夏，千齡開炎曆之祥；一人出真，萬國仰電樞之慶。夙涓梵宇，虔命緇流，課竺土之秘文，效華封之遠祝。伏願皇帝陛下神功獨宰，聖德日躋。泰道方開，早回鸞于西極；夢齡永錫，長比算于南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會慶節啓建道場疏

天佑民而作之君，慶誕彌于良月；臣歸美以報其上，繼善頌以封人。敢伸一介之誠，願祝大椿之壽。恭惟皇帝陛下道參羲昊，德配乾坤，執虞舜之兩端，躬武王之達孝。坐撫中熙之運，肇開長發之祥。臣等謹叩高真，仰祈遐算。伏願後世難老，永符萬歲之呼；如日之升，長對千秋之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天申節啓建道場疏

景回北極，慶流虹繞電之祥；壽祝南山，傾就日望雲之衆。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道存澹泊，妙契希夷。付黄屋于非心，詒燕謀于翼子。雖宥天下不治天下，固已仰成；然嘻聖人請祝聖人，可無歸報！況值誕彌之月，仰憑高上之慈。伏願百禄是遒，五兵不試。想聞中岳，沸傳三呼萬歲之聲；雖老後天，長享五日一朝之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一九

徐　傅

徐傅，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紹興中知袁州。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六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紹熙甲寅免和糴記〔一〕　紹熙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絶，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萬

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乃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守臣曹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旦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大碑，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袁人慶。袁人雖不能封牲釃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也。紹熙癸丑，傅被命假守，大懼民力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鞏以帥委糴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隆興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鳴於廷。傅應之曰：「漕使靖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傅爲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曾、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爲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貳郡趙彥真、宰邑趙師虙來諗傅，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糴，奈何？」傅曰：「請必可免。」亟使摹碑聯事狀，馳詣府禱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已而南昌縣佐察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

命，而改羅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汔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昭不朽。」傅曰：「民受賜而傅逭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傅獲托焉，有稱於無窮，傅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汔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望日謹記。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嘉慶《萍鄉縣志》卷一八，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吴洪澤校點）

〔一〕熙：原作「興」，「又見」諸本並同。今考文中所記紹興甲戌、隆興初元、淳熙癸卯免糴事，並在紹興甲寅後，紹興當爲紹熙之誤。下同。

沈瀛

沈瀛，字子壽，號竹齋，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自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歷任太平州、常州教授，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樞密院編修官，知梧州、江州，三佐帥幕。平生嗜文字若性命。有《沈子壽文集》、《竹齋詞》（存）。見《水心文集》卷一二《沈子壽文集序》，《于湖集》卷一三，《艾軒集》卷二，《攻媿集》卷三七，《貴耳集》卷中，《入蜀記》卷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七、選舉二〇之二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集註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一〕　慶元二年五月

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三百餘會說法度衆生，本無二致，以衆生性有上中下之別，故佛語有淺深之異。於諸經中如《楞嚴》、《圓覺》皆爲上根者說，故其語深遠，惟上根之人方可了解，而初機者未易究也。至若《楞伽》一經，以楞伽爲名，實相爲體。佛語心爲宗，目覺聖，智爲用，其語深遠，又在《楞嚴》、《圓覺》諸經之上。故目今所說上根之人無如內翰蘇公，尚曰《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尚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而況餘人乎？少傅白公樂天《與常禪師》詩，有「求師治此病，惟勸讀《楞伽》」。又曰：「人間此病治無藥，惟有《楞伽》四卷經。」荆國王公介甫亦曰：「《楞伽》我亦見髣髴。」是知此經惟上上根人所深好而研窮之，其它人莫識也。達磨謂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心爲心法，則知傳心之印無出此經，有自來矣。今世談禪者浩浩，而於此經謾不知有。非不知有，正以所見不高，不能深識義趣，故不敢啓口耳。蘇內翰又謂近世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而佛法微矣。乃謂此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如醫之有《難經》。今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

《難經》不學而可，豈不悞哉！此正謂今日設也。仰惟雷菴受公老師飽學飽參，既有實學，遂見實相，非今虛頭禪衲比也。人皆於此經讀尚不成句讀，師乃敢抗志而註釋之，非精勤力學不能到也。且其註釋又非今講人之比，字字訂前人之訛，句句說經意之盡，其文不晦僻，其義又坦明，使蘇內翰復生而見之，亦歡喜讚歎不盡，而況餘人乎？凡於此道得其趣者而觀之，當手之而不釋也。竹齋沈瀛既見是書，合掌頂禮，普勸四衆至心讀誦，詳其註義，使佛語渙然冰釋，於一句中頓明見地，即達磨付囑之意便在眼前，其一堆八擔葛藤便可束之高閣矣。昔太保樂全張公安道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內翰過南都，親見公說，且以錢三十萬託公印施於江淮間，而內翰親爲之書。此經印人心地，明驗如此。敬庵居士黃公師說，靜照居士仲威之子，妙德居士節夫之姪孫，心心相傳，其於此經深解義趣，捐金鏤板，以廣流通，是亦樂全公之意也。若其註釋本末，則具見於雷菴閣筆記，此不重述。惟以世人所共知蘇內翰、張太保二事冠于篇首，以啓人之信心云。雷菴又有《普燈》三十卷及《楞嚴合論》，將繼此行于世。嗚呼盛哉！嗚呼盛哉！慶元二年重午日序。《楞嚴經集注》卷首，《續藏經》第一編第二五套第四册。（沈治宏校點）

〔一〕題下原署：「朝議大夫、新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竹齋沈瀛撰。」

林鎬

林鎬，自號獨醒居士，孝宗朝在世。

明師勝地論跋

予嘗讀《沖虛至德經》，而得林類之言，以謂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雖知死之與生一往一返，然求其説而未得者，意其死於是者，不過捨是報身而已，生於彼者必竟落在什麽處，此所以求其説而未得也。今觀福清禪師所述《明師勝地論》，始知世外別有兜率内院，西方浄土，爲諸人依託之地，非念慮積習不能到也。予因三復其説，究其本性，空寂之中，非斷滅相，此生報盡，還有他生。若成堅固願力，成就善根，且無沉淪惡道之憂，決有超登勝報之地。乃今而後，始知兜率西方，不隔毫端，常自現前，但堅此心，即能見佛。如妙喜云見自性之彌陀、了唯心之浄土者，誠可爲此論一言之蔽也。師，妙喜之的嗣，於明師得依託之地，故能以三處正論饒益衆生。參政大資周公葵得而序之，謂師之言信而有證，且愛其宗通説，通於實相教相不相違背，而老婆心切，有如是諄諄之言也。諸仁者儻能因周公之序以求老師之心，則兜率西方，不勞問途，便請驀直去也。獨醒居士林鎬敬跋。《樂

邦文類》卷二。（刁忠民校點）

傅　麟

傅麟，孝宗朝人。

經史閣記

西昌舊有學，創既久，陋甚。學長嚴君鄂既裒衆財，於學之門鼎樓，以挹山水之秀，復與諸職事謀締閣於講堂之後以稱是，抑將爲藏書之所，恨力弗及也，寢饋終不忘，有志哉！偶邑主簿王公攝宰事，以朔旦來謁先聖罷，嚴君試以其謀告，且請曰，非假公帑之餘莫克就。王公欣然從之。於是斬山取材，陶土爲瓦，官給其費，於民無擾。乃差日鳩工，嚴君偕二三職事督其役。不日而閣成，目以「經史」，危甍層棟，鳥革翬飛，勢干浮雲，而與樓稱，過者駭矚焉。斯一邑之偉觀也，其謀自嚴君始，亦既有志矣，然不遇王公果濟歟！今之爲邑者，多以簿書獄訟爲急思，日孜孜奚翅飢食渴飲如也，於學校爲疣贅，未嘗過而問焉。不毀之已幸，寧復敢冀其他！抑不知學校風化所自出，尤當留意者，反忽焉，悲夫！若王公家世簪紱，而妙齡擢第，蓋儒者也，其爲政審知所先後，可無憾焉耳。則

嚴君之請新傑閣，若鬼造神設，匪徒爲偉觀，殆使簡編之富充牣其中，力於爲學而務博覽者，恣其搜尋焉。深惟厥由，意者亦數默先定自當爾，非偶然耶。余嘉嚴君之志有成，且服王公之賢也，於是乎書。王公名正之，字濟仲，其先臨川人也。若夫費用之多寡與創立歲月則略而不載也。乾道六年四月望日記。道光《泰和縣志》卷二〇，道光六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傅淇

傅淇，字元瞻，仙遊（今福建仙遊）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調潮陽縣尉，改知平陽縣。乾淳間爲監察御史，除太府少卿，徙宗正少卿，出爲兩浙東路、西路提刑。淳熙十一年，以職事修舉除直龍圖。次年改知寧國府，以母老便養知泉州。光宗立，起爲廣西提刑，復知温州，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二五，《吴郡志》卷七，《會稽續志》卷二，雍正《福建通志》卷四三。

言浙西水利事奏

淳熙三年

近臣僚奏陳圍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圍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塘計畝納錢〔一〕，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

毋得給據與官民户及寺觀〔二〕。《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四（第五册第四九三六頁）。又見《文獻通考》卷六，《烏青文獻》卷二。

〔一〕聞：原作「開」，據《文獻通考》、《烏青文獻》改。

〔二〕與：原誤「興」，據《文獻通考》改。

陳壩斗門記

莆之爲郡，介於山海之間，土陋而少易地，惟南北二洋爲廣衍，民食公賦，居郡之什五。北洋始於吴興公埠海爲田，頃以萬計。大溪東來，釃爲溉渠，紆餘其中。霖潦暴集，弗疏瀹則有浸淫之害；衆流下屬，弗潴積則失灌溉之利。風濤往來，冒齧之足以變移土性。昔人爲溝爲泄，又爲斗門，隄防有法，閉縱有時，雖水旱不能爲沴，農甚便利之。斗門有三，曰蘆浦，曰慈壽，曰陳壩，而陳壩獨當要衝，上受衆流而下泄之海，微是則蘆浦、慈壽曾不足憑恃。潘侯曩嘗經理之矣，歲月既久，浸以隳墜，農復告病，惟是工費繁重，議者難之。今趙侯獨以爲元元之餱命在是，爰詢耆老，度地勢，思前人之未至，審舊址之易危，上下截流，履實而裁基，别爲斗門三間。靡金錢餘四百萬，請於常平司，得四之一，復撙節他費，以足其用，均於民者特舊之半。又擇豐産與夫浮屠之幹勤者董其役，而官不

與焉，以故不勞而成。經始於紹熙初元之良月，迄功於二年之上春，其堅固壯厚若埏埴然。止而清波雲屯，決而奔流箭駛。以是而輔天時地力所不及，遠哉其爲利乎！弘治《興化府志》卷三〇，同治十年刻本。又見民國《福建通志》卷一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　燠

吳燠（一一三一——一一八六），字春卿，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授福州福清簿，遷撫州州學教授，又爲隆興府學教授，知建康府浦城縣。累遷司農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除起居舍人，官終起居郎。淳熙十三年卒，年五十六。見《誠齋集》卷一二五《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楊萬里等除檢詳告詞

淳熙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敕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仲諤等：中臺紀綱之所綜，宥廷密命之所基，彌綸裨贊，實資司屬。汝仲諤粹而審，爾萬里鯁而亮，揚彰周行，譽處俱茂，簡知既久，宜有遞陞。或自樞掾而爲郡公，或自省郎而爲樞掾。其察民綱之得失，稽兵政之治否，則告而長，使廟堂無過舉，則爲稱職。可依前件。《誠齋集》卷一三三。

乞省冗吏冗兵奏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伏望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五〇。（以上刁忠民校點）

錢之望

錢之望（一一三一——一一九九），字表臣，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官襄陽府大軍倉，差江西帥屬。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歷知和州、楚州、揚州。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静江府、真州。除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改知廬州。慶元五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見葉適《水心集》卷一八《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乞於千秋澗置斗門奏　淳熙十年十二月

歷陽縣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爲利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湖水日淺，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潴水。俾二湖之浸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八（第六册第五九三七頁）。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賑濟賑糶楚州事奏　〔一〕　淳熙十六年正月

準省劄：「錢之望奏，本州今歲大水，抄劄到貧乏闕食民户一萬四百餘家，合議賑濟、賑糶。詔楚州糶濟事，令吴曦候到任，議定申尚書省。」既而令開具如右〔二〕：一，賑濟楚州，元册内欲自十二月爲始，支至來年二月，計支三箇月米，共二萬四百餘石。乞撥義倉米五千五百七十三石九斗，及賑濟歸正、歸附、使效等米二千八百餘石，合就本路轉運司三分課子内取撥；及有勸諭到上户陳宏等米一萬石，尚少米二千石，乞於前任守臣羅到椿管米内支撥。共揍成二萬四百餘石賑濟。本州未承回降

指揮間，爲見民户闕食，一面將勸諭到陳宏等二户已納到州倉米四千五百石，并於轉運司三分課子米内兑借三千六百六十四石九斗，先次賑濟，十二月分米，委官支散了當。乞劄下本路提舉常平司於義倉内撥米四千五百石給還陳宏等。其兑借賑濟過轉運司三分課子米三千六百六十四石九斗，亦乞劄下轉運司於撥下本州賑濟米一萬五千石數内理豁施行。一，賑糶楚州元册内乞撥常平司米一萬六千餘石、并椿管米三萬石，共揍成四萬六千石應副賑糶。之望等照得本州椿管米近蒙朝廷指揮，支撥二萬石應副脩城；及曦陳請支撥米一萬二千石賑給外，所餘不多，兼已蒙本路轉運、常平兩司科撥高郵軍椿積年深，雖價錢低平，兼恐貧民艱得見錢收糴，已行下諸縣截發官錢雇般。高郵軍今來議定先次般取米五千石，於諸縣置場去處，依價賑糶。候見得有人收糴，即接續前去般取賑糶。一，本州雖有提舉司撥到常平等米二萬一千六百餘石，并錢二萬貫，並係賑貸，止可供給有田産税户收糴耕牛、農具等，候將來豐熟拘還。其無田産人户及貧乏客户，皆不均及。惟是賑濟一項，方得普霑朝廷德澤。《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一五（第三册第二一一一頁）。

〔一〕此爲與吴曦合奏。

〔二〕此句文意不明，疑有脱文。

條三邊戰守事宜奏

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由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且卒饑、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耶？若兵自耕、民自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内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略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屯分。大儀、天長、昭關、柘皐，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疾懊，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屯名，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視相盡。嘉靖《惟揚志》卷三二。又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九二，乾隆《江都縣志》卷三一，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九四。

乞許將私錢及破缺錢糴米奏　紹熙二年

破缺私錢，艱於行使。乞念疲民，將賑糴米每升並作二十文足，不問官錢私錢，衮同交受。伏準十二月十日詔，支撥鎮江府陳次米十五萬石，令淮東轉運提舉司日下般取，每石計破缺錢及私錢一貫四百文足收換。又乞已降指揮，分撥鎮江府椿管陳次米一十五萬石，付本路轉運提舉司收換破缺及私錢每升十四文足。乞自朝廷明降指揮，令轉運提舉司措置，分撥本路八郡。應別州縣城邑居民，每日計糴，仍逐户給憑由，許將私錢及破缺計口糴米〔一〕，以防多糴不均之弊。既可以換私錢，又可以寓賑恤，實爲不費之惠。《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九二（第七册第六二九九頁）。

〔一〕「破缺」下疑脱「錢」字。

乞賑糴揚州奏　紹熙二年十二月

本路旱傷民户已自乏食，賑糴誠不可緩。乞就淮東諸州軍見管朝廷椿積米内，先次借撥一十萬石。

訪聞見用鐵錢内有破缺，并私錢艱於行使。《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九一（第七册第六二九九頁）。

劾馬定遠失職奏　紹熙四年四月

舊例：副總管每遇大閱，必擐甲入教場，身先士卒。定遠當春大閱，乃謁告不出，偃蹇失職。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一五（第五册第四〇二四頁）。

乞加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廟號奏　慶元四年五月

竊見南海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廟食廣州，大芘茲土，有禱必應，如響斯答。臣領事之始，大奚小醜阻兵陸梁，既迫逐延祥官兵，怙衆索戰，復焚蕩本山室廬，出海行劫。臣即爲文以告于神，願借檣風，助順討逆，俾獻俘祠下，明正典刑，毋使竄逸，以稽天誅。然後分遣摧鋒水軍前去會合。神誘其衷，既出佛堂門外洋，復回舟送死，直欲趨州城。拾月貳拾叁日至東南道扶胥口東廟前，海中肆拾餘艘銜尾而進，與官兵遇。軍士爭先奪擊，呼王之號以乞靈。戰鬥數合，因風縱火，以焚其舟。潮汛陡落，徐紹夔所乘大舶膠于沙磧之上，首被擒獲，餘悉奔潰。暨諸軍深入大洋，招捕餘黨，如東薑艮門諸山，素號險惡，或遇颶風驟發，不容艤舟，人皆危之。既至其處，波伏不興。及至羅致首惡，長風

送颺，巨浪如屋，武夫奮棹，且喜且愕，益仰王之威靈。凡臣所禱，無一不酬。將士間爲臣言：「此非人之力也。」凱旋之日，闔境士民以手加額，歸功于王，乞申加廟號，合辭以請。臣參訂輿言，具有其實。除已先出帑錢千緡崇飾廟貌外，用敢冒昧上聞。臣考之圖經，惟王有功於民，著自古昔，載在祀典，神次最貴。唐天寶十載始封爲廣利王；國朝康定貳年，增號洪聖；皇祐伍年，以陰擊儂賊，詔錫昭順；紹興柒年，復加威顯。所以致崇極于神者，其來尚矣，旌應表異，正在今日。欲望睿慈特降指揮，申命攸司，討論典禮，優加命數，昭示褒寵，以答神休，以從民欲。伏候敕旨。（《金石續編》卷一九。以上王曉波校點）

麋師旦

麋師旦（一一三一——？），字周卿，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鍇子。紹興十八年第進士。曾爲高郵、西安二縣尉，通州、衢州、南康軍三郡教授，歷知富陽縣、秀州。慶元初以尚書左司郎中遷顯謨閣學士，官至吏部侍郎。見《慶元黨禁》，《南宋館閣續録》卷八，《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宋元學案》卷九七，《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三。

富陽建新橋記

淳熙十二年三月

富春北通餘杭，陸行五十里而近，閩、蜀、湖、廣之人暨淮、浙、江東相往來，凡不入行都，悉寄徑於是。去縣治十里，跨溪爲梁，長十餘步，其名曰新，而敝實甚。蓋自淳熙辛丑巨浸之後，支撐蕩兀，風摧雨剥，溪湍潮汛相與蕩摩。馬牛擔車睥睨而不敢前，行客過之顧視愕眙，揶揄咄嗟，謂斯民宜有主張是者。縣之人自北鄉而趨邑與自邑而之北鄉者惴焉，亦以爲宜更造久矣。適歲荐饑，公私俱困，無敢議此。越甲辰，既有秋，乃克講究。尉平陽林公實始掾邑，慨焉請任是事。爰延致邑之儒先鄉貢進士元君復暨縣學經諭謝君邦寵、醫士王君善時往，欲爲倡率。里居之彦保義郎、前司農事準備差使宋君祖仁，進武校尉右丞相府幹辦葉君尚賢暨其猶子承節郎前紹興府溪口巡檢梓，與宣教郎徐君之弟若容，各捐私錢三十萬，仍率其一鄉之善，視力多寡，以序相贊成之。且謂昔者純以木則燥濕不齊，用不堅久，鑿石北山，楹梁偃負，大小悉具。斲長松，鋭其首，植土中，數夫荷杵椎之二十餘尺，凡八列，用木幾千章。墨鋸平其本，疊石其上，而楹立焉，謂若是可以支數百年。而舊材之善者，尚可移之以脩它橋也。林公慈祥明練，頤指議定，迄臻厥成。蓋公無一怒笞，私無一顰蹙，而敝者新，行者便，是可書也。經始于是年冬十月，告成于明年春二月。中值余秩滿去，林公貽書丐記。余謂天下事物未嘗無敝，而革敝者欲其若無一事然。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今林公之新橋亦行

其無事，故不勞而成。凡事之興滯舉廢皆若是，孰慮不獲哉！林公涖政纔數月，兩捕兇盜，盜爲之息，百里肅然。視其人恂恂似不能言者，顧其所至，未易量也。余因是樂爲之書。林公諱端厚，給事公待聘之猶子也。時乙巳三月既望，奉議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廉師旦謹記。萬曆《杭州府志》卷四五，臺灣《明代方志選》影印本。又見正統《富春志》卷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三，光緒《富陽縣志》卷一〇。（黄錦君校點）

李　開

李開（一一三一——一一七六），更名方，字去非，號小舟，資州資陽（今四川資陽）人，石子。幼敏悟篤學，爲文嚴正，應鄉舉輒居第一。尤長《易》、《春秋》，甚爲時賢所重。淳熙三年感疾卒，年四十六。著有《愚言》六十九篇。見李石《方舟集》卷一七《小舟墓誌銘》。

飛烏樓賦

環山出雲，架天爲梁。渺二江之合流，瞰萬井之耕桑。浩煙海之眯目，怳塵宇之多鄉。毫髮邱山，較論短長。我不屑于此來，壧氛埃于簿書之場。西風滿扇，看人如蠅。揮之不可，爾來成朋。嗟

世緣之滾滾，峻闊步于鶱騰。前者棁，後者掣，初念已清，後念旋繼。是孰爲之哉？身與世馳，心與物制。胸次芬絲，山川成蔽。欲登高以避人，增豪氣于目翳，暢樓居之入雲，未始不溷于人間世也。吾友杜子，得邑山間。襟懷灑落，眼中無山，謂吏塵之染人，己絲悲之變顏。江流汩汩，二水拱揖，會城下以洶湧，待主人之肅客。盃酒不豐，客或違言。嚙譙以移怒奔，一城於何山之巔。緩帶拯溺，其亦可及？信仙人之所好，尚四載之先策。爾民不知，傑觀凌巍，不畫而圖，霞織霧霏。端天津以立表，酌北斗以引絲。卷月上，俯星沉，寂景物之不作，獨長嘯如金玉之有遺音。五隘此世，豈獨于今！鏘鈞天之無餘響，而電裳之不可委轡。有雲在空，有御爲風，舍車而徒，風雲孔從。帝顧我以一笑，班列仙之和雍。脱人間之凡埃，瑩天上之神丰。我念一歸，誰其弋之！彼殆見吾之兀兀，而豈知此特其善者機耶？華表柱頭千歲歸，江皋如故井邑非。君今晚作桐鄉想，弋焉汝名名翬飛。民國《合川縣志》卷七一，民國十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〇

王厚之

王厚之（一一三一——一二〇四），字順伯，號復齋，其先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徙諸暨（今浙江諸暨）。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淳熙中歷官監都進奏院、軍器監主簿、將作監丞、秘書郎。十五年知臨安府，次年除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熙初爲度支員外郎。後以直寶文閣致仕。嘉泰四年卒，年七十四。著有《復齋金石録》、《鐘鼎款識》（存）。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一五、職官五二之一七、職官七二之五一、選舉一一之三八、選舉二一之六、選舉二二之八，《寶慶會稽續志》卷五，《咸淳臨安志》卷四八，《南宋館閣續録》卷八，《宋史翼》卷二八。

遞鋪事奏　淳熙十三年二月

諸路鋪兵請給爲急，凡是州支去處，往往齊整，其就縣支者多是拖欠，或高價折支。今乞申明州支指揮，仍立支給次序，先禁軍，次鋪兵、廂軍。却責通判撿察有無拖欠繳鋪兵領狀，每月結罪保

明，申轉運司。如有僞妄，坐以報上不實之罪。其去州太遠、水路不通鋪兵，願便就便者，州郡繳願狀，申轉運司，正名錢米内易于催理者借撥，專委縣丞支給，檢察有無拖欠，繳領狀于通判廳，類申轉運司，並同通判法。

一、遞鋪舊法三等，曰急脚，曰馬遞，曰步遞，並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鋪。今總謂之省鋪。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紹興三十年又創擺鋪，立九里或十里一鋪，止許承傳軍期緊切文字。近來擺、斥堠、省遞混而爲一，共分食錢，通同遞傳，所以多有違限。今乞行下諸路轉運司，日下分別諸鋪名額，就擇少壯有行止人充擺鋪，依元來指揮。内外軍期急速文字專入擺鋪，常行文字並入斥堠；其元無擺鋪處，軍期亦入斥堠。常行並入省遞。庶幾諸鋪不致混殽，且免濡滯。

一、鋪兵作弊，皆是界首時日不接，無處契勘。近年創立稽察使臣，請給分在交界二州。欲乞委令逐日取責兩抵界鋪傳過文字單狀，稽查時刻，須令相接。每旬類申兩路所請俸處通判廳，庶可究實。

一、自來界首積弊，前鋪往來不將脚歷與後鋪批鑿，後鋪一例不肯批還〔一〕，以至傳到日時無所稽考。乞將前界不批脚歷，後界不肯批還者，其曹司巡轄並從徒罪立法。仍許監司州縣越界拘轄。交界一鋪，其交界處曹司巡轄批鑿情弊，兩界皆可按劾科斷。庶幾文書有所稽考。《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一（第八册第七五一五頁）。

〔二〕批還：原脱「批」字，據下文補。

乞根究稽察遞角官周絪作弊申狀

淳熙十三年六月

浙西、江東界首點檢稽察遞角官周絪過數差鋪兵當直販糶，及根刷交界簿歷，並皆不在。乞指揮根究施行。《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二（第八册第七五一六頁）。

諸家藏蘭亭叙帖跋

定武之説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録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别，未爲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爲唐古本，乃此帖也，尤爲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蘭亭考》卷六。又見《蘭亭志》卷五。

長興施氏蘭亭叙帖跋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一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金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黄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蘭亭考》卷六。又見《蘭亭續考》卷一。

定武蘭亭帖跋

《修禊序》，唐人所摹，最有典型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爲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摹刻僞本，易取歸洛陽，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鑱損「湍」、「流」、「帶」、「右」、「天」一數字以爲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蓋其彷佛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爲可貴。王厚之書。慶元丁巳下元日。《蘭亭考》卷七。

高續古本蘭亭帖跋

《修禊序》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況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蘭亭考》卷七。（以上二篇劉琳校點）

徐仁叔藏樂毅論帖跋

《樂毅論》，淳熙癸卯歲徐仁叔持以見遺，云此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於秣陵井中者也。紳之子安世死於吴，其家以石質錢，没入州民錢氏。錢氏遺火石焚，裂爲數片，雖未甚損缺，素厭州縣索取，因紿以不存。熙寧間，吴中大饑疫，始出碎石求售。趙子立捐黄金數十兩得之，鐵掬匣藏，躬自濡紙，以綿帛漬墨浥取，所傳於人蓋寡。子立死，以授徐平甫，徐氏二世秘藏，不以語人。雖極加愛護，亦日就剥落。今則石面盡脱，初見若不復有字，側目細視，僅存髣髴。拓取稍不謹，石屑隨紙而起，想不復能傳遠矣。子立名竦，泉南人，曾漕兩浙，爲都水使者。二女，無子。徐平甫諱康直，實子立長壻。仁叔名壽卿，平甫孫也。因以其説考之。歐陽公《集古録》云：「高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富人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録》云：「《集古》云非

也。元祐閒予侍親官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竦甚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在。」蓋歐公爲質錢所紿，而趙德甫不知後歸徐氏也。按褚遂良《右軍書目》，《樂毅論》四十四行，而高紳舊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損者九行，而最後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字之全者三百五十七。今伯仁所摹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又内二十二字不全，疏瘦僅存字骨，不復見運筆勢矣。予先得舊本，校歐陽氏所藏文忠公本，分毫不異。今又得此，遂附其後。可以見物之變遷，雖金石之堅，亦就泯滅也。臨川王厚之。《寶刻叢編》卷一四。

書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爲無所攷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殹」也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

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文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至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真卿《干禄》字刻於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氏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没，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歲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代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録，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氏之不録，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歷秦不敢爲臆説。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説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説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

鼓昔人稱説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説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絶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同異，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古文苑》卷一。又見《寶刻叢編》卷一。（此篇劉琳校點）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告巫咸文》在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廨，徵歸御府。述秦穆公與楚成王相好，及熊相倍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此詛爲懷王也。雍正《陝西通志》卷九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韓彦直

韓彦直（一一三一——？），字子温，延安府（今陝西延安）人，世忠長子。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累遷工部侍郎。孝宗朝遷吏部郎官，拜司農少卿，直龍圖閣、江西轉運使兼權知江州。換武官，知襄陽府，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復歸文班，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歷刑部、吏部侍郎，以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罷，知温州、泉州。久之，再爲户部尚書。以光禄大夫致仕。卒，謚莊敏。著有《水心鏡》一百六十七卷、《橘録》三卷（存）。見《宋史》卷三六四本傳，《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

論度牒之蠹奏

紹興三十年二月

度牒爲國之蠹久矣。陛下確守禁止，十數年來，户口增闢，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人數，併繳納到度牒數目開項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拔其弊之尤者，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畏。《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四。

賑濟襄陽府奏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去歲秋苗不登，乞於本府寄椿大軍米內支降三萬碩賑濟。《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八（第六册第五八二五頁）。

措置襄陽守禦增戍郢州奏　乾道七年六月

臣據秦琪牒報到事宜，臣已一面整齎軍馬，更看事勢緊緩，即量提軍馬前去襄陽，與秦琪并力措置。及於郢州量增戍甲軍，隄備棗陽一帶捍禦使喚，俟有起發月日，續具奏聞。《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二四（第八册第七三〇四頁）。

揀選軍兵屯戍湖南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

近准指揮，令於揀下隊外無窠名軍效內揀慣熟稍壯健一千人，發赴湖南元出戍州軍屯駐。將上項人揀選，止有軍兵一千八百五人，擇出一千人，緣苦無大段壯健。《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八（第七册第六

八五三頁）。

乞荆楚帥臣依舊身居鄂渚遥領荆襄奏　乾道八年

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遥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宋史》卷三六四《韓彦直傳》。

之官違期事奏　淳熙元年六月

舊法：之官違年，不以有無疾故，三十日内報所屬别差官；未報間至者亦聽。上緣有失於分别，即於一年外不拘年月、遠近，但州郡未報别差官間，並許赴上。其州郡未申到闕狀，本部不敢作闕收使，愈見積壓在部人。乞自今遇有除程違之官條限，更過三十日，不以已未報所屬，並不許放上，本部一面照限使闕。《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六（第三册第二五七五頁）。

請賜家廟祭器奏　淳熙八年九月十九日

先臣世忠起自微遠，際遇聖時，仰蒙陛下隆天厚地之德，追封賜謚，親灑宸翰，冠於碑首，生死俱榮，臣舉族捐麋，未足圖報萬分之一。淳熙五年，伏蒙聖恩，特賜先臣世忠家廟祭器並依楊存中體例。伏緣家廟畢工已久，所有祭器未蒙給降，欲望睿慈特降指揮施行。《中興禮書》卷一七〇。

橘録序　淳熙五年十月

橘出温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橘又自別爲十四種，椳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爲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謂乳柑爲真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真柑爲柑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温橘齒，矧敢與真柑争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崗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烝。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曰：温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説。夫姑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獨温？而又豈無三二里得

斥鹵佳處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物輩皆嘗言吴楚間出者，而未嘗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没，其浩不可攷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學者繇晉、唐間未聞有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於今日尤號爲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没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被草木，而泥山偶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所謂泥山者嚐之。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從遠遊，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予，不可以辭，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温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彦直序。《橘録》卷首，咸淳刊百川學海本。

吕氏春秋序

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虚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吕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吕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

於是序而傳之。《經義考》卷二七七。（以上楊世文校點）

袁　樞

袁樞（一一三一——一二〇五），字機仲，建安（今福建建甌）人。隆興元年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除太學録。出爲嚴州教授，輯録《通鑑紀事本末》，孝宗讀而嘉嘆，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歷吏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光宗受禪，知常德府。寧宗即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存）、《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見《宋史》卷三八九本傳。

乞革豪民占田之弊奏〔一〕　淳熙九年五月

兩淮地廣人少，豪民所占之數，不知其幾，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墟。他郡之民，或欲請佃，則彼以疆畎爲詞，郡縣無以稽攷，終不能予奪。乞令兩淮州縣取民户見輸之課，計其多寡，分畫疆畎而立契券，隨畝增租，以其餘給與佃人，庶革廣占之患。

又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一〕《宋史》所載此奏文辭頗異，茲附録於下：「豪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户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

乞將余琢改授差遣奏　淳熙十五年六月

奉旨，令本寺勘通州百姓高楠訴兄居賢事，却承御史臺姓閻人傳意本寺，欲責出余琢。竊詳其人係的切干證，竊恐上下觀望，乞改授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二六（第四册第三六一一頁）。

乞戒偏黨之心奏

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内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毁譽不私於左右。《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又見《南宋書》卷三四。

論兩淮形勢奏

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

再論朋黨之患奏

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强，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又見《南宋書》卷三四。

萬石橋記

建溪有橋，自正憲陳公始也。公建橋於西溪，人賴以濟，道路誦之。淳熙七年秋，大水，北津多

敗。自甌寧令季淙請於諸司，欲視西溪之扼而建橋焉。太守趙侯彦操與部使者議給公錢五十萬，使營之。令乃屬僧妙昌董其事，且使求四方之助，昌遂經始。明年，令憂去，財用告匱。諸司以官渡與絶寺之田給之，俾斂其歲入，以供工役。累石將崇，敗於春潦。十五年，邦人黄慶曾率耆老告於府，請招講師了性於温陵，以集其事。太守趙侯善俊從之，遣昌携疏往諭。明年，師與昌偕至，乃相溪夷險而定其址。師曰：「建溪居八閩之上流，北流據一流之要會，非規模雄勝，則不足以壯大拜之勢。然崇山束隘，萬古據險，湍流震激，勢必衝決。當撤故基而崇新址，然後可永其利。」衆皆然之。師遂南下求貲於富室，稛載而來，造舟運石，移據於碻水之上，糾其徒使供力役，而自往來以經財計，上下協心，歷五年而新址之崇成矣。於是刊木陶甓，横梁植宇，凡所資以爲用者，皆求於四方。計費錢三萬九千五百餘緡，而米之斛萬有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較諸西溪，用度則損矣。溪廣一百四十餘丈，爲址十有五，多於西溪之三，而石之厚博有加。爲屋一百七十二楹，其數少益而横廣殺焉，餘皆相若也。慶元元年三月，橋成，太守待制單公會兩司以落之，寮屬畢至，聚觀者萬餘人。耆老語於衆曰：「吾邦地狹而歲多儉，人貧而心易危，使年穀不登，田里愁嗟，則橋之成無日矣。今歲豐人安，事克有濟，亦太守鎮撫之惠也。盍請銘於橋，以彰其德？」公聞之曰：「歲之豐由於天，人之安原於上，橋之成繫於時，吾守此邦，適逢其會，顧何德之有？幸與邦人同慶之。」遂牓其橋曰「萬石」，且屬樞爲之記焉。樞，邦人也，不敢辭，乃言曰：昔唐御史中丞崔公之守零陵，作亭於城西之墟，命之曰「萬石」，蓋託物寓名，以爲遊觀樂也。柳子厚作記，猶以州邑耋老之辭祝之。矧公鎮撫之惠多於崔中

丞，而邦人懷詠之情切於永之耆老。樞無子厚之才德，此邦之人所以祈贊於公者與？永之耆老相間也，請以子厚之頌而爲此橋之銘，庶幾秉筆無愧辭，而邦人之情可以少慰矣。頌曰：「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此子厚辭也，述而書之，以告來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六三。又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二〇，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三，民國《建甌縣志》卷五。（以上吴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一

黄　銖

黄銖（一一三一——一一九九），字子厚，世家建州甌寧（今福建建甌），徙浦城（今福建浦城）。師事劉子翬，與朱熹同學，切磋藝文，略相上下。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其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又工隸書，得魏晉以前筆意。慶元五年卒，年六十九。有《穀城集》五卷。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六《黄子厚詩序》、卷八七《祭黄子厚文》，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二八《黄子厚詩後序》，《游宦紀聞》卷八。

題冲虚居士詞

先妣冲虚居士，少聰明，穎異絶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禄，燬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一〕，黄銖識。《游宦紀聞》卷

〔一〕紹興：當是「紹熙」之誤，紹興三年黃銖年僅三歲。

祭劉忠肅公珙文

嗚呼！天之降才，古難其全。百一不備，爲才之偏。惟公之生，块圠元氣〔一〕。出其神靈，以耀厥世。厥初登用，歷跇清塗。西掖代言，商盤帝謨。倬彼雲漢，天光發舒。祥風四揮，嘉生自腴。人謂公文，河奔海湩。帝曰不然，其蘊未究。俾之試守，字我黎幼。太末之墟，既安既當。報功來上，將錫命榮。蠢爾蠻郴，嬰兒弄兵。帝曰邇臣，往用師征。亟膊亟鞫，底於乂寧。公曰臣哉，愚不克肖。拜手稽首，敢奉明詔。乃趣徒御，瀟湘東西。奉宣王命，蕩攘羣兇。載芟載乂，以收武功。帝曰俞哉，訖有成績。亟用來朝，式是百辟。爰即翰籞。畀以事樞。直道而行，邪纖靡愉。表表端木，風或摧之。窴窴砥柱，橫流陊之。曾未幾時，已躅於外。於洪於荆，惠以慈愛。天子有命，起公苫廬。公在草土，形殫影癯。祇拜不遑，孝思是忏。長沙二年，人曰召社。陪都留鑰，剔抉百蠹。粟飢襦寒，父施子慕。羊祜在晉，畢公在周。身也則外，實銷内憂。迨兹拖紳，不忘中正。三患回除，兩賢未枋。載惟哲茂，宜壽以臧。謂公永年，師尹之光。以宏厥施，顧於萬方。曷不愁遺，有涕淋浪。嗚

呼哀哉！往在甲子，藐予弟昆。受公先施，屏山之門。饑我食我。我狎我敬。偕樂而歌，同歡以詠。貴賤異勢，顯隱莫齊。風濤月波，東圈之陂。公獨念我，函書屢貽。訪問蹤跡，是恤是資。降及猶子，於拯於携。既飲食之，又教載之。德則多矣，百年之思。野殽在豆，絮酒在巵。敬侑茲文，以輸我悲。《劉氏傳忠録》正編卷四。（以上劉琳校點）

〔一〕坱圠：原作「坱北」，據文意改。坱圠，瀰漫。賈誼《鵩鳥賦》：「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林大中

林大中（一一三一——一二〇八），字和叔，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入太學，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調烏程主簿。淳熙十二年除太常寺主簿。光宗即位，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除侍御史，兼侍講。知寧國府、贛州，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慶元元年知慶元府。後罷歸十二年。起復，試吏部尚書。開禧三年十二月，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年，兼太子賓客，尋卒，年七十八，謚正惠。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見樓鑰《攻媿集》卷九八《正惠林公神道碑》，《宋史》卷三九三本傳。

六曹寺監情弊當據事理輕重處置奏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日

乾道七年四月聖旨指揮：「今後諸處有合送大理寺公事，並取朝旨指揮。」及淳熙十四年四月臣僚劄子，婚、田末事，驅磨細務，不當瀆擾天獄，其六曹所行有關利害，欲令取旨送寺。其説未爲不當。然去年有南藥局庫子張謹偷盜本局湯藥，太府寺牒解臨安府究治，府司檢準《在京通用令》：「諸官司事應推斷者送大理寺，或於官物有犯者準此。」遂將張瑾押還。近時六曹寺監庫務情弊稍多，所轄之官重於取旨，欲送大理寺，則礙指揮而不敢；欲送臨安府及兩屬縣，則執《通用令》而不受。臣以謂六曹寺監所轄如有情弊，各稟白其長貳，酌量事理輕重，其輕者姑送府縣，其稍重者徑送大理寺，其最重者取旨送寺，重作施行。庶幾百司知懼，姦弊戢。《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八（第三册第二九一一頁）。

論事多中出奏　紹熙二年

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

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八，《南宋書》卷四一，《金華先民傳》卷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二。

太學待補不當徑罷奏〔一〕　紹熙三年六月

國家開設太學，本以混試招延士類，混試既弊，遂行待補。然關防之不密，考校之不精，抑又不能無弊，此議臣所以有放行混試之請。若以待補之弊，尚多遺才，所宜放行混試，但來者既衆，恐有喧鬨躁踐之患。今若令有司措置，保其無他，即與權住今年諸州所取待補，然亦未宜徑罷也。如明年場屋果無喧鬨蹂踐，則自放省試年分，即與放行。倘有未便，則待補既未嘗罷，只就其間更加措置，使關防之密，考校之精，未爲不善也。今若徑罷待補，萬一明年混試，致有疏虞，而後舉又復待補，恐非朝廷更制立事之體。《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六（第三册第二一八五頁）。

〔一〕此奏與右正言胡琢，監察御史何異、曾三復合上。

科舉委保嚴禁僞冒奏　紹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乞申嚴行下，令諸路轉運司徧牒諸州，如委保親戚，則牒官及保官照牒實批印紙，如有僞冒，亦

合照條科罪。仍令内外臺嚴行覺察，既嚴僞冒之門，稍寬進取之路。乞照前舉例，取旨量立解額，但比本州取解無異。彼非甚不得已者，亦各歸赴鄉舉。《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六（第五册第四五二四頁）。

劾胡興祖關正孫黄直中狀

紹熙三年六月

興祖於刑法旨意懵不通曉，四方奏案，假手一斷刑法司，每月分己俸以給之。正孫兇險可畏，知嘉州益無繩檢。直中貪鄙，侵欺水脚錢，鬻賣漕試。《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一一（第五册第四〇二二頁）。

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奏

紹熙三年

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爲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文獻通考》卷二〇。

有産則有税，於税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絶，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論趙善蒙狀　紹熙五年二月

善蒙上不能律己，次不能决訟，下不能理財，若復付以縣寄，必爲百里之害。《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一七（第五册第四〇二五頁）。

論廟祀失禮之弊奏

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疏，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宋元通鑑》卷九〇。

論進退人才當觀大體奏

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論讎耻之念不可忘奏

今日之事，莫大於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九〇。

論知静江陳賈不宜入奏奏

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乞仍舊以江東荆襄帥臣領制置奏

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

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乞留彭龜年經筵奏〔一〕

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倪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九一，《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三。

〔一〕此奏與樓鑰合上。

韓侂胄當與彭龜年同去奏

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三。

乞旌表譏切韓侂胄以得罪者奏

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傳》。

秋暑未艾帖

大中竊以秋暑未艾，伏惟察院年丈霜臺靖嚴，神職森護，台候動止萬福，年家眷至上下均祉。大中近遣人投謝表堂帥，略奏□紙，計已呈徹。此間事體，亦微見端緒。若民訟度可勉强，唯是財賦，却費料理。蓋與舊時不同，郡中無酒課，無紬絹折帛雜窠名可收，全仰諸縣板帳。若解發不欠分文，而郡計尚少三萬餘緡，況是拖欠動以萬計。近日諸邑集郡中，與之通情商量，舊欠與蠲放四萬緡，其餘痛減，令帶補。舊例，新守到任，諸縣隨事力各獻數百千，此亦一切不要，其新錢按日合解者，又與展限十日，亦可謂責人以所可辦矣。再三與之言，事事已從寬，只欲守此信約，既而不如約者已太半，忒不相體□矣。只得委曲諭之，隨分□□□警之也。大中自到郡，逐日得雨，方以歲事可望爲

幸。偶霖霪不已，江流暴漲，已即禱祈，隨得開霽。雖晚禾未必傷，而民居低下者多被淹浸，已各支錢米賑恤。但諸縣未見有無多寡數目，當亦次第施行矣。所遣兩兵，其一前回，先覓數字，後回者亦望揮數字與之。不惟欲知年家動靜，亦要知時事大概耳。伏祈台照。右謹具呈。七月日，年末朝請郎、直寶文閣、權知贛州軍州事林大中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下。

八月初帖

大中八月初遣都下人曾布謝緘，伏計已徹聰聽。比辰秋令正中，敬惟台候神相萬福，大中少意稟懇。往歲遷權吏侍，雖略供職，即在假乞祠，不曾受誥。既而得郡，亦恐先用部中批書印紙，而部吏乃云：「已除從官，不用批書。」忽忽去國，無暇問及子細。今得相識報，謂既在外任，且係殿撰以下職名，恐它時理會磨勘有阻節。今付去印紙，煩年丈爲叩曲折，却託部中批上改除供職一節，免磨勘時有阻難也。此事想隸沈同年，近方致書，茲以冗不暇再作。區區百懷，尚需後訊。近事時望一報。尚阻參覲，惟有遠業自愛，以需大用之禱。右謹具呈。八月日，年末朝請郎、直寶文閣、權知贛州軍州事林大中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下。

謝雨文〔一〕

伏以乞泉祠下，明靈祇寓於一杯；沛澤雲端，高咸釋厥心，悉知所自。是用遠將誠意，敬答洪庥。復水神淵，遵報本不忘之禮；達辭遂寢，覬佑民未艾之恩。《祠山事要指掌集》卷一〇。（以上尹波校點）

〔一〕時爲湖州長興知縣。

宋若水

宋若水（一一三一——一一八八），字子淵，雙流（今四川雙流）人。紹興三十年登進士第，主龍游、仁壽簿，知神泉、犍爲縣。淳熙七年爲太常主簿，歷國子監丞、太常博士、吏部兵部考功郎官。十年，除秘書丞，復提舉江東常平，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十五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旋卒，年五十八。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三《運判宋公墓志銘》，《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二、二一之三。

乞倚閣及免解江州等處夏稅錢米奏　淳熙十五年正月

照得本路旱傷，江州、興國軍爲重，乞將第四等、五等人户淳熙十二年、十三年以前殘欠苗税，并第五等淳熙十四年見欠夏税、錢帛權與倚閣，候將來豐熟，逐旋帶納。及將江州、興國軍、隆興府、吉、贛州、臨江、建昌、南安軍、撫州安樂縣未解本司十一年、十二年錢共四萬六千七百一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并與免解。《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續文獻通考》卷四二。

劉珙謚議〔一〕

議曰：至誠不欺，而後無愧于事君；至剛能斷，而後果敢于立事。洞視前古，已艱其選。今有人淵默其學，而經濟其心，見之事業，皆有可稱，則生而榮，死而哀，易名之典，蓋不可緩。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禄大夫劉公珙，學純正而可行，氣剛大而有守。平生所從受業，乃其季父屏山先生，而尊主庇民之用，則乃祖忠顯、乃父少傅之傳也。屏山《聖傳十論》，《中庸》、《大學》之理具焉；忠顯以死節著于靖康間；少傅佐張忠獻幕府，保蜀功居多。公之耳濡目染，莫非忠義大節，而心傳之妙，則一本於誠敬，故其所立，卓然有過人者。公始以死節恩補官，甫冠，躐上第，旋即擢用，

遭遇兩朝眷知，積而至于登政路、典巨藩，不以高爵厚禄爲榮，而以愛君憂國爲念。方其仕于朝也，時宰待公爲不薄。一日，示以風旨，欲爲其父作謚，公確然不從，竟以罷黜。其特立有如此者。至掌制西掖，謂正士之在言路，不可以輕付；謂故將之無功者，其家不當請園第；謂交結補官者，不當求爲督府掾。其振職有如此者。逮居宥密，參大政，有小人斥逐于外，夷途廓開，幸也無復，欲求還，乃抗論力止其召，而公道以伸。有武帥嚴護殿巖，敢密薦士，僭也，乃檄至堂下，大困折之，而朝綱以立。其守正有如此者。大抵公之所學，至誠不欺，故其立朝，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公議，不知有私情。是以言無顧忌，而事無回曲，所言所行，無非利天下而益人主。君子以是知公有得于尊主之學。及其在外也，初鎮長沙，屬李全弄兵之初，列郡望風畏讋，公處之雍容，合郡縣兵摧其鋒。又請兵荆襄，至則待以恩意，莫不賈勇用命，而能執其渠魁，擣其巢穴，殲其首豪，而貸其脅從。自是環數千里之地，皆安堵如故，公之威望，于是益著矣。及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公詭名虚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爲不便，則立番休之制，限以半年，而軍情大悦。謂荆襄土丁習知虜情爲可用，則立團結訓練之制，謂之民兵，而軍聲大振。至使虜諜者詗公於延康爲何屬，延康蓋忠顯舊官。公之威聲，于是遠播矣。及留守金陵，賑饑之術尤爲切至，如閣下輸，通米運，廣收糴，寬舊逋，貸圩户，分遣官屬散行阡陌，務極其誠。而官吏勤惰，民間怨苦，無不周知，所活以數十萬計。公之德政於是流聞矣。大抵公之所爲，至剛能斷，故其臨事見之明，行之果。下皆畏愛敬服，公初非沽名徼利以爲此。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庇民之學。

公在朝則國之元氣，在外則國之長城，惜乎未究所學，而公薨矣。後五年，其孤學雅以謚有請，下太常議。夫謚者，行之迹，無其實而欲竊其名，輕與之則爲不公，有其實而不與之以是名則爲不當。于是考之事實，采之公論，而求所謂當者焉。謹按《謚法》：廉公方正曰忠，威德克就曰肅。公之蘊于心者，豈不謂廉公方正歟？見于事者，豈不謂威德克就歟！觀其易簀之際，尚知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則是公之忠至死不忘。讀其遺奏，莫非危言以藥時病，舉言以報主知，則是公之肅至死益烈。節是二惠，在公不誣，請謚曰「忠肅」。謹議。（以上尹波校點）

四五，《秘笈新書》卷八，《劉氏傳忠録》正編卷三。

〔一〕題下原署：「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宋若水撰。」

葛　郛

葛郛，號澹齋居士，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徙湖州，立方長子。乾道八年以奉議郎知江寧縣。淳熙中知興化軍，七年通判鎮江府。著有《載德集》四卷。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宋史》卷二〇九，《吴興備志》卷一二，《宋詩紀事》卷五六，《石渠寶笈》卷四四。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　乾道六年十月

昔東坡題宋復古《瀟湘晚景圖》，有「照眼雲山出，浮天野水長」等句。余觀此筆，雖不置身巖谷中，而心固與景俱會矣。圓照老人早悟靈機，洞見佛祖根源，視六塵境界如夢幻泡影，而寒煙澹墨，猶復襲藏，所謂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也。乾道庚寅十月晦日，澹齋居士葛郯跋。《石渠寶笈》卷四四。（楊世文校點）

宇文亮臣

宇文亮臣，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孝宗乾道時人。

資中北巖題名　乾道七年六月十日

成都宇文亮臣帥眉山楊子山、袁學古、鈞彦績、黄山鮮于景文，携茶來謁演老，酌泉徜徉，終日而歸。乾道辛卯六月十日〔一〕。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尹波校點）

〔一〕月：原無。《資州直隸州志》編者按云：「原文『辛卯六十日』當係『六月十日』，想上石時落一『月』字也。」據補。

李　斂

李斂，荆門軍（今湖北荆門）人。嘗爲文祭陸九淵。見《象山先生年譜》。

祭陸九淵文

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斂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況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宋李恭伯《象山先生年譜》。（李文澤校點）

湯　衡

湯衡，字平甫，臨安（今浙江杭州）人。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乾道三年知貴池縣，六年任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見《夷堅丙志》卷五，周必大《泛舟遊山録》卷二，陸游《入蜀記》卷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于湖詞序　乾道七年六月

昔東坡見少游《上巳遊金明池》詩有「簾幙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于湖紫薇張公之詞，同一關鍵。始，公以妙年射策魁天下，不數歲入直中書，帝將大用之，未幾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澤間，何哉？衡謂茲地自屈、賈題品以來，唐人所作，不過《柳枝》、《竹枝詞》而已，豈天以物色分留我公，要與「大江東去」之詞相爲雄長，故建牙之地，不於此而於彼也歟！建安劉温父，博雅好事，於公文章翰墨，尤所愛重，

片言隻字，莫不珍藏，既裒次爲法帖，又別集樂府一編，屬予序之，以冠於首。衡嘗獲從公游，見公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復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登無盡藏》、《岳陽樓》諸曲，所謂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自仇池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與哉！覽者擊節，當以予爲知言。乾道辛卯六月望日，陳郡湯衡撰。《千湖詞》卷首。（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二

孫介宗

孫介宗，字光裔，晉陵（今江蘇常州）人，覿子。淳熙七年知鄞縣。慶元間爲朝請郎、權發遣興國軍事。嘉泰間知道州，四年初致仕。見其所撰文繫銜及《寶慶四明志》卷一二。

鴻慶居士集後序　慶元五年九月

先君以明經擢儒科，繼舉宏詞，爲第一。遭時遇主，超越常調，經歷清華。當宣、政間，國家無事，錢穀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朝廷之上，朝夕所修明者，皆禮樂文章，潤色太平之具，一時詞臣居視兩登西掖，再直北門，皆以文字言語爲官，常一言之草代言之職者，不輕其選。先君自學省，由中秘出，學士大夫争相傳誦。至於游戲翰墨，作爲詩章，形諸簡牘，與夫其他雜製，雖片言隻字，必求精當，故得之者併與書畫愛之而鏤諸石。當是時，家藏之稾，充滿篋笥。遭值建炎胡虜之亂，六飛南渡，散失於兵火流離中，十無一二存焉。先是，靖康間，力論蔡京誤國，其後京黨切齒，横被誣衊，

萬里南遷。居無何，蒙恩北歸，而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斥不附己者，往往以文墨掇禍爲多。先君愈加畏避，築室三家之市，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故文詞簡翰，多不敢與世接。享年八十有九，而投閒者積三十年。家居少事，習氣不除，雖未嘗須臾去筆硯，亦不過登高望遠，援筆賦詩，寄清賞於一觴一詠之間耳。由是裒集成編，僅得四十二卷，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集》。今閩中有鏤版者，多訛舛。介宗不肖之孤，假守富川，吏退之餘，復加訂正，刊於郡齋，敬當百拜乞叙於一代鴻儒，爲不朽之傳云。慶元己未季秋上澣，男朝請郎、權發遣興國軍事介宗謹書。《鴻慶居士集》卷末附。

澹山巖題名

嘉泰四年正月

晉陵孫介宗光裔來守春陵之明年，引年休官，得請還家。澹巖知名尚矣，艤舟縱遊，一覽勝概，遂欲忘歸。男君陳、孫繼曾、晞曾、象曾、憲曾侍行。嘉泰甲子正月三日，□門住山致琯立石。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宗元

張宗元（一一三一——？），字會卿，成紀（今甘肅天水）人，俊孫。紹興四年以俊任子恩換文資。年

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二十三年以右承議郎知大宗正丞，二十七年遷尚書駕部員外郎，二十九年爲司農少卿，三十一年擢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乾道初復爲司農少卿，九年任兩浙西路轉運判官。淳熙二年知紹興府，四年除在京宮觀。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一、一四四、一六四、一七六、一八三、一八六，《嘉泰會稽志》卷二，《咸淳臨安志》卷五〇，《玉海》卷一八六。

乞令諸路保明每年收糴米斛實數奏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比年以來，諸路發納米斛數少，朝廷不免將諸路糴本湊額錢撥赴行在和糴場及三路總領司收糴米斛補助支遣。欲望詔有司行下諸路轉運司，自今後須管每年開具合收實數保明，諸州府守倅令佐及檢踏災傷官次第結罪狀供申，要在十一月内到部，仍依省限報足，如違，從户部具申朝廷取旨施行。若實數既見，可憑稽考，不致拖欠，則立爲成法，三年之後，椿積之數不下及五百萬碩，降本湊額外〔一〕，每歲又有二百萬緡，以助他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三八（第六册第五四二七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五三（第七册第六一二六頁）。

〔一〕降：上文作「糴」。按下篇亦作「糴本錢」，則「降」字當爲「糴」之誤。

乞糧斛沿流下卸隨宜轉般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近糧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關津之阻，轉江則有艱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流權就下卸，命户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定量度，因河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運使隨宜轉般，公私兩便。《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三。

乞令諸路裝發米斛赴行在奏　乾道元年正月二十日

竊見輦轂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糧一百五十餘萬碩。雖全仰兩浙苗米，然所得不過八十餘萬碩，其餘七十餘萬碩，盡係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斛。近蒙朝廷專委措置收糴，至今方糴得坐倉并倉米共一十八萬碩，比之去歲猶少一十萬碩。自今米價愈高，縱本錢比常年足備，猶慮浙中將來米穀數少，收糴不足。乞下户部以大農一歲經常之費，將諸倉見在米及已撥定諸路合發綱運會約尚欠之數，却取今歲諸路泛拋和糴應副江上諸軍之餘，令裝發三四十萬碩赴行在。其諸倉收到糴本錢，止糴坐倉米斛，湊足一歲之用，若有餘則令項椿積，以增儲蓄，庶免收糴客米重費糴本。《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

乞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奏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今歲米價，比之常年增加兩倍以上，兼浙西自此以後米穀日少，必艱糴及遞年之數〔一〕。欲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一十萬碩，以補歲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〇（第六册第五五二八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艱：疑當作「難」。

李　東

李東，乾道間知泰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〇、六一之八八。

泰州人户請佃荒田事奏　乾道七年八月

泰州田計二百餘頃，今欲置買牛具，椿辦種糧。人户請佃一頃，與借給耕牛一頭，及農具、種

糧，隨田多寡假貸，計元價均以五年還官，更不收息。依元降指揮，次邊州縣免五年十料租課。如限滿合行起納課子，每畝乞減作三升。三年之內不逋官課，印給爲永業，改輸正稅。（《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〇（第五册第四八八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八（第六册第五九一七頁）。（李文澤校點）

熊飛

熊飛，字景瞻（一云字雲翼），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乾道二年武舉進士及第。乾道中爲廣東水軍統制、閤門舍人。淳熙間歷廣西提刑、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知揚州。淳熙十六年，以罪勒停，撫州編管。尋叙復，知楚州，授澤州刺史。慶元初再追官罷宮觀。見所撰《留春巖題名》，《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九、職官三四之一〇、職官七二之五一、職官七三之六四、職官七七之二二，《淳熙三山志》卷二九。

乞選招鋪兵依祖制奏　乾道九年二月

竊見兩浙、荆、襄切於敵境，明遠斥堠，正爲急務。其間州縣招置鋪兵，多是逃兵、作過及老弱之人，詭名冒役，朝集暮散，更無定籍。所遞文字，或潛開拆，先泄事機；或藏匿失墜，互相托避，

利害非小。欲望申明祖宗條制，應州縣招刺鋪兵，須確實土居之人。負犯盜卒，並發歸元處，餘老幼盡汰。仍令知縣尉兼帶驅催往來遞角，專一檢察，庶幾緩急不致疏虞，亦防奸之至術。《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二五（第八册第七五一二頁）。

乞修葺瓜洲真州水閘奏　淳熙十四年九月

揚州一帶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閘瀦積。今來河水走泄，祇緣瓜洲上中二閘久不修治，獨潮閘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閘，亦修葺□□，至復損漏。乞下淮南轉運司、淮東提鹽司疾速同共修理，仍乞下真州日下修葺本州上下二閘，以防走泄。《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四一（第五册第四九五五頁）。又見《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乾隆《江南通志》卷五八。

留春巖題名　淳熙九年九月

淳熙九年，歲在壬寅，莫秋初吉，七閩熊飛景瞻以憲事行部，至桂林，與鄉人宦遊者李嘉東暉、李閒伯廣、王葵欽之、陳閱周卿、上官駿子聲、鄧夏卿仲華、吴三錫寵卿、吴榮漢老、楊延季洪卿、

陳璧廷珪、鄭霆希聲、潘元震子聲、陳光祖昭遠、吳孝友次張、趙冲虛中、莊漢輔季良、蔣夢震卿、朱木仁叔、陳膺定夫會於諸洞，以賡庚子之盟。與者濮陽馬演季長、青社鎦良弼傳鳳、臨川蔡詵子羽。《桂勝》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光緒《臨桂縣志》卷八，《桂林石刻》卷上。（以上郭齊校點）

毛日新

毛日新，衢州（治今浙江衢州）人，孝宗時進士。事，乃止。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五。著有《了明篇》（存）。乾道初曾以上書補文學，以陳俊卿言其書無可行之

了明篇序　乾道四年十月

蓋嘗論之，謂夫人之生斯世也，豈易得爾！戴天履地，靈於萬物。余以奔名競利，逐僞喪真，至於没齒不能聞道，虚度一生，略不少悟，誠可歎哉！殊不思宣尼尚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以宣尼之聖，猶急於聞道，況我輩乎？余今所謂道者，乃大道也。何哉？公而不私，正而不邪，出乎大樸之未散，先乎三光之未萌，寂然無聲之可聽，杳然無象之可觀，苟能敬慕，不遠於人，非比乎旁門小法、惑世異端之術也。蓋以道本無名，人因寓物，强名甚多。論其妙道之實，卓然惟一，難測難遇，

非言可盡，玆由天幸。因遇宋先生於雲之間，專記先生云：「吾遇鍾吕傳授口訣，運歸根復命之功，行補腦還精之道，二物烹煎，而成大藥，刀圭服了，陰盡陽全，三田炁足，身外見身，功成行滿，脱殼昇仙。」先生又云：「天機非遠，只在目前，若能堅心固守，斷絶疑惑，道無不成。」仍出所著歌詞與和朗然子詩三十首，言近而指遠，句清而道備。余敬而拜授，遂編成一集，名曰《了明篇》，不敢獨寶于家，願得與衆共之，惟冀好事君子無惜詳觀。時乾道四年十月一日，三衢毛日新謹序。《了明篇》卷首，正統道藏本。（刁忠民校點）

傅伯益

傅伯益，乾道中爲潮州潮陽縣主簿，淳熙十五年任明州奉化縣令。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五，《寶慶四明志》卷一四。

乞諸路銓試定日鑌院奏

乾道五年四月

竊見諸路州軍發解，鑌院皆有定日，而銓試今獨不然。名爲春銓，以二月二十五日鑌院，而臨期申展，或以半月，或以旬日，遠方之人，滯留伺候，實不易支，多有失職之難。欲望每年定以二月二

十五日鑰院，如遇省試年分則展至五月，不許再展移。（《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五（第五册第四六五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四五四頁。（刁忠民校點）

吳博古

吳博古，字敏叔，諸暨（今浙江諸暨）人。紹興末爲吳江縣主簿。乾道中爲太平州教授，知貴溪縣。淳熙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歷監察御史，兼宗正少卿，兼太子左諭德，權刑、吏二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三四、選舉二一之四、選舉二二之三、禮四九之四八、禮五三之一〇及《宋中興東宮官僚題名》。

乞許大理寺官赴部合議刑名奏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

本部一司崇寧專法，奏獄及緣法今事應議者，召大理寺丞以下議。緣近有專降指揮，大理寺官不得出謁，以致未敢照用舊法。乞今後本部遇有合議刑名，許從舊法請大理寺官赴部商議。《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五之二七（第三册第二七一一頁）。

審計院廳壁記

淳熙十四年九月

審計非古官也，而原於古。古者凡官府皆有要會，而財用稍食之會尤詳。國初以三司使總邦計，司各有院，以秉中外泉穀出入之政，蓋會計之府也。然案牘叢委，典者不能徧察，而姦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户部使樊知古奏，剔其冗籍，復別爲院，置官顓領之，以聽稍食之要貳。置院之初，特掌騎兵、徒兵給受之數，猶未及諸司也。元豐三年，合步、騎兩院爲一，遂以其一主諸司。上自宮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吏，凡賦禄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稽其辟名者，唯效賜給，已乃審禄，有疑予則詔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於大農則逆其會，凡有司議調度會賦出則諏焉。設員二，曰左、右，聽分案，令史八人。然夷考縣官禄賜之費，月長歲滋，如江河下流，愈遠愈闊，其浸淫未易隄障也。自至道末，歲給中都官吏不過十數萬紙，熙寧月四萬，今又倍之。百司吏禄又靡耗特甚，蓋居兵費四之一。豈據勝涉筆者曾無救於經費，抑端本澄源不在有司歟？然糧審爲大農關鍵，倘據會要而觀，則蟻穿必有蹊，蠹藏必有穴，損益本末，蓋可睹已。院故無記，前人名氏不傳，三山林君湜、建安周君曄斷自南渡，緒次官簿，鑱之石，亦不苟於其職矣，故爲書職掌大略於其端，以諗來者。院舊曰專勾，中興避御嫌名，更今名云。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八。

審計院題名記

淳熙十四年十月

秋九月，諸司審計司作題名，屬余爲之記。江陰吕君棐、廬陵孫君逢吉造余曰：「兩院皆君昔所泣，寧獨遺其一也？」敢繼以請。余觀舊事，自淳化綿蕝之始，以三班掌事，後稍更用京朝官。中興選任尤寵，善職者徑登郎省，將使指近比，非試邑有聞者不在選中。臺有缺屬，於焉是擇，士脱州縣登朝，於焉問津，其輕重視昔何如！而官是者昧焉不見姓名於後，寧非缺歟？諸君蒐補闕遺，而余陳朽，亦牽聯得書，寧非幸歟？顧併征余文，將爲兩院重，兹幸也，寧非辱歟？余曩嘗閲軍簿，會兵費，竊喟然嘆曰：本邦維財，蠹財惟兵，觀本與蠹相盛衰，盍即是焉觀之？試挈一歲審放之最，錢以緡計，糧以斛計，帛以疋計，纊以兩計者百二十有四億，僅足以贍中都之兵，列戍三垂者不預焉。秦、漢以來，雖或連兵曠歲，費不儗此。今橐弓桑遠，期與天下休養，而無涯之費如故，民力安得不屈耶？惟九重儉慈，不以一毫妨經費，曰民與兵，是恤是圖。是以民無怨咨，曰縣官所以征取於我者，凡以衛我也；兵無觖望，曰縣官所以衣食於我者極此，固不薄於我也。然欲使兵絶虚籍，國不徒費，士得全廩，師以不饑，則任職者可不閔民力之不易，念官賦之難支，悉意審覈以佐公家之萬一乎？沿革本末，大略與諸司同，不復書，姑以所嘗更者書以爲後遺。淳熙十四年十月四日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游夢協

游夢協，武舉解進士，乾道間人。

武舉省額奏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武舉每當大比到省，率以七十人爲限，合格不許過三十人。緣今絶倫人到省已十餘，上舍免省又加三四，皆在三十名省額筭除之數。比之常舉，虧數已甚。乞以絶倫人別作一科，及免省人勿復算除省額。《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三三（第五册第四五四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八六頁。（尹波校點）

常百祥

常百祥，嘉州（今四川樂山）人。乾道中以左從政郎就差龍州司户參軍兼司法。

李龍遷祠記

乾道七年十一月

眉山史公初莅龍陽，夢一真人跨青牛踵門求見，衣冠甚偉，目光射人。公問之曰：「奚自？」曰：「自西南。」「家在何許？」曰：「中峰。」良久乃去。旦告公曰：「皇宋當中興，天下推戴，公其志之。」公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晨起顧鈴下曰：「是必垂休侯也。」公夙駕登山，奠謁祠下，見牛心獨立不倚，萬山環之，忽悟，笑曰：「此所謂中峰者耶？」於是闢林莽，平峰巒，舊宇盡撤，新宮宏大，重樓複閣，凌厲紫清，所以揭虔妥靈、爲國集福焉。公命其僚嘉陽常百祥叙次垂休神君靈異始末，以警動當世，昭示罔極。其文以辭，謹按顯濟廟垂休永濟侯諱龍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自神君之上，則有元元皇帝，以大道爲萬世師表；自神君而下，則有唐太宗以神武而定天下，因知李氏世生哲人矣。當梁之末，神君龍陽大姓，舉郡以臣梁，精忠大義，充塞宇宙。及武陵王蕭紀鎮蜀，謂龍陽乃鄧艾征西取蜀捷徑，遂委神君築城於此，以捍蔽川蜀，有大功於民。既歿，葬山下，邦人祠之，號李古人廟。凡有禱者，其應如響。太宗父子緣晉陽直入長安，號令天下，故武德中改廟曰觀，祭享甚嚴。則天稱制，潛謀革命，惡龍山之勝，遂鑿斷西岡。岡斷泉湧，水變成血，父老揮涕曰：「禍自此起矣。」安史之亂，明皇西狩自劍門〔一〕，神君化爲進士蘇坦，迎鑾而拜，進言曰：「龍州牛心山廟，陛下遠祖也。因其名以爲州名，人皆靈之。陛下今日蒙塵，乃則天鑿山之禍也。請藏御衣於

鑿斷處，增土而築之，山必有聲，如是則兩京自復，翠華速歸矣。」明皇異之，遣中使李務直賫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蠲民租賦，竝力填之，復還舊物，山果發聲如牛呴焉。未幾，殄安、史，復兩京，皆仗幽贊之功，益加欽奉。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古邑，地帶靈山，自梁迄唐，屢蒙顯貺。眷茲龍境，禮合褒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長慶四年八月，本州刺史尉遲説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有掘斷處，明皇修之而未盡，請加補塞。」敬宗從之，命中使張士謙役致萬人盡補之，而後以其事具載於《通鑑》。至僖宗元年，復命中使閻文靖醮之，咸若有感。廣明初，黄巢亂關中，僖宗幸蜀，宗子持立具奏前事，請修廟及勸置金籙道場，僖宗深然之〔二〕，即授持立本州録事參軍，與中使王彦忠虔葺祠宇，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道士袁道常等設醮以禱之，山復有牛呴之聲。勅封神君爲寶定王。時中和元年二月十七日也。及巢賊滅，京邑再平，詔昇江油爲聖縣，以旌神功。其後東川副將李賞過龍山，見松柏參天，可爲材用，大葺廨宇，遂發山刊木，絶無顧忌。山枕涪江，將束栰，乘江漲而下。其夕，有神訴責，其聲甚厲，聞者震駭，莫能禳也。俄而賞以賄敗，琅琊公戮之於市。則神君之靈，不可不敬者，又見於此也。宋興以來，郡邑事神君如存，莫敢少懈。崇寧二年八月五日，刺史雷壽仁夢神君來告曰：「願得八百緡，當以百萬爲報。」明日有詔修名山大川之祠，未封爵者皆上請。雷壽仁奏之，十二月六日勅賜顯濟廟爲額。其修建之費，豐登之報，竟協於夢。凡靈應昭著，此其類也。其後左武大夫、選鋒將纔領知鳳州曹武修下殿，本州刺史、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田晟相繼崇奉孚佑，州別駕佐承議郎郭郊爲文紀之，竝親書案額、筆勢飛動，有絶塵之姿。

曾未十年，樓屋頹圮，今眉山史公遷之於正殿之前而鼎新之，仍置舊額於其上，爲門樓焉。自梁迄唐、至於皇宋幾七百年矣，神之澤民愈遠而益深，朝廷嘉之。紹興二十六年，封垂休永濟侯，所以發德於千載，揭大號於無窮也。初，眉山史公再夢一牛黄符障面，不見頭角。翌日，黄勅下代者。符，安撫也。公爲神君無生日，親禱於廟，夜夢神君自言曰：「予伍月初二日子時生。」公秘之，令士民大會祠中，置籌二枚，空者一而言者二，炷香捻之，果如公夢。已而神降明皇廟中，附人而言曰：「我垂休也，誕降於梁武天監二年五月二日。」又與公夢若合符節。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焉！百祥尊公之命，上考圖經，旁搜古碣，折中於《通鑑》以記之。綴其大者敬獻於公曰：「民則神，神則民，民神一也。故民者神之主，而使民如承大祭，其尊且嚴如是。苟失民則失神，民心和而神意得矣。」公忻然曰：「吾志也。」遂刊之。門生左從政郎、就差龍州司户參軍兼司法、管涪州學教授常百祥撰。時乾道七年歲次辛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奉開右朝請郎、知龍州軍、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眉山史公諱跋。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六。又見道光《龍安府志》卷九。（王曉波校點）

〔一〕自：疑當作「至」。

〔二〕之：原作「久」，據文意改。

崔紱

崔紱，乾道中爲大理少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二。

乞條法外事件免送大理寺奏　乾道七年四月

契勘大理寺右治獄，合專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六曹寺監所轄庫務，及内外諸司侵欺盜用官物，及民間有冤抑事訴申朝廷，許送本寺推治外，其餘不應前項條法，並乞免行送寺，庶幾囹圄肅清，事體嚴重。《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二（第三册第二九〇八頁）。（刁忠民校點）

盧棠

盧棠，開封（今河南開封）人。乾道中權知涪陵，淳熙間爲化成令。

涪州石魚題名　乾道七年正月

乾道辛卯元日，攝涪陵古汴盧棠拉學官忠南譚深之椿，讀唐鄭使君石刻，驗廣德水齊，預爲有年喜。《涪州石魚題刻》。

刻西崖文公墨妙記　淳熙九年

紹興壬午，郡太守磨西山崖，將刻文公與可疏篁怪石、録參温陵曾稷、酒正汳陽高昱、邑尉漢嘉鄧陽張公作牧兹土，亦以墨本命屬吏盧棠，求巖崖可磨處刻之。棠因休日，約邦人史震、黄寰同遊西山訪其地。偶寺僧指示異時所磨之崖，則功已就，遂即□成之，若素謀者。乃相謂曰：事之廢興固有其時者耶！前日之不克，距今二十有一年，而崖石宛在，不爲他人之摹畫，意以寄文公之筆。天下奇事，疑待其人而後成也。巴山蒼蒼，蓋自是有光燁然，實張公賁之矣。山靈呵護，不爲雷電下取，則公之德名當與此刻並傳於不朽云。是歲三月中澣，化成令開封盧棠謹書。《蜀藻幽勝録》卷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張　昭

張昭，紹興間進士，唐張九齡第十二代孫。據紹興三十一年赦文乞以勳臣後録用，詔特補中州文學。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六。

乞録用狀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依赦書，應曾任宰臣、執政官，明有勳德載在史册者，見今後嗣無人食禄，子孫許量才録用。念祖九齡之後，并無人食禄，見今有祖九齡中書令告一道、明皇御書一道，并朝廷兩次用九齡勳臣之蔭録用高祖瑛、曾祖錫出身告二道，及《宗枝圖》一本投進。《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六（第三册第二二八一頁）。（祝尚書校點）

張　麟之

張麟之，字子儀，福州（今福建福州）人。高宗至寧宗朝在世。

韻鏡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讀書難字，過不知音切之病也。誠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無載酒問人之勞，學者何以是爲緩而不急歟？余嘗有志斯學，獨恨無師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韻鏡》一編，微字避聖祖名上一字。且教以大略曰：「反切之要，莫妙於此。不出四十三轉，而天下無遺音。其製以韻書，自一東以下，各集四聲，列爲定位，實以《廣韻》、《玉篇》之字，配以五音清濁之屬，其端又在於橫呼。雖未能立談以竟，若按字求音，如鏡映物，隨在現形，久久精熟，自然有得。」於是蚤夜留心，未嘗去手。忽一夕頓悟，喜而曰：「信如是哉！」遂知每翻一字，用切母及助紐歸納，凡三折，總歸一律。即是以推千聲萬音，不離乎是。自是日有資益深，欲與衆共知，而或苦其難，因撰《字母括要圖》，復解數例，以爲沿流求源者之端。庶幾一遇知音，不惟此編得以不泯，余之有望於後來者亦非淺鮮。聊用鋟木，以廣其傳。紹興辛巳七月朔，三山張麟之子儀謹識。《韻鏡校正》卷首，古逸叢書影印宋刻本。

韻鏡序作

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　嘉泰三年二月

《韻鏡》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學。字音往昔相傳，類曰「洪韻」，釋子之所撰也。

有沙門神珙，恭、拱二音。號知音韻，嘗著《切韻圖》，載《玉篇》卷末。竊意是書作於此僧，世俗訛呼珙爲洪爾，然又無所據。自是研究，今五十載，竟莫知原於誰。近得故樞密楊侯倓淳熙間所撰《韻譜》，其自序云：「揭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因以舊書，手加校定，刊之郡齋。」徐而諦之，即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一目無遺。楊變三十六分二紙，肩行而繩引，至横調則淆亂不協，不知因之則是，變之非也。既而又得莆陽夫子鄭公樵進卷先朝，中有《七音序略》，其要語曰：「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此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三十六爲之母，輕重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情，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經耳，蚤蝨過目，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又云：「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是知此書其用也博，其來也遠，不可得指名其人，故鄭先生但言梵僧傳之、華僧續之而已。學者惟即夫非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而觀之庶有會於心。自「天籟」以下十三字，又鄭先生之語。嘉泰三年二月朔，東浦張麟之序。《韻鏡校正》卷首。（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三

張泉甫

張泉甫，號愚齋，乾道時人。

跋李公麟瀟湘臥遊圖　乾道七年秋

雲谷禪隱有《瀟湘圖》，諸大士題跋下語説真説幻，僕不免畫蛇添足。凡物苟有可觀，皆有可樂，不必以真幻爲斷當也。瞿曇氏以山水爲幻融結，幻對真生，真假幻行，真幻之見不立，是圖存亦可，亡亦可。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當知東坡之意不但施于善畫者。辛卯秋，愚齋張泉甫題。《石渠寶笈》卷四四。（祝尚書校點）

章才邵

章才邵，字希古，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元振子。以父蔭補官，歷知賀、辰二州，改荆湖北路參議官。少師楊時，晚歲與朱熹游，世目爲篤實君子。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論辰州邊防奏　乾道七年

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静、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犵狫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爲徭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倅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犵狫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變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厢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虚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若歲

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强壯禁軍或效用二百人，分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費。《宋史》卷四九四《蠻夷傳》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六。（黄錦君校點）

蕭德藻

蕭德藻，字東夫，號千巖老人。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興二十一年第進士。初調湖州烏程令，遂家焉。歷知峽州，終福建安撫司參議。著有《千巖擇稿》。見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一《千巖擇稿序》，《淳熙三山志》卷二八，《宋史翼》卷二八。

重修英列廟記

淳熙三年九月

侯廟食本末，厥既有考，不復枝出。吴興沈德遠言：「乾道八年夏，自樞密院檢詳去國，屏居家山之斗堂。十一月望，拜守秀州命。越三夕，夢謁侯廟，周視壁間，畫列宿天人及斬蛟象。寤而思之，獨宜興人廟侯耳，非吾新命之地，且平時足跡未嘗至，意念亦不及此，胡爲乎神交其間哉？已而改命守常州，十二月入對便殿，即之官。道松江，振風驅湖，浪若宋十，陸漫溝塍，高下汹鬬，聲撼雲空，碎舟蕩骸者相屬。吾舟亦敗，□營有禱焉。舉室數十口、常之吏卒一百輩躍出驚波中，相與保

道旁草舍，幸皆無苦。既至常，延見吏屬，從容問宜興長吴千乘侯廟壁畫，略如吾夢中所見，且言廟久不繕理。迺以二十萬錢授千乘，俾歸新之。邑人相勸，輸財力樂成。不踰□，輪焉奂焉。益張厥靈，益久厥聲。」廟之復盛骪折蓋如此。方欲伐石大書，□遷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遂不果。後二年，德藻故人丹丘陳時中爲常州。德藻過焉，因道德遠語。時中曰：「德遠若有待也。吾常多侯，子遂書此，吾爲子碑之。」德藻惟前事雖似涉神怪，然忠義之氣在□□中，常獨皦然於汗漫不可測知之際，同焉者應，不問今古，若陽隧之召火，方諸之召水，端倪了不容□□。少時里居，搏蛟虎如轢蟻蝨，蓋世俗所喜道者，此在聖人之門，其猶有貶焉。晉惠帝朝爲何等時，侯官中執法，擊司馬□不少貸。尋隸彤爲將〔一〕，討齊萬年。侯顧不知彤之將逞憾也哉？自常情言之，死君命固其分，死大臣怨容可自列；侯以彤借君命，置我於死地，所借者我所當死也，尚何辭？以寡敵衆，矢殫弦絶，蹈白刃，義不還□。英烈凜□，跋蹩爲奮。鄭伯有馮三世卿族，其精爽猶足以動國人，侯忠義貫幽明，能感發其類於百世之下，理固應耳，吾迺今有虞於二君子哉！德遠名祖德，時中名庸。淳熙三年九月十日，長樂蕭德藻記，浚儀趙伯津書。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三。又見《荆溪外紀》卷一六，《白石道人年譜》卷一〇。

〔一〕彤：原作「彤」，據《晉書》卷五八《周處傳》改，指晉梁王司馬彤也。

吴五百

吴名憃，南蘭陵爲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客吴，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吴牧，牧録而械之，爲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頹壁而逃。明日，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頹，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吴人，輒道此。吴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吴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曩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吴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遺之。

文録録》卷二〇。（尹波校點）

《賓退録》卷六。又見《宋稗類鈔》卷一八，《南宋

葉秀實

葉秀實，永康（今浙江永康）人，紹興三十年中進士第。乾道中官修職郎、添差充台州州學教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仙居縣登科題名記

乾道七年三月十九日

衣冠題名，非止爲鄉里榮觀，亦寓勸焉。仙居地隘民朴，其初學而仕者蓋少。皇祐中，陳襄密學宰是邑，興學尚士，人始知勉，由賢書登名者比相望，其小試州縣者率皆有聲，而得志以顯者又以材業剛正名于時。里人矜耀之，家激以勸，每三歲大比之士，甲於丹丘屬邑。令尹趙公良臣、尉簿余公閎篤意縣庠，廢修弊革，凡學之事一新。顧惟題名未立，無以彰往勸來，廼訪諸邑老，次第其登科之先後而鑱諸石，其以材武舉者亦參著其間，庶於教之事爲備。乾道七年三月十九日，左修職郎、添差充台州州學教授葉秀實記。邑子王如愚書，直學王居中立石。《光緒仙居志》卷二一，光緒二十年活字本。

又見《台州金石録》卷六。（楊世文校點）

周夢若

周夢若，常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紹興間第進士。淳熙間官左承議郎、知撫州宜黄縣。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同治《宜黄縣志》卷四五。

謝太學發解啓

賢關較藝，慚非江夏之無雙；天府登名，偶預思廉之第七。名非實稱，感與愧并。竊惟皇家襲積累之休，真主撫明昌之運。賁飾萬化，鼎新百爲，興學校以隆教養之方，崇師儒以盡作成之術。穆穆唐虞之世，閭閭洙泗之風。鼓篋八千，小太宗之貞觀；圜橋億萬，過明帝之永平。既每歲以考其藝能，復三年而登其秀異。盡掃挾書傳義之弊，俾無僥名失實之徒。附鳳翼而攀龍鱗，滔滔皆是；拔犀角而擢象齒，比比有之。倘非脱穎之才，曷預中程之列？如某者性天蒙昧，學圃荒蕪，自期白屋以起家，每念青雲之有路。謂虞夏商周之治，載典謨訓誥之文，極其深則詰曲聱牙，語其教則温柔敦厚。百篇之義，歷世所宗，常篤意以討論，幸逢時而進取。昔年奮志，嘗陪一鶚之飛；今日叨榮，果獲雙鵬之巧。稍慰蘭陔之願，僅逃梓里之羞。退揣孱庸，已踰所望。顧惟提拂，蓋有所由。恭惟某官秀蘊

星奎，神鍾嶽鎮，文章艷乎春藻，聲聞馥乎秋蘭。坐擁熊幡，式布宣於王化；行趨鳳詔，將協贊於皇猷。恢大度以包荒，樂後生之向道。致茲謭薄，亦預甄收。某敢不勉所未聞，激其不逮。躍龍門之浪，穩乘魚化之時；搖羊角之風，高奮鵬飛之志。少酬鄙願，用答私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仙巖元寶觀記

宜黄距撫城百二十里，僻在一隅，而山水清越，則爲江右最。縣之北不五里間有仙巖山，巋然拔秀於羣峰中。峭壁崚嶒，高聳萬仞。倚山有元寶觀，基址輪奐，屹立半空。殿宇崢嶸，廊廡靖深。危簷壯棟，横截於槎枒石罅之下；老松修篁，環拱於縹緲雲霄之間。地無蛇虺蝮蝎之毒，居無卑鬱蒸濕之氣。開軒闢户，鈎簾宴坐，則有萬山周匝，排闥送青。而川壑之迴旋，雲烟之出没，風雨之晨，雪月之夕，變態百生，不可名狀，殆非人間世也。予自梁谿來宰是邑，簿書餘暇，嘗拄笻登覽。愛其規模雖小而氣象甚偉，槃礴游憩，日暮忘返。尋訪觀之廢興，而莫有紀其實者。主觀道士胥遁樞性質静厚，喜客無倦色，弄琴弈棋尤高於流輩，以得於所傳聞者告余曰：「此晉王、郭二真人問道尋師，愛此山川之勝，卜築於是，遺址故跡隱然尚存。」因指其巖阿曰：「石窟幽深，氛霧吞吐，闇塵下飛，炎燠不到，此非拂霓洞乎！華楹丹桷，輝映空闊，下瞰林表，宛若圖畫，此非凌空亭乎！廣袤尋丈，

苔蘚斕斑，不磨不礲，温潤如玉，此非朝真石乎！是皆真仙往日積行累功、與道浮游之地，雖千古不泯可也。」癸卯夏秋之交，遇天旱不雨，陂澤乾涸，禾稼就槁。遍走羣望，雲霓不生。父老相率以請曰：「令尹須游仙巖乎？二真靈異之蹤帡幪此方，士庶久所歸嚮也。盍往祈之？」於是涓日齋戒，率僚屬，具蘋藻之供，攀蘿躡蹬，投誠謝過於星壇之下。奏章之初，碧天萬里，如煅如焚。已而雲翳四起，雷電倏作。掩曦御於扶桑，鞭卧龍於滄海。甘澍既降，不崇朝而足。溝池溢流，焦枯回色，黍稷之興，一日萬頃。縣官賦辨，且有遺啄以分鷄鶩矣。噫嘻！自二真仙騎青鸞，駕白鶴，遠遊於桃源蓬島汗漫之鄉，似與塵凡迴隔而不相接。今乃叩而應，欲而從，反旱暵爲豐穰，變愁歎爲歡樂，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者，何哉？豈神雜處乎冥邈，而其一念之慮未始忘乎人邪？予嘗考二真仙，得浮丘師於華蓋山，授以修真煉質之訣，相繼飛昇。其言有曰：「吾等住山，當福民庶。」又曰：「吾去後，遇蟲災旱潦疾苦急難，於此山禱之，吾當以福澤應之。」即其言，知其心，斯民何幸焉。仙巖去華蓋山止百里許，感通之驗無彼此之間，豈不休哉！王乃方平之從弟，其得道之本末流傳於世者，自有碑碣傳記以載之，予不暇復云。同治《宜黄縣志》卷四五，同治十年刻本。

立義橋記

淳熙辛丑冬，余挈孥累之官宜黄。距縣治東有大溪横截於其前。跨溪有橋，圮朽摧折，半爲驚湍

漩瀨飄溺而不存，因歎曰：「吏以愛民爲職，向居官者乃不能出捐帑藏，因時興續，以濟往來，而使病於徒涉，何也？」既尸邑事，此心雖未始忘，然智術乏催科之長，版帳有愆期之責。日對簿書，蹙額危坐，左支右吾，窮於料理，則又歎曰：「今日人病涉，抑予之罪焉爾。」又念此橋不辦於官，則或賦於民可乎？以吾邑叢居環處，不啻萬户。富家巨室，連甍比屋，哀衆而爲之亦甚易。一日，涂君祥仲叩門，具以告之，祥仲曰：「橋之不成正坐是。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務蓄積者嗇於輸財，名壯勇者畏於出力。愒日玩歲，戛戛乎其難哉！」因謂余曰：「公無憂，以吾歲入之租，蠲伏臘之用，棄而爲之，亦何俟於衆。」於是策杖臨溪，相視既畢，規模乃定。采木於林，鑿石於山。障其流之奔衝，窒其隄之崩缺。衆役並舉，井然有條。又選門下材幹之優者，董其工程，課日取辦。一金一粟，悉取於家，而無靳色。盡徹舊制，斬然一新。始於八月之初，成於十月之末。計其成，不計其費之多也。其修百餘丈，凡四十八架。距橋東西各立亭以憩行者。又建華閣於橋之中，塑僧伽聖像以鎮水怪之出没。故昔之病涉者，今則往來怡怡，如履周道，不擇晝夜。期會無阻絶之憂，行商免淹滯之歎。負乘扶携，各適其欲。爲惠之博，豈止一邑而已哉！橋落成，屬余以名之。余曰：以數十年已壞之梁，人懼其難成，而君辦之於一日。以闔邑萬户之衆不肯受其責，而君獨任於一己，則君之義風可嘉矣。余謂義之重輕，係風俗之厚薄。以義爲重，則同舟無胡越之殊，四海有兄弟之親，況處鄉黨乎。以義爲輕，則形骸隔而爾汝分，藩墻異而比鄰別，於鄉黨又奚卹？祥仲以濟人利物爲心，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然諾不欺，有古烈士之風。回視義風，淪亡久而不振，一旦慨然特立扶持而興起之，豈不快哉！

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請以「立義」名其橋，要以勸示來者。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之吉，左承議郎、知撫州宜黄縣、主管勸農營田周夢若記。同治《宜黄縣志》卷四五。（以上沈治宏校點）

周　蒙

周蒙，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二年爲黄巖縣令，時郡督賦甚急，蒙于公牒書一絶以歸。見《赤城志》卷一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題米元章道林詩帖　慶元四年八月

米元章字畫，類能用其所長，往往不擇紙筆，皆得如意。至于險怪脱略，雖其病處，亦自成妍者也。慶元戊午秋八月，周蒙題。《寶真齋法書贊》卷二〇。（沈治宏校點）

楊　皓

楊皓，淳熙六年官提舉修内司。見《中興禮書》卷五五。

製造明堂牌申狀　淳熙六年八月

恭承降下御書「明堂」、「明堂之門」六字，令本司製造牌二面，今并「嗣天子臣眘恭書」七字，令本司製造牌二面，今來明堂大禮安掛。今契勘得紹興三十一年明堂大禮安掛過硃紅漆青地金字牌二面，令開具制度高闊下項：明堂牌，牌心高五尺七寸，闊三尺九寸，牌頭闊七尺四寸，脚闊六尺。明堂之牌〔一〕，牌心高四尺七寸五分，闊三尺七寸，牌頭闊七尺二寸，下脚闊五尺七寸，通高七尺三寸。欲依舊樣製造。《中興禮書》卷五五。（劉文剛校點）

〔一〕「之」下疑脱「門」字。

員琪

員琪，乾道中爲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六。

興州差發官兵前去荆南出戍事奏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昨准指揮，差發官兵三千人前去荆南出戍，一年一替。其所差人已及一年，若更差三千人去，去即是六千人，往來盤費似見未便。今欲將已差在荆南三千人於内取問，願在荆南屯戍人存留一千人，津發老小前去本處永遠屯駐，餘二千人發回。如其間願存留之人不及一千人之數，據餘少人於所部諸軍取問願去人，揍成一千人差撥前去補數。其一千人闕，却令諸軍招填。《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六（第七册第六八五二頁）。（曾棗莊校點）

昌　永

昌永，紹興末任鄂州教授。隆興元年監太平惠民和劑局，二年爲太學正。乾道中爲左宣教郎、太常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二、選舉二〇之一七及所撰《石龍庵記》。

乞通理今任奏　隆興元年九月

前任鄂州教授，過滿六個月，未曾收使，欲許通理今任。《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二（第四册第三七二八頁）。

石龍庵記　乾道七年十月

江左佳山水，惟宣爲最。諸邑獨春穀處平土，四顧曠然。其南逾十五里有山曰峨嶺，又西南六七里有山曰石龍。二山對峙，而石龍林壑深秀，峰巒峻拔，在峨嶺之右。以其不當道，故人罕識者。南陽鄧君道先之居，蓋介乎兩山之間者也。於乾道六祀，君既營其夫人章氏之墓於石龍，明年遂鳩工命材，爲庵於其側，使僧守之，所以奉香火，嚴祀事也。庵之制，其廣不過十數楹，其容不過十數僧，乃有堂以貯佛像，有閣以藏佛書，有室以處僧徒，以至賓客之位，游從之所，門庭瀟然，厨傳灑然，故人之至者，皆以爲得所。若夫奏高山流水之音，而寓之於琴心；推專心致志之意，而託之於棋局；茶甌晝深，以戰睡魔；詩句夜工，而泣山靈，蓋庵中之事業殆不過此。不則掩門深念，掃地燒香，凝神靜思，消遣世慮。酌二川之渌可嚥可漱，采羣山之美以茹以食，

則其爲樂可勝計哉！然鄧君之意，猶以謂食不足則人不留，又遺之百畝之田以食其僧；田不墾則穀不收，又遺之二牛以治其田。蓋其爲此庵計甚遠。又曰：「吾懼夫異世之後，懦弱者不能嗣而葺之，以至頹圮；强梁者或至攘而奪之，以爲己資。有一於此，吾皆誓之以非吾子孫，且蒙以不孝之名。」其爲此庵之慮甚深。君家累千金，三子皆官，諸孫詵詵，嚮於文學，知禮義之方已，寧復有是哉？蓋先事而慮，有不得不然耳。夫慮之深者其謀必長，謀之長者其傳必久，吾見斯庵之與鄧氏相爲終始而垂不朽矣。庵既成，君貽書囑余記之，於是乎書。時皇宋乾道辛卯歲孟冬上澣也。左宣教郎、前守太常丞昌永記并書。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四。（以上曾棗莊校點）

吕大猷

吕大猷，字允升，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弼中子、祖謙叔。乾道中知南安軍。淳熙中知汀州，九年七月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見汪應辰《文定集》卷九《豹隱堂記》，《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八、職官七二之三五，《宋元學案》卷三六。

乞以時支給告捕盜賊賞錢奏　乾道七年二月六日

盜賊敗獲，在法雖有告捕之賞，而今之官司多不以時支給。爲盜者入獄均贓，往往多指告事之人，遂致監索禁繫，反爲己累。欲望申詔郡邑，應告捕賞錢並以時支給，其盜賊已係贓滿，止據贓定罪。雖有功通隱匿贓物之人，並免追理。庶幾告捕者爭相效命，姦盜不能存跡矣。（《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八（第七册第六九八一頁）。

蒼玉洞題名　淳熙八年十一月

太守東萊吕大猷允升、路鈐臨洮馬顯祖炳先，同按本郡秋教，已而從小隊遊東禪，觀羣石，小駐而歸。淳熙辛丑仲冬中澣題。（《閩中金石略》卷五。以上曾棗莊校點）。

單　夔

單夔，字虞卿，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道七年爲大理正兼權度支郎官。八年知湖州，除户部員外

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淳熙四年爲户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五年以徽猷閣待制知蘇州。翌年，提舉太平興國宮。紹熙初知夔州。後歷顯謨閣待制、知紹興府，移知隆興府，慶元六年罷。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二〇、食貨二一之一一、食貨三一之二〇、選舉三〇之二六、禮一五之六五，《南宋制撫年表》卷上及本書所收《夔州州學留題》。

乞行下州縣不得阻滯客商販茶奏　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今來發運司已行住罷，所有長引茶貨合依舊法許客旅興販。其發運司每引收息錢十貫，本司既不興販茶貨，自不令收納。欲下諸路提舉茶事司行下所部州縣遵守，無致阻滯商販。《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二〇（第六册第五三五〇頁）。

湖州納絹太重奏　乾道八年五月

本州六縣管二十六萬八千六十九丁，計絹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六匹有零，又續編排出隱漏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二丁，元額每三丁或四丁以上納絹一匹，視他州爲重。《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二〇（第六册第五〇一七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六之一三（第七册第六二一四頁）。

酒庫事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建康諸司酒庫，因前任總領周閎建議，併歸本所。今將一年〔一〕，趁息不多，蓋未能盡革滲漏之弊。今欲輒較近及遠，於東西南北選擇五庫專一造酒，其餘二十二庫並於造酒庫打發分散拍户并門堂酤賣。諸軍酒庫舊係十七所，其監官、攢庫、夫力並諸軍舊差人數，于内擇有心力、不堪披帶人，特令揀汰，離軍在庫，在庫其身分券食錢〔二〕，並依見任官序，以息錢内支破。餘人發歸元來軍分收管。行宫新酒庫昨來指揮以淨息錢三分爲率，一分赴御前交納。今欲候歲終所收息錢除一分解赴御前外，餘二分且留本所，循環作本使用。餘依周閎昨已獲旨。《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一（第六册第五一四九頁）。

〔一〕今：原作「令」，據文意改。

〔二〕「在庫」二字疑衍。

帶賣積鹽事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乾道六年蒙朝廷行單夔言，乾道六年三十袋帶賣五袋〔一〕，令項椿管，則是賣及一千二百萬貫之額，於內拘占通經常錢一百三十餘貫。自後又將本所應有椿管錢物發付建康府拘收。至今年帶賣積鹽祇得錢二百三十八萬餘貫，則朝廷徒有帶賣積鹽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椿管之數。《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四一（第六册第五二七六頁）。

〔一〕「乾道六年」四字與上文重，又文義扞格，疑是衍文。

乞增淮西改官之數奏　乾道九年七月九日

竊見淮西總領所歲舉改官四員，近馬司移屯于此，事務至繁，調賦七路，官吏被差往來，比之他處，事體尤難。照得湖廣總領所歲舉改官至一十人，內三分之一舉充從事郎以上。欲望聖慈將淮西改官之數特增置二員。異時馬司回日依舊，庶幾官吏知所激勸。《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二六（第五册第四七二二頁）。

乞釋奠文宣王在京爲大祀州縣爲中祀奏　淳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紹興祀令，文宣王州縣釋奠同。爲中祀；乾道祀令，文宣王州縣釋奠同。爲大祀，所載不同。乞依紹興七年十月已降指揮，春秋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在京爲大祀，州縣仍舊爲中祀。《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六五（第一册第六八三頁）。又見同書禮一四之一〇〇（第一册第六三七頁）。

乞許緣邊久住士人應舉奏　淳熙四年三月

乾道敕，非本土舉人，往緣邊久居，或置産業爲鄉貫者，杖一百，押歸本貫。今據廬州條具到乾道敕與貢舉法文意相妨，乞詳酌行下，遵守施行。竊詳國家立法務在便民，若民户有願徙居寬鄉者，即合聽從其便。況緣邊州郡惟要招集四方人户置産久居，以壯邊勢，豈有反行禁止、斷罪押歸之理？《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〇（第五册第四五二一頁）。

紀異

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而「獲麟」、「退鷁」之書，聖人亦不廢。然天壤之間，容有此理耶？部使者揚舲東下，而有若鱗蟲之異，予翌日語別江干，猶復見之。豈使者新節光華，江神世情，出靈怪以護舟楫歟？不然，當與信心而不信目者評之。題名後一日，錢唐單夔書。《全蜀藝文志》卷六四。

夔州州學留題〔一〕

郡守錢唐單夔同漕使濩澤張玠，以紹熙元年六月初吉祇謁先師，因言肄業之士。別駕漢嘉張子震、郡文學三山柯甲皆在，施方大寧文學掾錢塘李廷光、九華湯巖起、三衢毛憲實與焉。遂會食明道堂。規模一新，見國子録范仲黼經營之美。啜茗於共學，觀《三峽圖》，聽水琴，清話久之，翛然忘暑。遐想詠歸之風，名教之樂，其有既耶？《全蜀藝文志》卷六四。（以上曾棗莊校點）

〔一〕原無「夔州」二字，按原書前後各篇均爲夔州事，此亦爲夔州無疑，因補。

全宋文卷五四二四

王　道

王道，淳熙間爲保義郎、恩平郡王府指揮使。潛心道家丹術，孝宗嘗召見，詢以養生之道。著有《古文龍虎經注疏》三卷（存）。見原書題署及自序。又《宋史》卷二〇七著録王道撰有《外臺秘要乳石方》二卷，或即一人。

古文龍虎經註疏序　淳熙十四年四月

臣道曰：道家之學，有所謂内外丹者，實性命之所繫，得之者小則駐景延年，大則登仙入聖。其徒以書傳世，無慮千萬卷，内丹則莫不以神氣爲本，外丹則莫不以鉛汞爲宗。古歌云：「紅鉛黑汞大丹頭，相符紅黑是真修。紅鉛取精黑取髓，解得紅黑藥無比。將紅入黑保長生，用黑入紅天仙矣。顛倒兩般總成丹，火龍變化爲天仙。」此外丹之要旨也。古今學道之士，皆以鉛汞爲大丹藥，曾不知真鉛、真汞果是何物。臣自志學之年，則喜聞其事，哀集丹書，研詠意味，夜以繼日，至忘寢食。惟是

紙上之語，曾無發明。紹興壬申，有道人爲臣言，朱砂中所描鉛汞者，但以山石間所采鑛銀爲真鉛，水銀爲真汞，教臣停取一斤許，以鼎器火候煉之。臣以爲信然，遂於會稽天慶觀治丹室，以其所指試爲之，費歲月，耗貨財，竟無成效。非臣心不誠，實方之不良也。閱乾道甲申，復有道人爲臣言，真鉛不露體，真汞不呈形。又曰：真鉛不見銀，真砂不見汞。以二物合和爲一，分九鼎火而取之，名曰黄芽，以法煉之，變爲黄白紫粉，亦號明窗塵。服之聚精斂神，除却萬病。以臣觀之，此蓋青霞子昔所造一中丹爾。至淳熙癸巳，乃遇真師，始悟前所得者皆非真鉛、真汞也。古歌云：「真鉛不産五金内，生在杳冥天地先。」又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箇識，識者便是真仙子。煉之服之千日餘，身既無陰那得死。」真師以其秘方口訣以授臣，言下有悟，如夢之覺，後讀諸家之書，無不相契，洞然明白。由是而知日魂月魄爲真鉛、真汞，從無質以生而有靈質，萬物動静，莫不由之。若安爐立鼎，製造神室，搏日月之根，運水火之變，不失天符之旨，則大藥神丹可得矣。臣三十年間凡三遇人，後得真師，始契妙道。臣一介武弁，隸職王府，家貧俸薄，未能結真友，采丹材，鑄鼎器，造神室，屏跡山林，以從事於斯也，然專心致志，晨夕不忘。頃因暇日閱《龍虎經》，以行世之本謬誤爲多，遂用得之於真師者釐而正之，分章定句，爲註解。復以魏伯陽《參同契》證其義，申而爲疏，以辨藥材之真僞、金石之異同。去繁撮要，始終相貫，集一編爲三卷，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總三十三章。非敢傳之於後世，姑示同志之丹友耳。臣疏遠之人，不識忌諱，冒昧萬死，謹因高士周真一印證，繕寫上進。伏惟萬機之

暇，留神親省，使臣有萬世一遇之幸，成就素志，是不獨臣之私願，亦真師之付囑云。淳熙十四年四月初一日，保義郎臣王道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序。《古文龍虎經註疏》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文龍虎經註疏後序

真人彭曉作《金鑰匙》，云：「余始分擘《參同契》章義畢，偶温故經，覽太白真人歌，遂起意撰《黑鉛水虎》《紅鉛火龍》二篇。」其略曰：「夫黑鉛水虎者，是天地發生之根，乃有質而有氣也。夫紅鉛火龍者，是天地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也。」探賾兩論，萬古不易之語也。以道觀之，有質者，非五金八石、硝霜漿露、陰道九一之術也；無質者，非六慾七情、灰心兀坐、存想三一之法也。是以古人言有質者，真鉛也，太陰月之精也，爲天地萬物育形之母。無質者，真汞也，太陽日之光也，爲天地萬物之祖宗也。故我真人上士莫不留心注意，採取太陰之精，設其法象，誘會太陽之氣，歸于神室之中，結爲金液神丹。太陰之精，乃金華黄芽也；太陽之氣，乃流珠姹女也。故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又云：「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將欲制之，黄芽爲根。」流珠姹女，其性不定，易得飛走，若不以鼎器方便呼召，安肯等閒住于雜物之上哉！故造大丹，先制真鉛，擬象天地而爲神室。上釜象

天，爲雄，爲乾，爲離，爲日，爲火，爲陽，爲木；下釜象地，爲雌，爲坤，爲坎，爲月，爲水，爲陰，爲金。兩釜相合，象若雞子，其中虛空，縱廣寸餘，以安靈汞。又坤母、金妻也，乾父、木夫也。火龍既交于神室之下，則金虎情合于中，交合不已，孳産無窮。而木中生魂，金中生魄，魂魄凝然，化而爲氣，漸生鄞鄂，交結流珠，名曰金液。故古歌云「束身斂魄充虎饑，虎來食啖生髓脂」，髓脂即金液也。又須尋靈山，選福地，造丹房，建星壇，安爐竈，鑄鼎室，交合真友，總覽紀綱，若頭頭具備，方得從事于斯也。故真一子作《參同契後序》云：「術士又須自徹聲色，節嗜慾，去名利，投靈山，絶常交，結仙友，隱密潛修，晝夜不怠，方可希望也。或不如是，則虛勞勤爾。」陰真人曰：「不得地，莫妄爲。須隱密，審護持。保守莫失天地機，此藥變化不思議。」又曰：「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茲豈設虛言而惑後世哉！道昨遇師旨，頗歷歲月，實緣官小，家貧俸薄，俗事紛冗，食指稍衆，荏苒至斯，未能措置。然而志不墮而心愈堅者，姑欲以待便風，終成其事耳。所有《火候一十九圖》，並具于《參同契》下卷之末，茲不復録也。止將《攢簇周天火候圖》、《金火相交生藥圖》二本，附于此經之末，以明龍虎之動静，証金木之玄功也。道曾于乙巳歲三月十八日誤蒙今上皇帝宣見，問以修生養性之事，道謹用《註疏龍虎經》、《補註參同契》義理進對。躬承玉音，訓以高義，從容移時，幸無疏虞，迺宿生千載之慶。繼于當年四月中旬託承受官御藥，叨沐寵光，以《註疏龍虎經》繕寫修進訖。道疏遠寒微，深不自揆，僭爲註疏，罪不容逃，賴聖主不即斥逐，過蒙省覽，道死且不朽矣。所有《補註參同契》章句頗多，註義稍廣，不得同時投進，加之俸薄，乏力修

寫。瞻望宸極，無緣上達，顒顒之心，但切馳仰。後來頗有增損數字，謹別抄録，命工鋟木，用傳同志，或有見之者，不妨縱轡以先進也。或曰：「《古文龍虎上經》文奥理深，不可輕議。今公註疏文理淺，恐未必然。」即答之曰：道自童稚以來究心篇卷，曾無懈怠，于今五旬有六，又遇明師口訣，非不精研也。若將妄語以惑後人，昭昭上天，豈敢欺哉！《古文龍虎經註疏》卷末。（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公衮

王公衮，字吉老，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佐弟。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第。官烏江縣尉。乾道間爲勅令所删定官。淳熙初任秘書郎，擢右司員外郎，移知衢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六之二〇、選舉二〇之二二、選舉二二之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〇，《嘉泰會稽志》卷一五、一九，《宋史翼》卷三三。

條具豐儲倉合行事件奏

淳熙九年八月三日

一、事干財賦，難以就用左右司印記。乞下文思院鑄銅印一顆，以「提領豐儲倉所印」七字爲文〔一〕。

一、本所椿管米散在諸倉，乞抽摘盤量的實數目，令監官認數，別厥封椿鎖閉，提領官不時點檢。非奉朝廷指揮，不許支撥。別置赤曆，提領官結押，不許衮同司農寺收支經常米數，一曆收係。

一、外州軍起到椿管米及糴到米，合從司農寺差官盤量交收訖，據納到數目報本所椿管。

一、諸倉有椿管米處，其監官監門官等遇考任滿，所屬批書外，亦合於本所批書有無少欠。

一、委官盤量米斛，本所別無所轄官屬，欲於諸倉監官内差委隔倉盤量。所有盤量脚費，於諸倉見管百陌錢内支破。

一、臨安府諸門并長安閘遇有州軍起發綱運米解，合具的實米數色額、押人姓名，前來關報。

一、本所行遣人吏，欲於六曹寺監等處踏逐指差職級一人，主管文字一人，貼司一人，於兩浙轉運司差撥能書算手分一人，專一攢算驅磨，並與理爲在司在職月日。仍各依元差來元處名次遷補解發出官。候事畢日，發遣元來去處。每日添破食錢，并行遣紙札等，並依提領封椿庫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六之二〇（第三册第二九二九頁）。（李文澤校點）

〔一〕提：原作「題」，據文意改。

鄭　興

鄭興，字德與，號無礙居士，乾道中人。

護法論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源，洞鑑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下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脣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瞽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

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大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相同？蓋方册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墻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説横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德與撰。（《護法論》卷首，日本大正新編大藏經卷五二。王曉波校點）

程宏圖

程宏圖，字士南，饒州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東北）人，瑀從子。工詞翰，負氣節，入太學，紹興末上書請正秦檜之罪，下親征之詔。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司左藏庫。特對五禮，尤激切。仕至司農丞，卒。見《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卷上，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八。

上高宗請罷和議決意用兵書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效命，詎敢嘿嘿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虜使之來，桀驁不遜，宣言傳酋長之命，姑以還天眷略歲幣爲辭，乃欲增割淮、漢地界，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奪吾之心腹。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略，其能國乎？是決不可從之請也。夫醜虜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冀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户外，而索物於主人，不得其物，必無空返之理。既決不與，則主人必有以應之可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者，其先經務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款虜人之謀，蓋虜人南侵之計爲甚久，而攻取之具爲甚備，近日決意離舊穴，冒長塗，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真請也。啓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酋長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揭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爲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

指置爲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以爲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謀一泄，則虜使今日回彼界，虜酋明日入我境必矣。夫所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思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感激流涕，爭爲之死，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決意用兵，而誣陷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至於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己爲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而埽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於虜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嗣，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返徇虜人之情而悉還之，彼又何戀哉？且其遣時，如赴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反虜之謀，計策已就，乃以諭檜。檜意忌其功在己上，既匿不上聞，私遣首者告之，虜酋遂致宇文族誅。使中原忠義之士南嚮吞聲，而憤其絶望於我也。今者要令有司正秦檜之罪，追奪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爲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爲檄文，聲言哀切，令中書刊板，詔告四方。擇有深謀密計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諭招誘思我舊德之人，約其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應。擇端慤服衆守

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游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鹽竊盜之徒，俾各奮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爲吾之援。陛下然後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厲軍士，應敵所臨，人盡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醜虜矣。蓋內有吾南民義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機，妄勸陛下輕易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也。使敗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長驅之勢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潁，而其先驅已羅邊境，此其意欲何爲者？使吾不先發，則屯汝、洛者直窺襄陽，羅邊境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長江非所恃。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使敵至海之南北，延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備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不能無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爲敵人所有，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之人皆謂國有謀焉，故雖驅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況四方奸邪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苟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必致之患。儻從臣策，爲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可以坐消此患，而爲此流者又將起而爲之助，所謂以寇禦寇，一舉而兩得之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者，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邪？五路之失，驍將之誅，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陣，熟知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

曉；而又罪廢二十餘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崤函之敗，非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浚於秦檜初死之時，亦嘗上書言兵事矣。陛下試召而問之，何以應敵，何以制勝，何以爲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可也。如或可用，若何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罪廢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考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而望之。況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之以爲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頹，其利害孰輕孰重？願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於胡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秦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臺諫之任，是必知無不言，雖當多事之時，可無姦邪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説陛下爲苟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夫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肆矣。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而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以籌國本，斷國論，作天地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猶以强弱不同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以臣觀之，爲是説者，是皆無謀以沮謀者也。蓋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爲不謹，玉帛所遺不爲不厚。今日虜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彼而致有是哉？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師直而壯，士氣百倍，大兵渡淮，南北嚮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强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貪己功，凡百司庶府，莫不畢備。當此艱虞，豈無所可減罷者？且

以學校一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禄，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權省罷之，未爲乏官廢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耳，其他冗費，豈無百倍於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小大，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餘，臣等因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爲？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爲矣。前日和好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宫未還，太后未返，又恐虜酋肆其凶暴，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爲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徒以事有所重，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爲復讎之舉，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況我國家雪先帝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易爲也。今觀虜使却我歲幣，邀我兩淮，其辭氣很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決，則欻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噬臍矣。臣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首留虜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嚮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爲陛下言之。大抵虜人之情，變詐百出。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爲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吾國，一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以挫吾鋭，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虜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要其所欲，豈直歲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而已叩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爲鑑？臣等激於事勢之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

臣，苟以爲可，決而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七。又見《金佗粹編》卷九，《新安文獻志》卷四。

大魁光齋記

淳熙八年四月

擢第而燕同舍生曰光齋，齋之魁天下士者踵爲之，又光之尤也。中興建學垂四十年，由時中仕者幾二百人，而魁天下士者，於今有四。是日設席於風雲慶會之閣，三大魁實與焉。凡舊游之官於中都者，二法從、衆宰士、太史而下，惠然偕徠，道義相忘，序以齒，不以官。樽俎肆陳，獻酬有度，歡乎其意親，燦乎其文接，於穆乎中和之至也。矧皆抱負挺特，惟遠業是期，固將先後爲時用。至若江夏父子，椿桂同芳，王吴弟兄，棣萼輝映，一時榮之。酒且酣，咸謂兹盛事，屬宏圖識之。因爲賦曰：「盛燕開同舍，新榮慶揆庭。紫荷聯從橐，黄甲聚魁星。鐘鼎心俱壯，金蘭眼倍青。舉杯相屬意，接武上青冥。」時淳熙八年夏四月十日也。三大魁，王佐、詹騤、黄由。餘姓名不悉載。《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大理寺題名記　淳熙十一年六月

天象有星曰大理，古者以更廷尉名，示警也。卿在漢唯長，魏置少以貳焉。正、丞本商、秦官，司直、評事、主簿，迺因漢、魏、後齊所置，俱其屬也。國朝之制，左則斷刑，有若直、評，按法詳斷，丞議正審；右則治獄，有若丞鼜推劾，簿掌案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之。肆駐蹕於此，沿革匪一。厥今卿弗常置，率以少卿對掌。一正二丞八評，詳斷、議、審如故，隸於左；又二丞分鞫二推，增一正以聽成辭，隸於右。簿通稽左籍，直兼糾右違，暨臧罰之事，皆止一員。惟建置周密，罔有闕，是宜咸盡乃心已。異日選掄，多尚法理之士。屬者欽恤有加，畀付愈益嚴，非通經議古、忠厚明清者，不以居守厥官。能上叶星象，無負聖天子，顧不休哉。凡庀事後先歲月宜有攷。比嘗綿蔀，木刻所紀，僅自隆興改元始。毗陵吴公、廣漢章公乃克更勒堅珉，益搜廣中興以後姓氏，悉登載之，且俾來者得以叙列左方，用咸託不朽。淳熙十有一年歲次甲辰夏六月甲子。《咸淳臨安志》卷六。（以上吴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五

向士偉

向士偉，乾道中知撫州，七年除淮南運判。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一，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

乞兩淮民户增墾田止輸舊稅奏　乾道七年六月

兩淮田畝荒蕪，願耕之民多非土著。當請射之初，未暇會計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比來州縣以其不無寬剩之數，再行括責，復增征斂，甚非撫字惠養之意。乞申敕兩淮州縣，民户有增墾田，今春止令輸納舊稅，不得創有增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〇（第五册第四八八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六（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

乞添造倉廒奏　乾道八年八月

本路廬、和州、巢縣等處，見屯戍軍旅，轉餉兵食，水路回遠，初無經久利便聚糧之所。就無爲軍造轉般倉一所，約可儲三十萬斛。今相度得本司後倉屋見有二十餘間，周圍空地，可以添造倉廒。（以上吴洪澤校點）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之一〇（第六册第五七四二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二之六三（第七册第五九八〇頁）。

秦　琪

秦琪，乾道中爲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淳熙元年以蠱壞軍政，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見《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五，《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荆南軍馬更休事奏　乾道七年正月五日

荆南軍馬出戍襄陽，元降指揮，許令三月一次更休。前後主帥議論不一，却作一月一次更替。到

家未定，又復奔走。欲將見在襄陽七軍官兵及戰馬，乞自乾道六年正月爲始，遇春夏全留三軍在襄陽照管邊面，其餘四軍發回荆南休息。秋冬却發四軍前來襄陽更替，先留下三軍歸本寨。如遇緩急，則盡數勾抽前來襄陽使喚。庶幾軍士知有室家之樂。所有單身無家累官兵，徒走道路，欲將單身官兵免差前去更替。《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五（第七册第六八五二頁）。

望荆南七軍移屯襄陽照應邊面奏　乾道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得旨，荆南七軍官兵，自乾道六年爲始，遇春夏全留三軍在襄陽，秋冬却發四軍前來襄陽更替。今來所差四軍一千人，却令荆南腹裏州軍屯駐，到襄陽四百五十里，竊慮緩急有警，不能接濟。望移屯襄陽照應邊面。《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七（第七册第六八五三頁）。

請增築襄陽砲臺慢道等奏〔一〕　乾道七年八月十九日

襄陽府城樓櫓雉堞，委皆壯觀，止其中砲臺、慢道稀少，緩急敵人併力攻城，緣道遠，援兵難以策應。今欲增築砲臺四座，慢道十一條。及城東南西壁舊皆直門，若敵人併兵攻燒，無以遮護。今欲於逐門外各築甕城一座，緩急軍馬易以出入，可以禦敵。子城西角除女頭鵲臺護險墻、荷葉渠外，止

有戰道六尺至七尺，狹隘容人不多。今欲增高接築，自裏增貼，與已築城面普高三丈三尺，面闊二丈二尺。自西北角抵江岸止二十餘步，以漸頭東至北角，去江岸三百三十餘步，地步廣闊，敵人可以屯泊。相度欲移北壁工役於西北角抵江岸二十二步，與兩城角圍樓相接。創築雁翅鑰匙頭城二座，東壁創築馬面子五座，上安戰棚各十四間。就裏築砲臺一座，慢道二條，開城門一座。西壁亦開城門一座，上安戰棚各十四間，慢道一條。城上接團樓各置關門一座，外壁用甎包砌，可以照應樊城，互相策應。及兩雁翅城門亦可引拽軍馬，出奇應變。兼樊城東西已有雁翅城，襄陽城北若不依此條築固護，則諸軍車戰馬船無所繫泊，并一帶居民盡成委棄。況襄陽城中地形甚高，而漢江至秋冬水落，其流甚低，城中井泉甚少，常患乏水。今若修築雁翅城，直接江南，則與大江移入城中無異。且本府北門正與樊城相直，兩城矻立，中據大江，敵人無路可犯，實爲大利。伏望速賜處分。《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二〇（第八册第七四六八頁）。

〔一〕此奏爲與權知襄陽府張棣同上。

借撥犒設錢事奏　乾道八年七月十九日

都統制到任，例行犒設諸軍一次，共錢六萬七千餘貫。緣都統司激賞截日實在錢五千二百餘貫，

逐急于軍器錢内借撥六萬二千貫支犒訖。《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七八（第二册第一七三三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李　木

李木，字子茂，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乾道三年除秘書郎，六年擢知江州。淳熙六年爲中書舍人，除起居郎。見周必大《祭李子茂舍人文》（《文忠集》卷三八），《南宋館閣録》卷七，《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二。

進日曆崔敦詩轉奉議郎制　淳熙六年四月八日

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爾充職蘭臺，典司著譔，傳信萬世，實藉三長。汗青告成，宜進官列，更勤繼録，以對恩榮。可。《崔舍人玉堂類稿》附録，佚存叢書本。

日曆成書周必大轉中大夫制　淳熙六年四月十三日

敕：朕自膺傳緒，累年於茲，申命著廷，直書無隱。涉筆兼資於衆俊，汗青至溢於千篇。凡與纂修，宜均恩渥。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該百氏，才擅三子。頃爲中秘之游，實董承明之職。大則策，小則簡，迄用有成；藏之山，傳之人，可垂不朽。雖已遷於舊次，亦備録於前勞，賞以視功，格當進秩。爰賜贊書之寵，用增從橐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東宮講禮記徹章周必大轉大中大夫制　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朕妙簡宮僚，分講經術。喜《戴禮》一編之竟，録儲闈百執之勤。宜被醲恩，莫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賦性敦敏，造道深醇。敬以仁義與言，既罄論思之益；事無小大皆統，久兼詹省之官。嘉元良學問之寖成，實總正表儀之素熟。屬訓解之終帙，因遷陟以疇庸。爾其祗我寵光，率汝僚

屬，同勉漸摩之力，益思輔導之方。可特授大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進會要施師點等轉官制〔一〕

淳熙六年八月十日

敕朝散郎、試秘書少監施師點等：朕自膺傳緒，常務策勵。以時繫年，廣記已藏於巖密；舉綱撮要，類分將備於討論。爾等學擅該通，才高述作。備竭勤勞之力，共成詮次之功。遂續前編，同標鉅典。宜被進官之寵，用旌載筆之良。祇服予恩，益恭汝職。可。《玉堂類稿》附録。

〔一〕原題作《進會要（崔敦詩）轉朝奉郎告》。

望責理檢之實奏

乾道三年六月

今檢鼓院雖隸屬諫垣，旬申理檢院不過已放逐便人姓名，至於所訴之曲直詳悉，曾不與聞，則理檢之實廢矣。欲望陛下因理檢院之名，責理檢之實。《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七〇（第三册第二四三二頁）。

乞戒敕諸處急速關報合入記注事件奏　淳熙五年八月

記注之職，必待諸處關報而後書，所報闕略則首尾難於稽考，取會留滯則脩纂因至積壓。報到已施行事節，間有節文太甚或書寫脱誤者，亦有止報看詳之命後或不聞與決者。如此之類，雖移文會問，回報稽遲，有去歲合書之事至今不得其詳者。乞賜戒敕，且懲治其漏落脱誤及回報稽遲者。《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四（第三册第二三八三頁）。

言造人户納税憑由奏　淳熙六年十月

乞將人户苗税合納憑由各具合敷都數及紐計物力合納官物各若干，明以都數及則例載於憑由，令佐抽摘，照籍分鄉點檢，然後給散人户，不得妄有增減不實及憑由之外又行科敷。並許人户越訴，令佐重寘典憲。《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二（第七册第六四〇六頁）。（以上劉琳校點）

李師堯

李師堯，乾道中官和安大夫、吉州刺史、入内内宿兼德壽宮旬看，轉成州團練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一二二。

乞轉行遥郡一官奏　乾道七年八月二日

先於乾道元年十一月該遇莊文皇太子授册，依已降指揮與遥郡刺史，後因臣僚上言，該轉遥郡之人，將兩官與作一官收使。師堯一官止合回授，得旨依奏，候因轉官日通作一官收使，遥郡上轉行。竊念臣於乾道七年五再該遇德壽宮五年有勞賞，合轉一官，所有前後兩官，並未曾收使，乞依陳孝廉例轉行遥郡一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一二二（第四册第三一三二頁）。（楊世文校點）

釋崇嶽

崇嶽（一一三二——一二〇二），字松源，俗姓吴，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年二十三，受戒於天

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宗杲於徑山，謁應庵華公於蔣山。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歷江浙諸大老之門，謁乾元木庵永禪師、密庵禪師，侍密庵住蔣山、華藏、徑山。木庵遷靈隱，遂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詔住靈隱，居六年，法席鼎盛，退居東庵。以嘉泰二年八月卒，年七十一。所著有《松源崇嶽禪師語録》二卷（存），編有《密庵禪師語録》（存）。見《渭南文集》卷四〇《松源禪師塔銘》，《補續高僧傳》卷一一，《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五。

示譙寺丞回庵居士

從上乃佛乃祖，接上乘利根敏明之士，直要超情離見，機關活卓卓地，未舉先知，未言先領，才有朕兆，一剪剪斷，終不向意根尋思。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妙，內明已見，外絶纖塵，內外洞明，惟一真實，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羣，獨脱超升，自由自在。韓愈文公問大顛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請師一言。」顛良久，公罔措。時三平侍立，即敲禪床三下。顛云：「作麽？」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峭峻，弟子却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你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利根種性，安能一撥便轉耶？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得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也。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得住，謂之歷歷，謂之惺惺，謂之的的，謂之佛未生時，謂之金剛王，謂之無諍三昧。以此修身行己，以此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萬年一念，萬世一時。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爲哉！

寺丞乃道中人，既已深諦，更資陶鍊，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之勿論可也。傳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獨迦葉不能覆藏，乃所以爲密爾。《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三册。

題梁光遠居士法語後

法無二法，達者同歸。靈雲見桃花香嚴，因擊竹上，古先德皆證此箇時節因緣。光遠居士睹宏智禪師所授樟禪人法語，不覺觸著先君之諱，淚出痛腸，正是這箇時節因緣也。老佛照慣將方木逗圓孔，瑩雲卧猶更逐惡隨邪，若據此事，總没交涉。松源不惜眉毛，盡情下箇注脚，具眼者辯取。《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

説無説，聞無聞，見無見，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已是蹉過。《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釋迦出山相贊

棄輪王位放癡獃，夜半逾城心未灰。冷坐六年無折合，有何面目出山來？《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無量壽佛贊

四十八弘誓願，百千萬億彌陀。水鳥樹林開正眼，爲人親切不消多。《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觀音贊

月團團，星斗寒，風振海，雷破山。圓通大士，瑞應人間。《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九祖贊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路遍天涯。得箇冬瓜印子，至今目瞠口呿。《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維摩贊

深入不二門，巧盡翻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説熾然説。説拙萬古〔一〕，清風寒徹骨。《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一〕此句疑有脱字。

達磨贊

鳳凰城闕，不通水泄。少室巖前，話作兩橛。賺它人家男女，開眼喚龜作鱉。

直指西來，分明禍胎。渡江面壁，偷心未息。從茲皮髓分張，轟起青天霹靂。

一葦渡江，無處埋藏。分皮分髓，瞞神謾鬼。忙忙直向西歸，不知失却隻履。《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龐居士贊

心空及第，深根固蒂。共説無生，異類中行。《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臨濟贊

一棒一喝，傾湫倒嶽。凌蔑吾宗，這白拈賊。《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金華聖者贊

千兵不若一將，伎倆何如帳樣。不識古佛定光，稽首猪頭和尚。《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大巔和尚贊

趕首座出院，勘三平中箭。放過韓文公，鈎頭通一線。謾道晝夜一百八，也是和盲悖訴瞎。《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應庵師祖贊

深入虎穴，有屈難雪。天下應庵，只得一橛。虎口裏轉身，拳頭上捏怪。胡亂三十年，起東山正派。不知過犯彌天大。《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密庵先師贊

咬猪狗之手，討甚巴鼻；奮劈胸之拳，瞎却頂門。出達磨身血，斷衲僧命根。纖毫不肯放過，叢林爲讎爲冤。箇般種艸，决定累及兒孫。《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芝山智默長老請贊密庵先師

擊石火裏穿，遼天鼻孔，妙轉機前。打鳳羅龍正法眼，瞎驢邊。滅却破沙盆，扶臨濟正宗。門庭峭峻，孰敢當鋒？鐵壁銀山一線通。《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能仁光睦長老畫師頂相請贊

恣拍盲性，用劈胸拳。併蕩三玄三要，管甚栗棘金圈。渠儂已是滅胡種，不知將底付兒孫？《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雲居善開長老請贊

爲人巴鼻一點，渾無明眼衲僧。失却鼻孔鐵，結佛祖深冤。《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道巖首座請贊

人我如山，狠氣如雲。炊無米飯，接不來人。《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師肇首座請贊

這箇漢，太愚癡。一句子，佛不知。臨濟老，莫學伊，學伊彼此落便宜。《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餖飣金剛圈。分明開口，不在舌頭邊。累及後代，電光影裏賓主分，不是冤家不與鄰。《松源崇嶽禪師

客作兒。四天下，更有誰？擬開口，劈胸椎。肇首

師警維那請贊

冤有頭，債有主。鱉鼻蛇，白額虎。活捉生擒，當陽直舉。發機須是千鈞弩。《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希璉書記請贊

臘長年高，甚生風彩。南來北來，無可相待。黑漆竹篦，聊一揮看。你當人，在不在？璉書記，甚叵耐。鎮海明珠，懸空撲碎。《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大成藏主請贊

一段風光，寧容描邈。祖祖相傳，將錯就錯。不以佛法作人情，掣電機前活卓卓。《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文蔚侍者請贊

心麤膽大，少實多虛。瞎衲僧眼，斷肘後符。軀。寥落林泉意自殊。《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

惠文伯居士請贊

臨濟東山之道，命若懸絲。念念刀耕火種，老此殘

香巖下指南作北，劍池上看樓打樓。機輪妙轉一絲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人天眼目，佛祖冤讎。頭，不得鯢鯨不肯休。

又憎薦福。自知不解守叢林，永劫甘心入地獄。

這箇賊，無面目。指東南，看西北。不住雲居，開口不在舌上。

這漢生來無狀，佛祖亦難近傍。趯出金圈栗蓬，所招怪恨者多。阿呵呵，屈指東西，誰似它咄？

是人道渠執恠，不知年老成魔。偏要時時入室，轉身一拶驗來端，楊岐種艸鐵心肝。

肋下三拳，欄顋一掌。據令而行，誰知痛癢。無卓錐之地，有無價之寶。元不用安排，拈來用恰好。没人情，佛亦掃。這般村僧，脱空到老。

行脚不到廬山，住院只在江浙。偏要冷笑諸方，忘却自家百拙。討便宜，破邪説，一錐一劄，不妨凜冽。《松源崇嶽禪師語録》卷下。（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六

趙善俊

趙善俊（一一三二——一一九五），字俊臣，太宗七世孫，不衰子。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南城丞。歷太府寺丞，知廬、建、鄂州，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轉湖南帥。加秘閣修撰，移知鎮江府。慶元元年卒，年六十四。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四《秘閣修撰趙公墓志銘》，《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四。

江西副運使到任謝表

假漕閩中，方露引嫌之奏；乘軺江表，載叨易地之恩。穹造曲加，淵兢靡所。臣中謝。伏念臣秉質孱菲，託胄神明。高廣御圖，濫巾於賜第之後；壽皇撫運，彫纓於進德之前。再聯郎省之清班，三叨邊方之要閫。兩持使節，四把州麾。初無蜉蚍蟻子之容，可恃爲地；盡出蟬蜎蠖濩之眷，幸豈非天。丕惟離明繼照之辰，方當鼎新凝命之日，敢期隆委，謬及微蹤。雖知勉於轉輸，恐難圖於報塞。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承聖統，親事法官。薦禹于天，誕受至尊之付託；行舜之道，茂扶盛際之雍熙。嚴綜核以臨朝，詔黜陟以馭下。雖小大之才可察，然尺寸之用靡通。在東宮參決幾務之初，固已爲國而惜士；茲南面總攬權綱之始，蓋亦隨器而使人。故此翹踰，萃於譾陋。臣敢不益堅晚節，靡負壯懷。仰叠矩以重規，獲視三朝之盛；雖薄材而綿力，尚窮五技之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

請罷屯田奏　乾道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朝廷頃者修復舊制，分兵屯田，誠爲至計。然有甚不可者。臣請罷屯田，以歸正人居之。《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二三（第八册第七〇二八頁）。

乞移廬州軍庫于建康奏　乾道七年五月

本州兩庫爲建康都統司軍庫，合干人以威力攙奪拍户，莫敢誰何，郡計日虧，請移軍庫于建康。《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九（第六册第五一四八頁）。

乞依舊召募萬弩手奏　乾道七年六月

昨來招置萬弩手效用係作神勁一軍，至乾道元年籍定姓名，放令歸耕。本司管下州軍所管共一千八百三十一人，其人既經訓練，及熟行伍，不復留意農務。今若依前召募充萬弩手，必欣然聽從，是一日之間，而得二千彊壯已習武藝之人。乞盡數根刷，發赴廬州，依舊以神勁軍爲額，差諳練兵官一員教閱。自八月下旬赴本司，至二月上旬放散。《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三三（第七册第六七七〇頁）。

乞借撥常平錢米賑給流民奏　乾道七年十二月

本司近準指揮，措置招集流移居民。先次招到五百七十七户，内朱進等一百七十户願耕田土，遂分撥官田四十九頃八十一畝八分，每畝於常平錢米内借支牛種錢一貫文、米一斗，令居住耕種。外有王成等四百七户，皆是人力微薄，不願耕佃之人，本州自行措置錢、米、蘆蓆賑給，已是安業。有接續招到依此存恤外，有諸州軍未見申到招集數目，切慮逐處無常賦可以兑那應副，乞令於見管常平錢米内兑撥借貸，候將來拘收撥還。《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六四（第七册第六三六一頁）。

乞許官司分撥包占田畝與流民歸正人奏

乾道八年七月十五日

淮甸之民請佃田畝，多有包占，每占一二十頃，至百頃者。緣無苗稅，故能久占，其實無力耕墾，遂致流移歸正人請射不行，則是有力者無田可耕，有田者無力開墾。朝廷曾限半年，許人户耕有〔一〕，未幾又限以五年，緣此愈見執占。欲望寬其耕限五年指揮，許官司分撥包占田畝與流民、歸正人，從便請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七（第六册第五九一七頁）。

〔一〕「有」字疑誤。

乞募鄉兵保孤姥二山奏

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堙涸，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

乞令馬世忠充廬州焦湖巡檢奏　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近於廬州焦湖、孤姥二山蓋屋聚糧，緩急安存民兵老小等事。今照得焦湖舊有巡檢一員，昨因兵火廢罷，未曾復置。乞將進武校尉馬世忠充廬州焦湖巡檢，兼監孤姥山糧倉。《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二五（第八册第七三〇五頁）。

乞罷分兵屯田奏　乾道八年七月

朝廷分兵屯田，誠爲至計。然屯駐諸軍，願耕者不得遣，所遣者不願耕。軍司並緣爲姦，當遣者僥倖苟免，得遣者驕情不率。此不可一也。且以廬州合肥一縣言之，五軍七莊共一千五百餘人，正軍歲支錢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貫，米一萬三千九百餘碩，歲下稻麥種僅千碩，所收才得五千碩之數。若計其支遣，所收只可充兩月請給之費，又未免取辦于州縣。此不可二也。朝廷以兵數不足，召募新民，今乃令屯田，蓄三二千習熟之兵，驕惰于田野之間，緩急將安用之？此不可三也。臣謂罷屯田則有三利：習熟戰鬬之兵得歸行伍，從事于教閱，一利也。無長官置吏，坐縻廩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犁屋廬，無一不具，以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取其三

利而去其三不可，在今日誠不宜緩。《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三〇（第五册第四八四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三之一五一（第七册第六〇六二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五，《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三。

具兩淮民兵借補官資及軍器賞格奏

乾道八年七月

兩淮之民，無非可用之兵。且以一縣爲言，大縣民兵之强壯者，可籍五百人，下縣不下三四百人。令一縣擇總首一名，素爲强壯所推服者，借補爵命，以充統領。又擇總首能統率强壯者二人，借補以爲正副將。五十人置隊將一名，亦是總首借補。五人爲伍，每二十五人則置隊將一人，使居鄉井。遇閑暇之時，從便教閱，以習射、刀槍爲殿最。歲終帥司差官逐縣校試，如統領果能統率本籍定人數，教閱有方，明習戰陣，即先補一資；如後來教閱日久，武藝精熟，緩急委是可用，則補正承信郎。正副隊將亦如之。其軍伍中能自奮發，騎射、刀鎗精熟出衆者，亦與借補，以次選遷。仍以義勝名軍，並聽帥臣節制，緩急從帥臣調發。淮西一路緩急之際，得勝兵五萬人。今具借補統領等官資及軍器賞格如後〔一〕：借補總首充統領等官資，統領先借補承信郎，教閱有方，一年先補一資。後來所統民兵，武藝精熟，即補正承信郎。正副將先借補進武校尉，教閱有方，一年先借補承信郎，次年統帥所管兵民武藝精熟，即補一資。隊將先借補進義校尉，一年借補進武校尉，次年補一資。且以五百

爲一軍，合用軍器數目，乞從朝廷給降弩手一百人，槍刀二百人，弓箭手二百人。每遇差官按試犒賞，統領錢一貫，正副將錢七百，隊將錢五百，隊身錢三百。中紅心錢五百，帖錢三百，垛錢一百。鎗比類弓箭。《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三四（第七册第六七七〇頁）。

〔一〕具：原作「俱」，據文意改。

乞賑濟鄂州災民奏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

昨蒙恩差知鄂州，未到任間，於淳熙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夜居民遺火，延燒萬家，焚溺者千餘人。兼程疾馳，交割職事。居民暴露，將有轉壑之憂，就州治監視賑濟過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乞賜蠲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八（第六册第五八三〇頁）。

鄂州糴米事奏　淳熙十三年

近準省劄，付將湖廣總領所出豁糴米本錢内〔一〕，除豁續賣金會子九萬一千六百貫七百文赴鄂州，令守臣糴米樁管。尋收糴到米四萬五千八百石三斗五升，每石價錢二貫文，共支過本錢九萬一千六百

貫七百文。《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四（第六册第五五四三頁）。

〔一〕「付」字疑誤。「總領所」原作「總令所」，據文意改。

措置收捕盜賊奏　紹熙二年五月

盜賊之發，往往熾而難治者，患在州縣不即聞於所屬，而養成其患也。夫監司帥兵去所部州縣動數百里，盜發數百里外，畫時以告，尚恐不及，況匿而不聞者乎？臣除已措置印給軍期格目，立定時刻，行下所屬州縣，今後遇有盜賊竊發去處，仰所屬一面先次火急收捕，仍於所給格目畫時刻，專差人星夜飛申，以憑措置施行。如將來點檢得所申稽違一時一刻，致失機事，訴臣將守令申奏〔一〕，乞重賜黜責。

州縣盜發，不即申諸司，或慮諸司差到官兵收捕，必須應副錢糧，以故遲延，養成後患。除已行下逐州，遇申到事宜，即從本司斟量緩急措置。如合差撥官兵，並從本司與漕臣取撥錢糧應副，纖毫不擾州縣。

尋常州縣官吏，有一種邀功生事之人，遇有盜賊竊發，故意遲延，縱令猖獗，覬平定後，策勳推賞，此尤當禁戢。《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三八（第七册第六九八六頁）。

〔一〕訴：疑當作「許」。

官銜去左右字奏〔一〕

臣切見元祐間范純仁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范純仁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純仁之意，非有他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爲是以奬勸焉。然不知國家用才，應舉覓官，乃寒士竊此進身耳，其與門蔭，未可以優劣判。若以左、右二字區別，則門蔭子弟爲善者或怠官，不知所以自勉自重。欲望陛下除去左、右二字，則士大夫自勵自勸，相與激發，以自致功名。《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九。

〔一〕商務本《説郛》卷一八《坦齋筆衡》亦録有此奏，然文句大異，今附録於後：「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任州縣者不相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嘗論之。今華貫清塗，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

乞一路通裁月樁錢額奏

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

《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

蠲減和買折變等事奏

和買已是白科，從而折變，益加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併乞蠲減。黯卒遇赦還者，刺充鋪兵，可除民害。《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以上尹波校點）

郭　棣

郭棣（一一三三——一一九三），字子華，金州（治今陝西安康）人。初爲興元、利州正將，乾道中孝宗召見，曰「恨見卿晚」。淳熙二年知揚州，五年，擢殿前副都指揮使。居殿巖十餘年，歸鄉。紹熙三年瀘州軍亂，即金州起知瀘州，乞祠，以利州觀察使致仕。明年卒，年六十一。見《四朝名臣言行録》別集卷

一二，《兩朝綱目備要》卷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五四、七四，《止齋集》卷一三，《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統制官遇宣押失禮乞從殿前司約束奏　淳熙六年二月

每遇宣押打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内有于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紊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黄錦君校點）

釋德潛

德潛，南宋僧人，乾道中爲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住持。

刊大慧禪師語録題記　乾道八年正月

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本寺承知府安撫大觀文公文備準御批，降《大慧禪師語録》十册，令寘

之名山大藏中，以永其傳。住持臣僧德潛謹刊爲經板，計三十卷，入于毘盧大藏，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鳳曆長新，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乾道八年正月日，住持臣僧德潛。《大慧普覺禪師語録》卷首，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七册。（刁忠民校點）

朱　儋

朱儋，平江府吴縣（今江蘇蘇州）人。乾道八年除度支郎中。淳熙初爲大理卿，出知台州，爲臣僚奏劾，放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七、七二之三、七二之四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乞經總制錢仍舊專委通判奏〔一〕

乾道八年八月

經總制錢，昨專任諸州通判。其後臣僚建請，於是有知、通共催分賞之制。夫經總制分隸之數，常患爲守者侵取，以供妄費，此專任通判之意也。今諸路上供錢斛等，或者建議違欠前限，如宰執侍從所領州郡，先申奏通判以下。且財賦守實專之，降官放罷之罰，乃先及通判以下，事涉倒置，理近姑息。欲望明詔執事之臣，於經總制賞仍舊委通判，而守臣不預，於拖欠上供之罰則先守臣，而及以次官，庶幾事實稍稱，勸沮必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七（第四册第三七三〇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五

之二八（第六册第五四二二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四〇七頁，《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一，《宋史全文》卷二五下。

〔二〕《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所載此奏文字不同，附録於此：「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歲之所虧至二百三十萬緡。故曩者版曹之臣以此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拘催、分撥、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守者侵取經總制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此經總制專任通判之意。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將經總制錢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

江東圩田事奏　乾道九年九月

江東圩田爲利害大，其所慮者水患而已，知增築埂岸以固隄防爲急，而不知廢決隘塞以緩奔衝之勢。乞下江東轉運、常平司，更切講究，本路圩田別有似此隘塞水道合從廢決去處，與逐州守臣公共詳酌，奏請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二（第六册第五九三四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魏欽緒

魏欽緒，和州歷陽（今安徽和縣）人。乾道中任大理寺丞，歷仕孝、光、寧三朝，先後知泰、台、南

劍州，皆爲臣僚奏劾，放罷。寧宗朝以朝議大夫致仕。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三三、職官七二之二一、七三之八、職官七三之六〇、職官七四之一七，《黄氏日鈔》卷四〇。

乞嚴越訴之法奏

乾道五年七月

越訴之法，前後申嚴，非不詳備。今有所訟至微而輒以上聞者，又有冒辜而伏闕者，則越訴之法，殆爲虚設。欲望明詔有司，嚴立法制，庶幾人稍知畏。《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三三（第七册第六五九四頁）。（刁忠民校點）

譚次山

譚次山，宣州太平（今安徽太平東）人。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第，淳熙間爲徽州休寧縣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一，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四。

休寧知縣題名碑

淳熙十二年三月

休寧爲治十一鄉，户幾二萬，夏秋稅租所入，錢以緡，米以斛，總六萬三千五百。其壯甲於新安，而陋則反甚於他邑。嘗求其故，蓋人之情以先入者爲主，先入者不善，則以不善待其餘。新安六邑，不幸俱蒙湯鼎之目，休寧特爲最柔之地，來者得於聲之先入，往往局趣，視一切如探湯。其或當爲而不敢，可爲而未暇，因陋就簡，固宜矣。而泉名貪泉，謂飲者得懷無厭之欲。夫一盃之水，豈能移人如是之速？亦由其聲之不善也。刺史吴隱之過之，酌而飲之自若，獨賦夷、齊之句以見志。然則人必自信，而後能勝其先入者歟！邢侯，國之懿親，嘗爲淮東總領所主管。王人之屬視諸司，資滿則稍遷。侯自以不親民，爵里無可觀，鋭然調休寧。或告以難治，如先聲之所聞者。曰：「天下固有不可爲之邑耶？果沸也，吾將止之爾。」其自信蓋如此。下車未幾，獄訟則得其情，而争者易息；催科則惟其時，而輸者不勞；束酷吏以明，而莫敢舞文；示里胥以信，而蔑得追擾。左規右矩，而行之益勤。歲屬薦登，事亦浸簡。始於暇日，念邑之簡陋弗稱者，欲稍稍更張之，因謂同僚曰：「邑難其人，異時葛勝仲治稱第一，來者可矜式，乃不載之版籍，蕪没亡可致信，休寧之陋矣哉！」遂訪之遺民老吏，自文康公而下，共約相繼者幾人，始刻諸石，以傳永久。予謂侯之自信至是而後效也。然不特此，縣樓之欹圮弗支，亡以重觀瞻；縣廩之朽仆弗全，亡以備貯積；關柝亡以譏出入，橋梁亡以濟

來往。侯既次第新之矣，休寧之陋，豈不特然閎偉，一旦爲六邑之勝也耶？斷石佳山水，文康葛公嘗所遊憩，邑人愛思甚於甘棠，邢侯併將復真意之亭以慰其思。大抵侯之所爲，多因人之所欲，而費且未嘗及民，故人樂而安之。則前所謂最柔而難治，予不知其由也。昔筠州在江西，與廬陵諸郡并名，珥筆之民雖有辯者，莫能解免。自黄太史表其俗之可悦，遂得專江西嫩，至今争誦其賦，以鼓舞其國風。自此來者幸毋以探湯視兹邑而盡心焉，其庶幾道院之可樂云。淳熙十二年三月望日記。修職郎、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榷綱括蒼詹巖監。迪功郎、主簿、括蒼何潤題額。從仕郎、縣丞、宛陵譚次山撰并書。承議郎、知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越國邢鉞立石。弘治《休寧志》卷三，弘治四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釋居静

居静，乾道間住嘉州夾江（今四川夾江）毘盧禪院。

毗盧禪院刻捨田施主忌晨記　乾道八年八月

夾江毗盧自唐中和間興建，至今僅三百年，日逐喫用，而捨田施主諱日不知，喫用之際，有所未

安。八月一日，祝聖罷，聲鐘集衆，就中佛大殿拈香作誓，以佛是憑，以五姓氏作五籌，置於佛前，以所探月日加于五姓氏之下，是所謂捨田施主：曰郭嘗，得六月四日；曰文禮，得正月三日；曰任贄順，得四月八日；曰朱口濟，得十一月二十九日；知縣事，改律為禪。曰文林郎馬希淵，得八月七日。各以其日爲遠諱，山門辦齋襯表宣，使居處喫用，貴知其本。於是刻記於石，以貽將來。其爲遠諱口口所捨田相終始，後來者無致或墜。乾道八年八月十五日，住山居静謹記。《國家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十三册。（吴洪澤校點）

姚　榘

姚榘，隆興初歷官江陰主簿，淳熙中知施州、常德府，紹熙初知靖州，移知邕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六二、職官七二之四一、兵一九之九，《周文忠公集》卷七四，《攻媿集》卷三九。

乞配隸之卒免配靖州奏　紹熙二年三月

本州接連溪洞蠻徭去處，在沅州二百里之外，前後作過，爲本州之患，多因配隸之卒。乞依沅州例，免配本州。《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九（第七册第六六五一頁）。

支降靖州歲計錢事奏　紹熙二年三月

乞將廣西運司今年未支本州歲計錢二萬貫，及紹熙三年分歲計三萬貫，仍舊行下湖廣總領所錢内一併起發交納。以後年分歲計，只乞就本州支降。《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六二（第四册第三一九七頁）。

（以上吴洪澤校點）

高　衙

高衙，字希古，淄州淄川（今山東淄博南）人，乾道中知懷安軍。

雲頂山摩崖題名　乾道八年七月

淄川高衙希古假守懷安，以職事到雲頂，因遊覽久之。男公壽、公寧、公恩、公虎、公福侍行。乾道壬辰七月旦日。民國《金堂縣續志》卷九，民國十年刻本。（黄錦君校點）

王光祖

王光祖，字仲顯，淮寧府（今河南淮陽）人，或作睢陽人。王堯臣五世從孫。建炎末隨祖王雱遷臨江軍（今江西清江），遂家焉。以門蔭入仕，居官廉勤，有志事功。歷知衡陽縣、昭、潭二州。丁內艱，服除，知瓊州。紹熙中除都提舉兩廣鹽法，革鹽法之不便民者，公私利之。卒于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四四，隆慶《臨江府志》卷一〇、一二。

廣南提舉到任謝表

方海邦之秩滿，僅免曠官；適鹽策之議更，遽叨煩使。聖恩天大，臣命毫輕。曾豈憚於驅馳，第當勤於咨度。臣中謝。伏念臣備嘗州縣，綿歷歲時，領瓊管之一麾，涉鯨波之萬里，絶無榮望，驟被嚴除。念昔充漕幕之員，常躬督差丁之役，權歸公上，利盡計司，故有一十餘庫之嬴資，可當二十五州之經費。頃緣湖寇，横絶淮商，諸路悉仰給此間，大農乃增羨其額。及夫兵戈之定，無復民旅之來，名數空存，公私始困。重以累年更張之論，至爲二廣以通敗之謀，未始推原，竟成聚訟。要之東路便於客鈔，西州利在官般，俗豈可以强同，弊悉由於偏用。惟以全而即事，毋執一以爲功，東不至

發泄之不行，西則使烹煎而無乏，庶幾兩盡，奚待多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照四方，智周萬物。灼羣情之利病，咸與維新；約中道以罷行，豈容循舊？至令疵賤，得預講求。臣敢不拜命周章，疚心經畫。亭户失本柄而散徙，首務招徠；客舟操空券以稽留，亟當趣辦。次趣八桂，尋至五羊，索要領以奏陳，寬冕旒之憂顧。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六。

石鼓州學燕新進士題名

乾道八年十月

乾道八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知衡陽縣淮陽王光祖仲顯適攝郡事，燕新進士王居仁、鄧友龍、友齡于石鼓州學。是年三人皆自郡庠登科，用以策激諸生。教授建安虞誥、司户廬陵口景先、學正劉渥、學録董正之預焉。酒半，下合江亭，游西谿觀石間元祐三年王公定民留題，適與今日同符。仲顯喜曰：「今日之事，盍書之？」因勒之巖石，以示異日之下闕。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〇。又見嘉慶《衡陽縣志》卷三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知先

李知先，字元象，祖籍隴西，號雙鍾處士。乾道初在世。嘗撰《活人書括》四卷（存）。見《宋以前醫

活人書括自序　乾道二年五月

嘗觀論傷寒，自仲景而下凡幾百家。集其書則卷帙繁拏，味其言則旨意微深。最至當者，惟《活人書》而已。余留心此書積有年矣，猶恐世醫未得其要領，於是撮其機要，錯綜成文，使人人見之，了然明白，故目之曰《活人書括》。即一證作一歌，或言之未盡，則至於再、至於三。雖言辭鄙野，不能登仲景之門，升百家之室，然理趣淵源，幾於簡而當者矣。同志之士，苟熟而復之，藏於胸中，以之濟世，亦仁人之用心也。乾道丙戌端午日，隴西李知先元象手書〔一〕。《宋以前醫籍考》第六三四頁。

又見《中國醫籍考》卷三〇。（刁忠民校點）

〔一〕手：原作「於乎」，據《中國醫籍考》改。

陳世昌

陳世昌（一一三二——一二〇六），字正卿，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以父朝散大夫友直任，授右迪功郎、濠州鍾離主簿，改柳州馬平尉，調信州曹，改潭州益陽丞，又改復州録事參軍。世昌該貫群書，

嘗兩應博學宏詞科。以仕與時忤，於光宗紹熙三年致仕歸隱，自號大田老農。開禧二年卒，年七十五。臨終自銘其墓。見幸元龍《宋復州録參奉議陳公墓誌銘》（《松垣文集》卷一〇）。

自撰墓銘

開禧二年

有宋高安兮陳氏正卿，老農爲號兮世昌爲名。内拙以真兮外正以平，學頗有得兮文頗有聲。官無頗僻兮家無餘贏，心雖慕道兮口不誦經。年甫六十兮致政歸耕，七十有五兮終吾齒齡。不延黄冠兮亦不飯僧，卜葬荷塘兮預自爲銘。《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一〇附録明幸鳴鶴按語引，清抄本。（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二七

滕　琛

滕琛，乾道八年知江陵府松滋縣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二、六一之八六。

湖北人户開荒田事奏　乾道八年四月

乞將湖北人户所請已歸業人開荒田，限三年不耕，許人剗佃，與免三年六料租税。其見存主户有開墾頃畝過數，許其自增租税，他人不許剗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二（第五册第四八九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六（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吴洪澤校點）

王　徠

王徠，字德修，潼川府（今四川三台）人。乾道間寓居東陽。

石洞記

乾道八年九月

行南湖以東，繚入田塍三里許，抵大山之麓阜，松障谷口，轉徑以入，竹木深杳，瀦溪爲潭，幅員數百尺。側溪面潭，爲屋三十楹，所謂石洞書院，郭德誼翁所創，東陽最佳處也。七月中休，余與諸友始遊焉。午飲書院，問洞安在，衆曰：「浙間方言，謂地之空隙處爲衙。此地兩山夾澗，故云爲洞，實非也。」竟飲，散步四望，巖壁環周，不見其隙。過松間小徑，東北數十步，隔亂石，聞水聲。側足入石口，可攀援而登。清流飛沫，步武滋滑。既上十數級，轉步而北，兩崖對峙如峭，闊纔四五尺，高百餘尺，而長倍之。石亘其底，呀窪屈折，乍衍乍狹，水盈其間，交絡鏘鳴，音如琴笙。喬木美箭覆巖上，菖蒲際幽隙。回顧巖之口，已密蔽而不可見，相與嘆異。導遊者曰：「此未足訝，請前行。」又北行數十步，土谷開明，叢翳益密，巨石盤溪，側有異木，均蔭其上，青蘚被之，可藉可奕。自是愈上，窈窕回曲，碧梧翠篠，傍溪相屬，凡百步間過石橋三，以達於橫閣。閣下瞷溪山，倚崖瀑流垂三丈餘，深然墜潭下。杉松檜桂，掩映前峰。意以爲地之勝於是焉窮，徜徉久之。望小徑隱隱林梢，曳杖而上，緣棧度澗，舉趾數十，而百態又換矣。側西有小亭，蕉木花叢，掩苒紅緑。溪流北出雙壁間，斗折蛇行，若有洞穴，明滅可見。即之則水布石渠，激湍沸白，跣可上。或尼之，乃從徑而登，屈盤五十步，至上層，陰壑尤邃。一峰中植，二水溜巖之脉，齧石爲泓，深碧如鑑光相射，餘流

瀠灣，合於衆峰之下。亭揖虛籟，良有奥趣。或嘆曰：「極則止，畫焉其可？」又百步，上至小谷，石壁十丈餘，飛瀑下注爲方潭，跨潭爲亭。黛蓄膏潤，磅礴空翠，桂木茂鬱，不植而蕃，黄花饒馥，泛滿襟袖。至是地愈峭險，乃止。大都自谷口階升，溪回山移，益進益奇。徑繚而平，氣和而明，異乎棲神寒骨，過清而不可久居者。日將暮，反至雙巖者。醆罍錯列水上，蓋郭君命二子希魯、希吕酌客，實觴而流之。盡夕而歸，意未飫也。八月初吉，約徐次山、張伯永、喬德詹再遊，極流觴之歡，遂宿書院。詰旦，德誼來會，指山間亭榭，乞名於予。予曰：「是偶有得則可。」中秋之明日，又遊於溪潭上，爲待月之飲。縕雲生抱琴而來，鼓履霜幽蘭之操。谷口烟横，山空水明，又與曩遊特異。夜將半，客主或歸或寢，乃獨與希魯步壑中。月當午，滿兩崖間。水激岸摇，暈動崖壁，梧影蕩漾，若揭寒瀨。宴坐閣上，隱然溟濛嵐霧，想高亭雲杪，規往，不果。有會於心，因以名焉。謂雙崖得月之難，而人及見者罕也，目曰「月峽」。小閣半山，路若窮而愈無盡也，目曰「嵐關」。高亭凌空，有太古意氣，目曰「巢雲」。是山之中多佳木美卉，物物異新，而於桂尤宜，故總而名之曰「桂壑」。希魯歸以告，乞余大書，將刻之崖壁，乃爲之書。乾道八年重陽潼川王徠記。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道光十二年刻本。

南湖記

乾道八年九月

自西園登西岡，縱目所及，羣山雙騖，挾持原隰，折而入於長衢。西南峻嶺插天，禹廟在焉，是爲夏山。夏山迤北，孤峰秀特，偃如弦月，青如螺髻，以壓於澄清，是爲黄塢塘。其地東傾，衆水趨焉。自郭德鄰氏始增其塘表，外松裏柳，芙蓉雜花周於水裔，水清而平者可百餘畝，號曰南湖。湖之北則郭氏居焉。其南跨湖爲堂，曰依緑。畫舫繫堂陰。荷花方盛時，主人數約客汎舟，把酒待月，月不可得，繼之以燭。再閲弦望，每悵佳景秘邃，未盡發也。中秋之夕，雲屯雨昏，浩歎良辰，有感而移，意造物者之故爲是以鍼吾癖而自艾。頃之，客有曹子周者款門曰：「月可需矣，吾子其出也。」二三子卒去具酒殽，走僕治舟。偶郭生伯清病留，李茂欽陪之，其徒悉行。過紫微徑，度小橋，行青松垂柳間，人影參錯，或隱或見。子周曰：「舟在南園，門扃若何？」徐行前扣門，偶得入，相與助僕人挽舟，傍高荷以憩。少焉雲陰解駁，隙光穿漏，灝氣渾茫，寥廣悠長，水涵天碧，蟾桂孤明。喜甚，舉酒屬客，引滿更酌，曠如也，豁如也。棹泛荷路，若轉洲渚，物物更態，與晝多殊。西陂浸山，倒植萬類，杳裊冲融，翕忽異同。夜向乙，萬籟寂然，遥聞人聲林莽間，望之若有若無，若一若二。舟移近岸，則兩生也。問何能出，伯清曰：「偃息於牀，竹影滿牕，病者起，陪者躍，欲已不果，昧於一來。」於是相顧而笑，洗盞更酌，劇飲以樂，恍若夢寐。是日許生讀《詩》至《豳風》，命

之賦《七月》之章，音吐清暢，起予遠思，眷然有懷，乃歌曰：「反旆兮東遊，心西飛兮凝秋。白雲低兮天之涯，夜如何兮黃鳥不可以久留。」舍舟，及門而雨。乾道八年重陽，潼川王某德修記。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徹

王徹，乾道間爲鎮江府兵馬鈐轄。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三一。

奏開五浦狀　乾道八年六月

紹興二十八年，開平江府常熟縣五浦。時因積水泛溢，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開鑿，至雉浦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方爲長利。却自雉浦之西，就民田創河二十五里，號丁涇塘，橫引水復入福山浦，使二浦之水復歸一浦，止近縣田稍獲灌溉，他無補也。且大江之南，鎮江府以往地勢極高，至常州地形漸低；錢塘江之北，臨安以往地勢尤高，秀州及湖州地形極低，而平江府居在最下之處。使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江之田無高下皆滿溢。每歲夏潦秋漲，安得無一尺之水乎？聞江灘海岸常列三十六浦，各置巡檢寨，捍江海，浚治江浦，通快上水，故數十年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十

六浦最急者平江府五浦，蓋平江府實爲浙西衆水聚集之地。就五浦之内，黄泗浦之中，大抵與福山通流，不用開鑿外，崔浦、許浦、白茆浦三所潮沙壅積〔一〕，與岸齊平，使千里之外不能流入，大江之潮不能上通。竊謂治水當導所受之處，若使下流壅積，不達江海，雖鑿陂塘，所及亦狹。要使江皐海瀕注水如瀉，然後百川之流漸有歸宿。謹圖地形水利附奏。《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三一（第五册第四九五〇頁）。又見《姑蘇志》卷一二，《吴中水利全書》卷一三，《吴中水利通志》卷一三。（李文澤校點）

〔一〕白茆浦：原作「白茅濬」，據《吴中水利通志》改。

王　樞

王樞，乾道間爲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又據《楚紀》卷五二、《宋元學案》卷三四、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光緒《湖南通志》卷九四載，王樞字致榮，號東谷，豐城（今江西豐城）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師事胡安國，精於《春秋》。官終常德通判，著有《東谷集》。另據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一二載，王樞爲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光宗時知岳州。未知此二人是否即本書所收之王樞，俟考。

重建譙門記

聖天子厲精圖治，勤恤民瘼，遴選天下牧守，皆賜覲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輩出，治有異等者遂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則寧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流民襁負來歸。公諗于衆曰：「此州英皇潛邸所領，陞爲節鎮。今門臺而不樓，非所以尊天子、隆國體，儼觀瞻也。且皷角弗震，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徼，揆景測辰哉？今濟民之乏而藉其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緡，鳩工市材，命督戎趙良弼董其役。募飢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端顯嚴，制度適中。新蓮花之漏而晷刻不踰，謹杜籥之禁而啓閉有節，翬飛跂翼。四方來觀者莫不嗇其工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成。惟岳州實《禹貢》荆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面重湖，湘水環其左，岷山揖其右，古用武之國。魯子敬、陶士行于以控險阨、嚴走集也。承平易理，逸政多暇，則閾内外，謹開闔，猶不可以不嚴；矧夫表裏江淮，襟喉吴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陛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爲而爲之也。在《詩》之《綿》，歌古公亶父之功曰「皐門有伉」，曰「應門將將」，説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正，詩人美之，爲後世法，善其得時制也。然

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而不失於遵制奉度，則可以播之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況此邦自建炎之初，緑林嘯呼，嘗爲兵衝，門池弗崇四十餘載。前來皆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費鉅億，以侈遊觀，或裒僝材用，棄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爲何如哉！今力不役齊民，財不侵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千緡，而功倍蓰於前。救災成勞來之仁，宏摹壯蓄翰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大書特書，以昭不朽，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公亮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民者未易槩舉也。方將羽儀天朝，謨明寮寀，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創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者，嗣書而并刻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王樞記。左迪功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五。（李文澤校點）

沈端節

沈端節，字約之，號克齋，湖州（今浙江湖州）人，寓居溧陽。令蕪湖，知衡州，提舉江東茶鹽。乾道間主管官告院，淳熙間官至朝散大夫。著有《克齋詞》（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乞於官告院別置告身綾紙庫奏　乾道八年十二月

乞於本部別置告身綾紙庫盛頓綾紙，仍令文思院據每歲合用之數製造，不得過數積壓，致有損壞官物；及將來驗到見在堪用告身綾紙，盡數交跋赴庫收掌。合置監官檢察出納，并手分行遣文字。監官就差六門監門兼行主管，并監門下手分兼行遣文字。合置專知官、庫子各一名。本院見有專副二名，於內省罷一名，却改充告身綾紙庫專知官，請給依架閣庫專知官則例；庫子下文思院抽差，請給依本院則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第三册第二六五九頁）。

蘭亭序跋　淳熙六年十月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爲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間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剥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淳熙己亥十月既望。《蘭亭考》卷七。

天慶觀記

我國家受天駿命，剗五季僭亂，與海内更始。方隅底平，民生寧一康定，珍圖瑞牒，輻輳盛際。大中祥符二年，詔天下建宫廟，昭靈貺，乃於太平州舊城之北賜地一頃，建天慶觀，仍以儀真七寶所鑄玉帝像賜之，奉安於正殿。靖康、建炎初，干戈俶擾，劫火洞然，城闕寺觀，化爲灰燼，獨賜像巍巍，神示呵護，無有壞。昊天、聖祖二殿，蹔然存乎荆榛瓦礫之場。數更守將，率深顰而屢嘆，然終不能有所興作。紹興二年，許侯端夫來守姑孰，始易置於新城西偏，以便朝謁。然時方搶攘，制度草創，規摹狹陋，且前殿未備，歷歲滋久，楹桷朽腐，有風雨漂摇之慮。樞密和義楊公倓以昭慶之節來殿是邦，顧瞻咨嗟，夙夜祗惕。鳩工度材，相地之宜，因故基而侈大之。爲重門複殿，翼以回廊，而勢顯敞。殿宇静深，廊廡修直，肅肅然有丹臺琳館氣象，頓還升平舊觀。過之者莫不動色起敬，徘徊尊仰。經始於淳熙五年三月十有八日，告成於七月七日。惟公慈祥樂易，不動聲氣，而事已整辦，得老氏清静自正之理焉。倘爲治者揆朝廷興建之本，嗣公忠勤之志，增葺勿怠，傳之永久，是與國垂無疆之休，而亦有無窮之聞矣。可不懋哉！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二十九年活字本。（以上沈治宏校點）

趙不愚

趙不愚，宗室，紹興三十年進士，爲政和令。乾道八年爲文林郎、建康軍節度推官。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二，嘉慶《涇縣志》卷一〇。

主簿廳記　乾道八年八月

寧國故宣城郡，在江之東，今爲重鎮。聖天子龍飛，陞府號，地望益隆，非他郡比。自乾道七年皇子魏王出鎮開府以來，教令一新，抑强扶弱，六邑熙熙，涵濡德澤，男穀女絲，咸適有生之樂。於斯時也，束帶斂板、游官於屬部者，無慮百數，莫不恪恭厥職。簿書期會之餘，委蛇退食，因得以葺其所未備，修其所既壞，于是太平府官稍復舊觀。涇于諸邑爲中，而溪山之秀爲冠，風習近厚，諜訴頗稀，賦入以時，帑廩充實，故來仕者亦安其民醇事簡。獨官舍欹隳，率多古屋，前後因循，未嘗加葺，而簿廳其甚者。吁，士君子扶老携幼，隨牒南北，數椽之屋，曾不足以蔽風雨，安得恝然忘情哉！建鄴李君，襄公之曾孫也，主斯邑簿甚謹，處己臨民，皆不苟簡。暇日環視所舍，慨然興念，欲葺之，而力有未逮也。無何，暑雨霖霪，溪流泛溢，一夕，縣治堂廡之西栅盡爲水所漂，而簿所僅免

蕩析。邑長高公鳳懼焉，因請于府，欲更縣治。即舊址而高之，徙宅堂于東偏，易舊堂爲治事之所。然簿所當其前，互相窒礙，兼屋老寢弊，殆非悠久計，是不可不遷。君與邑長爰究爰度，迺得今治地，而東西峰阜林壑，負按尤勝。于是除治蕪穢，繕飭材植。鳩工于辛卯之季冬，越明年正月落成。爲屋叁拾間，若廳事，若堂廡，庖湢、竈井畢具。廳之後闢一室，曰勾稽，爲燕坐之所。自廳而東，爲道院叁間。自東而北，堂屋在焉。又爲軒二，曰覽秀，曰遥碧，以備游息。是役也，一椽一瓦，皆君親臨而董之，匠石塗墍，咸給其直，一毫無取于民，亦可嘉也。抑嘗謂今之爲縣督郵者，朱出墨入之外，無餘事，吏散庭空，而雀可羅。往往以官冷不能集事，否則奉檄馳驅，無須臾暇解鞍，氣未及吐，而馬復東矣。視官居猶傳舍，豈復加意！今李君瓜代不遠，眷眷于此，唯恐貽後人者有所未至，且不擾而辦，其過人遠甚，故喜爲之書。君名大柄，字元禮。乾道壬辰八月初吉日，左文林郎、新建康軍節度推官趙不愚記。嘉慶《涇縣志》卷一〇，嘉慶十一年刻本。（尹波校點）

米居純

米居純，成州同谷（今甘肅成縣）人，乾道間在世。

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

乾道八年十一月

鹽官重修真武殿功畢，太守王公光祖字景先，謂下客米居純曰：「予于乾道乙酉歲捍禦敵人至此，而井邑已皆焚蕩，惟于灰燼中瞻見真君容像，巍然而坐。所飾丹青不變而鮮絜，所披之髮不壞而具存，雖龜蛇之形狀亦無所損。予欽仰其靈，已有重修之意，恨力無及。適剖符來此，即計度鳩工。邦人聞之，不約而集，虞者木，陶者瓦，工自獻技，匠自獻巧，富者以財，貧者以力，不日而成，子可作記。」居純辭之不獲，言曰：嘗聞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故子産論臺駘之事，仲尼詳汪芒之守。以祥而稱者，五車踐牧野之雪；以異而言者，二龍流夏庭之漦。神之格思，理存言像之際，而況真君乃金闕應化之身，容像之所在，宜其顯靈之若是也〔一〕。前敵人叛盟，意欲長驅而下蜀，至此而爲官軍所敗，寧知非陰護之所致耶？敢不敬書。乾道八年十一月望日，同谷米居純記。鞏州天慶觀授業道士王致修、小師嚴居厚、雲水道人員居顯、李冲和。武功大夫興州駐扎御前右軍統制軍馬、知西和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下缺立石。張子忠、李德刊。石匠尹暉。緣化主職醫魏奎。藝風堂拓片。又見《隴右金石録》卷四。（王曉波校點）

〔一〕也：原作「中」，據《隴右金石録》改。

余允文

余允文，字隱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孝宗時著有《尊孟辨》三卷、《尊孟續辨》二卷、《尊孟辨別録》一卷（均存）。

尊孟辨自序　隆興元年正月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圓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焉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辯之。」《中庸》曰：「辯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辯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倡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没，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真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其所謂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七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温公與夫李君泰伯、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篤信其書矣。

温公則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逮乎罵。夫温公之疑，疑信也，俟後學有以辯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譏誚不卹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攻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興，時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泯，於是取三家之説，折以公議而辯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尊孟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尊孟續辨自序

乾道八年六月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説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勳業之卑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説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教。傳説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説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温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説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兹固不足辨。

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説》，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尊孟續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楊興宗

楊興宗，字似之，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少師事鄭樵，後從學林光朝。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授鉛山簿。孝宗時除武學博士。歷官校書郎、司勳郎。乾道八年出知處州，大有政聲。繼知温州，改嚴州。仕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見《南宋館閣録》卷八，《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

有宋宗室平江府都監墓誌銘〔一〕

淳熙九年二月

公諱不沙，字和卿。五世祖諱元份，太宗皇帝次子也，封於商，號曰商王。商王生濮安懿王諱允讓，是爲公祖。安懿生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

恪諱宗祐〔二〕，是爲公曾大父。穆恪生右監門衛大將軍、博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博平侯諱仲覬，是爲公大父。博平生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諱士闡，是爲公父。太原死節，追封安化郡王、謚忠壯王稟之女，即公母也。公生於臨安府睦親宅，未冠，奉化及母夫人俱亡，即能兢兢自持，不爲貴豪家少年事。奉化五子，而公居長，率諸弟學勤而有法，閒居怡怡如也。既冠，授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公爲人性恬静，樂閑散，生長侯王富貴家，親其貌，耳其言，無一點膏粱氣味。與人言，必恂恂恭謹，下氣怡聲，如恐傷之。諸弟畢娶出仕矣，迺曰：「吾不樂留京城，願得山林以居，順吾之性。」聞姑蘇多沃壤，乃擇常熟縣開元鄉築室以處焉。門桃流水，面青山，後環清池，列喬木。佳花修竹，散植前後。嘉時暇日，與里中好事者以詩酒相娛樂。客至，則擊鮮醽酒，盡醉而後已。時作詩章，往往度越輩流，不事小巧，而托興必高遠。好與浮圖者游，相遇則清談終日，有所悟，不以告人。數以俸餘施貧乏，歲或不登，取貸子錢者券悉焚之。里人有爭鬬者，或詣公求直；挾讎者，公出一言解之。由是環一鄉之人，無不畏愛焉。處開元鄉二十年，益耽閑居之樂，至累歲不窺市城。淳熙五年赴銓，調平江府都監。俄以避親不赴，遂慨然起肥遯之興，故奉嶽祠終身，無居官政術可紀。公在宗室，誠近且尊，或肯一施其才，必有過人者，況爵禄耶？方甘心於退藏獨善，非樂乎内者不能也。積官至從義郎。淳熙八年十月初九日以疾終於家，聞者無不出涕焉，享年三十九歲。始感疾，謂所親曰：「吾病殆矣，死生常理耳，吾所不動。然我子幼，殆不可不爲後慮。」即命筆書紙，經紀家事，纖悉不遺。疾且革，執書一偈而逝，人方知公有所得也。公娶王氏，即安化

郡王之孫，浙西總轄蹇之女。男子三人：曰善似、善儉、善值，俱授保義郎。女子一人，未笄。公之卒，長男甫年十四。自殮及葬，皆妻王氏之謀。諸弟悉自遠方來赴喪事，故咸合於禮。將以淳熙九年二月初一日葬于平江府常熟縣頂山之原。葬有期，使來求銘以誌墓。興宗視公，姑子之夫也，親且厚焉。泣而銘曰：

温温趙公，生帝之胄。刮去豪習，德曰以懋。有力不施，安閒而嬉。宗室之賢，千載其知。

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三。又見《海虞文徵》卷一九，《吴中冢墓遺文》，《虞邑遺文録》補遺卷三，《唐風棲碑録》。（劉文剛校點）

〔一〕題後原署：「承節郎、新差兼榷貨務都茶場楊興宗撰并書。」

〔二〕宗祐：原作「宗祜」，據《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一改。

李　綸

李綸，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三十二年進士，官漳州教授，知晉江縣。見道光《福建通志》卷

淳熙臨漳志序

環千里而郡之，必有郡治；有郡治，必有廨舍倉庫，而後民得以雜處於其間；有民雜處，必有橋道坊市以爲之聚散，城池營驛以爲之捍禦，射圃學宫以爲之教習，社稷寺觀廟宇爲之祠祀而遊觀焉。其所資以衣食給用者，則又有穀粟桑麻、禽魚草木、果蓏鼈茗之類。夫民生而聚，聚而交，交而鬬巧以相高，宫室、衣服、器械之用於是乎殊。用取諸物，物取諸土，名山大澤、廣坊平原之名於是乎著。生息之蕃耗，而户口異數；輸納之多寡，而貢賦異等；先後之習尚，而風俗異宜。以賢愚相閒，而賢者之聲角出；隱宦相形，而宦族之傳派遠；人物於是而不可没矣。以如是之人物，足之所經，目之所擊，其在高山流水，殊觀異聽，必有吟咏之發揚，碑碣之紀載，愚夫細民口耳之傳授者，大有可觀焉。一郡之治，千種萬流，經賢明二千石日琢月範，積有歲時，美者有加，惡者有減，近世博物君子多取而述之，以爲一書。盧、潮之圖經，延平、清源之志是也。漳之爲郡，自陳鷹揚發創于唐之垂拱，而天文地理可書；周名第唱文于元和，而風俗人物可書。我朝皆以循良爲之守，其所以成就藩飾之者，無一而不可書。可書而書不作，無乃使人疑夫不作之爲愧哉！我判院趙公綱來式是邦，其規模天造神設，有光於前，于此而不書，是無時而能書也。鹽初由官鬻，民不苦官鬻，而苦户均口率之苛。公一旦下令蠲去均率，民得以持錢挈褁，就官市鹽，如平人交易，公私便之矣。瀕海有戍，始爲盜設

也，既而盜平，戍不休，民反擾于戍。公檄罷之，民至于牛酒往來，鄰里相爲慶賀，曰：「太平官府，乃今見之！」郡卒之督下邑歲供者，多爲邑民病。公曰：「何至敝吾赤子！」命郵木匣以往，專示之信，自是民不知有卒，而輸期迅矣。巖棲谷飲之民，耕植多蹂哺于象，有能以機穽弓矢斃之者，方喜害去，而官責輸蹄齒，則又甚焉，故民寧忍于象毒，而不敢殺。近有獻象齒者，公以還之民，且令自今斃象之家，得自有其齒，民知斃象之有獲無禍也，深林巨麓將見其變而禾黍矣。州學舊門庳且隘，中涵凌雲之堂殿，于道爲不稱。公命廣以櫺星，內熒外照，制度不偏，士之由以出入者始大其觀矣。公之政，大率先撫字，尊校庠，務使天子德意條暢乎山谷川澤，一無底滯而後已。故其緒餘所適，見于剪繁滌穢，鈐剛圄柔者，雕雕然不可掩。人報以稀訟，天答以歲稔，而其和氣休風，扇動感發，則又有非尋常人力所能致而至者。公既廣州學櫺星門，又命新儀門。新之十日，有槐生于門上之堊，三莖，莖各七葉，堊以灰，和竹筋爲飾，無可着之土，而槐之蒼翠，經月不厭，人皆謂三公之應。每歲郡士之與計偕率二十有一，其擢第春官者不過三四。爰自公廣學門之後，父兄之誨子弟，必重以毋愧我公櫺星爲囑，遂至市無遊吟，野乏環佩，曉窻夜螢，達乎四境，而公所津遣者果十人釋褐殿庭下，此其爲效，自垂拱以來蓋未之有。然則前此之不書也，非不書也，未能書也。公政鑑舊，郁郁乎文哉！山川土地，禽魚草木，固自若也，而其風俗之移，文物之盛，剖決呈露，士論之欲書者，如李牧、田單，戰卒鬱勃發揚，思奮其勇于拔距超石之地，雖欲弗書，烏得而弗書！闔十館之士以其意見告綸，轉以之馳謁于公，公曰：「惟山水城郭宮室景物人賢之書則可，

在政事則不必書。夫以漳士紀漳俗，書所美而無隱，恐後人莫之信。或有遠來之賢能，習漳俗始末者，得一二人以秉筆，雖大畫深刻，後世必無敢議者，漳之美庶乎其無毫髮湮矣。」綸退而徧尋諸郡縣學，得二人焉，曰莆陽翁亢，三山許楙，遂以淳熙五年秋月成書。光緒《漳州府志》卷首，光緒三年刻本。

西園記

乾道七年四月

西園號一郡勝概，圖籍弗存，罔知創始之繇，歷時滋深，日趨傾圮。乾道七年，既新倉庾，又再作西北二門，迺因羨工，稍加繕治，役踰月而畢。虛堂幽亭，悉還舊觀，喬林叢石，相與增氣。既落成，因刻歲月於崖石，俾來者有稽焉。孟夏朔日。民國《陽江縣志》卷三六，民國十四年刻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沈杞

沈杞，常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紹興進士。歷知封州、廉州、潮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六，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乞許令廉州自置科舉奏　紹熙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曩者廉州并試雷州，每遇科舉，涉海而往，屢有風濤之患。本州乞自置科舉，所有合用錢物不敢于漕司支撥。乞下轉運司，許令本州自置科舉。《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六（第五册第四五二四頁）。（沈治宏校點）

田世卿

田世卿，乾道八年爲武節郎、馬軍司左軍統制。淳熙二年爲侍衛步軍都虞候，七年爲興元府都統制。十四年爲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禮九之二一、職官三二之四六、兵一九之三三、兵二三之一三、方域九之八及所著《集韻跋》所署銜。

請修和州壅塹奏　乾道八年十二月

和州在淮西，捍蔽長江，爲要害之地。竊見朝廷費數百萬緡堅築城壁，其勢甚壯，然沿城一帶，

周匝八九里，壕塹尚多未鑿。是有金城以爲之裏，而未有湯池以爲之表也。欲望專命臣當農隙之時，開濬濠塹，責以成效，則和州城池皆有表裏。《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八（第八册第七四六二頁）。

那移綱馬住程之地奏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三司買發綱馬，昨于漢陽軍住程十日。竊謂金、房州界，山路險惡，乞于住程十日内，那移六日，于險惡處各住程一日，于泥濘處一日，實爲利便。《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一三（第八册第七一六六頁）。

集韻跋　淳熙十四年

世卿舊聞《集韻》收字最爲該博，搜訪積年，竟未能得，皆云此版久已磨滅，不復有也。世卿前年蒙恩將屯安康，偶得蜀本，字多舛誤，間亦脱漏，嘗從暇日委官校正，凡點畫錯謬者五百三十一字，其間湮晦漫不可省者二百一十五字，正文注解脱漏者三十三字。繼得中原平時舊本重校，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舊本雖善，而書字點畫亦有謬誤，復以《説文》、《爾雅》等書是正，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因令鋟版以廣其傳。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僅能畢工，亦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之義也。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充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世卿謹跋。《集韻》卷末，宋刻本。又見《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二。（以上曾棗莊校點）